武俠世界

英雄如玉鳳遊龍

（俠情倫理愛情故事） 麥中青·著

本故事主角爲報家仇，千里尋寶，萬里覓仇，憑正義，仗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主角身世飄零。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盜，書中人物栩栩如生，故事一氣呵成，眞有盪氣廻腸之感……



第27年
25

編者話

新進作家麥中青今期替本刊撰寫一部俠情倫理愛情故事「英雄如玉鳳遊龍」。是一篇洋洋超逾十萬大言的小說，不但故事題材創新，情節結構也一氣呵成。內容講述一段家仇，並且涉及一件異寶，過程曲折離奇，哀艷感人。主角人物為了尋求眞相，不惜披荊斬棘，深入追查，憑正義、仗絕技，萬里追兇，結果……欲知整個故事眞相，敬請先睹為快，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封神榜連圖故事集，我們連續地刋出了十個之多，這個充滿神話色彩的民間故事，圖文並茂，活然紙上，深受讀者歡迎，下期將繼續刋出故事之十一「土行孫」，敬請留意購閱。

* * *

馬行空下期在本刊撰寫的巨型小說是「勾魂煞」。故事題材新穎，俠情倫理，兼而有之，敘述一個俠骨柔腸的少女初涉江湖，不知世途險惡，危機遍佈，加上她愛好管閒事，於是無意中惹上了一個江湖上極之神秘組合，結果彷彿墜進了一個無底深淵中，幾乎滿門遭劫……欲知詳情，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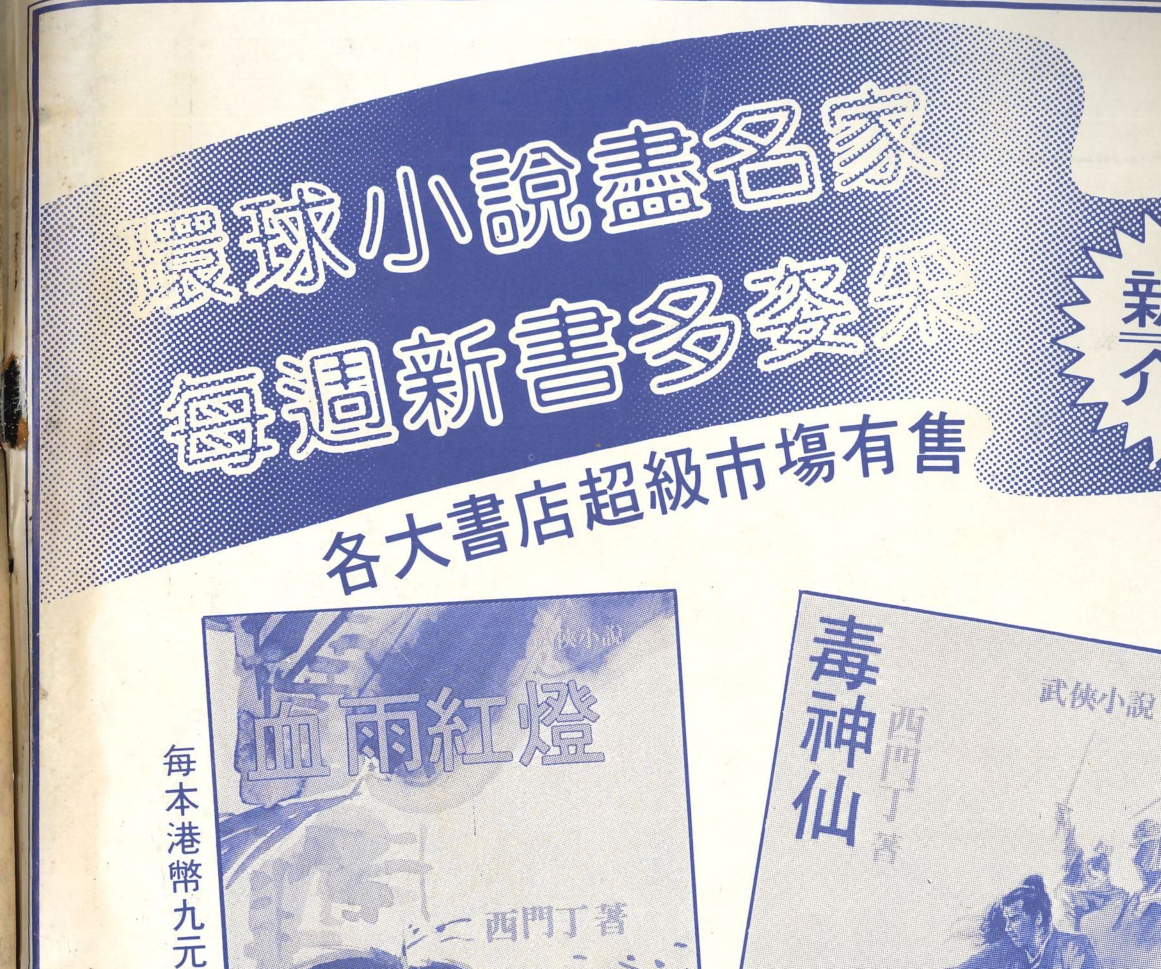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5期
（總號13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英雄如玉鳳遊龍

俠情倫理愛情故事／麥中青·文
可　飛·圖

初試啼聲　技驚四座

楔　子

時間：正是嶺梅初放，紅泛枝頭，陽春十月的望日之夜。

地點：崑崙絕頂之東千尺冰崖下的長青谷內七星洞之中。

洞在絕壁之上，下臨深谷，高可百丈，站在洞口外望，羣山如萬笏環列，盡在足底。

夜靜無雲，月光普照，映現羣峯一片銀白。此地係海拔數萬尺的高山，終年積雪不化，故而有此奇景。

俯視足下的長青谷，只見一片蒼鬱，黑沉沉的難見其底。山風拂動，樹聲如濤，寒氣襲人，身臨其境，只覺氣朗神清，超然有出塵之感。

此時在洞口的數丈石坪之上，正有一人抱劍凝立，似是練功之後，猶自對月沉思。

其人一身藍色勁裝，生得劍眉星目，玉面朱唇，年齡至多不過雙十，但身材極魁梧，較一般成人，更顯得高大而雄偉。

他，正自沉浸在高山朗月，這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忽見一片白色，一閃而至，吱的一聲清鳴，一看，是隻白猿，兀立於他身前五尺之處。

這隻白猿，身高不足四尺，一雙鐵臂，兩眼紅火閃爍，一眨一眨的，顯得非常神氣。

這位抱劍少年，對牠看着說：「小白，師父已入定醒來了麼？」白猿眨眨眼，點點頭，少年一笑說：「有事找我麼？」

白猿又吱吱叫了兩聲，少年一笑說：「好！我這就進去。」

這是洞中一間寬大的石室，四壁白石晶瑩，洞頂嵌着一顆卵大的明珠，發散出乳白色柔和的光華，正中壁間，有座玉石雲床，上面盤膝坐着一位玉眞，銀髮盤結於頂，綰一龍形玉簪，看他修眉朗目，面色如玉，銀鬚飄胸，端然而坐，一身藍色道袍，那氣概顯得瀟洒而沉凝神氣若仙。

此時那抱劍少年，走近石室，先把寶劍插入壁間鞘內，然後來至雲床前面，叫了聲：「師父！」就恭敬的跪下行禮，道人微微抬手和氣沉聲說：「玉兒起來，聽為師說話。」

這叫玉兒的少年，本名溫如玉，當即恭應着站起身來，垂手立於一旁。

道人望望如玉，又和聲地說道：「玉兒，自你三歲上山，到今天巳整整十五年啦。」

如玉聽師父如此說，不知用意何在，不敢接口，只瞧着師父靜聽下去。略停，道人又說：「玉兒，你常常詢問你的身世，今天為師就要告訴你了！」

如玉一聽，不由感到興奮，急不及待的衝口說句：「師父！請你快說吧！」

因興奮過度，聲音竟有些顫抖，道人望他一眼，點了點頭，才緩緩說：「玉兒，一個身負血海深仇的人，最忌感情脆弱，盲目衝動。」略頓又接着說：「你能在聽了為師說明你的身世之後，還能從容不迫的表現出大丈夫的氣概嗎？」

如玉一聽此言，頓覺如雷轟頂，神情一震，巳知自巳的身世，必非等閑。但想到師父所說，要從容不迫，才能表現大丈夫的氣概，也就強自壓下心頭的激動，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躬身答道：「但請恩師明示，弟子自當虛心受教。」

道人用嘉許的眼光，望着如玉微微點頭，然後慢慢說出了如玉的悲慘身世……

自然，他的身世是够悲慘的了，因為他三歲那年的某一天，他的父母及全家十餘口人，突然被人慘殺而死，當他半夜被喊殺與哭叫聲驚醒時，他機警的從床上滾到了床下，不敢出聲，過了許久，當人聲沉寂之後，才輕輕爬出，他此時又發現全院火光熊熊，房屋巳盡燃燒，只好慌忙從後園逃出，就在山林中呆呆的坐到天亮。

可憐他在一夜之間，竟遭到家毀人亡的慘變，而又不知為何原因。當他驚惶恐懼而至痛哭昏厥幾次之後，才遇見了附近上清觀的住持道人玄眞從那兒經過。問明情由後，就把他帶到上清觀去暫住，過了幾天，有一位老道人來到了上清觀，又從玄眞那裏把他帶走，一路來到了崑崙，而那位老道人，正是今天如玉的師父清虛子，也就是武林前輩人人景仰的「飛仙劍清虛眞人」了。

當如玉聽完師父所說的身世後，不但沒哭，而且也更勾起了他兒時的悲慘記憶。只是想了片刻之後，才恭聲向清虛道人問道：「師父，殺我全家的仇人，究竟是誰？又為了什麼呢？」

清虛眞人點了點頭，平靜的說：「玉兒，你下山後，可去你家鄉，找到上清觀，問你大師兄玄眞，他會將全部事實告訴你的。」

「啊，原來玄眞竟是我的大師兄呀？」如玉聽得又驚又喜。不過他並未表露於神色之間，但他旋又感到為難了。暗自忖道：「師父說，我下山去找大師兄，莫非就要我離開師父他老人家了？」於是趕忙搶着說：「師父，弟子決不離開你老人家，弟子要永遠服侍你老人家！」

清虛眞人很深沉的注視了他片刻，然後點點頭，微微一歎，用無限愛憐的目光，望着如玉說：「玉兒，難得你有這番孝心，但殺父之仇，毀家之恨，如何不報？況今江湖上道消魔長，殺刦巳臨，以你十餘年所學武功，亦應行道江湖，降魔衞道，多作善舉方不負為師教養之恩。」略停又接着說：「至於你的仇家，如你認為可以善化和解，實行仁恕立道，那也正是俠義道上體天心的大道，當可由你自己決定

，今夜收拾行囊，明午就下山去罷！」說着即從床下取出小革囊一個，及一個小圖卷，拔下頭上玉簪，一併交與如玉說：「囊中金珠，足够旅途之用，玉簪乃爲師信物，應謹愼收藏，切莫遺失，亦不可輕示於人，倘遇到生死大難時，此物足可懾服强敵，愼之，愼之！」

如玉接過各物，不覺悲從中來，急忙拜伏在地，竟自痛哭失聲。

因爲此時師恩家仇，突然交感於心，所以他悲不可抑了。這本是人性眞誠的流露，竟連清虛眞人也被引得幾乎動容。當即一皺眉頭，隨即有了計較，於是連聲說：「玉兒不可如此，速以本門心法，凝神滌慮，就地調息片刻，一面留心靜聽爲師指示！」

略停片刻，如玉已覺心平氣和了，就聽師父的一絲話音在他的耳邊响起：「玉兒，那卷圈內畫的是昭陵八駿。此次命你下山，最主要的任務，是要你盡一切方法，暗中搜求那八隻珊瑚馬。所以你的責任重大，在進行中千萬要機警保密，稍一大意，不但任務難成，且有殺身之禍，你去罷！」

溫如玉聽得既驚且疑，正想叩問明白，忽覺眼前一亮，而且驟感熱氣襲身，趕忙抬頭一看，只見師父的雲床周圍已成火海，烈焰熊熊，迫得他已無法轉身，此時，他顧不得自身安危，騰身撲近火中去搶救師父，但被火焰一捲，他隨即失去了知覺……

等到如玉悠悠醒來，已是曉日含山，金光遍地的次日早晨了。他一躍而起，一看眼前情景有些陌生，原來他臥在一株萬年虬松之下的巨石砰上，他定定神，又回想起昨夜在洞中起火的情形來，他猛然想起師父的安危，心如刀絞，正要縱身回洞去，忽頭頂上吱的一聲清鳴，小白像似一片雲般就由虬松頂上飄然落到了他的面前，他如見親人，抓住白猿的手急問：「小白，師父他老人家呢？」

那白猿朝他眨了眨紅眼睛，又吡牙一叫。如玉欲再問牠，忽覺白猿手中拿着一物，他仔細一看，見是一個紙團兒，他從白猿手中取過展開一看，只見寫的是：「玉兒你前程似錦，這就是安心下山去罷！」這分明是師父的筆跡，如玉這才放下一顆懸慮之心……

× × ×

這是河南湯陰縣城外二十里地岳家集，也就是南宋名將岳飛的故里。

一條通往縣城的黃泥官道之上，不急不徐的馳來了四人三騎。

頭前兩騎上的人，都是文士打扮，另一騎則是兩人共乘，看他們皂衣小帽，似是官家僕的樣子。

轉眼之間已來到一座莊院之前，看這莊院，佔地頗廣，內中屋舍重重，濃蔭圍繞，甚是氣派。

高大的莊門之前，排立着兩列佩刀大漢，這些人，看來都是挺胸凸肚，橫眉瞪眼，眞是氣勢昂昂，威風凜凜，一望便可猜到這莊院的主人，必是大有來頭之人。

此時三騎來到切近，最後共乘的兩位皂衣人，急忙趨前滾鞍下馬，趨至莊門口的佩刀大漢面前，躬身說了幾句什麼，只聽一聲暴喝，即有人飛奔入內通報去了，只見一人趨至馬前，將兩位文士請下馬來，立即吩咐將馬帶去莊側馬廐安置，一面迎讓着兩位文士向莊內走進。

只見這兩位文士，前面一位衣履鮮潔，一派公子風範，後面一位，則是衣履粗舊，而且是風塵僕僕，顯得有些落魄的樣子。

但是以兩人的儀表而論，又都是眉清目秀，氣宇軒昂，同是受過很好教養的風度。

兩位文士剛剛跨上了台階，即見門內跑出一個似是管家樣子的中年人來，他迎着前面的文士，抱拳一揖，躬身說：「王忠奉莊主之命，迎接府台公子！」

原來這位正是當地府台李大人的公子，難怪此莊的從人，對他如此的恭敬了。李公子微笑頷着說：「不敢當，請問王大莊主可在家嗎？」

「我家莊主正在中堂接待遠來客人，未能分身出迎，公子請！」

王忠說着，擧手延客，於是李公子再不說話，即直進莊門，此時後面那位文士，也不客套，就隨在李公子身後，進莊而去。

此時的大廳之上，正是賓客滿堂，笑語聲喧，顯得熱鬧非常。

李公子一行，剛至階前，就聽得宏鐘似的笑聲，隨即迎出一個蟹青臉，虎目虬髯的高大中年漢子，衝着李公子一抱拳說：「哈哈，李哥兒來啦，快請裏邊坐！」說着一眼看見他身後的文士，又問：「這位哥兒顯得很眼生啦？」

李公子趕緊爲他介紹道：「這位是我在路上認識的朋友，他也是仰慕你王大莊主的威名，特來拜謁的哩！」

這位莊主一聽，微微一楞，但隨即又笑道：「好！快請裏邊坐。」

進到大廳一看，在座的少說也有二十餘人，有老有少，胖瘦高矮，各形各狀都有。看他們的穿着打扮，都不外是闖江湖，跑碼頭的英雄好漢，雖經王莊主爲他們一一引介，也難得記下那麼多的姓名，倒是有些人外號滿有意思，譬如叫甚麼「浪裏蛟」啦，「穿山甲」啦，「九頭蜈蚣」啦！李公子聽來不禁有些伸舌瞪眼，直抽大氣。

當然哇，讀書人嘛！聽了這些外號，再看他們那些兇神惡煞的樣子，怎不害怕呢？

可是他立刻又發現，他這位同來的文士朋友，只是隨着點頭微笑，一點害怕的樣子也沒有。「難道他的胆子生來就比我的大？」於是就對他投以詢問的眼神，見他也只是報之以微笑，這就使李公子有點莫測高深了。

正當此時，忽有莊丁進來報道：「黃河流域，龍虎帮兩位帮主，率衆來拜！」

王莊主聽得臉色微變，但隨即吩咐：「有請。」起身率衆出迎。李公子見衆賓客均已起身隨着莊主出迎，不知究竟該隨着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但見他的那位文士朋友，却依然坐着不動，不禁抬眼向他望去，見他微笑着搖了搖頭，這才會意的坐着。

一會工夫，就見兩個老者，與莊主併

肩走進大廳，後面還跟進一大羣人物。

只見左面那位老者，年約六旬，生得鷹鼻鷂眼，尖嘴削腮，頷下一撮山羊鬍子，已現花白。身材高瘦，一身玄衣，背插一支蛾眉刺。腰間掛着革囊，走起路來，輕靈矯健，兩目精光閃閃，一望而知他的武功必甚高强。

右面的老者，年約五旬，生得廣額高顴，兩目深陷，隆準大口，頷下一部短髭，身材矮胖，也是一身玄衣，腰掛一支奇形兵刄，是長約兩尺的圓錐形鋼條，不知叫何名稱，也掛有革囊，看他們兩眼閃射奇光，也是內家高手無疑。

賓主入廳坐定後，王莊主就向大家引介，先行介紹高瘦老者，便是龍虎帮的大帮主，人稱混江龍吳霸，矮胖老者，便是二帮主，人稱翻江虎陳雄。

經過雙方一一引介完畢，那混江龍吳霸，就站起身來向王莊主說道：「我龍虎帮威鎭黃河流域將近二十年，凡是綫上的朋友，從來就沒人向我們找痲煩，近兩年來，在這黃河地面上，接連有人在暗中抽我們的冷子，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原來是你金翅雕王鵬王大莊主的手下，對我們過不去。這倒好，今天大家見面啦，儘管叫明了幹，也免得偸鷄摸狗的瞎纏。」

說着掃了大家一眼，又盯着王鵬喝道：「王大莊主，究竟是要怎麼了斷，你說吧！」

王鵬嘿嘿笑了兩聲說：「吳霸，你說你們龍虎帮威鎭黃河流域二十年，說來倒是够威風，又說過去沒人敢向你們找痲煩，也够神氣，現在我王某人可不吃這一套，不過此時還無意和你爭論是非，我只是明白的告訴你，今天的北五省，究竟算誰的勢力大？你可有耳聞。今後要撑門面，我倒歡迎你們來向『義合會』加盟，否則的話，嘿嘿……」

吳霸一聽，簡直氣炸了肺，一掌拍在桌上，「卡擦」一聲，桌子碎了一角，他虎的站起，就要發作，二帮主陳雄順手將他一攔，站起身對他恭敬的說：「帮主暫請息怒，請容小弟說幾句話。」

吳霸哼了一聲又再坐下，自然是允許陳雄發言了，陳雄轉身面對王鵬，正要說話，忽見客廳中一位老者起立對他一拱手，含笑道：「陳二帮主，老朽范統，人稱賽吳用的便是，我看爲免雙方失和鬧纏起見，還是讓我這局外人，先提一個折衷意見，讓大家再作商量，不知尊駕以爲如何呢？」

啊！原來這老兒竟是綠林中有名的難纏人物，這可不能輕於得罪了他，且讓他說出他的折衷意見，再作道理吧，陳雄迅作思忖後，就含笑答道：「范老哥有話，只管請講！」

於是，范統先向大家作了個羅圈揖，然後又衝着王鵬一拱手，做了個詢問的眼色。

王鵬略一點頭，他才面對着龍虎帮的人，宏聲說道：「義合會的會長，大家都知道是勾魂手蕭老爺子，以蕭老爺的藝業和他在綠林道上的名望，我相信吳陳兩位帮主，知道的比我更清楚！」略頓又說：「今天義合會在北五省的勢力，大家也很清楚，王莊主早就加盟了義合會，並且承蕭老的賞識，委以副會長的重任。這一點我相信吳陳兩位也是知道的！」

略頓又說：「目前的形勢，已到了不打不相識的地步，不如請雙方先在手底下略爲印證，然後再談加盟的事，不知兩方的朋友，可肯給我這個面子？」

王鵬問道：「請問那是如何的印證法呢？」

吳霸陳雄也同時點了點頭，范統一看雙方都已表示接受他的意見，便繼續說：「我看就請吳陳兩位帮主，代表龍虎帮出場。義合會就由王副會長爲代表，並再挑選一位功力高絕的朋友出來，雙方較量兩場，點到爲止，然後分出勝負，再談加盟的事如何？」

吳霸怕落了後，趕緊搶着發言：「范朋友的主張我接受，假如我龍虎帮輸了，決定加盟就是，但是……」

說到「但是」之後，就頓住不往下說了，掉頭又掃了王鵬一眼，那意思，自然是等他的答話，王鵬當然懂得，也就哈哈一陣大笑，說：「如果是我們輸了的話，那自然就得聽你吳帮主的吩咐嘍！哈哈哈哈……」

吳霸趕緊接話：「好！這就一言爲定啦！」

一頓又說道：「這一場是那位下場賜教？」

王鵬當即吩咐道：「邱堂主，你下去向陳二帮主領教！」

一個老者應聲走出，先向王鵬行禮，然後對陳雄抱拳道：「在下邱平，現任義合會總壇青龍堂堂主，就請陳二帮主下場賜教！」

陳雄踏步而出，對邱平道：「邱堂主是用兵器還是用拳掌賜教？」

邱平拔劍躬身答：「在下使劍，就請賜招罷！」

陳雄說聲「好」，也拔出腰間錐狀鋼桿，雙足一頓，倒縱出廳，在廣場一端亮開了門戶。

邱平也跟着縱出，兩人立即繞場遊走起來，衆人也紛紛離座出廳觀戰。

此時兩人已遊走了幾圈，陳雄似已不耐，遂首先發難一招「投鞭斷流」攻向邱平下盤，邱平左足一錯，向左略移兩尺，右足一抬，即成「魁星點斗」之勢，右手寶劍用一招「太公垂釣」順勢下削，說時遲那時快，兩人起手都是虛招，陳雄錐勢發出一半，迅即換招，改以「笑指天南」之勢，錯步旋身，鋼錐直取邱平咽喉。

邱平也似預知對方用意，寶劍下削之勢未盡，中途迅改「推窗望月」之勢，以劍脊橫格鋼錐，同時手腕一擰，劍尖順勢斜揮，直掃對方肩臂。

就這樣招中套招，兩人展開一輪搶攻，眞是勢均力敵，難分上下，轉眼已打了十幾個照面。

忽聽兩人同時喝聲「着」，也同時飛身退開，才看清兩人皆已負傷，陳雄左臂被劍尖劃破寸長血口，而邱平右小腿也被鋼錐劃破了皮肉。

這一場雙方勝負不分，自無異議，吳霸立即拔出蛾眉刺，走到場中，向王鵬抱拳說：「請王莊主賜教高招！」

王鵬也不謙遜，即向從人手中取過寶

劍，面對吳霸而立，兩人同時說聲「請」，便即飛撲而上，展開搶攻。

這兩人都是綠林中有數的高手，如閃電似的撲擊，眞使在場觀戰的人，無法看清他們的招式與手法，只聽風聲呼呼，兩團銀光在場中盤旋飛舞，衝錯進退，令人目爲之眩。

大約激戰了四五十個回合，忽見一個陰影一閃，投入兩團銀光之中，同時只聽兩聲驚呼，激戰立即停止。

眼看他們交戰的兩人，均各目瞪口呆的立於對方兩丈之外，痴楞楞的盯着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是誰？原來是與李公子同來的那個藍衫文士。

只見那青年文士，兩手正分執着一劍一刺，站在那兒微笑着，看看這個，又瞧瞧那個，然後把兩件兵器，投在地上，向兩人說道：「看你們學了幾手三脚貓把式，也自稱英雄，不是我出手分開得快，你們就那樣糊糊塗塗的同歸於盡了，死了不覺得寃嗎？」

所有在場的人，都被驚呆了，交戰的雙方更是駭然變色不知所措。

也就因爲四週的空氣太沉寂了，靜得連每個人的心跳似乎都能聽見，但在一剎那的沉寂之後，交戰的兩人，似乎又突然恢復了思想，首先感到尷尬的難堪，繼而均怒瞪雙目，同聲暴喝道：「小子！你是誰？」

「我，是我。」文士平靜的答。

「你小子爲何伸手管我們的事？」王鵬問。

「我已經說過了！」文士答。

「那你小子是怎樣衝進戰圈來奪去我們兵器的呢？」吳霸這一問，簡直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啦！

那文士含着鄙夷的冷笑道：「哈！何不問你們自己呢？哼！眞好意思！」

這一來可眞激怒了王鵬和吳霸，也驚醒了全場觀戰的人，王吳兩人在惱羞成怒的情形下，拚着性命也要爭回面子，於是王鵬首先搶步上前，拾起寶劍，指着那文士喝道：「小子你太狂了，太爺要來教訓你！」

那文士淡笑着搖搖手說：「你一個不行，眞要打架，你們交手的四個人同上，也許還能走上個一招半式啦！」說着更用手指點着吳、陳、邱三人說：「你們也持着兵器同時下來玩玩，也好教你們見識一下什麼才是眞正的武功！」

此時王、吳兩人，已被他激怒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同時揮手大喝道：「好！我們四個人同上，斃了你這小子再說！」

邱、陳兩人，一聽此言，只好也各執兵器，急衝而上，分四方把那文士圍在當中，就要動手，那文士又搖手說：「照說，你們四人要想和我動手，本來不配，但爲了要教你們見識一下眞正的武功，我是勉強接受挑戰。」略頓又說：「但我有個規矩，凡想和我交手的人，必須賭點彩頭，你們眞敢和我賭嗎？」

王、吳兩人同時喝道：「要如何賭法？你小子說吧！」那文士道：「我若說明了賭法，你們就不敢賭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吳兩人圓睜怒目，互望了一眼，之後同時吼道：「小子你說罷，要我們的腦袋，也照樣敢賭！」

文士說：「好！你們聽着，你們四人同時攻我百招，如在百招中，沾到了我的衣角，就算我輸，百招一過，不能打中我一下的話，你們要輸給我白銀一十萬兩，你們眞敢賭嗎？」

王吳兩人只氣得嘿嘿冷笑，然後同時說道：「小子，十萬兩銀子，算得了什麼，你還未說明，如果你輸了，賭注又是什麼！」

那文士從襟裏摸出一個小包，打開一看，把在場的衆人都嚇呆了。

原來小包內是四顆龍眼大的明珠，才一打開布包，就見毫光閃閃，耀眼生花，怎不叫人瞪眼伸舌呢？那文士把明珠攤在手上晃了晃說：「我輸了，就以這四顆明珠作爲賭注，可以嗎？」

說着依然收了珠子。「啊！」這些珠子，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當然要比十萬兩銀子的價值高的多了，在場是識貨的行家，心裏都在打鼓，只見王、吳兩人，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同時說道：「好！就這麼辦，小子你亮兵器罷！」

那文士又說：「不忙，你們應該請出一位公證人才能判定勝負呀！」

王、吳兩人一聽，自言自語的說：「是呀！要請誰來作公證人最好呢？」

突聞一個嬌脆的聲音應道：「當然是請我來做公證人最好哇！」

衆人循聲回顧，忽覺眼前一亮，只見一個千嬌百媚的妙齡少女，排衆而出。

看她年紀，不過十六七，生得玉面桃腮，蛾眉鳳目，瓊鼻櫻口，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彷彿會說話似的，閃着機靈而刁鑽的神光，令人不敢逼視。

她，上身穿一件粉紅對襟滾着藍緞繡花寬邊的緊身短衫，下着同色同花燈籠紮脚褲，足登朱紅小劍靴，腰繫湖綠絲鸞帶，左掛一口碧囊短劍，右佩一隻黑色革囊，左手叉腰，腕肘間搭着一件玉色披風，右手盤着一圈黑皮馬鞭，紅巾包頭，一撮長髮飄垂腦後。身材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高胸，細腰，豐臀，修腿，眞是混身上下放射着青春而美妙的氣息，令人看了，不禁神爲之奪，心爲之跳。此時她婀娜多姿的走到了場子當中，王鵬趕緊趨前哈腰叫道：「啊！原來是小姐，何時駕到，我竟不知，未能迎接，恕罪恕罪！」

小姐格格一笑說：「我是當你們打得最熱鬧時進來的，沒叫他們通報，好了，快辦正事罷，我還等着瞧熱鬧哩！」

說着瞟了那文士一眼，對他一噘小嘴，似笑非笑的問：「嗨！他們就請我做這公證人，行嗎！」

那文士也看她一眼，淡笑說：「姑娘不怕麻煩，自然可以啦！」

姑娘一聽，樂啦，衝着文士嫣然一笑說：「好啦！那你們就開始罷！」說着又「咦」了一聲，問那文士道：「你沒帶兵器？只用赤手對付他們四件兵器，那怎公平！」

文士一笑道：「姑娘放心，對付這幾個庸材，我還用不着兵器！」

姑娘對他本有關護之意，聽他如此一說，反而有些不悅，於是低哼了一聲，說：「你很了不起嘛，末了我倒要稱量稱量你呢！」

文士也傲然說：「只要姑娘有興當得奉陪！」

姑娘盯了他一眼，不再說話，就轉對週圍四人說：「你們都準備好了，我抛起一枚銅錢，一聽銅錢落地聲立即動手！」

於是，銅錢落地一響，四人就自四面閃電似的環攻而上，姑娘立在一旁，凝神注目而觀，一面報着招數，所有在旁觀戰的人，也都聚精會神的仔細瞧着。圍攻的四人，都是綠林中成名多年的一流高手，此時均各用出全力，使盡渾身解數！希圖一舉殲敵，最低限度也要使對方當場重傷，方能找回顏面。

所以一上來，攻勢就如排山倒海似的，兵刃破風之聲，呼呼震鳴，使四周觀戰的人，都感到驚心動魄，緊張萬分。但是奇怪，四件兵器，無論如何猛攻，也未碰到那文士的身上，而且連人家的衣角也沒沾着一下。

而那文士，只是藍衫飄飄的，在四件兵器揮舞的空隙中，穿插游走，總是在兵器及身的一剎那，相差一綫，就險煞人的一閃而過，更顯得非常從容自然哩！

當姑娘報數到四十之後，四人因用力過猛，不但已感到心急氣促；而且也覺得後力難繼了。

正當他們欲振無力，欲罷不能的時候！只聽那青年文士一聲斷喝：「撤手！」

一個飄風似的藍影一旋，四個人同時一聲驚叫，四件兵器一齊到了文士手中。

且不管圍攻的四人失去兵器後的狼狽之狀，有多麼難堪，只見那文士，還是氣定神閒的樣子，含着微笑，站在場子的中央，把奪來的四件兵器，在手中一陣揉搓，順手就擲在地上，已變成一個盆大的鐵餅了。

不說全場的人，都被看得如痴如呆，就是那位公證人，義合會會長勾魂手蕭錚的掌珠，被江湖人稱爲辣手紅綫的蕭湘姑娘，也被驚得芳心猛跳，呆怔得失神啦！

大家楞了一陣，忽然又響起雷震似的一聲「好！」這才把各人驚醒轉來。

蕭湘雖然有些受驚失態，但她的秉性素來好强，且自小嬌生慣養，從不服人，所以，她旋即收攝心神，依然恢復了她明艷照人的光彩，和趾高氣揚的神氣，裝着很平靜的樣子，對王鵬等四人說道：「你們輸啦！」並回轉面對那青年文士道：「你贏啦！」

隨即又哼了一聲說：「哼！看不出你年紀輕輕的，倒還有點眞功夫！」一頓又說道：「你既然贏了！打算如何處置他們呢？」

那文士看她年紀不比自已大，然而倒有一派老氣橫秋的驕傲之概！心中有些生氣，但又覺得好笑。

本來嘛！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妞兒，調皮任性愛裝大人，倒也有趣，何必跟她計較呢？想到此溫如玉心裏氣也覺平了，於是也冷冷的說：「既然他們輸了，就照事前講好了的賭約，叫他們付銀子算了，何必談甚麼處置呢？」

蕭湘一笑，又把柳眉一揚，哼了一聲說：「你更神氣啦！我想和你打個商量好嗎？」

那青年文士一聽，料定她必有歪理，也已就平靜的說：「有甚麼商量的，只管說好了！」

蕭湘一昂頭，說：「你太狂了，我要附加點彩頭。你有胆量再接我五招，你如再贏了！他們的銀子照付，如果輸了，兩人扯平，銀子不談，你跟我走路，一切聽我的，敢嗎？」

如玉不禁在心中暗駡一聲：「好不講理的丫頭！」但還是笑道：「我接姑娘五招，如我贏了！他們自然得照付我銀子。如我贏了，也就是姑娘你輸了，那你的賭注又是甚麼？」

蕭湘語塞，但也因此眞的火了，只見她紅雲上頰，猛的一頓足，鼓腮瞪眼說：「好！我輸了也照樣付你銀子得啦！」

「你輸了當然也要付我銀子，但是你可不能照他們的樣，你的賭注應該提高才對！」

「哼！爲什麼我提高賭注？眞豈有此理！」

「當然應該提高，這樣罷！他們的賭注是輸一百招爲限，銀子十萬兩，等於每十招輸一萬兩，你提高每十招二萬兩，五招共輸十萬兩罷？」

「哼！爲什麼？爲什麼？」看她氣得似乎就要動手打人的樣子，眞是有趣。於是那文士順勢送她一高帽子：「因爲姑娘的本領比他們大得多呀！」

姑娘「噗嗤」一聲，笑得花枝亂顫，可眞從心眼兒裏樂開啦！笑罷又飛了他一眼，說道：「嗯！這還像句話，就這麼辦罷！」

姑娘邊說邊往他身邊走過，走了幾步，距離巳進到一丈之內，然後停步，眼珠子骨碌碌一轉，突然喝聲：「接招！」

招字出口，右手一抬，就見一道烏光，恰似一條靈蛇一般，對着那文士刷刷刷，就是三鞭，只聽風聲呼呼，威勢好不驚人。

她這條皮鞭，把手雖不足一尺，而鞭梢却長有丈二，施展開來，快得目光難見。何况她是存心使刁，抽冷子突然下手的，而那文士又是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之下，突遭襲擊，就是神仙也難躲過，不被狠狠的揍個肉綻骨折才怪呢！

可是偏偏怪，蕭湘的連環三鞭，却竟完全落空，連人家的衣角也沒沾着一下。

就在她第四鞭，正待振腕抽出時，忽覺眼前一花，右手腕脈就被人輕輕一握，嚇得她一聲驚叫，趕緊甩腕丟鞭，倒縱飛退丈外，只見那文士，又巳拿着她的皮鞭，對她含笑說道：「姑娘好猛辣的鞭法呀！怎麼不敢再打了！連這條鞭子也不想要啦！」

說着振腕將皮鞭抛過，蕭湘趕忙伸手接住，這次他並沒弄鬼，因爲姑娘接鞭在手，若無其事，若他在抛鞭時暗注內力，蕭湘接鞭時不知防備，不被震得連跌幾個觔斗才怪呢？縱然如此，蕭湘還是感到羞愧難當，幸而此時那文士並未再用言語損她，否則不知要氣成什麼樣子哩！

而此時的蕭湘，倒也想得開，既然輸了，只得放光棍些，於是面對王、吳兩人說道：「你們輸的十萬兩銀子，就如約交付算了，我輸的十萬兩，也請王莊主一併

暫墊，由我歸還就是。今天咱們雖然輸了，確是不寃，這是技不如人嘛！」

這下巳是威風盡失，毫無半點驕狂之氣了，說着又轉對那文士問道：「嗨！二十萬兩銀子，你一個人如何拿走呀？」

那文士到此時也一改先前神態，就肅容說：「不瞞姑娘，這些銀子並非我要，只因去秋黃河決堤造成巨大水災，附近兩省居民，受災慘重。我久聞此間王、吳兩人，平時都仗勢斂財，多行不義，所以今天是特來向他們勸募捐欵的，現在你們既然輸了，那就煩勞王、吳兩位，立將二十萬兩銀子，派人押運，送交府台李大人，作爲賑災之用。」語音一頓，用威稜的目光一掃王、吳兩人，又說：「我更要特別關照二位幾句，這些銀子，你們平時是如何取來的？你們心中自然明白。今天拿這點數目去賑濟千千萬萬的災民，本是罰你們做一筆善事，也是你們贖罪的良機，千萬別再起歪念頭，路上如出了岔子，銀子沒有如數送到的話，我要以你們是問。那時是個什麼樣的結果，你們應該想得到的！我用不着說明了。」略一停頓，又掃了衆人一眼說：「我巳說過，賑濟災民，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我也要將這四顆珠子捐獻出來！」說着就取他那個小布包，交到李公子手上，並很誠懇的說：「李兄，這是小弟一點小意思，就請兄台轉呈令尊大人。把它變賣了作爲賑災之用罷！」轉面又對王、吳兩人道：「你們押送銀子時，可順道護送李公子一道前去府城，沿途須得小心，我要先走一步了！」說罷抱拳一拱，逕自出莊而去。

等人走了，大家這才想起，這位青年文士，究竟是何來路？連姓名都未問知，如何是好，所以王、吳兩人，趕緊起身，向莊門奔去，衆人也相隨跟出，但到莊外一看，那裏還有人影？大家都不覺嘆了一口氣，此時王鵬方始想起，這位文士既是李公子的朋友！何不就問李公子呢？於是就向他施禮問詢。

但李公子只說在路上相遇，彼此攀談相識，就同來莊上，當時問他姓名，他只說另有苦衷，未便告人，也就不便追問。

如此一來，還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啦，好在事情既巳過去，趕緊籌集現銀，迅速派人用馬匹押運府城交清，才是正經。

此時，蕭湘忽然也說要走，只匆匆向王鵬交代了幾句話，就領着兩個婢女騎馬而去。

王鵬這才重新邀請吳霸等人，及一般賓客，入莊商議一切，且不再提……

這時的湯陰城內巳是黃昏時份，在平時，此處因非交通要道，入夜之後，市上便歸沉寂。惟有今天，情形却有點不同，所有各街幾家旅棧，均巳客滿，因之幾家茶樓酒肆，也是座無虛席，在東門內大街上一家長興老店，今夜的生意更是特別興旺。

這家店本是三開間兩層樓，臨街樓上下，兼賣酒菜，後進才是客寓。此時一個年青文士，來到店子走上樓去，他上樓一看，樓上酒客，正在猜拳行令，談笑喧嚷，也沒人去注意他，他自管找了一副席位坐下，吩咐了酒菜，伙計自去呼喚，這才看清這些食客中，除了少數像是普通商販外，大多數是江湖人物，還有一些人，隨身帶着兵器，他想：這小小地方，忽來這多武林人物，料必此處將有事故發生，但事不關己，何必勞心，酒菜送到，他就自己飲啖起來。

忽聽樓梯下咚咚連響，走上來一個獨脚老花子，脅下支着一支鋼拐，背上一個紅漆大酒葫蘆，那模樣兒，與畫裏的鐵拐仙沒有兩樣。

他在崑崙山時，曾聽師傅說過，此人似乎正像是他？丐帮碩果僅存的十一結長老獨脚仙王不凡，但想：如果眞是他來了，可能是此地所要發生的並非小事哩！

只見這老花子一上樓來，大多數食客，都驟然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都在向他集中，內有幾人，並且忽然站起身來，很恭敬的要向他打招呼，這老丐早有準備，只把左手一揮，兩眼一瞪，逕自找了一個席位坐了下去。那些站起來的人，也就依然歸座。只是以後的談話聲，就放得更低了，忽聽背後靠窗一席上，有人輕聲叫：「嗨！你快看，下面來的不是那三個妞兒嗎？」

同座的另一人接道：「看樣子眞像她們哩！」

移時，上來了三個少年書生，他三人一上樓，迅速掃視了全樓食客一眼，當他們的目光，經過那青年文士時，突然一驚，之後又平靜的看了看四週，這才慢慢走到那緊靠青年文士的空席上坐下。

正當樓上食客談笑飲酒，喧嘩熱鬧的當兒，忽聽樓下起了騷動，一時人聲鼎沸，似乎有人發生打鬥，衆人正互相詢問，突然由樓下衝上一人，只見此人臉色灰白，慌慌張張甚是狼狽。

當他一眼看見那獨脚老丐時，好像遇見救星似的，急忙衝到老丐面前，一面哈腰行禮，一面又氣急敗壞的嚷：「哎呀，我的老祖宗，請快救救我吧！」說着不住的打躬作揖，狀極滑稽，那老丐猛的一放酒壺，一面抬起手來擦抹一下嘴角的酒漬，同時瞪眼喝道：「小子！你這是幹什麼？可是惹翻了你那母大蟲啦？」其實，那人領下那撮山羊鬍子，巳經花白，怎麼老丐還叫他小子呢？

這時，他巳急得沒法說話了，只是伸着戰抖的手，扭頭指了指樓下，現得非常害怕的樣子，那老丐似巳會意，磁牙一笑，伸手抓住那人肩頭，就着他耳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順勢又把他往樓後小門一推，他似也明白了應該如何做，拔腿溜進門內，轉眼就不見了。

也就在他剛剛溜走，樓下又衝上來一個胖女人，嗨！這位胖婆娘，胖得可眞夠瞧的，只見她頭小身粗兩腿短，站在那裏活像一隻大企鵝。

此時她兩手叉腰，瞪起一雙銅鈴眼，向樓上食客掃視了一轉，一眼瞧見了獨脚老丐，似乎是倒抽了一口氣，隨又用力裝着一臉羞答答的媚笑，衝着那老丐喊道：「嗨！原來神仙花子也在這兒，我說花子神仙呀！你可看見我那賊漢子了！」一面說着，一面走向老花子席前，抱手哈腰福了福，老花子愛理不理的慢慢放下酒壺，衝她瞇眼一笑說：「怎麼！老偷兒又惹你生氣了？」

胖婆兩手一拍，歎了口氣，裝出個非常溫婉的樣子說：「唉！可不是嗎？我那賊漢子，平時一年也難得回家一趟，上個月聽人說他在洛陽城，花天酒地好不快活，我趕去找着了他，一路押了回去……」

老丐插嘴道：「你又狠狠罰他了？」

胖婆一搖頭說：「這次可沒整他呀！」說着又歎了口氣，然後說：「唉？只怪我越長越胖了，我在他眼裏，自然不如那些花姑娘好看啦，這次回家，我本想好好的對他體貼些，只望他能回心轉意，恢復我們年青時的恩愛，那知，唉！」說到此只見她一把鼻涕一把淚，就哭起來了，那老丐聽的一皺眉，似無意的問了句：「他對你怎樣了？」

胖婆娘又無限委曲的幽幽說道：「唉！那知道，當我夜晚洗完了澡，化好粧出來時，他巳溜的沒了影子啦！」

老丐「噗嗤」一笑，又趕忙忍住，搖頭擺手說：「好了，好了！你還是回去罷，我如遇見了他，準定勸他回家就是了。」說着急忙起來，丟下一錠銀子，三拐兩拐的下樓而去。

胖婆娘被冷落在那兒，正在發楞　忽聽隣座有個聲音低低說：「難怪老公不愛她，胖得像條肥豬，誰不倒胃呢？」

胖婆一聽，火氣大啦，蹬蹬蹬來到說話那人的面前，伸出一根大黃瓜似的粗手指，直點到那人的鼻尖上，罵道：「你個殺千刀的，你放的什麼狗屁？」那人是個一臉橫肉，滿腮虬鬚的大漢，一見胖婆歎到了面前指手罵他，也光火啦！虎的站起身來吼道：「你媽……」下面的髒話還未出口，只聽「啪」的一聲脆响，那大漢啊唷一聲，連人帶椅子滾出了老遠，他偌大一個身軀，又撞倒了另一張桌子，只聽乒乒乓乓嘩喇一陣亂响，碗盤打碎了一地，他正待從地上爬起，胖婆一陣旋風似的巳捲到了他的面前，伸手抓住他的頸子提了起來，又是正反陰陽一陣大耳巴子，只打得那大漢鼻青臉腫嘴流血，連哼也哼不出來了，因爲被胖婆捏住了頸子嘛！

那大漢的三個同伴，此時紛紛抽出兵刄，一湧圍了上來，意欲搶救，胖婆回身把那大漢的身子往前一送，瞪起一雙銅鈴眼說：「你們燕山四鬼是什麼東西，你們的老大竟敢當面說老娘的壞話，現在老娘教訓他，你們三個居然也敢上來遞爪子，哼！你們若再進半步，老娘先活劈了他！」這樣一來，三鬼亦不敢再動啦！

樓上的食客經此一鬧，有的怕事，便巳紛紛下樓散了，賬房先生急急趕上樓來，衝着胖婆打躬作揖，求她高抬貴手，以免給店裏惹下禍事，胖婆正在氣頭上，那肯就此罷手，正當緊要關頭，只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匆匆跑上樓來，衝着胖婆，喊了聲「媽」又湊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胖婆把眉頭一皺，扔了那大漢，拉着孩子，扭頭奔下樓去了。

這面，三鬼趕緊過來救起那大漢，那大漢因被捏閉了氣，昏了一陣才醒過來，幾個人這才垂頭喪氣的下樓而去。

此時那三位少年書生，見樓上食客，都巳散去，也趁那位年青文士起身欲去的當兒，走到他的席前，與他交談起來，他們告訴那青年文士說：「風聞洛陽飛虎鏢局，有人得了一件奇寶，是一隻珊瑚馬，現巳驚動了武林各派，匆匆趕去洛陽，據訊，少林武當兩派，都巳派遣高手趕去參與其事，此間雲集這多武林人物，也都是趕去洛陽看熱鬧的，自然他們三個也有意前往觀光，並示意邀他結伴同行，彼此也看好有個照應。

那文士聽了這些，雖然有些動心，而且此去洛陽也是順路，只是自己初入江湖，又是身負重任，凡事不敢不特別小心。在他的想法，這些事最好單獨偵查，以免與人同行碍手碍脚，也怕洩漏了機密。

當然，他雖是拒絕了對方的好意，言詞却是非常溫婉而謙恭的，臨時告別分手時，還能明顯地看出對方滿含幽怨的失望神色哩！

月夜走單騎　密林遇强盜

在一處亭園的精舍之中，坐着三個少年書生，另有兩名老者，似正在計議什麼，只聽那年紀最小的書生說：「小姐，他既不識抬擧，拒絕和咱們同去洛陽，何不派人把他擒下帶走就是，何用這樣傷心嘆氣呢？」

另一個書生，也附和着說：「對，小姐，就這麼……」辦字還沒出口，就見坐在上首那位書生，柳眉一皺，「呸」了一聲，叱道：「兩個不懂事的丫頭，快給我閉嘴！」接着似回憶又似自語般的說：「在王莊，以四個一流的高手，圍攻了他四五十招，不但沒沾着人家的衣角，還被人家一擧手就奪去了兵刄，誰又能擒得下他呢？」

啊！原來這三個書生，竟是辣手紅綫蕭湘主婢喬裝的西貝貨呀！現經蕭湘如此一說，不但兩婢自覺出言確欠斟酌，就連另外兩名老者，也感到事情棘手，兩人互望了一眼，又低頭沉吟了一陣，其一抬頭說道：「小姐，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們何不如此如此呢？」

說着同時還用手指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兒，小姐聽了沉吟着點了點頭，但旋即又搖頭說：「這個辦法還得攷慮，要是有人一個不小心傷着了他，那怎麼辦呢？」

老者微微一笑，對着另一老者一使眼色，另一老者也一笑點頭，隨即在懷中掏出一個小瓶，擧在手中對小姐揚了揚說道：「小姐放心，用這個萬無一失！」蕭湘一看，樂啦，但是想了想又說：「好是好，只是派誰去比較妥當呢？」

那最先發言的老者，眼珠又滴溜溜一轉，又很神秘的一笑，說：「等到適當的時機，小姐你可以自己現身去接近他，妳只須如此如此，包妳成功！」說着還做了幾個手勢，小姐自然懂得，就嫣然一笑說：「好啦！梁老眞有你的，就這麼辦罷！」接着又問：「他的行動，是誰在釘梢？可不能斷了綫啦！」

被稱爲梁老的老者說：「叫小李子吊着哩，絕錯不了！」蕭湘小姐一點頭，伸個懶腰說：「時候不早了，我要去休息啦！趕着把人分派好了，也去休息吧！」就起身由兩個婢女（不，還是男裝打扮的兩個書生）服侍着進屋去了……

同時，湯陰城內長興老店的後進上房

之中，住着的那位青年文士，此時雖已夜深，但他還是獨自坐在燈下想着心事，他在想想適才在酒樓上和他攀談的那三個少年書生，對他們說的話，什麼「珊瑚馬」驚動了武林各派，連少林武當這些和尚道士們，平時在武林中的地位，是如何的崇高，竟也厚顏參與，那成什麼話？我非教訓他們一番不可！

同時聽說，這次赴會洛陽的人不少，說不定機緣湊巧，還能打聽出仇家的綫索！好！就這麼辦！

他想定了主意，心中已覺泰然，正準備熄燈就寢，忽聽前窗起了敲擊之聲，他猛的一驚，倒不是害怕，而是覺得，以自己的功力，平時遠在十丈之外，飛花落葉，也能很清楚的發覺，今天怎麼讓人家欺近出手敲擊窗子，方始警覺，這簡直是丟了大人啦！

說時遲，那時快，他猛的揚手滅燈，趁着窗戶被掌風震開時，人似輕烟，順風飛出，身子在空中弓腰彈腿，一拋一翻，有如一片輕雲，就騰身上了屋脊，目光一掃，就見一條人影，向東飛逝，多快的輕功喲！難怪他到了窗下始被發覺哩！

他趕緊提氣輕身，如飛追去，一直追到郊外，還不能拉近距離，心中不覺動了眞火，猛提一口眞氣，「御風飛行術」發揮了極致，冷如閃電追風一般，一射數丈，又追了盞茶時間，前面人影已到了一座密林邊緣，眼看他幾個起落，一閃就沒入林中不見了。

等他趕到林外，那裏還有人影，正自躊躇，忽聽林中有枝葉拂動之聲，也顧不得「逢林莫入」的禁忌，默運起師門絕藝「無量神罡」護住全身，也就飛縱入林。

抬頭一看，當面一株大樹幹上，有條白色羅巾，隨風拂動，他順手抄到手中一看，羅巾上似用黛筆寫的有字，心想，人是追丟了，且出林就着月光展視巾上字跡，只見上面寫的是：「途中小心遇伏，莫讓識者近身，此後宜即易容，暫隱眞實姓名。」

此外並無上下題欵，只在羅巾的下角，畫了一片雲，一隻速寫的飛燕。心想這事太奇怪了，看這人的口氣，分明是友非敵，但他下山幾個月來，還未認識多人，更無知心的朋友，這人究竟是誰呢？唉！不管他，暫且仍回客店，再作細想罷！想着，隨即提氣輕身，一口氣就趕回了客店，依然從窗口飛身而入，點燈一看。怪！怎麼房中已有人來過了呢！再看，桌上放着一個小包裹，咦！下面還壓着一張紙條，取起一看，依然用黛筆寫着：

「伊人如玉；易惹閒情。奉贈易容之物；保君身心寧靜！」

下面依然畫着雲燕，怪！這簡直是出自一人手筆嘛，咦！他忽然想起，這人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叫「如玉」呢？莫非是師父他老人家來了？哦！不對！看這字跡，是用女子畫眉黛筆寫的，而且字跡娟秀，不像男人筆姿，唉！我好糊塗，這羅巾還有一股脂粉幽香，明明是女子用物，怎會想到師父呢？那麼她是誰呢？莫非是在王莊所遇的那位辣手紅綫蕭湘姑娘？哦！對！我所認識的女子，也只有她一個呀！但這雲燕表記又代表着什麼呢？他越想越不對勁，簡直不是滋味，索性丟開暫不管它，且打開小包看是何物！

小包內原來是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和幾隻小瓶，遂一看過標籤，有各色易容丸，有變音丸，還有一瓶辟毒散，各種藥物的效力和用法，都註明籤上。

可見這位姑娘，不但學識淵博，而且非常細心，不禁由內心中對她生出了欽敬之感，尤其想到她的輕功之高，顯然還在自己之上，更使他由衷的佩服不已。

這一來，溫如玉的心情可就開朗多了，他想這位姑娘不管她是誰，應該算是他的紅粉知己了，今後一定可以有遇見她的機會，他要好好的謝她，並且要好好的對待她，像自己的姊妹一樣的愛護她。

於是他又想到，她在羅巾上題字告訴他，要他在途中小心遇伏，這雖不怕，但人家總是一番好意，今後自然應該提高警覺才對。

至於要他暫隱姓名一點，爲了便於查探仇家，這却有此必要，關於易容行動，這和隱去姓名有同樣效果。嗯！就全聽她的啦！

折騰了一夜，也有些倦感，這就拋開一切雜念，上床調息了一陣，然後又小睡片刻，天已拂曉，立即叫來店伙，算清店錢，易容之後，出店直奔洛陽官道而去。

這湯陰去洛陽的官道，雖有數百里之遙，但在身懷上乘武功的人行來，也不算什麼，最遲在太陽含山之際，就可趕到了；況且溫如玉現在已經變裝易容，沿途無人相識，所以更無阻碍，暫且不提。

再說落脚在湯陰城裏的一千江湖人物，這天從早到午，就陸續的整裝就道，紛紛趕去洛陽。及至午後，使這座小城，又歸於沉寂了。

此時就見東門內大街上的長興老店之中，緩緩馳出一匹白馬，在陽光映照下，這馬全身白光白銀，遍體無一根雜毛，看起來眞是神駿非凡，再看馬上的騎士，更俊啦！是一位年青文士，只生得柳眉鳳目，玉面朱唇，一襲藍色儒衫，坐在馬上，恰似玉樹臨風，顧盼生姿，有如仙童下凡一般。這叫一直躲在對面小樓上暗中監視的小李子見了，眞是驚喜交集。驚的是，這位相公，生得如此英俊而瀟洒，世間眞是少見，難怪咱們小姐對他那樣子着迷啦！喜的是，他的行踪，果眞未能脫離自己的視綫，這一件大功豈是等閒。

不過他又覺得有些奇怪，分明他來時並未騎馬呀！難道這小小湯陰城竟能買到這樣的好馬？唉！想不透就別想，趕緊就把消息遞了出來，然後他一溜烟的跟着白馬走去的路綫，緊緊的釘着……

目下若在江南，正是雜花生樹，鶯飛草長的仲春季節，但在這中州附近一帶，雖無江南之暖，亦無北地之寒。這條官道之上，沿途岡陵起伏，遠村近樹，夕照炊烟，也別有一番逸人風景。

看那位白馬文士，一直是悠閒自若的控轡緩行，似乎對沿途景物，非常欣賞，他一面四面瀏覽，一面還在低聲的吟哦。

行行重行行，轉眼來到了一處村店，此時已落日含山，歸鳥噪林的時候，那文士見路旁有一小店，販賣茶水酒飯專做過路客人生意，當即下馬，把馬拴在店門樹

下，一面吩咐店伙爲馬兒上料飲水，一面選個臨門座位坐下，隨意要了兩樣飲食吃着。

一路釘着白馬追踪而來的小李子，此時已跑得滿頭大汗，也只好坐到另一席上，要了點酒菜，慢慢吃喝着等待。忽聽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由來路上一陣風似的馳來了八騎，一到店門見了那青年文士，也就一齊勒韁下馬。

看這八人，都是橫眉瞪眼的黑衣大漢，一律是背插單刀，腰掛革囊，氣勢異常威猛。

那爲首的一人，一眼看見小李子，就要招呼，小李子最是機伶；趕緊對他一使眼色，這才裝做互不相識的樣子，領着其餘衆人各自坐下，每人只要了一壺酒和一碗麵，各自吃喝起來，移時，只見從那店旁的小路上，又轉出來老小兩人，那老者鬚髮皆白，只是兩目已瞽，左脅下夾着一把琵琶，右手持着一枝青竹杖，看他年紀，已過古稀，而步履倒很輕健，老者身後跟隨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看這妞兒却生得眉目如畫，一張紅馥馥的蘋果臉，非常可愛，雖是一身粗布衣褲，倒還乾淨俐落，一頭秀髮，恰似烏雲，梳着兩條小辮子，垂在兩邊，煞是有趣。

兩人走到店前，老者衝着文士一笑，又翻着一雙白果眼，掃了座上衆人一遍，然後找了個空位子坐下，把琵琶取在手中，隨手撥弄了幾個單音，就自顧自的說道：「各位客官，是多歇會兒，聽我這小孫女爲各位唱首俚歌，如是聽得還中意，就隨便賞幾個字兒吧！」說罷也不管別人愛聽不愛聽，便自揮手彈起一支曲子，音韻鏗鏘，令人心曠神怡，隨見小姑娘啓朱唇，露貝齒，依聲和拍的曼聲唱道：「夕陽古道，駿馬踏落花。借問仙子，何事枉芳駕？爲郎呵護？乘輿走天涯？情了佩、義堪誇，穩起心兒莫用怕。」

歌聲清越，恰似珠落玉盤，煞是好聽，連那些兇神惡煞似的大漢聽了，也不禁眉飛色舞，大聲叫「好！」

只是那文士，似乎懂得歌詞含義，只聽得美目流光，玉面飛霞，貝齒咬唇，微露羞態，但旋即歸於平靜了。

老者一聽有人叫好，大是高興，又吩咐小姑娘再唱一首，那小姑娘一雙滿含智慧的大眼睛，飛快的盯了青年文士一眼，就含着微笑，再復唱道：「洛陽花正好，風雨聚强豪，伊人美如玉，雲燕是天嬌。技壓羣倫，志比天高，休讓跳樑小醜張魔道，管叫他應刼難逃！」

這支歌，更是唱得風細雲遏，清音繞樑，只聽得滿座動容，采聲如雷，一個大漢，拍手叫聲「好！」猛的站起，掏出一錠銀子，往老者桌上一丟，歡聲說道：「嗨！小妞兒唱的眞好，嗨！銀子拿去，再來一個，哈哈……」

老者收起琵琶，扶着竹杖，站起說道：「够了，够了，我老人家也該走囉！」說着就朝外走去。

那大漢見老者沒取銀子，彷彿是掃了他面子，大爲光火！吼道：「喂！老頭兒，歌不再唱可以，連大爺賞的銀子，也不拿去？」

老者頭也不回，一面朝前走着，自言自語似的說：「留着吧！你有此好心，我祝你好運！」

那大漢似還要發作，其餘幾個大漢也一齊起身，拉了他一把，邊往外走邊說：「天快黑了，快走罷！」

於是又一陣風似飛馳而去。那青年文士，這才似從沉思中醒來，一看那老者和小姑娘已走的沒了影子，低聲一嘆，付過飲食錢，依然慢慢牽馬走出，騰身而上，揮鞭絕塵而去，快似透風，轉眼消失於蒼茫暮靄之中了。

這一下小李子可急啦！他心中不住的抱怨：「我的好姑爺呀！你忽然又跑得這樣快，我這兩條腿，怎比你胯下的四條腿呀！」抱怨只管抱怨，人追丟了可不得了，也只好咬緊牙關，沒命的狂追而去……

一輪明月高懸東方天際，清光普照，樹影婆娑，大地顯得一片清寂。

此時約是初更過後，通往洛陽的官道之上，扒達扒達的飛馳來一匹銀駒，馬上依然是那位藍衫飄飄的青年文士，看他揚鞭催騎，似是全神趕路的樣子。眨眼工夫，已馳近一片墓地，纍纍荒墳，氣象陰森，這片荒塚，佔地頗廣，隨着丘陵起伏的地勢，一直延伸到一大片山林之間。四野寂然，風吹樹動，寒氣襲人，亂石荒草之間，時見青燐點點，游移明滅，望而生怖，偶而一聲梟啼，更是聽而寒心。這叫一般胆小的人，到了此地，無不嚇得冷透全身，牙齒打戰。可是這位青年文士，却似胆大得很，簡直視而不見的昂然催馬而過，毫不理會這些。

當他的馬兒，馳過墓地半里之時，忽然從他身後飛起一支信炮，沖天而上，在空中啪的一聲炸開，火花四散，他對身後這些行動，顯然明知是怎麼回事，但還是頭都不回的催馬向前，毫不爲意。

越過荒塚，已到山林邊緣，忽從林中閃出兩個黑衣蒙面人擋住去路，左邊一人喝道：「站住！」

文士就勒馬站立林間問道：「什麼人！攔路何意？」

那人說道：「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朋友要通過，留下買路財！」

妙極了，這簡直是剪徑賊的口吻嘛！

文士笑道：「原來是剪徑的毛賊，叫你們當家上來答話！」

那人答道：「年青人莫要賣狂，乖乖的丟下銀子，就放你過去！」

文士一揚手中的馬鞭，正學着他的口氣說道：「銀子倒有，只是我這傢伙不答應。」

兩個蒙面人，一見說僵了，迅速對望了一眼，掉頭跑入林中，一個高聲叫道：「有胆的就闖進來試試罷！」

文士一笑，也不答話，催馬跟進，入林一看，那裏還有人影，他心裏明白，雖有厲害埋伏，但到底不敢傷他。於是依然毫不戒備的往前直走。

此時，已到密林深處，忽聽三聲鼓响，四面人聲吶喊，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他掃目環視一週，只見週圍已被人團團圍成一個直徑約三百步的大圈子。估計總在二三百人上下。

除了每隔幾步一人高舉火把外，其餘每人都挽弓搭箭，引滿待發。隨聽有人高

聲喝道：「年青人，趕緊下馬受縛，可免一死，如敢違抗，亂箭穿身而亡！」

文士哈哈一笑說道：「你們這些弓箭，好像小孩玩具一般，休想傷得了我！」略頓又說：「是英雄好漢，何不派出高手來與我一戰？」

說着話，他一面凌空招手，吸取了一大把松針在握，又繼續說道：「你們既不敢和我公平決戰，那就放箭一試好了！」

就有人答道：「我們若下令放箭，你準死無疑！」

那文士又一笑說：「好罷，就請看看我的手藝啦！」隨即揚手旋了一個圈兒，只聽那些挽弓的大漢，一片哎唷之聲，握弓的左手立即垂下，舉不起來啦！

原來他們每人的左手，都中了一根松針，傷雖不重，却血流不止，一時疼痛難忍，只嚇得衆賊魂飛魄散，既不能射，也不敢逃。

試想那文士所佔之地，原在中央，他與那些挽弓大漢的距離，平均總在一百五十步左右，以如此遠距離，用那樣細而輕的松針，一發而能同時傷中二三百人，尤其難能的是他僅僅凌空揮洒，就能同時射中每人的執弓左手，其力道之巧，準頭之確，簡直是不差分毫，神乎其技，怎不嚇得那些賊子冷汗直冒呢？

那文士看了那些受傷的大漢痛苦驚駭神情，淡笑着問：「滋味如何？還能放箭嗎？」

又聽有人答道：「年青人功力不弱，但你也休想走得了，不信，你且看，脚下是什麼？」

說着，只聽得竹哨聲大鳴，四週草叢之間，立時响起了沙沙之聲，他閃目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週身起了鷄皮疙瘩。

原來四週草叢之中，萬蛇齊出，昂頭吐信，向他迅速的游來，距身前僅有一丈之外。

因他生來就最怕蛇，且從未見過如此奇形怪狀，多而且大的蛇，怎不嚇得他幾乎驚叫出聲呢？但他秉性素來好强，尤其處在目前這種境地，他怎能丟人？故心中雖是害怕極了，表面上還是裝做鎮定自如，趕緊從懷中掏出個小瓶，沾了點藥粉，抹上鼻端，又傾出一些，揚手洒在週圍，如此一來，蛇羣雖多，但到了洒有藥粉的地方，就不敢前進。無論哨音如何催迫，也難越雷池一步。

文士看在眼裏，喜在心頭，於是揚聲說道：「這些蛇兒又有何用？識相的趕緊把牠收了，如果再惹得我性起，就一齊殺死！」

有人迅速應道：「縱然你能殺死蛇羣，更有奇陣困你，仍難逃脫！」

文士哼了一聲說：「好！那我就先除去了這些蛇羣再說！」忽聽一個熟悉聲音叫道：「且慢！」

這是誰，他藝高人胆大，所以故意不動聲色，倒要看看他們能使出什麼陰謀，今見他三人現身，就裝做很吃驚的樣子，「哦」了一聲說：「原來是三位兄台俠駕，眞是幸會得很！」

讀者自然明白，這當然就是辣手紅綫主婢三人假扮的少年書生了，蕭湘趕忙陪笑還禮說：「不敢當，兄弟等也是剛剛回家路過此地，就聽見有人聚衆尋仇，因不知是誰，未便干預，只好隱身暗處窺視，這才發現竟是些剪徑毛賊，竟敢冒犯兄台俠駕，現在弟等既然遇上了，且請容小弟代爲破去蛇陣，再合殲羣賊罷！」說着也不等對方如何表示，就由袖中取出竹簫，就唇吹出了幾個音響。說也奇怪，簫聲一發，就聽四週沙沙之聲再起，轉眼蛇羣巳隨即不見了。接又揚聲對羣賊喝道：「你們這些大胆的强人，怕死的就趕快散去，本俠讓你等逃生，如敢頑抗，我們就不容情啦！」

羣賊一聽，一聲呼嘯，紛紛四散，轉眼巳走得一個不留，蕭湘再又走到文士面前抱拳說：「幸未辱命，羣賊巳退。但此時天色不早，兄台如無急事，寒舍就在前面不遠，就請同至舍下屈駕一宵，明日再行如何？」

他一邊說一邊又慢慢走近了幾步，舉手虛晃了個請的姿勢。就他這舉手一揚之勢，一縷目光難見的淡淡輕烟一顫，只見那文士張口似要說話，身子似乎顫了一下，就頹然栽下馬來，另兩個少年書生，趕緊飛身近前，雙雙伸手把他接住了。

可是奇怪，他人才離鞍，胯下的銀駒，就發足狂奔而去，這裏蕭湘主婢，見人巳到手，那還注意馬兒，立即發出嘯聲，林內奔出一隊人來，就用軟榻，把文士抬起，簇擁着如飛而去……

洛陽西郊的一座巨宅中，此時正是燈光如白晝，人影幢幢，顯得異常忙碌的樣子，一個小子飛步奔進莊門，高聲嚷道：

「小姐回來啦！」

一個老者聞聲出現在一廳門口叱道：「小李子你嚷什麼？」

小李子嚇得一伸舌頭，一縮頸，又忙着哈腰連連說「是！」

老者又問：「小姐可是巳得手了？」

小李子這才回過神來，又趕忙躬身應了一聲「是！」老者神色稍霽，又揮揮手說：「你有功啦，難怪這樣神氣哩！」

小李子又哈腰說：「小的怎敢，總管你多關照啦！」

老者微一點頭說：「下去罷，回頭在小姐面前，替你提個醒兒得啦！」

小李子連忙打躬作揖，謝了又謝的退了下去。

此時莊外巳趕到了一羣人馬，最前面的是三個騎馬的少年書生，後面一羣簇擁着一乘軟榻，上面躺着一人，用張毛氈連帶脚的蓋着，未到莊前，三個書生走下馬，領着衆人把軟榻抬入，一直進入了一座精舍之中，才把軟榻上的人，很小心的移放在綉榻之上，衆人這才退出。蕭湘就喚來婢女，吩咐她好好看守榻上人，然後自去裏面沐浴更衣去了。

過了頓飯光景，蕭湘仍換着女裝，來到房內一看，守護人的兩婢女，巳被人制住穴道，睡在地上，床上竟空空如也，那裏還有文士的影子，再看桌上壓着一張素紙，上面寫着的是：

「從此改邪歸正，自有錦綉前程。

姻緣禍福有命，豈是强求可成！

强敵即到，殺刦將臨。速定艮謀好退敵，切莫差池禍焚身！」

看字跡極爲端秀，詞意懇切，前面四句旨在規勸，後二句有示警之意，再看箋上並無上下欵書，只在左下角畫着空中飛燕的表記，一時竟莫明其妙，趕緊查看兩婢，僅係被點睡穴，立即爲之解除禁制，兩婢隨即醒轉，一見小姐，即刻跪下說：「奴婢被人制住穴道，誤了小姐大事，罪該萬死！」

說着不禁哭了起來，蕭湘伸手扶起兩人說：「這不能怪你們，快把當時情形說明罷！」

兩婢行禮謝過，然後說：「當時小姐離去不久，忽見床上那位相公掀被坐起，叫我們不可出聲。並說，她是凌雲燕柳青青，叫婢子勸小姐今後行事要光明正大。切莫任性胡爲，又說明晚有强敵前來偷襲，本莊現有人手恐難抵敵，應速定艮謀，否則將有殺身之禍，那相公說到這裏，即舉手一揮，婢子等立即失去知覺，以後的事就不知道啦！」

蕭湘聽後，沉思了一陣，心中似巳明白了大槪，因此她首先相信那位相公留箋示警之言，必不會假。但她一時又實在想不出究竟有何方强敵前來偷襲？據她所知，以她爹爹拘魂手蕭錚在北五省的勢力，和在綠林中的威望，可以說還無人敢捋虎鬚，除非是爹早年結下的仇家，但又從未聽他老人家說過呀！

唔，這事柳相公既斷言以本莊現有人手恐難抵敵，不管所說是眞是假，人家總是一番好意，至於那些相勸的話，還須仔細想，才能決定。目前最要緊的，是如何應敵。事情的先後緩急，既巳分析清楚，很快就能想出下一步應該怎樣做了。

說起這位辣手紅綫蕭湘，今年雖然才二十歲不到，武功却是家學淵源，不但巳得乃父一身眞傳，更拜在天台水月庵主無相師太門下，學藝八載，不特武功奇高，尤其智計絕倫，素來就是乃父拘魂手蕭錚手下重要智囊之一，一向輔佐乃父，威服綠林，擴展勢力。蕭錚之所以得有今天的事業和威勢，雖然是拘魂手的功力無敵，但一大半也靠辣手紅綫運籌帷幄，巧妙佈置之功。

現在蕭湘面對如此局勢，在她處理起來，自無難處。

首先，她用飛鴿傳書，立即向乃父求援，一面並急調附近分支機構所有高手，限時趕來赴援，然後召集本莊人手，嚴加訓示，分派任務，各守崗位，嚴陣待敵。看她這種措施，確是面面俱到，巨細無遺，可稱能手。

經過一夜折騰，天巳破曉，全莊上下，在這一天中，自然有許多事够他們忙碌的了。

再說洛陽飛虎鏢局，在最近一兩月來，可說是天天遇上麻煩，時時碰到霉頭，使得鏢局內人人氣憤，個個憂煩。尤其是局主，人稱飛天虎的吳剛，更是焦急的寢食難安。原因是兩月前，被人刦鏢，失去了一宗無價之寶「珊瑚八駿」，對於失主，鏢局願以所有財產，變賣作爲賠償，但失主則不願接受賠欵。因爲金銀再多，也難抵賠得了。一定要鏢局方面，盡一切量，幫同尋出刦鏢者的綫索來，以便追回失物。

這雖是件難事，但總可藉機展延一些時間，慢慢設法探查，而最使吳剛焦憤的，是武林各派，均爲此事震動，更有人從中造謠，說「珊瑚八駿」並未被刦，而是鏢局方面的故佈疑陣，縱然不是鏢局的人，直接吞沒了這宗奇寶，也可能是奉獻給了幕後的有力靠山。

誰都知道，這位局主飛天虎吳剛，本是少林俗家子弟，論輩份還是現今少林掌門慧空方丈的師弟。這一來豈非明指此寶很有可能是被吳剛獻給少林派了嗎？另還有幾個難惹難纏的黑道鏢頭，硬指吳剛有意吞沒，强迫他限期交出，否則就要殺個鏢局鷄犬不留，這眞叫鏢局方面，有口莫辯，有寃難伸。所以鏢局內可說是常常有人前來生事，天天有人上門找麻煩，巳鬧得鷄犬不寧了。而洛陽城近半月來，又陸續聚集了各方人物，更是謠言繁興，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這些天來，更起了另一種流言，說是刦去「珊瑚八駿」的即是託運的物主。這話傳到鏢局人的耳裏，自然就引起一陣疑惑。因爲那位託運的物主，和那位刦鏢者，同是來去飄忽，難窺面目的神秘蒙面人，而且都是武功奇高，簡直就令人無法捉摸哩！

如此經過鏢局中人私下的臆測與議論之後，這種流言似乎又轉變成爲鏢局中人所放的空氣了。再輾轉傳到了物主的耳中時，就更惹起憤怒，因此誤會更深，糾紛愈大，誰又能保不在早晚之間，爆發一場生死大戰呢？

這天中午，飛虎鏢局先後來了各路人物二十餘位，其中包括有勾漏雙魔，屍魔獨孤無忌，和蛇魔典九嶽，及其弟子黑嶽八鬼。號稱點蒼第一高手的追風劍徐完。巫山鬼眼魔娘孫紅娣。及其弟子彩衣四死神：張娉、張婷、易金花、石巧雲。喪門五霸的老大黑煞神趙乾，老二獨眼鬼紀通，老三五通神封信，老四雲裏雕吳能，老五雙鞭太歲左明。這些人中，除追風劍徐完之外，其餘的只聽他們的外號，就知皆非善類了。他們此來目的，自然也是想染指奇寶，可是飛天虎吳局主的爲人，豈是威武可屈之輩？故而三言兩語，雙方就說僵了。當下吳剛就鄭重聲明：「本局被人刦鏢，失去了所保紅貨，那是本局栽了觔斗，本局自會對託運的物主，提出賠償，外人無權過問。諸位對本局所提供無理要求，更是過份，唯念彼此過去皆無仇怨，小弟也不願開罪諸位，請恕吳某放肆直言了。」說罷起立，對衆人一抱拳，就是表示送客之意。

俗語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一羣兇神，那裏能聽得進去，只見屍魔獨孤無忌首先暴怒，吼道：「姓吳的！你敢獨吞異寶！無非仗着少林派替你撐腰。老夫還是勸你獻出珊瑚馬，讓大家來決定誰是得主。否則，哼……」

吳剛一聽這老匹夫越說越狂，不由得怒氣難消，即舉起面前茶杯，憤然說道：「老匹夫既然如此輕狂，自然不能善了。若居心與吳某爲敵者，就請共同飲盡此杯，然後吳某願陪諸位公平一搏如何？」

這是公然向衆人叫陣了，大家誰也不肯示弱，於是一齊舉起各人面前茶杯，仰

脖子一飲而盡，吳剛當然也陪着乾了一杯。正待說出搏戰的辦法，忽覺腹內一陣猛烈奇痛，登時一聲悶哼，就栽倒在地，同時衆人也相繼栽倒地下，一陣翻滾抽搐，個個七竅流血而死。

這慘絕人寰的奇變，發生得眞是驚魂動魄，鏢局衆人，當時就被嚇得手足無措，誰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收拾殘局才好……

× ×

上節說到飛虎鏢局賓主二十餘人，突然飲茶中毒而死，嚇得鏢局上下人等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收拾殘局。此時吳局主的夫人七絕飛花黃文玉聞訊趕到，抱着吳局主的屍首嚎啕大哭，昏厥數次，聞者無不泣然神傷，相對默然。

最後自然還是由鏢局派人購備棺木，暫將死者一一成殮，再邀請有關人士，共商善後。

事情發生後不久，這一驚人消息，就傳遍了洛陽，所有與飛虎鏢局有交情的各方人士，都先後趕來察看，莫不驚奇。一直忙到了黃昏時候，才把二十餘具屍體裝殮完畢，此時少林寺掌門方丈慧空大師，也聞訊帶着隨身四名弟子匆匆趕來，一見此種慘狀不禁老淚滂沱，連連念佛不止。當下又把鏢局管事及在場目睹的有關之人，召來細問經過情形。

據大家的研判，寨中必然被人下了劇毒，以致飲茶之人當場被毒死，次一步研判那下毒之人，可能是敵方派來的高手，事先潛伏在鏢局之內，俟機下的毒手。

但這一判斷，旋而被推翻了。因爲鏢局上下人等，多是跟隨吳局主多年的舊屬，大部份是共過患難的知己，不可能有敵方的人潛伏。若說敵方臨時派遣高手潛入鏢局相機行事，除非來人會有隱身之術，否則更不可能不被人發覺呀！

最後想到下毒茶中，最易辦得到的，只有一個平時專司燒茶送水的老僕人吳忠。但這吳忠，乃是已故吳局主的遠房堂叔，是位孤老，他在吳局主家中，供役了二十餘年了，他不但爲人樸拙忠誠，而且不會武功。平時也很少與人交往，若說是他在茶中下毒藥，任何人也不肯信。

不過在場的人都有如此看法，但慧空大師却似另有主見。他命人就把吳忠喚來，他要親自問幾句話。衆人雖在心中認爲無此必要，但也無人表示異議，就命人立即呼喚吳忠前來。但去傳話的人，隨即回說吳忠不在局內。總鏢頭銀劍金鏢林長榮奇道：「他平時從不出門，今日上午，當吳局主接待來客時，他一直都守在旁邊侍候，後來出了這等變故，局內無人敢於離開，他怎會外出？」

說着又多派兩人分頭去尋，過了盞茶光景，派去的人，慌慌張張的回來說：「糟啦！吳忠被人害死了。」衆人一聽都是大吃一驚，慧空大師急問：「是如何被害死的？人在何處？」

那人說：「在他住的小房間內。」

衆人也不說話，就由林長榮帶路，一衆隨在慧空大師身後，來到吳忠所住的房間。

人才一進房內，就聞得一股腐屍之氣，當下命人從床下拉出一具死屍，雖已開始腐爛，但面目和衣着還能清楚的辨認，正是那老僕人吳忠不假。

看情形，這老僕已被害死幾天了。那麼，今天守在吳局主身邊端茶奉水的那個吳忠，必是敵方派來的奸細，乘機害死吳忠後，易容假扮無疑的了！

銀劍金鏢林長榮，此時已氣得暴跳如雷，當即下令全體出動，搜捕那假扮的吳忠，但慧空却阻止說：「人早已去了，不必再搜啦！」

事情到此雖已大致判明了，但這兇手又是何方敵人派來的呢？究竟爲何要下此毒手？要求得這個答案，又豈是在場衆人一時所能想得透徹的！

正當衆人焦急懸疑莫知所措的時候，門外守衞值班的趟子手進來稟報，說有一位中年人，脅下挾着在逃的老僕吳忠，要見總鏢頭，林長榮一聽非常詫異，趕緊吩咐：「有請！」

同時就隨同慧空大師並領衆出到大廳，只見由值日人員領進一位中年人來，此人身高七尺，生得猿臂蜂腰，雄健英武，只是面色焦黃，似有病容，但兩目却精光烱烱，想見武功不弱。他脅下果正挾着一人，似被制住了穴道，這人一進大廳，就把所挾之人丢在地上說：「你們要追捕的奸細，我已代爲擒下，現在我解開他的穴道，你們就好好的問他罷！」說着順手一拂，地上人哼了一聲，翻身坐起，啊！這不就是吳忠麼？林長榮上前一步，一手抓起那人，喝道：「狗賊！是誰派你來行刺的？」

那人忽然兩眼瞪得圓圓的，張了張口，什麼話也沒說，眼翻就伸腿，倒在地上，嗚呼哀哉啦……

正當衆人驚怔莫明之際，只見那中年人，上前一伸手，就從那死者的臉上揭下了一張人皮面具，衆人這看清楚，原來那並非吳忠，但也都不認得此人。那中年人又提起死者，剝開衣服，搜了一遍，却在內衣胸帶內搜出一面銅牌，一面刻着「七十八」三字，另一面却刻着一隻骷髏頭，他反覆看了看，又舉起銅牌向衆人問：「諸位有人認識這面銅牌的來歷嗎？」

衆人只是面面相覷，只顧搖頭，那中年人又說：「既然諸位不識此牌，那只好由我自己去查啦！」說罷也不理會衆人，再轉身走出大門，揚長而去。等他去後，衆人方始如夢初醒一般，林長榮首先驚道：「咦！此人是何來歷！他究竟是敵是友呢？」當然無人能够答他這個問題，由於鏢局新遭變故。未來的難題正多，究竟如何處理誰也無法預測。

這裏飛虎鏢局的事，如何發展，暫且擱下不提……再說溫如玉自湯陰城改裝易容爲一中年漢子，直奔洛陽，當夜他已趕到地頭，投宿在一家小客店中，次日他在洛陽城內四處劉覽了一遍，隨後尋到了飛虎鏢局。

他本欲正式通名拜會，但見局中進出的人異常頻繁，略一打聽，才知是黑道各路人物，正在追逼吳剛，要他交出「珊瑚八駿」，恰當雙方言語鬧僵，就要衝突的當兒，他想不如暗中窺伺，相機協助鏢局方面應付強敵。

他主意打定，就繞到鏢局後園，趁着無人之際，就飛身越牆而入，混在來往人

羣之中，來到大廳一看究竟，此時正當吳剛飲茶倒地，隨又見衆賓客也相繼倒地而死，他大吃一驚，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見一個老僕神色匆匆的悄悄向後園溜走。

溫如玉的腦中靈光一閃現，情知此人必有可疑，就緊釘住他也向後園跟去，那老僕偶然回頭，見一陌生人跟踪於他，心裏一駭，就不顧一切發足狂奔，這好比麻雀遇見了鷂子，又怎能逃得掉呢？

當他問明了他就是下毒的兇手時，就順手制住穴道，挾起他直往鏢局，其經過情形已如前述，所可惜的是，他只追問他當時爲何要逃跑？他也只是說明冒名下毒的事，恐怕被人追查，故而不得不逃，至於他爲何要來下毒殺人，及受何人所差？這些重要的綫索，一時却未想到，所以並未查出，這自然是他的經驗不足，才有此失，也正因如此，才引出後來的許多麻煩和經歷許多艱險呢？

溫如玉從死者身上，搜出了骷髏銅牌，立覺此事處理欠妥，應由自己繼續追查，便即離開了飛虎鏢局之後，他一時也不知應如何進行追查，且先回客店仔細想想再說。

他只是埋着頭，邊走邊想，忽覺眼前人影一晃，幾乎和迎面來人撞個滿懷，幸好來人身法靈巧，一閃避開。如玉趕忙住足，心中大感慚愧，他抬眼看見閃避路旁的那人原來是位少年書生，此時也正以驚怔的目光，楞楞的直瞧自己，如玉就對他抱拳一禮，靦然的說：「兄弟一時大意，幾乎冒犯兄台，很對不起。」

那書生也蕩然一笑，並還禮說道：「兄台過謙了，其實兄弟也未留心，幾乎相撞，請勿介意才好！」說着一頓，又道：「小弟林永言，也是剛到此地，如蒙不棄，就請屈駕至敝寓一談可好？」

如玉一聽，覺得對方不但言詞謙和，而且神清氣朗，自有一種懾人風儀，不禁暗暗心折，未便推辭，只好答應，於是略一謙讓，就隨在林永言身側而行。

他們轉過幾條街巷，就來到南大街一家最大的客店門前，只見這間客店，是座五間三層大樓房，彩畫得金壁輝煌，左右兩排繫馬樁，門楣上懸着「狀元居」三個金字大招牌。

此時已到戌牌，只見樓上樓下，燈火通明，正是食客滿座，熱鬧非常。林永言領着溫如玉直上三樓雅座，點了幾樣菜餚，要了一壺酒，兩人就對坐着淺斟慢酌的飲啖起來。

在談話中，如玉知道了林永言是一位官門公子，因遊學來此，由於他略懂武技，故喜結交江湖朋友，還說他在湯陰時，曾結識了一位女俠，外號叫辣手紅綫蕭湘。如玉聞此，頗爲動容，就問：「林兄是如何得識蕭女俠的呢？」

林永言一笑說：「這該怪我愛管閑事，幾乎惹來一身麻煩呢！」

如玉聽他答非所問，甚覺不解，又問道：「林兄愛管閒事！這又是如何說法的呢？」

林永言又一笑，眼珠子轉了轉，說：「嗯！是這樣的，我在湯陰，遇見一位朋友，據他告訴我，有位少年俠士，爲了要懲戒兩個惡霸，叫什麼金翅雕玉鵬，和什麼混江龍吳霸的，當場用比武方式，不但折辱了他們一番，並嚇得兩個惡霸乖乖的認輸了十萬兩銀子。」略一停頓，接着又說：「後來辣手紅綫心中不服，也要與那少年俠士較技。不到五招，依然敗了，又輸給了他十萬兩銀子……」

如玉聽至此處，心中非常高興，就連連點頭，並無意插了一句：「哦！是這樣的。」

林永言一笑，瞟了他一眼，故意刁難他，說：「你似乎都已知道哩！那後來又怎樣了呢？」

如玉這才發覺不該中途插嘴，不禁玉面一紅，趕緊陪個笑臉說：「啊！兄弟那裏會知道？還請林兄繼續講罷！」

林永言見他如此，心裏雖覺暢快，但又覺得使他受窘，有些不忍，就歉然一笑，並舉杯說：「來，我敬你一杯！」說着舉杯就唇，深深注視着他，意似等待同飲，如玉趕緊端起酒杯與他一照，仰頸子一飲而盡，林永言放下酒杯，又爲如玉斟滿了酒，然後繼續說道：「蕭湘對那位青年俠士，暗暗鍾情，設計在途中攔擒於他，幸而我那位朋友，探知內情，事先巧妙安排，使那位青年俠士，改裝易容，取道直奔洛陽……」

如玉聽至此處，便有些明白了，原來在湯陰，對自己留字示警，並贈給易容之物的人，就是他的朋友，於是他對林永言無形中又增進了一層好感，不覺又無限關切的插嘴問：「林兄，你那位貴友的尊號是？」

林永言很快的接口說：「她叫做柳青青！」

如玉急着再問：「那，她人呢？」

林永言也勉強壓抑住激動之情，說：「她在中途被蕭湘用迷香弄翻，被她所擒去啦！」

如玉大吃一驚，他虎的站起說：「林兄，貴友現被囚在那裏？我們該快去營救才是呀！」

林永言見他急成這個樣子，心中更覺一甜，故意再激他一激，就淡淡的說：「我想蕭湘旣是愛上他，似乎不至害她性命，何必急嘛！」

如玉眞的急啦，就說：「話不是這樣說，那蕭湘我也見過，像她那樣行爲不正的人，貴友落在她的手裏，縱然不至害她性命，但却難免受她之辱，這如何使得？唉！」

林永言噗嗤一笑，一雙含情的美眸瞧着他，說：「你知道我那位朋友是怎樣的人嗎？」

如玉不解其意，就問道：「他是……他……」

林永言笑道：「她叫青青嘛！」

溫如玉心裏想，這位林兄，說話怎麼這樣顚三倒四的？因此就衝口而出說：「我知道他叫柳青青，但他究是怎樣的……啊！」

他這才恍然而悟，原來他的朋友柳青青是位女子，那蕭湘也就不能把她怎麼樣了。不過他又想：蕭湘要擒的是我怎麼又在中途把一位女子迷翻了擒去幹甚呢？乾脆打破砂鍋問到底，就說：「貴友柳青青

既然是一位女俠，那蕭湘又中途擒她何意呢。」

林永言一笑說：「因為她喬裝易容，扮的是你呀！」如玉聽着，眼珠子一轉，突然發覺不是可慮，就自言自語的說：「唉！蕭湘如果發覺，到了手的公鷄變母鷄，一氣之下，不殺了她才怪哩！」

林永言釘着他問：「你說什麼？」

如玉一驚，玉面一熱，只得訕訕的說：「我是想，蕭湘太任性，深恐她對貴友不利，我們還是趕快前去營救才好！」

林永言心中更感欣慰，就說：「她已脫險了，不必担心啦！」

溫如玉一腔焦急，這才放落了一顆忐忑的心，他仰頸子飲盡了一杯酒，很感激的說：「唉！像貴友那樣的俠女，不但武功高不可測，而且機智絕倫，吾儕豈能望其項背？」

林永言一笑說：「謝謝兄台誇獎，只怕她難當雅譽哩！」

如玉正要再說什麼，忽聽下面二樓傳上一陣琵琶聲，錚錚淙淙甚是悠揚悅耳。林永言則更凝神傾聽，也不理會如玉了。隨又聽見一個稚嫩嗓音唱道：「江流清淺月兒斜，蘆葦深處是我家。欲問心中事，何不訪仙槎？速下，速下，速速下！底事正艱辛；說愛說情，都是無用話。早著先鞭，仗劍到天涯！」林永言聽至此處，秀眉一顰，就自言自語的說：「咦！又是他們！」

如玉茫然的問：「林兄，你是在說什麼？」

林永言笑說：「你聽見樓下傳來的歌聲了？」

如玉一點頭，心中暗想：「那歌聲難道會與我們有關？」

只聽林永言又說：「那歌聲的確與我們有關哩！」

如玉聽他忽然又如此說；心中更是嘀咕，他又想：「怪了，林兄他怎會知道我心裏所想的呢？」不禁有些納悶，就深深注視着林永言，道：「林兄，你究竟是說什麼？」

林永言並不理會他的問話，只說道：「我們不必再飲酒了，請到我的房間，略為休息之後，再到另一處地方去走一趟可好？」

如玉更覺莫明其妙，但對他的話，似又不能不聽，只得點點頭，當卽招呼店伙算賬付錢，一同下樓而去。

他們兩人去後不久，就見二樓也有一老一小兩個人相携相扶着下樓出店而去。之後不久，又見一個老者，領着五個彪形大漢，都是玄紗覆面，各帶兵刄，一直衝上了三樓。

這三樓之上，除了靠南窗部份，安設了十餘席散座之外，其餘東北三面，都隔成了若干個小間，每間內各設一席，門外懸以紗帘，算是雅座。

衝上三樓來這羣蒙面人，依次走到每間雅座門前，都要揭起帘子間內掃視一番，似在尋人。

但當那蒙面老者撩起了正北一間的帘子，看了一眼，似乎一驚，正待放下帘子退走之際，就聽見裏面一個宏鐘似的聲音說道：「怎麼！既敢冒犯我老人家，就沒胆子打個招呼麼？」

那蒙面老者又氣又怕，只得硬着頭皮說：「對不起，我們找人找錯地方啦！」

他以為這樣說，就可沒事了，說完正要掉頭走開，忽聽房中一聲叱罵：「混賬東西！」

隨着「呼」的一聲，就見一點白光，急射而出，那蒙面老者身手也自不俗，只見他一扭身，躱過了，但聽他身後發出一聲悶哼，又「砰」的一聲一個大漢倒了。

原來，射出來的是根魚刺，正刺入那大漢的左眼，那大漢用手揉着，血流如注，只痛得他在樓板上，不住的打滾呻吟，又聽房中那人說道：「蕭錚，回去告訴你那頂頭靠山說，我老花子還活着，叫他少作怪！」

原來這蒙面老者，竟是拘魂手蕭錚。此時他似不敢發狠，只顧揮手催着從人扶起那受傷的大漢，匆匆奔下樓去，臨到梯口，才扭頭說道：「姓王的，老夫現在有事……」

他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忽聽一縷飄忽而更具威嚴的聲音說道：「王不凡，你狂什麼？等着有你好受的……」

隨聽房內那老花子，又「呸」了一聲，接着「篤」的一响，就見一支鋼鏢，顫巍巍的插在了他面前桌上。

那老花子伸手拔起鋼鏢，狠狠的罵道：「哼！好卑鄙的老鬼！」之後，就一切歸於寂然了……

× × ×

明月在天，清光滿地。這清淺的春光，靜靜的流着，微風吹過，波光粼粼，蘆葉飀飀，使沿江一帶的近樹遠山，更添幾許畫意詩情。

林永言溫如玉兩人，此時併肩站在江岸之上，娓娓細語，並指點這春江夜景，正在心曠神怡，竟興盎然之際，瞥見下游蘆葦深處，忽然驚起了一羣水鳥，並有火光一晃而隱，林永言心中一動，就對如玉打了個手勢，便向那火光隱現之處，急步奔去，如玉自然亦緊緊相隨，眨眼之間，已馳近那野鳧驚飛之處，永言卽揚聲唱道：「欲問心中事，特來叩仙槎。」

歌聲才歇，就見蘆中火光一晃，隨聽篙聲叮叮，水聲嘩嘩，一條小舟分波拂葦而來。臨近岸邊三五丈光景，只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手提風燈，站立船頭招手說：「兩位請上船來！」

林永言就携着如玉的一隻手，說聲：「起」，兩人同時曲腿揮袖，恰似一對比翼鳥兒一般，就翩翩飛上了小舟。他們的輕功，都有絕頂的造詣，故他倆落在船上，有如一雙小燕，小舟並不晃動，那小姑娘讚了一聲「好！」這却使溫如玉暗暗感覺驚心。他心想：「這林永言只說他略通武技，怎麼他輕功又如此高明？顯然還在自己之上呢！」不覺就注視了對方一眼，而林永言只是衝他淡淡一笑，並輕輕說了句：「多謝兄台的提携啦！」

就算輕輕給揭過了，又聽那小姑娘說：「兩位請進裏坐。」

他倆就隨着跨進船中艙內只見一位瞽目老者膝坐在艙中，如玉對這老者雖不認識，林永言却在湯洛道上的茅店見過一面。此時雙雙對老者行了一禮，永言並說：

「深夜打擾前輩，望乞恕罪！」

「兩位不必多禮，請坐！」

他倆分左右在老者身邊坐下，小姑娘又自後艙端出香茗敬客，林永言接過，正要發問，就聽老者說：「這是我小孫女，名叫環兒，以後如在江湖遇上，彼此多多關照。」略頓又說：「環兒，還不見過兩位少俠！」

那環兒先是衝着林永言小皺鼻子，抬頭瞟了如玉一眼，一張紅馥馥的蘋果小臉上，綻開了一朵春花似的甜笑，說：「環兒給兩位見禮啦！」

說着也學大人一樣，就要抱拳行禮，忽覺眼前一花，她的兩隻小手已給林永言握住啦，只聽林永言說：「環妹妹別多禮，快來坐在這兒！」

不由分說，就拖着環兒和他併肩坐下。如玉看得有些納悶。他想：「他眞有點孩子氣哩，對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怎好如此拉扯呢？」正在如此想着，就聽那老者說：「兩位想問的，一是關於飛虎鏢局慘案的主謀人；二是要問珊瑚八駿的事，是嗎？」

如玉就搶先道：「晚輩正是此意。」

老者點了點頭說：「奪寶殺人，是骷髏教所為。」

林永言和溫如玉同感一驚，林永言問：「請問前輩，那骷髏教是何人為首？」

老者一笑說：「這魔頭本領通天，他叫什麼名字，現還未到說的時候。」

溫如玉問：「總壇何在？」

老者說：「他們的分支機構遍天下，總壇所在，你們日後自知。」

溫如玉和林永言，聽到這些話，都覺莫名其妙，心想：「你既然全都知道，又賣的什麼關子呢？」

正欲再問，就聽那老者又道：「把錦囊分贈給兩位，就送他們上岸去罷！」

說罷只對環兒揮了揮手，就垂目默然而坐，不再理會他們了，那環兒就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兩個函封，遞給溫如玉和林永言每人一個，並說：「時間不早了，兩位請罷！」

溫如玉本想還要問明有關「珊瑚八駿」的事情，到此覺得不便再開口了。於是兩人都懷着一肚子的狐疑，只好站起，向老者一揖作別，隨着環兒走出中艙，又與環兒道了別。正欲飛身上岸，只聽環兒輕輕叫了一聲「姐姐」。又湊在林永言耳邊唧唧咕咕的說了幾句，林永言玉面飛霞，狠狠的盯了她一眼，催着溫如玉雙雙飛身上岸去了。

兩人上岸一看，原來已不是來時的地方，此處桃林夾岸，又是一番風景，他們所站之處，正有一座石碑，碑上鐫着「桃林渡」三個大字。此時已過四更，四外曉霧氤氳，滿天星斗。溫如玉正欲問林永言什麼話，但林永言却已搶先說：「我們快拆開函信，看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吧！」

一句話提醒夢中人，溫如玉就拆開函信一看，上面寫的是：「欲覓仇家，即去西湖。春暖花開景如畫；若遇嬌娃，近她，問她。莫怕！莫怕！」

溫如玉看了這些詞句，使他如墮五里霧中，不知所措。不過那第一句「欲覓仇家」四個字，却給了他莫大的鼓舞。他心中暗想：「不管其他，倘能去西湖訪得仇家，也是好的。」他正在如此沉思，忽聽林永言對他說：「我有事，立即趕去北方。」略一停頓，又說：「一個月之後的月圓之夜，我們又可在南嶽見面。」說着頗有依依惜別之意，並握住溫如玉的手，湊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幾句，然後分手。但溫如玉的臉上，却透着更為迷惑的神色。要想說什麼，又不知如何出口，只得悻悻然望着林永言，茫然的點頭。

於是兩人同時深深的注視着對方，低低的說聲「珍重」；就默然神傷的掉轉了身子，各自展開輕功，分向南北不同的方向飛縱而去，眨眼就已消失了身影……

× × ×

西湖南屏山後一處密林之中，有座精巧的別墅。花木扶疏，極為幽靜。

這正是月上東山，晚風送爽的時候。亭園靠湖的一面，矗立着一畫樓，週圍紗窗，繡幔低垂。燈光映透，別有一番綺麗寧靜的情調。

忽聞空中由遠而近，傳來嗚嗚哨音，隨見一隻雪羽紅睛的健鴿，由空間斜穿而下，歛翼停於樓欄之上。樓內掀簾走出一名垂髫小婢，把那鴿子捧入內室。

看這室內的陳設，眞是富麗之極。西設一紅木雕花錦榻，其上衾枕褥墊，都是錦繡精製之物，諸凡奩籠粧台，椅案琴檯，也都是極為高貴巧飾之品。其他一切珍玩擺設，無不精緻古雅，就是王侯之家，也不多見。

此時粧台之前，有一位二八麗人，正在對鏡理粧。看她坐在繡櫈之上，手拿黛筆，細細的描點着眉兒。似才浴罷，尚未著裝。除了上身一件窄窄的朱紅抹胸，緊裹嬌軀，下穿粉紅短褲之外。外面只披了一件輕紗對襟罩袍。薄如蟬翼，而且透明。所以顯得她渾身曲綫玲瓏，膚色晶瑩，可以一覽無遺。尤其那張宜喜宜嗔的俏臉兒，眉目口鼻的分佈，無不恰到好處，簡直是美得無法形容。此時那小婢捧着白鴿，來到她面前稟道：「啓稟小姐，總壇密令剛到，請小姐過目。」

說着就取下鴿足上的小竹管，抽出一卷素絹，展開遞過。小姐接着看了一遍，就吩咐道：「立召涂姥姥與迷樓四姬，在書房候命。」

那小婢領命就出房下樓而去，那位小姐，又再把素絹展視了兩遍，手托香腮，沉思了片刻，才嫣然一笑，起身進入裏間着裝去了。

書房內燈火通明，此時正坐着五個人，一個銀髮皤皤的老嫗，一身玄衣手柱鳩頭鐵拐。看她神情冷峻，兩目精光閃閃，想必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其餘四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女，一個個都生得面目姣美，體態豐盈，尤其眉梢眼角，流露出一股蕩意。

那老嫗是人稱女森羅的涂放，數十年前，已是威震武林，無人敢惹的人物，黑白兩道，能接得下她三五拐的人，可說沒有幾個。

那四個少女，就是黑道知名的迷樓四妖姬，無人知其姓名。只以風花雪月四字稱呼，說起這四位女煞神，江湖人莫不談之色變。凡是倒霉的，遇上了她們任何一

位，大概只有死路一條。

五個老少女人，正在喁喁輕談，門口湘簾一掀，走進一位艷粧少女，她身後跟着那名垂髫小婢。衆人趕緊一齊站起，行禮招呼。那少女略一含笑點頭，就走到上道一把金交椅落坐，並對衆人說：「適才接到教主飛鴿密令。」

衆女一聽，又都很恭敬的站起，那少女又揮手命衆女坐下，然後她接着說：「那位武功奇高的年青人，已趕到杭城，我們要想盡方法，不惜任何手段，將他羅致到本敎旗下，使他爲本敎効力。」略停又說：「這是教主的令諭，千萬不許傷他，大家想想可有什麼妥善方法，將他籠絡過來？」

大家沉默了片刻，那女森羅涂放，首先發言：「最好是先禮後兵。」

那少女就着她的說話道：「先派人勸他投効本教，這是禮。他若不肯，再用武力擒他。迫其就範，這是兵！可對？」

涂放一點頭說：「小姐眞是高明！」

那少女一笑，問：「動起武來，難免要傷了他！那對教主如何交待？」

涂放一聽，只得尷尬的一笑，不敢再接口啦。那風姬生性最是淫蕩，她見機不可失，就「毛遂自薦」的說：「我看還是由我們姊妹當中，挑派一人前去，何愁不手到擒來？」

那少女聽了，只是笑笑，未置可否。又沉吟了片刻，就把涂放叫到身邊，凑在她耳邊說了幾句，涂放連連點頭，然後那少女對大家吩咐道：「我已把決定的辦法，告訴了涂姥姥。大家就聽她的安排，明早隨我同去辦事得啦！」

正說着；就見一小婢在門外禀道：「啓稟小姐，總壇蕭護法的小姐來拜！」那少女一聽喜道：「快請她到這裏相見！」

說着並起身迎出房去，不一刻又携着辣手紅綫的手兒進到書房，大家禮敍了一番，然後蕭湘就問那少女道：「雲姐姐，看你們齊集在這兒，似乎正在商量什麼事，小妹闖來，不妨碍嗎？」

原來這位小姐就是雲中雁寒碧雲，她雖是骷髏教教主的義女，可是教主自小就收養了她，愛逾骨肉，所以她在教中的地位特殊，權力極大。她與辣手紅綫蕭湘，從小常在一起讀書練功，情同姐妹。今聽她如此一說，就笑着道：「湘姐姐你這樣說，豈不見外了嗎？」略頓又接着說：「我們在此確正商量一件要事，我這就告訴你，你看我的辦法可好？」接着就湊在蕭湘耳邊，唧唧咕咕的說了一陣，聽得蕭湘一會兒竊笑，一會兒皺眉，尤其那對精靈刁鑽的大眼睛，也骨碌碌的轉個不停；末了還噗嗤一笑說：「哎呀！倒看不出雲姐才眞是一位女諸葛哩！」

寒碧雲見她如此，心裏雖覺得意，却故意佯嗔道：「別貧咀，快說！這辦法可行得通？」

蕭湘也就假裝一本正經的說道：「這辦法確是週到，我就等着恭賀你好事成雙啦！」

寒碧雲的俏臉兒上，紅雲一湧，扭着腰兒不依道：「哼！你壞死啦。人家和你談正事，你偏要拿人打趣。」

蕭湘見她眞似生氣了，也就摟着碧雲親着她的臉兒，像哄孩子似的悄聲說：「好姐姐別生氣，我和你鬧着玩兒啦！」

寒碧雲這才回嗔作喜，大家又談了一陣，蕭湘就要告辭，碧雲却不肯放她走。又經過許久的糾纏和解說，碧雲才勉强同意讓她離去。

三天之前已趕到杭城的溫如玉，這幾天來，他每天都在西湖一帶，隨意瀏覽。他對這如詩如畫的人間仙境，幾乎已踏遍了每一個角落。

他心中所想望的是，在洛陽所遇的那位盲目老人密函中的話，他很想眞的遇見一位嬌娃。就追着她問：「我的仇家究竟是何人？現在何處？」

可是，想只管想，但他每天所遇到的，遊湖、登山、逛廟的青年女子，不計其數，究竟其中有沒有他想找的那位嬌娃呢？這只有天知道。

不過他心中所想念的人，雖未遇到，却在無意間聽到了一樁有趣也可以說沒趣的怪事。他猜想這其中必有蹊蹺。自己反正沒事，何不前去探視一番，看看能不能證實自己所猜的是否正確呢？

原來他住的湖濱客店，是在後園的小樓之上。一天中午飯後，他獨坐窗前靜靜的看書，無意間聽到樓下牆外小溪邊幾個浣衣婦人的一段有趣（也可說是些無聊）的對話：

甲：「喂！我家官人娘子，最近也有啦！」

乙：「這有什麼稀奇？」

甲：「怎不稀奇，你猜是如何有了的呢？」

乙：「這話才眞叫稀奇哩。哼！」

甲：「告訴你，眞是佛菩薩親自賜給的哩！」

乙：「也是去那廟裏尋夢眞又遇見佛神了？」

甲：「誰騙你，據說呀！那菩薩夜半前來顯靈，也跟眞人一樣，不過比眞人可又不同多了！」

乙：「旣跟眞人一樣，爲何又比眞人不同？」

丙：「嗨！笨蛋！連這個也不懂？」

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甲嗤嗤的直笑。

丙也嗤嗤的直笑。

丙：「我問你，清蒸泥鰍，與紅燒豬脚，那樣好吃？」

乙：「當然是紅燒豬脚吃起來過癮多啦！這與那話有何關呢？」

甲與丙的笑聲更响了，最後衝着乙說：「告訴你吧，我家員外娘子，自從那年到虎跑寺裏尋夢，夜遇佛菩薩之後，回家一直還想得要死，也不再想吃我家員外的清蒸泥鰍了呢！」

這下眞是大笑哄堂了，不但那洗衣婦都明白了那是怎麼回事，連樓上的溫如玉，也聽懂她們說的話了。他想：「人世時那有這樣的佛神？這內中必有蹊蹺。」由於一種好奇心的驅使，所以他決定當天夜裏親去採探一番。

說起這虎跑寺，本是數百年的名刹。廟宇建在一座山上，廟中有一小池，名叫虎跑泉，終年不停的由池底冒出泉水來，而池水永不溢出；且無傾流之處（池四週

均爲天然岩石鑿成並無裂罅）這是一奇。而泉水清明見底，飲之甘烈，沁人心脾。

據傳凡求子嗣婦女，可以飲此泉水，併夜宿寺中尋夢，多有因此得孕者。此雖民間的一種迷信，但求子得子的事證，彼彼皆是，又不由人不信。於是此廟的香火特別旺盛。捐獻的人更多，廟產極爲富足，因此寺僧皆錦衣玉食，深受民間崇敬。

若照那些曾經宿廟尋夢歸去得子的婦女們所說的佛神夜半顯靈之神奇遭遇而論，似乎是異口同聲，不容置疑。而且那些身受的人，更是回味無窮，使聽的人（當然指那些有心的婦女）也發生了無限的嚮往之心。這就形成了民間對此寺神跡養成了牢不可破的最高信仰。

不過又據有些人說：事情也有例外，凡能尋夢得孕的大多是年輕貌美的女子。若是老醜的婦女，却毫無靈應。而這些醜的婦女，又都是眞正求子心切的，往往連續前去尋夢，有時也眞的遇見佛神夜半前來示相，但她們所見的，可能是猙獰的鬼臉，嚇得她們大聲驚叫，連夜趕回家去，輕者臥病，重則因病而死，家人反會說她們是存心不够誠敬；或是作了惡事，才受到如此的懲罰。

這一夜留宿在寺中尋夢樓，虔求神助的人，正是遠自江都而來的惡霸朱天彪的如夫人，此女人年屆花信，但姿容妖冶，且是出身青樓。所以嫁與朱天彪之後，三年仍無子嗣，故才遠來尋夢。

這尋夢樓上，正中神龕供着一尊歡喜佛像，旁邊設一錦榻。要求在此伴佛尋夢並非易事，必需事先捐獻一大筆香油供果銀子，總之是越多越好，少了輪不到你。

這位朱姨太有的是銀子，自然很順利的被允許留宿在尋夢樓中了。當她三更正，再跪到佛像前焚香禱告之後，她忽然看見那佛像居然望着她龇牙一笑，突的嚇得她魂不附體，幾乎驚叫出聲，但她旋即鎭定下來。

因爲當她再看清楚，那佛像本來就是塑成的一張笑臉嘛？於是她心裏暗想：「這恐怕就是佛神顯示的預兆，看來我今夜有神顯化呢！」隨着她又下定決心，「等會兒無論是遇見了什麼景象，我千萬不可大驚小怪的，以免得罪了神。」於是她又繼續在佛前，閉目默禱了一陣，她鼻中忽然聞到了一種異香，這香氣眞怪，怎麼會使她的心跳加速？隨即混身上下似乎起了一種癢兮兮的感覺，於是就有些心神搖曳，忽然有些昏陶陶起來……

但她此時心裏還是很清醒，她想：「這恐怕又是佛神在顯化於我吧？」不覺抬起眼望望那佛像，呀！這次她看眞切，那佛像眞的正望着她咧咀在笑呢，她一驚，但還是强鎭定着不敢出聲，又聽見那佛像在對她說話啦：「你很誠心，佛爺這就賜給你神迹，莫怕！」

一聲「莫怕」，隨聽「卡」的一响，神龕的門開了，那尊滿臉貼金的佛像，就站起身子，一步跨了下來。這一下才眞把她嚇駭得幾乎昏了過去。但她此時雖覺四肢綿軟無力挪動，心裏却還是很明白，她在心中告訴自己：「不可大驚小怪！」

那佛神把她從蒲團上一下抱了起來，就向錦榻跑去。此時她心裏更明白要發生什麼事了，只是她不但不怕；而且還更有一種求之不得和急不及待的感覺呢！

躲在樓簷下面的溫如玉，看到這裏，已完全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他本想懲戒那滿臉貼金的佛神，但他又想：這不過是無知愚民的迷信吧了；俗語說：周瑜打黃蓋。我何必要管這種髒事？不禁吐了一口唾沫，扭頭飛身，上了殿脊，正待離去，忽聽身後一個聲音說：「施主旣然敢來，還想走得了嗎？」

如玉大吃一驚，此人綴在身後，他不出聲，自己竟未發覺，其人武功之高顯然還在自己之上。只得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頭也不回的說道：「你想留下我嗎？」

說着慢慢轉身，這才看清，距離自己兩丈之外，站着一個老僧。只見他鬢眉如銀，兩目深陷，却是精光熠熠。站在殿頂上僧衣飄飄頗有幾分威儀。隨聽那老僧說道：「施主夜闖敝寺何意？」

溫如玉一聽，氣更大了，毫不禮貌的答道：「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你不配問！」

那老僧也頗有怒意，哼了一聲說：「不說也沒關係，只說你是不是姓溫？」

如玉更氣，說：「姓溫又怎麼樣？」

那老僧似乎一震，說：「那很好，今天你就別想走啦！」

溫如玉冷笑道：「要打架找個清靜地方去，倒要看看你眞能留得下我。」

老僧招手道：「你隨我來！」扭身就向寺後飛掠而去，溫如玉也隨後跟着，眨眼來到後山石坪之上，兩人相對而立，溫如玉也懶得說話，揚手就是一掌拍去，那老僧見他並不招呼，出手就打，也提功迎接，兩股掌風一接，只聽得「嘶」的一聲銳响，兩人却站立原地未動。顯然勢均力敵。溫如玉年輕氣盛，迅速滑步進身，更以十成潛力推出一掌，那老僧依然擧手還擊，這次却被潛力震退了幾個大步，使他大吃一驚，他可沒料到，這少年人竟有這高功力。

他想，如此硬拚下去，可能要吃大虧。迅即從僧袍內抽出軟劍，迎風一振，抖得筆直。只見他這軟劍，長有三尺四五，通身泛着紫藍光華，料非凡器。只聽那老僧說：「我們兵刃上見高低罷？」

溫如玉說：「我還是以空手接你，只管過招好了。」

老僧心想：「小子太狂，我非要收拾你不可。」也不答話，舞起一團劍花，就猛攻而上，溫如玉展開身形，從容迎接，只見一團紫光，繞着一條身影，盤旋飛舞，殺得銳風呼嘯，石走沙飛。不到二十個照面，只聽如玉一聲斷喝：「撒手！」

聽聲那老僧悶哼一聲，就呆立着喘息，狀極狼狽。溫如玉拿着他的軟劍，指住他的咽喉說：「乖乖的答我問話，我可饒你不死！」接着問：「你叫什麼名字？」

那老僧恨恨的說：「我敗了你要殺就殺，有什麼好問！」

溫如玉怒道：「我決不讓你痛快的死，你非答我問話不可！」又問：「什麼名字？快說！」

老僧仍默然不答，如玉一指點在他的璇璣大穴，頃刻之間，那老僧痛得大汗直流，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又過了片刻，溫

如玉再點他的陰交穴，這一下老僧就沒法子支持了。只見他渾身顫抖，一張面紅彤彤的，又慢慢變紫，兩眼越瞪越大，幾乎就要突出似的。如此才過了彈指工夫，他已倒地痙攣，身體彎曲如蝦，痛若之狀，不忍卒睹。溫如玉看着不忍，當即解了他的穴道，說：「你很倔强，這又何苦？」一頓接着說：「挑戰的是你，敗了就該認輸，如此苦撐，值得嗎？」

那老僧歇了一陣說：「年青人，你也夠狂，好吧！我叫色空，虎跑寺的住持，你我有深仇大恨，今天你若放了我，日後我必殺你。」如玉聽他說與自己有仇，就想問個明白，就說：「我們之間，不管有何仇恨，在我來查訪確實之前，我決不隨便殺你；但你能說明我們有何仇恨嗎？」

色空一咬牙說：「小子，你等着看好了，我失陪啦！」說着扭頭如飛而去，溫如玉本想留下他，問明了再放他走，但一想，這種膿包脚色，就由他去吧，也就直回旅舍而去。等他回到房中，見已有人來過，桌上壓着一張紙條，他取起一看，上面用黛筆寫着：「候君不至，無限掛心。此來爲覓仇家？不意落入圈套，速去靈隱；我將晤你於晨鐘曉霧之間，並有要事相告！」

他不禁一皺眉頭，心想：「這又是誰呢？專做這些藏頭露尾，用巧妙暗語來折騰人的事。」要想不理嗎？看他說的又像煞有介事；而且鑒於湯陰遭遇，覺得此人仍然是友非敵，又何必拒絕人家好意呢？

只是時間已過四鼓，奔馳了一夜，正想休息。他大略計算一下去靈隱的路程，不過三二十里，展開輕功，有盞茶時間足夠，儘快調息片刻，還來得及。

於是和衣上床行功起來。以他的修爲，只要沉心靜氣，很快就能進入「氣凝神會」之境。所以當他的玄功運轉一個週天之後，便已醒來，神清氣爽，陪覺舒泰。

當下取出一粒丹丸納入口中，飲下一杯冷茶。丟了一兩銀子在桌上，仍然是越窗而出。

此時已過五更，天亮快要放曉，只見繁星滿天，冷月西斜，格外光亮。東方天際，已現魚肚白色，他展開輕功循着蘇堤，冉冉飛行。他對眼前情景，感到心曠神怡。忽然他想起前人「楊柳岸，曉風殘月」的詞句，不正是指出這「蘇堤春曉」的妙景嗎？於是他才眞正體會到「此時身在圖畫中」的超然物外之感哩！

溫如玉趕到靈隱寺時，天光已經大亮，東方已擴射起一蓬强光，映照得半邊天都是紅霞，眞是奇麗之極。因而他想：「此時找人，不必進廟，且在週圍瀏覽一番再說。」他繞過寺側，來到「飛來峯」，那面响起了金鐵叮石的叮叮之聲，他轉去一看，就見「冷泉亭」畔有個樵子打扮的小老頭，坐在石上，用斧頭輕敲山石，而且還在搖頭晃腦，似在低低吟哦的樣子。

如玉也不知從那兒來的靈感，就衝口而出的喊道：「老丈早啊！」

那小老頭忽的轉過身來，現出似不相識的茫然之色，但也淡淡的頷首說：「相公你早啊！」然後又「咦」了一聲，說：「咦！你是……」

溫如玉見他如此，不解其意，就說：「小子是應一位友人相邀，來此赴約，但他怎麼還未到呢？」

那老頭說：「啊！原來是你？」

溫如玉問：「老丈如何識得小可？」

老頭不答，反問：「相公可是住在濱湖客店後園樓上……」

溫如玉答：「正是！」

老頭面現喜色，說：「那大概不會錯了！」

溫如玉頗感迷惑，就問道：「老丈何意……」

但他下面的話，就不知如何說才好，只得停住。用詢問的目光瞧着對方，而此時老頭也正以驚疑的目光瞅着如玉。四目相接，那老頭似乎一震，趕緊避開視綫，但旋即又盯着溫如玉，問：「相公，你可是由湯陰經洛陽來此的？」

溫如玉心想：「這老頭對我如比盤根究底追問不休，是何用意呢？哦！我且如此如此！」於是反問道：「老丈既不相識小可，請恕小可打擾！」

說着一抱拳，就要掉頭而去，那老頭似乎急了，忙說：「相公暫請留步！」

溫如玉眞的就不走，問：「老丈還有事？」

那老頭眼珠子一轉，忙陪笑說：「不瞞相公，小老兒也是受人之託，要把一件密函，轉交一位……」

溫如玉搶着接口：「要交給由湯經洛陽來此，住在濱湖客店後園小樓上的那位相公？」

老頭兒一笑點了點頭，溫如玉此時已是成竹在胸，慢條斯理的，從袖中取出那張字條遞給老頭，說：「老丈，你看這是什麼？」

老頭接過一看，喜道：「咦，你爲何不早取出這個來呢！」

說着也從懷中掏出一個函封，遞給溫如玉，匆匆說了句：「你快看罷，我要走了。」

說着扭身向着密林深處如飛而去，溫如玉已感到一驚，趕緊揚聲問：「請問老丈託你送信的那位朋友是誰？」

只聽老頭回答的聲音，逾去逾遠，而同時靈隱寺內的鐘聲也適時响起，竟把老頭回話的聲音攪亂了，使溫如玉並未聽的眞切。尤其最後那兩個字，究竟是「小洋」或是「小香」？一時也弄不清楚。不過他却似乎也發現了一絲靈感，最後還是猜到，可能就是「蕭湘」哩！

× × ×

溫如玉在一家酒館裏飽餐了一頓之後，信步在環湖一帶隨意瀏覽。當他經過「西冷橋」，走向岳王墳時，忽見由一隻小遊艇中跳出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說道：「嗨！相公，今兒風光明媚，正好遊湖，快請坐上我的船，好帶你逛遍這西湖美景哩！」

只見她生得明眸皓齒，出語不俗，甚是活潑可愛。於是溫如玉對他說：「我想先去岳墳看看，再來遊湖。」

那小船娘一笑說：「那也好哇！我這就陪你先去岳墓逛逛，再來坐船遊湖也是一樣。」

溫如玉只是笑着點了點頭，那小船娘就依隨在他的身邊，向岳王墓而去。

這岳墳四週，朱牆圍繞，正門極爲高大，進門爲享殿，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氣象莊嚴。殿後就是墓園，一進門的兩旁，跪着兩個鐵人。這當然就是秦檜與其妻王氏的鑄像了。鐵人的週身，都是遊人留給它們的唾沫與鼻涕，污穢不堪。而且頭上居然已被打得坑洞纍纍，可見一般人敬仰忠良，痛恨奸妄的心理，是如何的强烈了。而最令人感到痛快的是，門上那副對聯，上聯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下聯是「白鐵無辜鑄妄臣」。墓園內中是岳王墳，旁邊是其子岳雲之墓，滿園古柏參天，顯露一種「浩氣長存」的澄鬱之慨。所以凡是來遊的人，莫不肅然起敬，而引發「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古思之情哩！

溫如玉從岳墓出來，那小船娘一直引着他走到湖邊，那裏早已停着一隻小遊艇，艇上張起白布陽篷，甚是雅潔，艇後掌舵的也是一個二十年紀的少女。只見她生得桃花如面了，婀娜多姿。溫如玉心想：「看來只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哩！不過他並不害怕，只管大步的跨上艇去，在中艙椅上一坐，只聽那掌舵的少女說了聲：「相公坐好了。」

就搖着划槳，分波激浪的向湖中駛去了。

那小船娘，從後艙端出來一杯熱氣騰騰的香茗，奉給溫如玉說：「相公請用茶。」溫如玉接過放在竹几上，那小船娘就在他對面坐了。兩手對槳，慢慢搖着，就唧唧喳喳的和他談上了。

除了問溫如玉的姓名籍貫，以及來此做何事情之類的話以外，她還隨處指點着湖中的景物，如那兒是「小孤山」呀，那兒是「放鶴亭」呀！後來小艇穿過一座拱橋，遙見巨塔在望，矗立於烟嵐雲樹之間，她又指着那塔告訴溫如玉，說：「快看，那就是雷峯塔呀！塔裏還鎮壓着水淹金山寺的白蛇精！」聽她鶯聲嚦嚦，娓娓清談，倒也十分有趣。

當他們的小艇，在經過「三潭印月」時，忽然後面駛來一條大官船。只見錦篷紗幔，珠簾綉幃，極爲華麗。四名搖槳的，都是姿容秀美的錦衣少女，可想那船中坐的必是達官顯宦的內眷了。

那官船擦着他們的小艇而過，只聽船上鶯聲笑語，甚是熱鬧，忽聽那小船娘輕聲驚叫道：「嗨！相公快看，那條大官船，就是本城府台大人的遊艇，必是小姐遊湖哩！」

溫如玉心中在笑，口中却似吃驚的應道：「啊！那我們就該避開點才對呀！」

小船娘暗中白了他一眼，心裏笑罵道：「胆小鬼！」而口中却說道：「那位府台的千金，可是天下無雙的美人兒哩？」

溫如玉也裝傻的樣子說：「天下無雙的美人兒是什麼樣子？」

那小船娘一笑說：「你想見見？」

溫如玉痴痴的望着遠去的大官船，自言自語的說了句什麼，但隨又搖搖頭嘆了口氣！

有心覓芳跡　無意遇怪客

那小船娘從未聽見溫如玉說的什麼，但見他傻傻的樣子，以爲他準是想見見那位天下無雙的美人兒哩！就「噗嗤」一聲笑了！並說：「別傻想啦，想要見她那還不容易？」

溫如玉似乎定了定神，問：「你說什麼？」

「我是說：如你想見見府台的千金，有主意哩！」

「什麼主意？」

「我想，她此時定是去『花港觀魚』喂魚兒玩，你要見她，我這就送你去。」

「那怎麼使得？」

「有何不可？」

「要是人家怪罪，那怎麼好？」

「有什麼不好？」

小船娘又白了溫如玉一眼，接着又神氣活現的說：「眞是胆小鬼，要是我呀！哼……」

她似乎也說不出個確切的辦法來，只冲着溫如玉一皺鼻子，扮了一個怪臉。溫如玉忍不住笑，故意傻傻的問：「要是你，你就怎麼樣呢？」

小船娘也感到有些窘了，就一擺頭，說：「嗨，虧你還是個大男人，眞是連這個也不會？」

溫如玉瞅着這小船娘，心裏好笑，但只裝做疑惑的說：「你是說，我！我可以……嗯？」

那小船娘急不及待的搶着接口：「哎呀！我的大相公，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走上去攏着看她，跟她打個招呼，就好談起來呀！」

於是溫如玉會意的笑了，小船娘也得意的笑了。就在那小船娘似有意似無意的一個暗示之下，那小艇就朝着「花港觀魚」的方向如飛而去……

× × ×

「花港觀魚」爲西湖八景之一，它是就着湖中的另一處地方，在水中用泥石圍砌成一個環狀的大池子，留有一處缺口，使與湖水相通。那環狀大堤的寬度，並不規則，依迴環曲折不同寬度的堤基，建有一圈迴廊曲樹，並遍植桃柳李杏以及各種奇花異卉，遊人到此，不但可以憑欄靜觀池中游魚，更可欣賞週圍花香鳥語的幽雅情景，若是興緻來了，還可就地買些饅頭糕餅之物，拋下水中，看魚羣追逐爭食的活潑情趣哩！

溫如玉隨着小船娘來到曲廊之上，遠遠就看見東面的水榭中有一羣花團錦簇的女子，擁着一位艷妝少女，正在依偎着朱紅曲欄，向池中拋擲餅餌，嘻嘻哈哈的快樂非常，溫如玉注目着那位艷妝少女，只見她貌賽春花，神如秋水，似乎眞可以說是人間無雙的絕色美人哩！

不意那小船娘暗中一扯他的衣袖，他回頭望她，她又拋給他一個鼓勵的眼色，並向着那艷妝少女一噘嘴，那自然是叫他「大胆過去招呼她」的意思哩，溫如玉會意，就眞的壯起胆子的往那水榭走去。

他一直走到那羣女子的身後，鼻中早就聞到一股脂粉幽香啦。他乘着衆女不注意的當兒，大叫一聲說：「嗨！好大的魚喲！」

那羣女子聞聲，齊一回頭，看見是他，就咧嘴一笑，沒說什麼，而那位艷妝少女，正衝着他嫣然一笑，隨即抬起纖纖玉

手，舉着一枚餅餌說：「你來喂，也來喂喂牠們，才好玩兒呢。」

溫如玉心想：「哦！不錯，做得多麼自然哩！」隨即也還給她一禮貌的微笑，一頷首，就走攏去伸手接過她手中的餅餌，但他才一拿住那枚餅，只覺她的手指兒，似乎對他一彈，此時相距不過三尺，她伸手順着勢一彈指，等於是指在他的鼻尖上，他聞到一股異香，身子一個蹌踉，耳中還聽見一聲嬌呼道：「倒了，快些扶住他！」

此後，他就什麼也不知道啦……

在一座亭園的精舍之中，一間小巧華麗的書房之內，正對坐着一穿紅一着藍衫的兩位少女，她們唧唧咕咕的似在商量一件大事，只聽那位紅衣少女說：「湘姐，據義父密令中說，他的武功高不可測，我原怕制不住他，豈知他竟然是那樣的粗枝大葉，經不起我一舉手，他就乖乖的躺下啦。」

藍衣少女噗哧一笑說：「當然了，以雲姐的神機妙算，他怎能逃得出你的掌握呢？」說着一頓，接道：「不過，教主對他非常重視，說不定將來會成爲本教的得力助手，你可要小心在意，千萬別讓她們在他的身上動歪心腸，以免傷了他，那才沒法交代哩！」

紅衣少女點點頭，正要說話，藍衣少女又說道：「昨天迷翻了他，今天已過一個對時，他也該醒了，我們這就去看看他吧！」

紅衣少女點了點頭，兩人同時起身，向一處地方而去。當她們走到溫如玉所睡的房間之外時，就見一個婢女向紅衣少女稟道：「啓稟小姐，那位相公已經醒過來啦。」

碧雲一聽驚道：「咦！他是如何會醒的呢？」

那婢女只掩口着笑道：「這要問風姨才知道哩！」

碧雲一聽，心裏已明白了個大概，就吩咐道：「你趕快去叫人來此，在四面戒備，以免給他跑掉了。」

那婢女應命而去，蕭湘就說：「看來這事會有麻煩，我就埋伏在門外，以便接應，而雲姐你就進去看看，能避免衝突，最好運用機會，籠絡於他，千萬別和他動手。」

× × ×

原來溫如玉在「花港觀魚」身中迷香時，明眼的讀者都能瞧出，不是眞的，所以當他倒下時，就被站得最近的風姬伸手把他接住，摟入懷中了。照說他投入軟玉溫香的美人懷抱，本是一種最溫馨，最美妙的享受。但他却是個未曾經過人道的大孩子，當時他的感受，却好比赤條條的嬰兒跌進了毛包裏一般，既覺得溫暖，又感到扎刺，使得他混身起了鷄皮疙瘩，非常難受。

尤其他聞到少女身上那種似香非香的特有氣息，更使他週身血脈賁漲，起了一種本能的衝動，幾乎使他按捺不住，差點就沒法再裝下去啦！

後來又被兩個女人，摟摟抱抱的把他抬上了遊艇，以爲可以輕鬆點了。但是不然，那個叫風姬的女人，就一直守在他身邊，時而翻翻他的眼皮，時而又把她的粉頰湊在他的鼻尖上，試試他的呼吸，不但香澤親聞，而且她的鬢髮掃在他的臉上，更是奇癢難熬。

直到被用毛毡裹起抬回別墅，放到床上，頓覺有一種舒適之感，使他緊張了很久的神經，這才鬆弛了下來。

溫如玉此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沉沉的睡了過去，但等他一覺醒來，已是三更過後了，他又聽到那叫風姬的女人，和另一個婢女，正坐在床前喁喁私語。下面就是使他聽了既難堪又厭惡的對話：

風：「他看來不但很帥，而且特別強壯。」

婢：「聽說教主很看重他，可能要把小姐許配給他哩！」

風：「你想不想？」

婢：「我不敢！」

風：「我倒很想把他先弄到手。」

婢：「你不怕教主降罪？」

風：「只要事情成了，他就殺了我也心甘情願啦！」

婢：「你解了他的迷香，他要是不肯呢？」

風：「用不着弄醒他，我有這個，照樣可以行的。」

婢：「此藥豈能輕用，這樣不毀了他嗎？」

風：「我耐不住啦，管他什麼後果！」頓了頓，又說：「你快到房外去替我把風，事後，我一定讓你……」

婢：「我不敢！我不要……」

那女婢出門去後，就聽見一陣悉悉索索之聲，如玉把眼睜開一綫，這一瞧，只嚇得他魂不附體，只見風姬，已自脫下衣裙，簡直是醜態畢露。她手中還拿着個小玉瓶，向着床前走來，他當然知她要做什麼。心中不禁恨極，但他還是閉着眼睛不理不睬。

那風姬一手掀開了錦被，一個熱烘烘的嬌軀，就想鑽進他的懷中，等她上身才一俯下，左腿剛剛抬起尚未跨上床來的一刹那，如玉突然伸手點在她的天靈穴上，這一來，她就變成一個泥塑木雕似的偶像保持原姿不動啦。

然後如玉下床，走到窗前的書案上背對她一坐，順手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看着，等候此間的主人，前來收拾這尷尬的局面吧！

溫如玉剛剛坐定，門口就出現了一個玄衣老嫗，她手持鳩頭鋼拐，當她一眼看清房內情形時，立即哇哇大叫道：「好哇，你這小子竟敢傷了我的人，還不出來受死！」

溫如玉抬頭問：「你是何人？」

那老嫗厲聲道：「老身就是女森羅涂放。娃娃！快快出來領死。」

溫如玉已被激怒，也不願再費唇舌，就起身走出房外，站在庭院之中說：「要打架你儘管上！」

涂放心想：「你這小子眞太大胆了，我非教訓他不可。」也不再客氣，舉拐以「泰山壓頂」之勢，呼的一聲劈下。但她忽覺眼前一影一晃，持拐的手腕已被溫如玉握住，只聽一聲斷喝：「撒手！」噹啷鋼拐墜地，她也就獃楞楞的站在那兒不動啦，她耳邊却聽溫如玉的聲音說道：「告訴你們小姐，謝謝她的優待，我有事走啦！」

及至寒碧雲來到，事情已經過去了，當她看見涂放被人制住了穴道，心裏已凉了半截，再走進房中一看，風姬那副醜態，更羞得她滿臉通紅。趕緊替她們解開了穴道，把她們一起趕出房去，然後一個人獃獃的坐在書桌前，不禁想起了許多的心事，一時倒不知如何是好……

× × ×

溫如玉離開了別墅，正是雲開日出，湖山春曉的時候，他想想這次的遭遇，眞是奇怪之極，所碰到的，盡是些無聊的閒事，幸好遇見了蕭湘，在暗中把一切秘密預先點明，不然是話，恐怕絕難如此的來往自由了。

他又想到那個主持僧色空，據他自己說與我有仇，但我從未見過他一面，這仇又是如何結下的呢？他是不是與我殺父毀家的仇人有關呢？這些事又將如何始能弄個明白？想到此，他又悔不該輕易放他逃走，假如當時留下他，迫他說出一切實情，那該有多好啊。

既然有這多想不透的事，想也沒用，不過，他還是不得不想，因爲在洛陽那江船上，盲老人給他的密函內，不是明明要自己來此追尋仇家嗎？但是現在既然眞的遇見那位嬌娃（寒碧雲）了，又完全不是那麼回子事。

聽那風姬和那婢女的對話，他此來好像是受了骷髏教教主所騙，故意設下這個圈套，想把自己羅致到骷髏教的旗下哩。「咦！此事想來大有蹊蹺，難道那盲老人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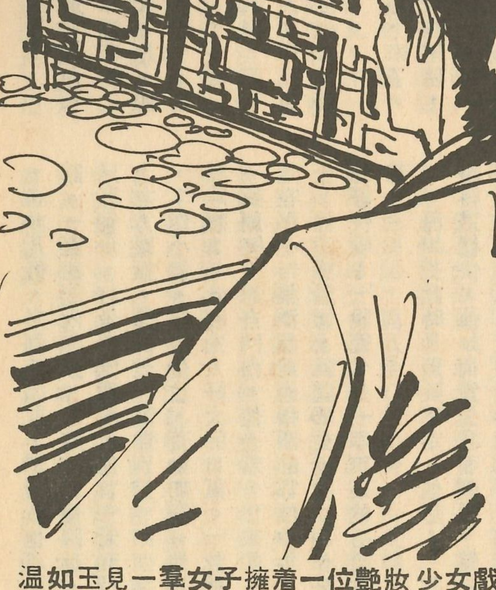
他邊走邊想，正在想得出神，忽聽呼的一聲風嘯，一點白影由左而右從他身前一射而過，他迅即舉目一看，原來是一枝白羽箭，釘在右前方一株古柏之上，還在不停的搖擺。

溫如玉在表面上雖仍是鎭定自如，但他內心却不禁暗自吃驚，決心今後要處處小心，以免中了人家暗算。

於是他走到那樹前一看，只見那箭桿上穿着一幅白布，拔下箭來一看，那布上寫的是：「禿驢多嘴，幾乎誤我大事，殺之示警！」

再一抬頭，這才發現樹的橫枝之上，吊着一具僧屍，仔細看清楚，才認出正是虎跑寺的主持色空。這就使他更覺驚疑莫名。





溫如玉見一羣女子擁着一位艷妝少女戲魚爲樂

但他迅即把已發生的這些事，先後連綴起來一起推敲，他就找出了一個初步的結論（也可說是大胆的假設），那就是骷髏教主，縱非他殺父毀家的仇人，但也必定與他有關，今後追查仇踪的目標，第一個應該指向骷髏教！

好了，事情有了目標，就可以採取行動，下一步該做什麼呢？他想想林永言兄現在已遠在北方，行踪不明，目前可以與自己商量的，就只有一個蕭湘，還可託之心腹。她的密函中最後一句不是：「要見我，西去三十里翡翠峽，青山紅樹是我家」嗎？何不前去找她商量商量呢？

溫如玉繞到湖西，在一處小市集上，找了一家酒館，問翡翠峽的路應如何走法？那店伙聽了搖搖頭：「這西去三十里，並無翡翠峽這個地名呀！」

溫如玉微感失望，但還是不能死心，又問：「那一帶地方是不是有什麼特別顯眼的景物，像青山紅樹什麼的？」

那店伙似乎更覺茫然，只瞪着眼，吃吃的說：「那，那……」

忽見鄰席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又似自語，又似接腔的說：「嗯！這青山紅樹嗎？大概可作另一解釋……」

看他晃頭搖腦的又繼續說道：「比如盤溪那處地方罷，溪的兩面，遍山遍野都是密密層層的櫻桃樹。」略頓又說：「當櫻桃樹未熟前，那一帶是一片碧綠的樹海，遠遠望去，眞像翡翠一般。」一頓他又驚道：「啊！對了。現在的時間，那些櫻桃大多已熟了，變成『紅肥綠瘦』的景象，遠遠望去，就是一片紅樹呀！」如玉聽

得心中一動，就轉面望着那文士，抱拳問道：「請問先生，去盤溪的路又是如何的走法？」

那中年文士望着他點頭一笑說：「去此十里左右，左手有一條小溪流，那就是盤溪，跨溪一座白拱橋，叫做一善橋。到此捨却官道，過橋沿着溪邊小路而行，大約不到三十里，就是你要找的青山紅樹所在啦！」

溫如玉站起對他一揖，說聲「謝謝」，就算賬付錢，出店而去。

溫如玉出了市集，見路上行人稀少，就展開輕功，如飛而行，頃刻已到了一善橋。他見這條小溪水雖不深，但却碧流如鏡，曲曲折折的盤繞在蒼巒綠樹之間，眞是幽靜已極。

眨眼工夫，已登上了一處岡陵，遠遠望見一處峽谷，滿山遍野，都是一片紅艷，這才相信那中年文士所說，一點不假。

因已望見了目的地，不禁精神一振，看四處並無人行，更無顧忌，就提輕身，向那峽谷所在，騰身急趕。及至繞過幾處菁莽綠峯，才看清這一帶滿坑滿谷盡是樹幹，如桶粗的櫻桃大樹，樹上滿是紅珠累累，賽過龍眼的大櫻桃，因果實太多，壓得枝椏傾垂，只見一片紅光，恰似掩蓋了綠葉。方始領悟到中年文士那句「紅肥綠瘦」佳妙喻，用的眞是貼切之至。

地方是算找到了，可是要找的人又在何處呢？他不禁住足環視，有些遲疑起來。正當此時，忽聽那溪邊濃蔭之內，傳出一陣銀鈴似的歡笑之聲，他想這是村童在那兒戲水吧？何不到下面看看，順便問問再說。

於是他順着盤曲的石徑，走了下去。才看見是幾個男女小童，正在岸邊草樹之間奔逐嬉戲，嘻嘻哈哈的笑鬧成一片，如此情景，使他也觸動了純良的天性，不禁看得獃了。

溫如玉忽然發覺情形有些改變，原來那幾個小童，已發覺有陌生之人在那兒窺看他們，他們也就停下看着那陌生人，這就忘記了嬉戲啦！

因爲是從歡鬧當中忽然沉靜下來了，那幾個村姑也感覺不對，於是抬頭望望，這才看見有陌生人站在那兒窺視，不禁一楞。此時溫如玉也才回過神來，他趕忙走近幾步，對一個村姑含笑問道：「請問姑娘，你們這兒可住的有姓蕭的人家？」

那村姑眨着一雙大眼睛，望着他搖搖頭，說：「沒有呀！」隨即又噗嗤一笑，並紅着臉說：「嗯！我不知道。」又轉頭喊道：「喂！小毛，快領這客人去問爺爺罷！」

就從那羣孩子中，奔出一個小男孩來，他對溫如玉招招手說：「來，我帶你見爺爺去。」說着扭頭就朝另一條小路跑了，溫如玉處此情形，也只得跟着那男孩走去。

他們排枝拂葉，曲曲折折的轉過了一帶幽徑，眼前一亮，原來已到了一處有數十畝地的平原，面前一道小板橋，跨過橋去，就看見田中長着綠油油的秧苗。一條白石舖成的小路，直通一座莊院，那莊院不大，但却是紅牆綠瓦，四周松篁鬱密，幽雅中又顯出肅穆之氣。想見這莊中之人，必非凡俗，來到莊門前，那男童也不說話，一直往門內跑去，溫如玉不便跟進，只好留步，打量週圍環境，他首先看到門上有方匾額，題的是「臥龍別館」四個字，字作小篆，筆姿俊拔，蒼勁如龍。他不禁暗想：「此莊主人好大的口氣。」忽聽一聲朗笑，起自門內，他一看，出來的正是在那小市集酒館爲他指路的那位中年文士，他正感錯愕，就聽那文士說：「你來的好快呀！」說罷又是一串爽朗的哈哈之聲。

溫如玉此時是驚疑不定，他想：「我跑得這樣快，他如何竟先我而到呢？難道他曾騰雲御風，是個活神仙嗎？」他驚疑只管驚疑，禮貌却不可少，趕緊趨前一揖：「冒闖寶莊，還請恕罪。」

那文士又是一個哈哈說：「既蒙枉顧，就不必講禮了，快請進莊一敍！」

說着就躬身相讓，溫如玉至此，已無法推辭，只得隨着進入莊內，一直被引進大廳落座。獻過了茶，那文士就說：「聽小孩兒說，少俠前來此地，原是要訪尋一姓蕭的人家？」

溫如玉點頭應「是」，並說：「就是江湖傳說稱辣手紅綫蕭湘。」

那文士點頭笑道：「原來是她。」略停又說：「她與小孫女交厚，兩天前她已來此，今早忽然說有事要去南嶽，已約同梅茵結伴動身啦。」

溫如玉聽說蕭湘已去南嶽，倒並不失望，只是問：「蕭女俠曾致信約晚輩來此相晤，不知她去時可有留言？」

那文士一笑說：「待我問問看！」說着就對門外吩咐道：「去請長公子來！」

門外有人應聲而去，少時，見一鬚髮如銀的老者，走進大廳，對那文士很恭敬的行禮並說道：「爹喚孩兒，不知有何差遣？」

那文士說：「我是問，蕭湘臨行時，可有甚麼言語留下？」

那老者恭應道：「啓稟爹爹，蕭湘留有一個小包，托交來訪的少俠。」

那文士說：「好，你去取來！」

那老者應聲行禮退下，片刻間把那小包取來，雙手呈交那中年文士，那文士不接，指着溫如玉說道：「就交給這位少俠罷！」

那老者轉身向溫如玉走來，溫如玉見他年過古稀，不敢托大，趕忙趨前幾步，從老者手中接過包裹，並說聲「多謝」，然後他又向那中年文士告辭，竟欲離去，那文士却堅持要留他暫住幾天再走，溫如玉自是不肯，經過再三挽留與謙辭，才勉强答應留宿一宵，明早再行離去。

這天中午和晚間，都由那中年文士相陪，以盛饌相待，笑談都甚歡洽。只是那文士始終不問溫如玉的姓名和來歷，而溫如玉自亦不便請問主人的姓名和身世。所以那文士雖能談笑自若，溫如玉却暗暗覺得有些彆扭。

他們之間這個啞謎，一直等到晚飯之後那文士送入溫如玉的客室之中，才算把謎底給揭穿了，下面是他們兩人的對話。

文士：「如玉，你不認識我罷？」

如玉：「晚輩確是不識尊顏，但又不敢冒昧請教。」

文士：「我是錢通，人都稱我臥龍先生。」

如玉：「小子眞是有眼無珠，請前輩恕罪。」

文士：「你從未見過我，這自不能怪你。」

如玉：「前輩又怎識得晚輩的呢？」

文士：「你下山之後，令師已有信給我，託我照顧你哩！」

如玉：「晚輩正遇許多疑惑之事，可否提出請教？」

於是如玉首先對盲老人的疑惑之事，說了一遍，臥龍先生一笑，說：「此人是何來歷，恐難下斷語，以後再說罷！」

溫如玉只好不再追問，又說：「晚輩的仇家，至今茫無綫索，不知應從何處下手？」

臥龍先生說：「你下山時，令師曾有交代，還是要見到你玄眞師兄，才能問明一切。」

溫如玉再問：「江湖傳言，珊瑚八駿的事，前輩亦有所聞否？」

臥龍先生說：「尋求此物，較你探查仇家更爲重要，你應加倍努力。」

溫如玉心想：「問你的事，一件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還稱甚麼臥龍先生呢？」不禁有些失望，無意問又頂一句：「晚輩究竟如何努力呢？」

臥龍先生打了個哈哈說：「你何不按圖索驥呢？」

他這句話更使溫如玉覺感到「啼笑皆非」了，於是呆呆的望着自己的靴尖說不出話來。

却聽臥龍先生又問：「你認識凌雲燕柳青青嗎？」

溫如玉遲遲疑疑的說：「晚輩祇知其人，並曾在暗中關照於我，可惜尚未曾得一見。」

臥龍先生點頭笑笑說：「你可是見而不識？」

溫如玉不解，只以疑惑的眼色望着他，臥龍先生似無追問之意，對犯疑不能答的神情，也視若無睹，只接着說：「她是靜圓神尼的得意弟子，武功還在你之上，遇着了要好好待她，將來對你好處很大，你可要注意。」說完就起身告辭說：「你好好休息，明晨要離去時，我會命人送點東西給你，以後你好自爲之。」

溫如玉恭應着把他送出房外，然後返回室內，就在燈下把蕭湘留給他的小包打開一看，不禁嚇得瞪目結舌，半天都回不過神來……

再說溫如玉，打開了蕭湘留交給他的小包裹，看到裏面的東西，就駭得目瞪口呆。原來那布包中，全是他自己身上的秘藏之物，內中包括有各種易容之物，臨下山時恩師賜給他的幾種珍貴的丹丸，和一些珠寶，最重要的還是恩師所賜的那支龍形玉簪和那卷八駿圖。

這些東西，想是在西湖寒雲碧別墅中昏睡之時被人掏去的，他在離開時，竟未注意及此，這豈不粗心的該打嗎？唉，今後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再像這樣粗心大意了。

一宿無話，次晨起來，自有小廝進來伺候他盥洗，隨後臥龍先生錢通的長子錢正和，銀髯飄飄的，一路笑着進房，溫如玉趕緊起身恭迎讓座。

那錢正和首先對他恭敬的說：「家嚴有事他往，特命我送給少俠一本小册。」說着一頓，又接道：「這是家嚴對陣圖機關佈設之學，多年潛心鑽研的一點成果，今以贈給少俠，希望能對少俠今後行道江湖有些幫助。」說着雙手奉上，溫如玉趕緊恭敬接過，謝了又謝，然後起身告辭，錢正和也不留他，一直陪同送出了臥龍別館，互道珍重而別。

溫如玉此後的去處，自然是取道贛皖，直赴衡山，去會晤林永言，暫且不提。

現在掉轉筆鋒，先敍明在桃林渡與溫如玉分別的林永言拆開的函封內寫的是：「令師靜圓神尼有事，五台凌雲寺，速去接應。」

她看見這「速去接應」四字，就大吃一驚，她想：恩師已數十年未履塵寰，今忽又去五台何事？看這速去接應四字之意，料係遇到强敵，或是遭困受難了，才需人速去接應呀！

想到此，簡直是心急如焚。於是她又想到，溫如玉今後必將遇到許多的人和事，其中有一點她最難放心的是：「怕失去了他人！」所以她雖急不及待的要走，還是拉着如玉的手，在他耳邊悄悄的交代了幾句最重要的話。

這本是永言心中的秘密，現在她告訴了溫如玉，也就成了溫如玉的秘密了。可惜的是，他們兩人都不肯隨便說將出來，外人又如何能猜得到呢？但這畢竟是林永言的聰敏處，也是她高人一等的機智與細心之處哩！

林永言離開了桃林渡，就向北直奔五台山，論她的輕功，雖不可說是宇內第一，以她那凌雲燕的雅號而論，也確是名實相符。又因她心切恩師的安危，所以就盡展飛行絕技，人似穿雲之燕子，日夜不息的急趕，到了第五天的黃昏時候，她已到了五台山下。林永言就在靠山脚的一處小鎮之上，找了一家小客店，匆匆的盥洗一番，叫了一點飲食，在房用罷，換好衣服，又服下兩粒丹丸，才上床調息運功，等她由入定中醒來，已是三更過後，連日來的飢渴疲勞，皆一掃而空，只覺得四肢百骸，無比的舒暢。她起身結紮停當，丟下一錠碎銀，出房騰身上屋，人似一縷輕烟，便向山上急趕。

當她正在輕登巧縱，渡澗穿林的急急飛行之際，忽然發現前面一座斷岩之下，有火光人影晃動，她就飛身隱在附近濃蔭之中，仔細的竊聽。只見七八個僧俗打扮不同的人，圍住一個老者，正在爭論。只聽一個胖大和尚，宏鐘似的大聲吼道：「老偷兒，識相點，快說出藏寶的地方，佛爺還可讓你死個痛快。」

那老者恨恨的說：「哼！誰不知道你智光和尚，是五台派的惡煞，今天我房勉，算是倒了大霉，要殺，你就動手好了，用不着假慈悲。」

那胖大的智光正要發火，他身旁另一名瘦小老頭，却搶先說道：「老偷兒，你不說出珊瑚八駿的藏寶地方，你就休想死得痛快！」一頓，又很威嚴的叱道：「快說！」

房勉更生氣了，說：「老殺胚，你今天可是狗仗人勢啦！告訴你們，老子不知道！」

智光一聽，只氣得呱呱大叫，就要撲出，忽聽一聲：「且慢！」

就由人圈中走出一個中年人來，只見他，三角臉，吊帚眉，鷹鼻鷂眼，猴嘴狗腮。兩邊嘴角倒排兩撮老鼠鬚。面黃肌瘦，駝背彎腰。他踱起方步，搖着摺扇，一派斯文調調兒，先衝那智光一抱拳，然後掉頭，用扇子一指房勉說：「房大俠，你是聰明人。」一頓，搖頭晃腦的接着說：「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你說出藏寶所在，就由兄弟我，向智光大師求個情，讓你安然離去。」

又一頓，並眨動着一對滿含機詐的鷂子眼，掃視了衆人一圈，見無表示反對，接着說：「我想在場的朋友，衝着兄弟的薄面，也不會給我過不去吧？」再掃了衆人一眼，又含有深意的接道：「況且……」但他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就聽智光吼道：「老偷兒，這是敬酒哩！」

房勉一聲冷笑，說：「黃鼠狼給鷄拜年，決沒存着好心！」一頓又說：「我飛天鼠房勉，雖是幹了幾十年偷兒，但我是刦富濟貧，取的盡是不義之財，從未作過對不起良心的事，廢話少說，你們有種的就上罷！」智光已是火冒三丈，那能再忍，怒吼道：「老鬼，你找死！」

說着跨步而出，一掄手中方便鏟，「泰山壓頂」，呼的一聲劈下，房勉擰身一竄，躲過一擊，只砰的一响，那一鏟用力過猛，砸在地上，只打得砂飛石濺，好駭人的神力。

緊接着，他錯步旋身，呼的又是一鏟，攔腰橫掃而來，因爲他使的是重傢伙，而且勢急力猛，房勉那敢硬接，急得蹬足縱起，鏟帶風聲，恰從他足底掃過，危極險極，已經嚇出他一身冷汗。

但他身子剛剛落地，智光的第三鏟，又是「泰山壓頂」之斜劈而下，這一下他自知萬難躲過，而且肉跳心驚，手足已不聽使喚，想躲也無能爲力了。說時遲那時快，就當這千鈞一髮之頃，忽聽一聲嬌叱：「住手！」

隨聽噹啷一响，智光的方便鏟已經落在地上，他也傻愣愣的，瞪着一對銅鈴眼，盯着他面前一個人，所有在場的人，都盯着那個人，瞧呆啦！

原來智光和尚的面前，此時站着一位白衣飄飄的妙齡少女，這位少女的美，似乎已沒有恰當的詞彙能够形容得完美，只能說，她美極了。要描寫的話，也只能從她的神韻和氣質上略爲作幾個比擬。比如說她：「姿容清麗」，或者說她「風神秀逸」，也可以比之爲：「池塘內乍開的白蓮」。更可以比之爲：「曉露中初放的水仙」。總之，這一切一切的詞句，所能描繪出來的美，只是她表面的美，而無法充份形容出她內涵的美。換句話說，就是表達不出她那種「清雅高潔」和「卓然出塵」的神氣哩！

就當衆人都看得神搖目眩，如痴如醉之際，那少女她說話啦：「你們這些無恥之徒，怎可以恃衆凌弱呢？」

可是奇怪，這些傢伙似乎沒有一個人聽見，都還是痴痴呆呆在那兒不言不動啦，她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於是她伸出纖纖玉手，遙遙照準智光的胖臉上一搧，只聽啪的一聲脆响，那智光一聲「哎唷」！忙用手撫住了左頰，這才回過神來。而其他的人，也因他一聲驚叫，喚回了三魂。她又說了：「嗨！下次再敢以衆暴寡，犯在姑娘手裏決不輕饒！」一頓又說：「你獃着做什麼？還不快逃！」

說着她兩袖向左右一揮，一股狂飈急掃，只聽咚隆了幾聲响，衆人恰似滾瓜一般，倒了一圈，然後爬起身抱頭鼠竄而去，眨眼已跑得無影無踪啦。

她這才回身一看，只見房勉正跪在地上，衝着她叩頭如搗蒜，她驚道：「哎呀！老人家，別這樣，快請起來！」說着兩手向上一托，房勉忽覺左右有兩股潛力把他往上一擠，他就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他心裏眞是又驚又喜，還是俯首抱拳說道：「多謝女俠救命之恩，還請賜示名號，也好謹記在心，終生爲女俠祈福。」

那少女一笑說：「常言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是我們俠義道應當做的事，房老人家請勿多禮才好。」

一頓續道：「我叫柳青青，不敢當女俠之稱！」又說：「究竟爲了何事，他們要攔刦於你？」

房勉一嘆說：「唉，只因爲……」

他下面的話尚未出口，柳青青就揮手制止他再說下去，並說：「我還要趕去凌雲寺辦點事情，房老人家如無急事的話，就請與我同行一程如何？」

房勉自然會意，就點頭答應，隨在柳青青之後，急向山上如飛而去……

× × ×

凌雲寺的大殿上，此時燈光如晝，却靜寂如死。只有一個老僧，和一位老尼，分坐左右蒲團之上，相距一丈五六，兩人都是垂目闔耳，狀似入定。每人均各擧起一手掌，遙遙相對，正在默運神功，進行着人眼難見的生死之鬥。

像這樣拚鬥玄功，全仗修爲的深淺，與持久能力的强弱而決定高低。只要一方功力稍遜，拚到最後不能支持時，那是必死無疑。半點也不能取巧，且不能半途而廢。簡單的說，就是一經開始拚上了，生死就不能由你。

這一僧一尼，如此這般的捨死相拚，已經持續了三日三夜。此時雙方的臉色，都已經極爲難看，兩人的面上，皆已失去了素常的光采，泛起了一層灰敗之色。尤其那個老僧，更是熱汗蒸騰，氣喘如牛。

再看那老尼，雖也略現吃力的樣子，但却依然是氣定神閒，似還尚能支持。

在這種情形對比之下，不難看出，那老僧似已注定了必敗的命運。

正在此時，柳青青和房勉二人趕到了，他們才到大殿之下，柳青青即已看清了殿上兩人拚鬥的情形。於是她安心大放，就傳音告訴了房勉說：「房大俠，左面那位老尼就是家師。且不管他們爲何在此拚鬥玄功，此時萬萬不能讓人驚擾。請你助我注意週圍動靜，如發現有人潛伏必須立即驅逐。」

房勉點頭應了，便即提聚功力，注意四圍，暗暗搜索，小心監視，以防萬一。

在此同時，柳青青又以師門秘傳心法，用化氣成絲之術，以特定暗語，稟告了神尼幾句。

其實以靜圓神尼的無上修爲，她不稟告，也已知她來到了，於是柳青青的耳邊也聽到了神尼的吩咐：「青兒莫驚，爲師必能取勝，切勿妄動！」

柳青青聽了，自然更是放心啦！

但就在此時，柳青青看到神尼的情形突然惡化了。不禁大吃一驚。她以爲，不該與恩師以心法交談，使她分神，才爲對方乘虛突施最後的雷霆一擊，致陷恩師於行將敗死的慘局。

其實她的顧慮和猜想，是完全正確的。此時的靜圓神尼，確是因爲與愛徒分心說話之際，被對方察覺，猛的拚却最後一點眞元，潛力如缺堤之水，一湧而出，這一萬鈞之勢的壓力，突然暴襲而來，開始時眞使神尼幾乎承受不住，所以才迫現出氣喘汗流的危險之狀。

可是，對方也正因爲拚出了最後一點眞元，所以其勢雖猛，而其力易衰，在一度猛衝之後，也就如同强弩之末，一蹶不振啦。

但神尼此時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她在擊倒了對方之後，也覺得眼前一黑，就要昏倒。柳青青眼明手快，趕緊飛身搶到，一手扶住了恩師，另一掌已貼在神尼的後闕穴上，立即以本身眞氣，緩緩渡入她的體內，只經過眨眼工夫，神尼也就緩過一口氣來。

當下默然提聚眞氣，與外來的潛力，會合導引而行，又經過盞茶時光，已入泰然之境。她怕愛徒受損，趕緊示意要她收功退開。青青看見恩師已渡過難關，也就慢慢收功，並給神尼餵下兩粒丹丸，然後就在旁邊小心戒備。由神尼自行入定，繼續行功調息。

正當這緊要關頭，全寺僧衆，已得訊趕到，齊集在殿前廣場之上，氣勢洶洶，聲言要爲他們的方丈報仇。

此時房勉已拔出一對判官筆，擋在殿門，嚴加戒備。

青青一看形勢，料定難免一戰，就以傳音告訴房勉：「房大俠，你暫阻在門口，和他們爲首的慢慢談判，拖延一段時間，萬一眞要動手，自有我上來應付，那時你只退到家師身旁保護就行了，一切不必担心。」

當然，房勉是見過她的身手，因此他並不害怕，於是他高聲對那些僧衆說道：「請你們領頭出來答話。」

就見一個老僧，走到場中，合十說道：「貧衲智果，請施主賜示名號，以便稱呼。」

房勉尚未答話，就見智光急步而出，他來到智果的身側，湊着耳邊說了幾句，那智果霜眉一皺，態度立改，就宏聲說道：「房施主，你自問能够管得了本寺之事嗎？」

房勉一聲冷笑說：「管不管得，是另一回事，要不要管，是我自己的事，你且說說今日之事，要如何了斷？再定我管是不管吧！」

智果冷哼一聲，說道：「那老尼上門尋事，殺死了我們方丈，現在我們只要她一人抵命，旁的人若不干預，我們也不株連無辜。」

房勉故意拖延時間，轉彎抹角的說道：「據我看，神尼乃當今武林宗師身份，豈是無故上門尋事之人，大師你應該平心靜氣的，弄清楚事情發生的原因，才能出是非曲直，公平處斷呀！」

智果一聽，這老偷兒，居然也能說出如此冠冕堂皇的道理話，心中雖是不服，口頭還是無法反駁，但他們志在復仇，又豈是一個老偷兒的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就橫不講理的說道：「半張紙畫個人頭，也不知你究竟有多大的面子，識相的趕緊退開，莫要自找苦吃。」

房勉一聲冷笑，說：「大師此言差矣，俗語說大路不平旁人鏟，像你們這樣依仗人多，就想以衆凌寡，這世上還有公理嗎？」

智果氣極，振聲說：「難道那老尼殺了我們的方丈，就有公理嗎？」

房勉一聽，心中高興，哼！老禿驢，你想和我要嘴皮子？那你還早呢！於是就抓住他們的話柄反問：「我親眼看見他們兩位，是在遙遙相對着拚用玄功，那老僧功力不敵，才被內力反震而死，你硬咬住說是神尼殺死了他，你這算是依據什麼公理說話呀？」

智果被問得語塞，智光更感焦急，也就跨步而出喝道：「老狗，你已是佛爺我的手下遊魂，還敢在此狂吠！看我先斃了你！」你字出，他已飛撲而上，揚手就是一掌，房勉也擧掌相迎，只聽砰的一聲，竟把智光一個胖大的身軀，震得倒退了幾個大步，幾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不禁「咦」了一聲，鼓起了一對牛眼盯着房勉，心中簡直迷惑極了。

然而這方面的房勉，也感到非常的奇怪，他今天怎能够如此輕鬆寫意的一擧手，就把一個功力高過他一倍的智光給震退了呢？

但房勉畢竟是經驗老到，馬上就體會到這是怎麼回事了，於是他安心大放，哈哈一笑，才對智果說：「大師，你們敢情是欺我年老力衰，想挫挫我的銳氣，是吧？」一頓又說：「依我看，還是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再行動手，也還來得及呀！」

正說着，忽見門外又如飛搶進一羣僧俗人等，約有十二三人，那來的爲首一僧，鬚眉如銀，他一進廟門，廣場上的僧衆，人人垂首合十對他狀極恭敬，智果更是口稱師叔，對他執禮甚恭。

那老僧目光一掃衆人，很威嚴的問明了情形，就對着房勉單掌一打問訊，然後沉聲說道：「房施主，常言道寃有頭，債有主，不關你事，你架的甚麼樑？請聽老衲相勸，趕快退開。」

房勉心知道這老僧可能並非易與，但他有大援在後，怕他何來，就說：「大師可肯賜示名號？」

那老僧答：「老衲明因。」

房勉一聽暗吃一驚，因他深知這老僧乃五台派的第一高手，其功力之高，在數十年前，已少敵手，他這數十年來的閉關潛修，進境必更驚人，今天非得好好應付才行，就說：「原來是五台派的前輩高人，失敬啦！」一頓又說：「今日之事，我

本欲置身事外，但因親眼所見，貴派之方丈大師，確是與神尼拚鬥玄功，被內力反震而死，而貴派則堅稱是神尼所殺，爲免雙手誤會加深，才挺身而出來，從中化解，難道大師也只信一面之詞，硬指在下爲多事架樑嗎？」

那明因和尙正欲答話，房勉耳中已聽到柳青青的傳音：「房大俠，時間已差不多了，這就迫其一戰罷！」

此時明因也正好沉聲發話：「今日之事，之非言詞可解，房施主速自取決，以免玉石俱焚。」

房勉說：「姓房的闖蕩江湖數十年，從不受人威迫，要打就打！」

明因已被他這斬釘截鐵的硬話，激怒得七竅生烟，一揚右手，呼的就是一掌拍來，房勉也不示弱，舉掌就接，兩股潛力激起一聲風暴，轟的一响，廣場中登時塵土飛揚，威勢凌厲之極。

這一掌兩人均未移動脚步，顯然勢均力敵，不由激起了明因的兇性，也更引發了房勉的豪情。

明因又跨上了幾步，房勉也想跨步迎上，但脚步未移動，就聽柳青青的傳音：「房大俠不可挪動！」

他這才會意過來，趕緊凝立原地，提功戒備。此時明因距他僅有丈餘，只見他雙掌平胸，正在提聚功力，準備雷霆一擊，房勉忽又聽到柳青青的二次傳音：「房大俠！這一次等他掌力拍出，你迅即飛退，莫接。」

房勉自也知其用意，立即暗中注意準備，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明因忽然吐氣開氣，雙掌對正房勉猛推而出，就聽一聲銳嘯，如山的潛力，破空撞到，房勉看得眞切，也拿捏得準確，對方掌力一吐，他就蹬足飛身倒退，同時一條白影一晃而前，只聽砰的一聲大震，還夾着明因一聲悶哼，就見那老和尙蹬蹬蹬連退了幾個大步，還是站立不住，就一屁股坐了在地上，哇的一聲，又吐出一口血來，顯得已受傷不輕，再看柳青青却依然是氣定神閒的立在那裏，這就把全場的人，都看得獃啦。

只聽柳青青說道：「你們這些佛門弟子，旣不知究因果，更不曉分是非，遇事只逞強暴，我很替你們感到羞恥。」說此一頓，又接道：「今日之事，咎在爾等，若知悔過，即速散去，莫再生事，倘再執迷，我決不輕饒！」

看她一臉嚴肅，出語精闢，自有一種凜然不可輕犯的威儀，使在場僧衆，莫不凜駭，已無人敢再出頭啦。

她侃言罷，也不理會在場僧衆作何表示，只顧回身扶起了神尼，很恭敬的說：「恩師請發慈悲，不再理會這些孽障，我們走罷。」

神尼早已恢復了精神，只是不願再多開口，只點了點頭，就領着青青和房勉，步履從容的飄然出廟而去……

× × ×

五台之南，一處絕壁半腰上一個古洞中的石室之內，正坐着靜圓神尼，柳青青及房勉三個人，他們正在低低的談着，只聽神尼說：「青兒，今日之事，乃爲師隱忍了數十年的一段因果。」略一停頓，又說：「那個明性方丈俗名本叫熊仲石，原是爲師幼小時青梅竹馬的玩伴……」說到這裏，不禁觸起了傷心的往事，不住地搖頭嘆息，似乎已說不下去啦！

柳青青猜想，恩師思及過去，一定有難以言宣的傷心之事，梗在心頭。爲了要岔開她的思緒，就半安慰半懇求的說道：「恩師，你的智慧若海，不要追懷逝去了的往事罷！」一頓又說：「爲了珊瑚八駿的謠傳，已引起奸險之徒乘機作亂，你老人家還是本着濟世救人的初衷，出來管管罷！」

神尼搖搖頭，又幽幽的說：「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事若無因，如何有果，誰能斷定了這是謠傳呢？」

房勉在神尼師徒面前，本不敢隨便插咀，但因蹩得太久了，此時已忍耐不住，就衝口而出的說：「是呀。」

神尼聽他如此急迫的接話，料必有所陳述，就問：「房施主的意思呢？」

房勉這才發覺自己冒失，就訕訕的說：「晚輩是覺得前輩的話，確有至理，比如說罷，晚輩前在襄陽客店中就已摸到了那隻珊瑚馬兒哩。」

他這話一出口，神尼倒還不覺得怎樣，柳青青就有些動容啦，便問：「原來智光他們攔刦於你，並非無的放矢哩！」

房勉一笑說：「誰說不是呢。」

柳青青忽然又想到房勉這話似乎有些不對，又問：「飛虎鏢局失去的那一件，不也叫珊瑚馬麼？世間那有這樣多呢？」

房勉很快的接口：「那一隻自然是假的囉！」

神尼也問：「房施主又如何能斷定你們得的那隻是眞的呢？」

房勉不禁瞠目結舌，無話可答啦！柳青青想了想，欲言又止，且不住的點頭，神尼見她如此，就問道：「青兒你對此事，似有所見，何不說出來聽聽呢？」

柳青青頗感難於啓齒，但恩師動問，又不敢不據實回答，於是恭敬的說道：「弟子曾聽一位朋友說起，這珊瑚馬共有八隻，名爲昭陵八駿。」略頓又說：「據說這八隻之中，只有一隻最爲重要，共餘七件都是陪襯之物哩。」

神尼與房勉一聽她如此說法，同感興趣，房勉忙搶着問：「什麼叫昭陵八駿，又爲何只有一隻最爲重要呢？」

柳青青已不似開始時那樣拘泥了，就笑了一笑，說道：「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墳墓，八駿就是墳場上所雕刻的八匹駿馬。」

房勉雖已聽懂了什麼是昭陵八駿，但他還是不太明瞭，爲何皇帝墳場上雕刻的石馬，才不到三寸長呢，他正欲發問，就聽柳青青又說：「所謂昭陵八駿，乃是李世民生前於征戰中傷死的八匹愛馬，故他死後遺命巧匠照其愛馬生前狀態用巨石雕成，列於墳前，以示垂念之意。」

房勉越聽越是糊塗，實在忍不住了，就問道：「唉！我實在不懂，既用巨石雕成，何以我摸到的那一隻其長不到三寸的呢？」

柳青青噗嗤一笑，說：「你所得的一隻，可是用石雕的？」

房勉兩眼一陣眨動，也嗤聲笑說：「我眞糊塗，原來是用珊瑚仿製的啊！」他

說到這裏，兩隻眼珠骨溜溜一轉，忽似記起什麼重要事情似的「咳」了一聲，問道：「你先前說過，八隻馬兒之中，只有一隻最爲重要，究竟是怎麼個說法呢？」

柳青青幽幽的嘆了一口氣，說，「這就是引起天下羣雄起而爭奪，因之造成了無邊殺刦的關鍵所在呀。」

她此言一出，不但房勉聽的一怔，神尼也頗爲動容，正欲問詢，房勉已迫不及待的搶着問：「這隻馬兒的關係旣然如此嚴重，我想它的肚內必有文章，是嗎？」

青青拍手笑道：「是哇！你的肚內才眞是有文章哩！」

房勉被她的話弄得莫明其妙，他眨着眼睛自言自語似的說道：「怎麼是我的肚內……」

柳青青不等他把話說完，就接着說：「因爲聰明人的肚內才是大有文章啦！」

神尼也笑笑說：「旣是房施主猜對了，青兒何不直說明白呢？」

青青趕緊恭應「是」，然後肅聲說道：「因爲那隻珊瑚馬的腹內……」

剛剛說到這裏，忽聽洞外發出陣陣異聲，在這深更半夜的荒岩絕壁之間，顯得格外的悽惻而恐怖。這就引得他們不得不凝神靜聽，房勉因爲心中害怕，就自言自語的說：「奇怪，這究竟是一種什麼聲音呢？」

柳青青靜聽了一陣，說：「這可能是山中的野獸嗥鳴。」

神尼道：「不是野獸，是山魈！」

房勉和青青同聲向神尼問道：「山魈是什麼樣子？」

神尼說：「我曾聽先師說過，是介於野獸與鬼魅之間的一種有形的異物，可就是未曾見過。」

青青好奇，就慫恿道：「我們何不出去瞧瞧，若能碰到豈不可以一開眼界。」

義救飛天鼠　巧遇凌雲燕

神尼說：「聽說那東西飄忽如風，且力大無窮，果眞碰上的話，怕不是好玩的呢？」

柳青青忽發童心，就故意激她：「啊，青兒和房大俠都不怕哩！」

神尼一笑說：「你旣不怕，我們這就出去看看，但我若派你任務，你也不得推辭，可好？」

柳青青笑說：「青兒怎敢違命呢？」

神尼又說道：「你的百寶囊可已帶上了？」

柳青青說：「怎麼，用得着？」

神尼說道：「最好是全帶着，有備無患。」

柳青青應命，帶了應用各物，於是三人就起身走出洞去。

此時已過三更，月色已被雲遮，山嶺更顯得黑沉沉的陰森可怖。他們三人，站在洞口的突石之上，向四外觀望了一陣，因此地是五台山的最高處，所以羣峯都環列在脚下，到處是雲封霧鎖，陣陣山風吹過，震撼得草木哨鳴，並引起山谷迴聲，動人心魂。

就在此時，一陣陣的吼聲，還夾着野獸的哀叫，發自脚下的幽谷之中，三人運足目力，就朝着那發聲之處搜視，因距離太遠，又兼被雲遮住，視綫模糊不清，無法看得眞切，於是神尼對他二人道：「要看得清楚，只有趕去發聲之處。」

略一沉思，又吩咐道：「你們兩人，不可離我太遠，以防萬一遇到襲擊，才便於照應。」

說着一手拉着房勉的一隻臂膀，說聲起，就朝脚下幽谷，冉冉飛落，青青自然也隨在身後，白衣飄飄的翩然而下，在中間只揀了幾處突石與橫枝，略一點足換力，頃刻之間降到谷底，落在一株盤曲虬松的枝椏了之上。

他們剛剛站定，就看見溪邊雜草亂石之間，有一人形的怪物，正在追擒一隻金錢大豹，圍着一座獨立的巨石奔逐，只見牠，身高似已超過丈外，頭上長毛披散，全身遍生灰褐色的茸毛，因正在不停的騰挪蹦跳，更顯得頭大身粗，可是動作却極爲靈活而矯捷，牠張着兩前爪，才追了三五個圈子，那隻大豹就被抓住，那豹子的叫聲也更凄慘的嚇人，牠兩爪操住大豹的兩條後腿，只提起一分，就給活生生的撕成兩片啦。

也正因牠這一停下，才能看清牠的長像，只見牠的一張毛臉，略似猩猩，只是額低顴高鼻子塌，兩隻銅鈴也似的巨眼，綠光瑩瑩，一張大口，獠牙森森，牠胸腹部份，毛色灰白，唯獨臍間一撮紅毛。

此時牠丟下豹屍，彎腰從地下抓起豹的心肝，向口中一塞，就大嚼起來，吃得噴噴有聲哩。

神尼悄對青青說：「青兒，你看清了罷。」

青兒點頭說：「看清啦，原來就像個大人熊。」

神尼問：「敢不敢下去鬥鬥牠？」

柳青青本來有點胆怯，但聽恩師如此一問，心知不能示弱，就硬着頭皮說：「有何不敢，只是鬥牠有用處嗎？」

神尼說：「當然有用處！」一頓，又又接着解釋道：「此物是隻雄魈，你只要制住牠，不，殺死牠！」一頓又說：「你制住或殺死牠之後，我自有道理。」

柳青青說：「那，我這就下去。」

神尼又拉住她，很關切的吩咐：「此物兇淫無比，你切莫害怕，且要快下殺手。」接着又說：「你可用袖底乾坤，猛襲牠臍下紅毛之處，別處是刀槍不入，萬勿枉費氣力，反遭其害。去罷！」

柳青青得了恩師如此詳細的指點，自然已成竹在胸，她略一沉吟，已決定了出手的辦法，就飛身而下。

她剛一落到那怪物身前丈餘，便看清那怪物身高已超過她一倍，那種高大雄猛之氣，登時就構成了對她精神的威脅。

牠已暗中準備就緒，就當那怪物抬頭看她，口中發出了猖猖低吼，正要向她撲出的一刹那。柳青青要先試試自己的搜魂指力，到底能否傷牠，於是抬手照準牠的心窩，一指遙點。那隻怪物忽然挨了一指，也只是身上仰了一仰，似乎並未感覺疼痛！

柳青青心中暗驚，這才信服了恩師說的完全正確。但就在她這一遲疑之頃，那怪物已大吼一聲，張着兩隻巨大的前爪，

一躍撲到，這却把青青嚇得一個哆嗦，趕緊錯步旋身，一閃讓過，她還要再試試那怪物的身手，究竟有沒有人的靈巧？當那怪物二次旋身撲到時，其快速的程度，並不亞於她的輕捷哩！

就這樣騰挪飛旋了二三個照面之後，她已提高了戒心，因爲她已試出這怪物的靈捷身手，就是當今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也難有人能望其項背啊！

當那怪物第四次撲到時，柳青青的右手已對準了牠臍下那撮紅毛，只聽卡嚓一聲機簧响處，就有一蓬目光難見的牛毛鋼針，激射而出。

那怪物突受重創，只痛得「呼」的一聲大叫，同時揚頭仰面朝上冲起一丈多高，隨即轟隆一聲巨响，像倒了一座小山一樣，就四脚朝天的倒在地面，一陣翻滾抽搐，就把地上方圓數丈的一片雜草矮樹，壓成了一片蔴絨啦。

等過片刻寂然之後，神尼領着房勉來到跟前。神尼並以傳音告訴房勉幾句話，就拉柳青青走向遠遠的一株樹下坐在石上休息，並撫着青青的秀髮說：「孩子！你受驚了！」

柳青青只依在神尼的身旁，搖搖頭說：「那東西眞是刀劍難傷，若不是你老人家事先指點，眞要吃牠的虧哩！」

神尼只點點頭問道：「孩子，這次行道，你到過些什麼地方，遇見些什麼事和人？」

柳青青就把經過湯陰和洛陽的所見諸事，擇要說了一遍，又把結識溫如玉的情形，也稟告清楚。並對如玉的人品武功着實的稱讚了一番。神尼沉吟了片刻，就很溫和的說：「孩子，你做得對，不過你老是這樣藏頭露尾的對他，將來又如何揭露眞相呢？」

柳青青一笑說：「你老人家請放心好了，青兒自有道理呀！」說罷又噗哧一笑，神尼也被引得一笑，只說：「好，我就不問，不過感情的事，最好還是堅貞律己，忠誠待人，比較妥當。你要牢牢的把握住機會才好！」

青青見恩師說話時神光湛然，就恭恭敬敬的答應了。

此時房勉已手拿着一個血淋淋的肉球走來，約有鵝卵樣大。

柳青青以爲是剖取了那怪物的心臟，就問：「挖出牠的心子，有何用處？」

房勉一笑，沒說什麼，神尼却說：「不是心臟，是內丹。」

說着就要房勉用力把那內丹割了開來，只見血水一洩，隨聽叮噹一响，一枚金牌掉落地上，神尼「咦」了一聲，說：「這就怪了，怎麼其中竟是一枚金牌呢？」

當下吩咐房勉，將那金牌拿去溪中洗淨來看，只見牌上刻的有字。是十六個字：「珊瑚藏寶，放於寒潭。金魚之腹，剖之立見！」

神尼沉吟道：「看來你們的福緣不淺，眞遇這等機巧之事，善哉，善哉。」說罷，順手將那金牌交到柳青青手中說：「青兒你且收下，等會見溫如玉孩子時，你可助他完成心願了。」略頓又接着說道：「我須趕回雁蕩去處理一些事情，青兒就好起身前去南嶽了，以後我自有辦法去找你們會面。」回頭再對房勉說道：「房施主，有句名言說：『懷璧其罪』，你今後行走江湖，要處處小心才好！」

房勉正欲道謝，只覺眼前一花，再看時，只見青青跪在地上，不住的用手抹着眼淚，那裏還有神尼的影子呢？他心裏不禁感到駭然。

× × ×

江西省星子縣，這幾天的情形，似乎比平時熱鬧，只見各色各樣的人物，由四方八面，向這兒急趕，以致城內外的大小客寓，都宣告客滿。而茶樓酒肆的生意，更是特別興旺。但不知是爲了什麼，不過，你只要略爲注意，就可發現來的是江湖人物，那就自然猜得到是江湖中又發生了什麼事故啦！

且看這小小星子縣城內外，凡是比較像樣的客棧，都被人事先全包了。而且都派有專人，住在那兒接待來賓，凡能被迎接招待的人，又都像是憑着什麼東西，比如請柬什麼的，否則又怎麼能遇人便往裏請呢？不信麼？請看！

這是城內最大的一家客寓鴻賓居，門前來了一乘華麗的馬車，車前車後，跟隨着七八匹駿馬，馬上的騎士，一律是錦衣佩劍的少女。

這一行特別刺眼的人物，才一馳到店門，裏面管事的，已經得到了通知，趕緊迎出，最前面的一名少女，把手中一件什麼東西攤在掌上，向他照了照，那迎出來的人就趕忙哈腰行禮，口中連說：「請夫人芳駕，直到第三進東跨院安頓。」

那少女回身一揚手，車馬就直向內進而去。

接着又陸續來了幾起，或騎馬或步行的各色人物，都是憑着一件什麼東西，被迎了進去的。

隨後又來了三個人，爲首一位老者，鬚髮如銀，滿面紅光，手抱龍頭杖，葛衣芒鞋，一派飄然之概。一位中年人，赤面虯髯，一身藍色勁裝，腰懸長劍。氣宇軒昂，甚是威猛。另一位二十年華，只生得英姿俊逸，身材魁梧，一身白色勁裝，也是腰懸長劍，一看三人都是目射神光，顯見武功不俗。

他們來到店門，管事人上前招呼，彼此交談了幾句，那迎賓的人就說：「此店我們已全包下，專爲接待請來賓客，三位既無請柬，恕在下不便迎接，就請另尋住處罷。」

他這話說的還算客氣，那位白衣少年似要發作，只聽那老者說：「既是你們全都包下了，我們就另找一家罷。」說着領着二人去了。

他這裏剛剛走了，接着又來了一撥，老老少少，高高矮矮，竟有七八人之多，爲首的也是一位老者，此老生得短小精幹，頭髮鬚眉，都現花白，面容枯黃，兩條壽星眉，一對鬥鷄眼，高顴勾鼻，頦下一撮山羊鬍子，一臉刁鑽古怪像。他一身粗藍布短打，足下白襪芒鞋，還是新貨。他的手中拿着一根三尺五六長的純鋼旱烟斗，粗如兒臂，一望就知是一位難惹的扎手人物。

他們走到店門口，大搖大擺的就朝裏跨，管事的人迎着他們，交談了幾句，也

是很客氣的被擋駕啦。那老者一聽，一對鬥鷄眼更翻得不見黑了，他哼了一聲說：「敢情你們不認識老人家？是吧！」

那位迎賓的心想，禮數已經做到了，你就是天王老子，又怎樣？於是就說：「認不認識全都一樣，你們既無請柬，恕不接待，你們請罷！」說着還攤着兩手向外一張，做了個趕鴨的手勢。

這一下，那老者可眞的火啦，他伸出旱烟斗，指住那人的鼻子，狠狠的罵道：「小兔崽，你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攤出你的王八爪子，你是活得不耐煩啦？」說着烟斗一伸，只聽篤的一响，那人只啊唷了半聲，就一仰頸子倒啦。

原來他那小碗口大的烟斗兒，正塞在那人的嘴上，所以才只叫出半聲。

此時那人的上下門牙，一齊脫了，嘴皮子也破了，他用手捂着，血流如注，只痛得在地下打滾哩！那老者看了他一眼，冷笑着說：「今天我老人家饒了你，下次可別狗眼看人低啦！」說着領着衆人各自走了……

星子縣通往廬山的大道上，這天一早，就車馬喧天，人潮洶湧，熙熙攘攘的好不熱鬧。

這些都是武林人物，他們來自各方，也屬於三山五嶽的各門各派，有的是被邀請而來，有的是自己趕來湊熱鬧碰彩頭，更有的是來找岔子觸霉頭。

但來的目的，雖然不同，而來的原因却是一樣，那就是前來參加骷髏教江西分壇的開壇典禮。

骷髏教江西分壇，設在廬山五老峯下，房舍連雲，層層櫛比，遠望之一片蒼鬱，氣象陰森，近觀之牆高屋大，堅固宏偉，碉樓上高高飄起一幅黑白分明的骷髏旗，堡門外兩邊排列着二八一十六名佩刀的黑衣大漢，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橫眉豎眼，挺胸凸肚，既威風也更煞氣哩。

今天是本分壇開壇典禮，所以內內外外，鋪紅掛彩，顯得格外的喜氣洋洋。

辰時才過，從各地來的賓客，就已開始到了。所以分壇內凡被派有迎賓差使的負責之人，都忙碌起來。

現在已快到午時，分壇內各處客廳，及敞篷內都已坐滿了各色各樣的賓客。接待的執事人等，不停的搬椅安櫈，奉烟敬茶，忙得不亦樂乎。

讓我們先來看看，已到了些甚麼樣的客人吧！只看正中大禮堂的左面貴賓席吧！只見第一排坐的是少林寺達摩院的首座悟能大師，以次是武當眞式殿主持玄雲道長。依次看過去，是：

華山派的首座弟子——雲龍三現李青標。

青城派的護法飛雲子。

嶺南名宿梅花劍楊古。

北嶽樵子吳大年。

洞庭漁隱關天佑。

關東大俠尙禮仁。

東海桃花島主，分光劍上官婉兒。

他們身後第二三排，都是他們隨來的門下弟子。而右面的貴賓席上，所坐的人，大多是黑道巨梟，這裏只舉幾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們是：

鬼見愁莫風。

五陰手熊爾臣。

鬼眼婆孫大娘。

赤旋風端木黑。

淚裏蛟白異。

毒玫瑰何劍蘭。

在他們身後第二三排，坐的也是他們帶來的手下，這座大禮堂，本是平時議事和發號施令的所在，能够被請到此地到坐的人，最低限度，該算是骷髏教所看得起的脚色呀！

今天因是開壇典禮，據說骷髏教的教主，可能要親自前來主持，所以正中的大香案之後，早就在當中設了一把虎皮大圈椅，那自然是準備給教主坐的了。大圈椅之左旁還另擺了一把金交椅，上鋪繡墊，空在那兒，也不知是給誰準備的哩。

至於其他幾處的廳堂客室，和這大禮堂外面敞篷內所坐的人，也都是三山五岳，前來參加盛典的各路黑白兩道的人物。實在也沒法一一的報出他們的姓名啦。

正當午時，忽聽隆隆幾聲炮响，大門外樂聲和着劈里啪啦一陣鞭炮之聲，震天响起，內內外外的人，也因而格外的緊張起來。

首先大門口來到了一輛華麗的馬車，和八騎錦衣佩劍的少女。當這一行車馬才一停下，在門邊也立即迎出來一羣人，走在前面爲首的一個，就是骷髏教江西分壇的壇主，人稱桃花太歲西門傑。只見他身高八尺，生得豹頭環眼、粗眉大口、鷹勾鼻子繞腮鬍，那種高大強壯之概，簡直是威猛之極。

此人以桃花太歲的稱號，據說有個來頭，因他生具異稟，性極兇淫，而且獵艷的手段，出奇的高明，凡是被他看中的婦女（其實只要是女的，沒有看不中的），決難逃出手去，尤其經他一上手，其結果準是一樣，那就是：

「流水落花春去也，

從此玉人不起床。」

所以說，他簡直就是女人的煞星哩。可是這位西門分壇主也有一宗長處，爲江湖人所稱道，那就是，他不但武功奇高，而且機智絕倫。所以才被骷髏教主選中他，來担任這分壇主的職位。

當西門傑率領本分壇的重要執事，趨至馬車跟前時，已由兩名佩劍少女，打起了車帘，就見由車上步下一位花信年華的艷粧麗人來，她才下車站定，所有在場的人，都忽覺眼前一亮，尤其那位西門分壇主，更是直勾勾的瞪大了一對銅鈴眼。

他的智囊人稱小諸葛的王一凡，見他如此，知他老毛病又犯啦，趕緊趨前幾步，輕輕一扯他的衣袂，他才回過神來，忙不迭對那麗人抱拳一禮，很恭敬的說道：「西門傑恭迎夫人芳駕。」

那麗人先是衝他露齒一笑，西門傑也隨着靈魂兒一顫，又聽她淸脆嬌嫩似黃鸝曉鳴般的聲音說：「西門壇主過謙啦！」說着就蓮步姍姍的朝着大門內走去，八名佩劍少女左右簇擁着，西門傑一干人也緊隨在她身後，直上大禮堂。

他們才一跨上台階，大廳兩旁的樂隊，就奏起了悠揚悅耳的絲竹之音，引得內外各色人等，都屏息靜觀，於是就紛紛揣測，或互探詢，都以爲這就是骷髏教的教

主駕到了。

西門傑很恭敬的一直把那麗人送到那把金交椅上落坐，廳內之人，才算放下了懸心，因爲現在已可確定，她並不是教主。但誰也都能想到，她在骷髏教中的地位，亦非等閑哩！

等大家坐定，西門傑就吩咐司禮的人，宣佈開壇大典開始。自然有一番繁文俗禮，如此這般的進行了大約有頓飯光景，才算告一段落。

西門傑站起身，面對觀禮的貴賓，正要說話，就聽屏後雲板急敲，又聽有人在外面高聲喊道：「教主駕到！」

這一下，只聽內外樂隊，一齊响起了迎神之樂，大家登時緊張起來，靜得鴉雀無聲。

最奇怪的是，那位高據金椅上艷粧麗人，此時竟已垂首跪在地上，好似嬪妃跪迎皇上一般，而那位西門傑，也正俯首跪在地下，尤其凡是屬於骷髏教下的弟子，也都一齊各就原位垂頭跪下啦。

這叫一衆來賓，也莫不肅然起敬，心中都不禁有些嘀咕，大家在暗想：「看不出這骷髏教的禮數有如此的嚴肅而隆重，這一位教主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厲害人物呢？」

但是如此靜等了約有盞茶時光，竟未看見教主進來，衆賓客都感奇怪，就聽有一個低沉的聲音，發自那把虎皮大圈椅之上。

「大家免禮！」

大家都給嚇了一跳，不由都在心中打鼓，而在大家心裏也都有個同樣的問號：「我的天，他究竟是人是鬼，怎的聞聲而不見人呢？」只見凡屬教下的人物，又都一齊各就原位，轉面對着那把空椅子叩了一個响頭，然後才敢站起垂首侍立，不敢移動。又聽那個低沉的聲音說道：「西門分壇主，仍照你預定的計劃進行吧。」略一停頓，又說：「本教主對各方來此的諸位朋友，深致謝意，請西門分壇主，代我好好的招待。」略停又說：「我另有要事，不能久留，此間的事，就請白夫人替本教主處斷，失陪啦！」說着，衆人似乎感到一陣衣袂之風，一旋就出廳而去。

那白夫人此時已從地上站起，對西門傑說：「教主法駕已去，西門壇主你就照你原定計劃進行吧！」

西門傑恭應一聲，面對衆賓客說道：「今天本分壇開壇大典，承蒙各方朋友，光臨指教，非常感激。」

一頓續道：「剛才敝教教主也已說過，深感各方盛情，並深望各大門派的朋友，今後與本教合作，大家爲江湖謀福利，替武林爭光榮。」一停，掃了全場一眼，又說：「不過，現今武林門派林立，互不統屬，容易引起門戶之爭，終非武林之福。希望大家對今後爲謀求武林的團結與統一之辦法，要多多盡心，本教亦願多多盡力。」

接着又對他們教主的武功和才能，大大的推崇和誇讚了一番，言中之意，無非是暗示大家，應一致公推他們的教主出爲武林盟主而已，接着並宣佈說：「爲酬謝各方盛情，將備有酒餚，願與大家共謀一醉。」略停又說：「本分壇尚留有三位護法，和五位香主的職位，未能補人，飯後隨即舉行一個競技大會，凡與會的各方朋友，只要願意，均可自由報名參加，優勝者，按武功高下，分別授予上開職位。」

他這一宣佈，對許多野心大而眼光短的江湖人物，頗有鼓舞作用，所以，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不禁議論紛紛，有些人簡直就得意洋洋，忘形失態啦。飯後有許多名門正派的來賓，就紛紛道謝，告辭走了，只有那些希望攀龍附鳳的熱中之徒，還留着不走，當然是希望等會兒競技能夠獲勝。得以進入這骷髏教充當一名護法或是香主什麼的，也好光宗耀祖呀。

演武壇上，人頭攢動，熱鬧非常，噹噹幾聲鑼响，競技大會就算開始了。緊接着，西門傑走到台上宣佈：「競技現在開始，各方朋友，都可自由上台，報出姓名並說明要競選的職位。」一頓接着道：「然後，有意競技的朋友，就上台與之較量。獲勝的繼續向台下挑戰，至到最後得勝，而無人再來競爭了，就算入選，再聽候白夫人考驗後決定取捨。」一停又說：「還有，競技者無論拳掌與兵器，各聽其便，爭鬥中務必各盡其能，以其本領取勝。倘有傷亡，各安天命，與任何人無干，更不得報仇。」

他這一宣佈，對競技者的規範，可以說是既簡明，又公道，絕無拖泥帶水之弊，所以他話聲才落，就引起台下一片拍手歡呼之聲。

隨見一個高大粗黑的勁裝漢子，首先一躍上台，他先對白夫人一禮，又對西門傑一抱拳，然後報名：「在下李鐵牛，所學的功夫，並不怎麼高明，只是最會挨打，我宣佈競選本分壇的護法，朋友們如願捧場，請上來儘管打我，如打我不倒，就算我勝。」

台上台下的人，聽了他這番說詞，莫不在心中暗笑：「哼哼，天底下竟有這樣的活傻瓜啦！」

然而有便宜可揀的事，那有不搶着來的？台下一聲歡叫，就同時飛上來三人。

西門傑就高聲說道：「競技場的通例，只能一對一，上來的三位，可抽籤決定動手的先後。」

李鐵牛趕緊一抱拳說：「俺向你老求情，爲了節省時間，就讓他們三位同時出手罷！」

西門傑見他如此傻頭傻腦，心中好笑，但是「周瑜打黃蓋」，你自己願意，與我何干，就點頭說：「旣是你請求這樣，那就由你啦！」

上來這三人，本來都不相識，只是「不約而同」的巧合而已，現在一見鐵牛是如此托大，也就心安理得了，其中一個大漢，却還故意裝出貓哭老鼠的姿態，他先走到台邊，一手提起了那隻五百斤重的石鎖，掂了掂，好像孩子拿着一枚胡桃般的輕鬆與寫意，他問鐵牛：「李朋友你看淸啦，像我這手蠻力，你挨得起幾下？」

鐵牛橫了他一眼，鄙夷的說：「你就拿起那東西來先打三下試試，再顯威風也不遲！」

哈哈，這傢伙莫非是個瘋子？這是所有在場的人，心中共起的一個問號。那大漢經他這一激，倒有點進退失據了，不過

，他又想：「管你是病是傻，揍扁了你活該！」於是就故意高聲說：「李朋友既有這好的功力，兄弟恭敬不如從命啦！」說罷掄起石鎖，飛步而上，「泰山壓頂」照準鐵牛的腦袋就猛力砸下。看得那些胆小的人，都趕快閉上了眼睛，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括達達幾聲响，大家這才看清楚，鐵牛依然站在那兒，石鎖已碎成了無數的小塊散落滿地哩！

而那用石鎖打人的大漢，却已傻楞楞的獃在一旁，還不停的用左手揉捏着被震得酸痲疼痛的右膀臂，其餘的兩個也都像洩了氣的皮球，瞪在那兒不知所措啦。

鐵牛此時可得意極了，他伸手抹了抹頭頂和頸子上撒落的石灰，又拍了拍衣服上的石屑，然後衝着那三個大漢呲牙一笑，說道：「嗨！你這三塊廢料眞是沒用，已經無資格再競選啦！還在獃台上幹什麼呀？」

三個大漢對望了一眼，只得垂頭喪氣的下台而去。鐵牛又站在台上大聲說道：「朋友們都看淸了？有本領能打倒我的，就請上來呀！」

凡是急功近利的人，很少能有自知之明的，那鐵牛的頭上挨了千斤一擊，却是安然無恙，絲毫未損，這已說明了他確有挨打的眞本領，可還是有人偏不肯信。其實是揀便宜嘛，你看想揀便宜的人，不是又飛身上台了嗎？

只見一個短小精幹的粗黑漢子，手提一支四稜鋼鐧，長有三尺以上，粗如兒臂，估計重量，總有五六十斤，他對鐵牛晃了晃手中的鐧，斜眼瞟着他問：「試試這個，可敢？」

鐵牛今天存心「毛遂自薦」，故意在人前賣弄，就裝出很生氣的樣子，乜斜眼盯着他，提高嗓子說：「你若不敢動手，就乖乖給我滾下台去！」

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漢子哼了一聲，滑步進身「五丁開山」。斜肩就是一鐧砸下，而鐵牛這次，似也改變了路數，只聽他說聲：「來得好。」

左肘「托樑換柱」，向上一領，只聽噹啷啷一响，那鐧砸在他的左肘上，折爲兩節，那漢子正在一驚，就聽鐵牛說：「俺也要還你一記。」

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一領，右拳順勢搗出一記「黑虎偸心」，只聽「噗」的一响又「吭」的一哼，一個身軀好像一蔴袋爛泥似的，就抛落台下不動啦，鐵牛甩了甩手，走到台邊說：「還有誰想檢便宜的，就請上來呀！」

這次已沒人接腔，可見這便宜既不好檢，也就服了。於是由白夫人宣佈：鐵牛暫時入選，尙待最後的考驗。

像這樣的競技，眞正有修養有能爲的豪俠之士，誰肯在這種場合現身來狐鼠爭雄呢，所以不管他後來的比賽結果如何，却無再浪費筆墨的必要了，我們且掉筆鋒，敍敍另一方面的事情，正在如何的演進罷……

× × ×

溫如玉離開了臥龍別館，他原是取道贛皖前往衡山，當他經過洪都（今之南昌）時，無意間聽到了骷髏教江西分壇，在廬山開壇的消息。他想：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怎肯放過這一機會？於是他就向北直趕，逕赴廬山。

他是改裝易容，夾雜在那些江湖人物之中，進入分壇的，經過這半日的觀察與採訪，他從那些黑道人物的口中，問知了許多有關骷骷教的事，但這些也只是得之於道聽途說的表面情形而已，說到骷髏教的內部實況，大家知道的還是很少。

但他看那位白夫人，武功似乎很高，而且她與那位來去無踪，似乎是故弄玄虛的骷髏教主，也像頗爲接近。他想：「要探知骷髏教主是何人物？只有從她身上下手。」所以，他才臨時決定了一個「深入虎穴」的辦法。

當演武場上的競技結束時，獲得最後優勝的共有十八人，這在那位分壇主西門傑心中的，暗暗高興極了，但當白夫人依次考驗之後，到了最後考驗李鐵牛時竟發生了非常尷尬的場面，情形是這樣的——

白夫人：「李鐵牛，現在你先攻我三招！」

李鐵牛：「還是請夫人你先攻我三招罷！」

白夫人：「爲什麼？」

李鐵牛：「我若先攻夫人，夫人就必敗！」

白夫人：「你仗恃一點硬功蠻力眞能勝我？」

李鐵牛：「是，俺絕不敢對夫人說謊的！」

白夫人見他傻頭傻腦的樣子，倒也並不生氣，就說：「好吧！我先攻你三招，你當心了！」

她了字出口，只見彩影一晃，人似粉蝶穿花，一眨眼就繞着鐵牛攻了三招，而鐵牛却還是氣定神閒的站在原地，未曾移動分毫。

她這三招急攻，快似電閃，威如雷霆，就是以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高手當之，縱然不被擊倒，也必被迫退。鐵牛他是如何應付的，誰也未能看清，但他居然能够屹立如山，面不改色，這就有點令人莫測高深了。

他此時依然綻開着一臉的傻笑，對白夫人說：「夫人眞好功夫，在下這就要回敬了，請當心！」

他說罷，滑步進身，左掌五指箕張，「金豹探爪」，向白夫人面門一罩，手出一半，他又扭身一旋，左掌順勢一收，右手伸一指直點她的喉結穴，白夫人料知他有此一着，當他金豹探爪虛招使出時，根本不睬，只等他第二招，兩指快點到喉頭時，僅是略一仰身，左手順勢一刁，就要扣他右手脈門，但等她纖纖玉手剛一觸到他的手腕時，他忽然右手一翻，以目光難見的速度，就反手握住了她的左腕，並又其快無比的鬆手滑開，對白夫人抱拳一揖到地，說：「謝謝夫人手下留情啦！」

白夫人玉面飛霞，但却發作不得。好在這些動作太快了，她料定在場衆人，並未看出，只得强行壓抑下滿腔的羞憤，伸手理了理飄散的鬢髮，然後宣佈說：「你被錄取啦！」

鐵牛又躬身行了一禮說：「謝夫人的提拔！」

白夫人略一點頭，就回身對西門傑吩

咐道：「今天選取的十八位，除了這位李鐵牛將調到總壇任事之外，其餘十七位都留在分壇，由你分派職務。」略停又說：「這就統統由你給他們安排住處，暫時都住在分壇。」

西門傑恭應着派人領他們各歸住處不提。李鐵牛因係白夫人宣佈要調他到總壇任職，身份自又高人一等，所以就被安置在靠禮堂左近的一間精室內暫住，這是招待貴賓的所在，一切陳設非常華麗，李鐵牛心中，自然更是高興。

晚飯後，李鐵牛無事可做，他想到各處看看，於是信步走向黑龍潭。

此時正是四月中旬，一輪明月，已高掛天邊，照得山岩樹林，一片清輝，別有一番幽靜出塵之感，他還未走到黑龍潭，遠遠就已聽到飛瀑怒瀉的潺潺之聲，當他愈走愈近，那水聲也越響越大，乃至到了跟前，簡直就如萬馬奔騰，轟轟之聲，震耳欲聾，他仰頭看這千尺垂練的大瀑，夾着傾山倒海之勢，飛瀉而下，注入黑龍潭內，激起了丈把高有如堆雪似的水沫，濺玉飛珠，煞是好看，再看潭內其他部份，水色却是一片黯黑，不知究有多深。

他正在忘情的瀏覽這雄奇的奇景，耳邊忽然響起了一絲聲音：「傻大個子，你到這裏來！」他不禁一驚，他想：在這震耳欲聾的轟轟水聲之中，仍能化氣成絲，直透耳鼓，使我能很清晰的聽到他語聲，這份功力，確是驚人哩！

他心裏雖在想着，兩眼却已向四處搜視了一週，這就發現那離地四五十丈的削岩之上，有株盤曲如龍的古松，而那發話之人，却是坐在一根粗細的橫枝之上。

只見他，頭戴儒巾，身着白色儒衫，玉面朱唇，神清氣朗，手中拿着把摺扇，正慢慢的搖着，偏頭望着他，綻開了悠然自得的笑容。

李鐵牛看得好生納罕，看他年紀，並不比自己大，却如何有此絕世的功力呢？他勉强抑制着驚奇的心情，對他抱拳一拱，說：「兄弟雅興不淺，何事相戲呢？」

那白衣書生一笑說：「豈敢相戲，想與兄台一談耳。」

李鐵牛心想：你這是有意賣弄嘛！難道我怕你？就說：「既承不棄，當得領敎啦！」說着也一揮雙袖，「一鶴冲天」，只一閃，就已飛上了白衣書生所坐的那根橫枝，他雙足踏上枝梢，恰如蝴蝶拈花，那橫枝仍然是顫巍巍的不彎不墜，那書生叫了一聲「好」。

李鐵牛這才看清楚那書生的一張俊臉，嬌嫩瑩潔，如朱裹脂，顧盼之間，神光懾人，令人不敢逼視，他心中暗驚：天地之間，那有如此俊逸的美男子？他正在目眩神奪，不知如何說話的當兒，那書生一雙動人心魄的大眼睛，緊緊的盯住他，問：「今兒你帶甚麼吃的來？」

李鐵牛一驚，他腦中靈光一現，就不假思索的答：「兩隻煨芋兒。」

那書生一聲歡呼，李鐵牛只覺一陣香風撲面，一個軟玉溫香般的嬌小身體，已投入他的懷中，他驟不及防，那枝橫枝一震搖搖欲折，而他倆也因忽然飛撲的一撞之勢，身子失去平衡，就像一雙乳燕似的驟然往下急墜，等他們倆發覺時，兩個相擁着的身子，已墜到離水面不到三五丈的距離了，於是臨急應變，互相分手，順勢各把兩手向對方胸前一撐，就借這彼此一推之力，迅即在空中做了一個「巧燕掠波」之勢，兩人各翻了一個觔斗，雙雙飛落在潭邊的巨石之上，這才算驚險萬端的逃過了一齊落水的厄運哩！

這一下，兩人都各懷心事的驚楞在那兒了。

李鐵牛此時的心中在想：我怎麼按在他的胸前，覺得有兩個軟蓬蓬，脹鼓鼓的肉球兒呢，難道林永言他是個女的？

而那位書生却還在回味着當時他的兩手按在自己乳峯上的那種酥癢癢的震顫的奇妙感覺呢。

還是鐵牛比較胆大而皮厚，他在某一種不知所以然的力量鼓舞之下，飛身就到了林永言的身前，伸手握住了他的一雙柔荑，低聲問：「永言兒，你……」那書生紅透雙頰，妙目瞟了他一眼，又迅即垂下頭說：「我就是凌雲燕柳青青，你眞的認不出來？」

哎呀！我的天！鐵牛在心中狂叫，不由自主的張臂把她擁入懷中，仰首望着天上的明月，自言自語的說：「啊！我的天爺！我願對月發誓，今生今世，我絕不離開妳！」

柳青青也突被他這種熱情的舉動和誠摯的言詞，感動得熱淚盈睫，伸出兩手抱住了他的身腰，仰起頭望着他，無限溫婉的說：「玉哥哥，我也絕不再離開你！」

兩人相擁久久，雙方都感覺到彼此的心跳之聲，又過了一陣，才算慢慢平定了激動的心情，柳青青才問：「你爲何要化成如此難看的傻子呀？」

溫如玉放了她，却不住搖頭晃腦，洋洋得意的說：「這就叫嚴遵閫教呀！」

柳青青白了他一眼說：「哼！倒也會貧嘴的佔人便宜哩！」

溫如玉拉着她在一塊巨石上並肩坐下，說：「你的易容術眞是高明，今天我眞看不出是妳啦。」一頓又問：「桃林渡一別，你究竟去了那裏，怎麼又會在此相遇呢？」

於是柳青青就把北上五台拜師，以及所經的各事，詳細告訴了他，又問：「你呢？」

溫如玉當然也就把在杭州所遭遇的各事，詳細說明，並說：「我路經洪都時，就聽見了骷髏教江西分壇開壇的消息，所以，才臨時改變路綫，來此一探究竟，這和你來此的動機不謀而合哩！」

柳青青聽了一笑，說：「這眞是巧極啦！」

溫如玉伸手一扳住她的香肩，無限感慰的說：「這眞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啊！」

柳青青仰頭望着他迴眸一笑，又趕緊把頭低下，埋在了他的胸前，兩人又沉醉在無限溫馨的幸福裏，良久都不說話啦。

兩人定了定心神，便把今後的行動步驟略略再定了個大概之後，就告別各自分手。

鐵牛回到了客室，就見一個妙齡美婢，坐在燈下相候，見他進來，就起身行禮，並說：「夫人有事相請，婢子已等候多

時了，這就請吧！」

鐵牛也不說話，略一點頭，就跟那婢女身後而行，經過了層層的院落與花園，最後來到了一處幽靜的亭園之中，那婢女引鐵牛來至那棟精舍的廊下站定。說：「請在此略候，待我進內稟報一聲。」

說着逕自登階入室而去，鐵牛這才略一打量週圍環境，見這庭院中，曲池廻廊，花木扶疏，倒也清雅絕俗，正在此時，見那婢女，又出現門口，打起了湘簾，說了聲「請」，鐵牛也不客氣，就昂然跨步而入。

他進門一看，只見室內陳設富麗堂皇，恍似王侯之家，那婢女請他在繡墊安樂椅上坐下，隨又捧來香茗，他剛剛坐定，右面門簾一掀，白夫人姍姍而出，向他一笑說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你裝得好像呀！」

鐵牛心中一驚：怪呀！是甚麼地方被她看出了破綻呢？於是就故作不解的問：「夫人此言何意呢？」

白夫人又神秘的一笑說：「不認也沒關係，只是，你這樣做，又是何意呢？」

鐵牛很想表明身份，說出來意，看她倒能把自己怎樣，但繼而一想，這樣豈不顯得太幼稚了，何不如此如此，跟她鬥鬥機鋒，看是誰强誰弱？於是，他也是啞然一笑，說道：「夫人，你到底在說的甚麼喲？」

白夫人瞟他一眼，點了點頭說：「先且不談這些，你來者是客，我應該好好的招待你。」

說着回頭吩咐：「貴客光臨，不可簡慢，趕快擺酒，爲少俠接風。」

一名佩劍少女，應聲出廳而去，移時回來稟道：「啓稟夫人，酒宴已備，擺設在何方爲宜？」

白夫人一揮手，說了聲：「設在內室吧！」

正說着，另一名佩劍少女在門外稟道：「啓稟夫人，西門分壇主來拜。」

白夫人一皺眉，咬着嘴皮，眼珠子一轉，說道：「我正招待貴賓，他有事明天再說。」

那少女去而復回說：「西門分壇主說，事情緊急，務請夫人賜見！」

白夫人一怔，說：「帶他到書房等候！」說罷又對鐵牛一笑，說：「少俠且請稍坐，我有事去去就來。」

鐵牛自不便表示甚麼，只點了點頭，白夫人就出廳而去。忽見一名佩劍少女，手捧茶盤，來到鐵牛面前，獻上香茗，拜說：「少俠請用茶！」

鐵牛剛才接了一杯，尙未飲用，此時再送來一杯，這是何意？他想着用眼一瞟那托盤，只見杯下壓了張字條，於是有點會意，伸手端杯，順勢取起字條一看，上面寫的：「席間注意，酒中有鬼。」

正欲再問她甚麼，那少女已自去了，他略一沉吟，心中已有了計較。

大家都想得到，凡是要在酒中弄鬼的，大概不外三個目的！第一是「毒殺」，第二是「迷醉」，第三是「催春」，鐵牛心想，她沒有毒殺我的必要，只想迷醉了把我擒住的可能性最大。於是他預先服下了解迷之藥，這樣你又其奈我何呀！

少時，白夫人笑容可掬的走進廳來，對鐵牛笑說道：「讓少俠久候了，這就請吧！」

說着略略一做手勢，就當先緩步朝左面內室走去，鐵牛只得站起隨後跟進。他進房一看，這內室顯然是白夫人的香閨，陳設更見華麗而雅潔，眞可說是琳瑯滿目，予人一種綺麗而溫馨的感受。

只見靠西窗下那座雕花大牙牀之旁，已設好了一席酒筵，白夫人奉客入座，自己則對面相陪，鐵牛一看桌上只五六樣時鮮菜餚，但却樣樣都是精緻而又名貴的食品。

此時白夫人首先舉杯對鐵牛說：「到了我這兒，一切儘管放心，來！我敬上一杯！」

一仰頸子，一飲而盡，鐵牛看她如此豪飲，暗暗心驚，但現在他既然來了，那肯示怯，也就陪飲了一杯。白夫人又說：「少俠若不見棄，就請把我當個朋友，可好？」

鐵牛不明她眞正用意，只好說：「在下既蒙夫人提拔，今後應該是夫人的屬下，怎敢以朋友自居呢？」

白夫人瞅他一眼，半嗔半喜的說：「別酸啦，你不作我的朋友，想做我的甚麼，嗯！」

她一雙妙目，滿含熱情的盯住他，鐵牛心裏一震，趕緊避開她挑逗的眼睛，不得已只好舉起酒杯說：「我借花獻佛，敬夫人一杯。」

白夫人竟趁勢伸出纖纖玉手，按住他執杯的手說：「別忙呀！還未答我的問話哩！」

說着話，她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盯住他暗送春情，而且她的細膩而溫暖的玉手，也不住的在他手背上摩弄，使他突然感到肉體震撼而精神也爲之緊張，不禁心中一蕩，趕緊一閉眼，深深的吸入一口氣，放下了酒杯，縮回了手，然後慢慢站起，對她一抱拳，說：「在下不勝酒力，夫人的盛意，已心領了，告辭啦！」

白夫人也站起退開了兩步，冷笑着說：「雛兒！你還想走嗎？」

鐵牛一聽，火啦，他哼了一聲，說：「哼！難道你還……」

他一句話尙未說完，但覺丹田下一股奇異的力量一冲，他週身已感到酥軟無力，頭腦也昏沉沉的，得覺那股奇異的力量迅速在體內膨脹，全身都起了劇烈的變動，最後是血脈賁張，口燥舌硬，就一交跌倒在地上，此時，他耳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趕快抬進浴間，洗去他的易容藥物……」

× × ×

且說李鐵牛（即溫如玉）中藥倒地，他耳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趕快抬進浴間，洗去他的易容藥物……」

這種情形，細心的讀者，不免要在心中疑問：「他事先已預服過解迷之藥了，爲何還是不免中了迷藥；難道這又是他前在花港觀魚時的故技重施嗎？」假若仔細一加答覆按他當時的情形，我可明瞭，這次却是他的經驗不够，料事不明，所以眞的上了人家的當。

因爲那酒中下的並非迷藥，而是特製

的催春劑。他在有備而不懼的心理之下，焉能逃得出「玉面狐」的脂粉陷阱呢？不信麼，請看！

幾個侍女，七手八脚的，把鐵牛抬進了浴間，放在一張軟榻上，一面分出一人，去準備熱水和浴盆，其餘幾個，就動手爲他寬衣解帶，脫靴剝襪。

可是，當她們正要爲他解除內衣褲時，突然有些心跳手軟了，試想，幾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現在要替一個二十歲的大男孩子脫下衣褲，那是多麼尷尬的事？

尤其當脫下他的上衣之後，看見他那一身白皙强壯的肌肉，和胸腹間那一叢黑得放光的黑毛時，更使幾個女孩子瞧得又愛又怕，心中不住的打鼓，說什麼也不敢再替他解掉內褲啦。

可是，這是夫人派下的任務，除去了易容藥物之後，還要替他洗個熱水澡，現在不做怎麼行呢？

萬不得已，她們幾個只好迅即伸出指頭兒，做了一番猜長短抽籤的工作，一個年紀最小的侍女運氣好，由她得到這個榮幸的差事啦。

只見她咬着嘴唇，先閉起了眼睛，戰戰兢兢的伸出兩手，去爲他解下了內褲，這樣倒也免得難爲情，只是她的手，偶然觸到了某一部份時，熱燙燙的使她猛吃一驚，她不由自主的睜開眼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氣：「我的媽呀！」

難題是過去了，又七手八脚的爲他褪去了面部的易容之物，才抬入浴盆中，爲他抹洗了一番，於是鐵牛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只見他一張晶瑩如玉的俊臉上，此時像喝醉了酒似的漲得紅通通的，本來一時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却瞪得更大，而且滿佈血絲，全身上下，白皙豐滿而强壯的肌肉，此時不住的抽搐顫抖，尤其是他那：：更使幾個侍女，都看得臉紅心跳，而雙腿發軟啦！

實在也不敢再看了，趕快用張大毛被一裹，依然抬出放到牙床之上，然後急急的退出房間，去稟報夫人。

幾個侍女剛剛退出，就見一名佩劍少女急步進入房中，她掃了床上一眼，又飛步進入浴間，把從鐵牛身上剝下來的大小衣物，統統收齊綑做一包，提在手上，然後走到床前，抱起了鐵牛，閃身出房而去了。

說起這位玉面狐白夫人，本名一翎，她是南荒一怪尉遲蓮的得意弟子。那尉遲蓮早在六十年前，即已威震江湖，不但武功無敵，而且擅長用毒，確是無人敢惹的人物。最近十餘年已隱居哀牢山中，從不在江湖走動。

這白一翎，本是尉遲蓮在荒山中拾來的棄嬰，經她二十餘年的撫養調教，已盡傳所學，眞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造詣。

白一翎之與骷髏教主，也有一段很微妙的關係，因她與骷髏教主雖有夫妻之實，却無夫妻之名，而這骷髏教主的人，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她也毫無所知，這不很奇怪麼？以後書中自有交代，在此暫且不提。

白一翎據報她的獵物已經泡製妥貼了，心中非常高興，就從浴盆裏站起嬌軀，侍女替她擦乾了水，正要服侍她穿着衣服，她只是揮手說：「披幅輕紗得啦！」

就這樣她到了室中一看，那裏還有人影呢？於是她大發嬌嗔，立把先前負責洗浴的幾名侍女叫來查問，那幾個侍女只駭得魂不附體，連話也說不清了。她一想，這必是被人救走了，也無從追究。不過她又想到，這地方警衛森嚴，外人如何敢來，難道自己身邊，伏有內奸？

於是她立即召集所有的劍侍和執役的侍女，經過清點之後，却少了一名叫許春花的劍侍，再經詳細一搜查，還在那劍侍的床下，把她找了出來。

原來那劍侍巳被制住穴道，弄醒一問，她只說，因事進房，忽被人從身後點了穴道，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啦！

白一翎這一氣，非同小可，她認爲這是江西分壇的重地，怎麼能容人輕易到此地來暗中弄鬼？這位分壇主究竟所司何事，立命傳西門傑來見。

當西門傑奉命匆匆趕來，一步縱進房中，不禁就看得他鼓起一對牛眼，呆在那兒不曉得動啦！

此時的白一翎，全身赤裸，只在肩上披了一幅透明的輕紗，她站在房中，正在生氣，她見西門傑進來，對她並不生禮，就站在她身前痴痴的瞪着她，她好生奇怪，又見幾個侍女，也都以驚怔的目光，張口結舌的對她身上直瞧，她才覺得似乎有點不對，也就俯首一瞧，不由得噗哧一笑，說道：「嗨，瞧什麼？大家都給我退出去！」

衆侍女只得一聲不響的往房外走。西門傑聽她喊大家都退出去，本來捨不得挪步，但又不敢抗命，只得也跟着侍女身後走，只聽白一翎又喊道：「西門傑你別走呀！」

他如奉綸音，趕緊住足回頭，他看見白一翎那一身晶瑩白嫩的肌膚，和曲綫玲瓏的胴體，週身都像是噴出青春之火似的，發散着一種誘人的光芒。他不禁暗暗的直吞口水，於是他，鼓起勇氣問道：「夫人，你……」

白一翎一對含情的眸子盯住他，嬌聲媚氣的笑道：「我，想考你的功夫，可敢！嗯？」

西門傑本來是色胆包天，這有什麼不敢的？於是……

人們常說，貓兒見了魚腥，或是蠅了聞到腐肉，那種不要命的狂衝猛撲之狀，當可想見，現在他們兩個的情形，正是如此。只聽砰的一聲響，門被關上啦！

× × ×

距離黑龍潭不遠的一處峭壁下，有座古洞，此時一個佩劍少女，抱着一個大毡包，折枝拂草的進入那古洞之中，她把毡包放在地下草堆之上，又點起一支蠟燭，然後她打開毡包一看，不禁驚喜交集，心中直跳。

她喜的是，自從湯陰與他相遇，一直對他魂牽夢縈，不惜天涯追踪，今天總算機緣湊巧，在此能救下了他。

驚的是，他中了那淫妖的奇藥，使他受到如此難堪的痛苦，這又如何能救他呢？若不設法救，他必致亢奮過度，血脈爆裂而死，這該怎麼辦！

當然，她的父親拘魂手蕭錚，本是黑道巨擘，對這些下五門的把戲，她平時耳濡目染，自然也懂得不少，當下從腰間革囊內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一些暗綠色的粉末，扳開了溫如玉（即李鐵牛）的牙關，把那粉末倒入他的口中，又取來山泉爲他灌下……

過了盞茶時間，溫如玉的神色不斷漸趨平靜，爲了要讓他好好休息，順手就點了他的睡穴，自己就坐在他的身旁，也閉目調息起來。

正當她氣定神凝快要進入人我兩忘之境時，鼻中忽聞一股香味，同時耳邊也响起一聲怒罵：「大胆的丫頭，你找死！」

她聞聲知警，趕緊睜眼便待起身，可是巳經晚了，此時的蕭湘只覺全身痲軟，巳是被人制住穴道了，她抬眼這才看清，面前站的正是玉面狐白一翎。只見她面泛秋霜，目含殺氣，指着自己問：「你是怎樣混進來的？」

蕭湘輕輕的哼了一哼，說：「只怪你自己太得意忘形啦！」

白一翎一聽怒極，回頭朝洞外喊道：「西門傑快帶人進來！」怎麼洞外靜悄悄的無人應聲？她心知有異，反身就朝洞口飛射而出。但她剛到洞口，忽見一道白光一閃，她趕緊收勢停步，可是巳經遲了，她只覺週身一痲，鼻洞只聞得一股幽香，她就軟癱在地上不能動彈啦……

洞內被制住穴道的那個少女，她眼看着白夫人才一飛射出洞，同時又見一位白衣書生緊接又飛到了她的面前，只見那白衣書生對她揮了揮手，就覺自己的穴道巳被解開了，她趕緊一躍而起，正欲對那白衣書生行禮，巳聽那白衣書生「咦」了一聲，說：「咦，你是蕭湘姑娘嗎？」

蕭湘尚未及回話，那白衣書生又指着躺在地上的溫如玉問：「他！怎麼了？」

因爲蕭湘不認識這白衣書生，她不願細說；但她又想：「自己被制住穴道，是人家給解開的，就憑這點恩惠，怎能不理人家呢？」於是她說：「多謝相公替我解穴相救，蕭湘感德不盡……」

那白衣書生似乎有些急了，不等她把話說完，就搶着說：「哎呀！別再說閑話了嘛！我是問你，他怎麼樣了？」

說着又用手指了指正自酣睡在乾草堆上的溫如玉。蕭湘心裏，此時也就有些明白了，她想：「看這情形，多份他就是他的朋友，告訴他實情，諒也無妨。」於是蕭湘說：「他混進了骷髏教江西分壇，不知怎樣竟被白夫人識破了，暗在酒中下淫藥，因而被擒……」

那白書生一聽「淫藥」二字，大吃一驚，急的伸手抓住蕭湘的兩手搖着追問：「你說他是中淫藥；那該怎麼辦呢？」

蕭湘忽然見他來抓自己的手，慌忙避開，但是他的動作太快了，一下就被握住，本想用力抽回手來，但是那裏抽得脫呢？登時就羞紅了臉，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那白衣書生似巳發覺蕭湘羞窘的原因，於是又湊在她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蕭湘聽後，不禁大樂，這下不但不怕羞了，反而伸出兩手抱住了書生說：「你……」書生不等她把話說出來，就搶着問：「他中了淫藥，要怎樣才能救他呀！」

蕭湘說：「現在不碍事了，我巳爲他服下九葉菖蒲啦！」

書生不解就問：「什麼九葉菖蒲？」

蕭湘說：「菖蒲是一種解毒的藥草，但普通每枝只生七葉，而此九葉菖蒲，乃是世間千年難逢一次的奇寶，據說它不但能解千毒；而且功能培元固本，比之千年人參，實有過之哩！」

書生聽了心中一喜，又問：「那他怎還昏迷不醒呢？」

蕭湘說：「我想讓他好好養會兒精神，所以點了他的睡穴。」書生心中對蕭湘更加感激，就說：「你先前說的白夫人，她是誰？」

蕭湘說：「剛剛她制住了我的穴道，走出洞去，你也同時進來，難道你未遇見她？」

書生說：「哦！原來就是她，那我不該輕易饒她！」說着扭頭就朝洞口奔去，等到洞門一看，那裏還有白夫人的影子，而且連他先前在洞外制住的幾個骷髏教的人，此時都巳不見了。

蕭湘問道：「柳姐姐，我可以叫你姐姐嗎？」

書生一笑說：「叫我姐姐那我不敢當，應該叫我妹妹才對。」

蕭湘很高興的說：「允許我叫你一聲姐姐，巳感榮幸了，別再過謙喇！」略頓又問道：「青青姐一定見過他們了？」

柳青青說：「我來時遇見幾名骷髏教的人在洞外埋伏，心知必定沒有好事，就點了他們的穴道，在洞門口又撞見個妖聲妖氣的女人，當下也制住了她，我猜她必就是你所說的甚麼白夫人了。」略頓，又沉思着說：「可眞奇怪，她居然能够自己運氣沖開我點的穴道？可見此女的武功，確眞還不簡單呢！」

正說着，忽聽衣袂飄風之聲起自林間，青青以傳聲對蕭湘說：「敵方人巳趕到了，你快進去弄醒他，這裏由我應付。」

蕭湘反身入洞中，解開溫如玉的睡穴，過了片刻，如玉翻身坐起，他一眼看見面前站着一名佩劍少女，並不認識，他楞楞的問：「姑娘，你……」

蕭湘一笑說：「你不認識我喇？」

溫如玉微一搖頭，正要說話，蕭湘又搶着開口：「你先別忙着說話，快運氣檢查一下身體可巳復元！」

如玉依言運氣一察，覺得並無異樣，就說：「並無不適的感覺喇。」

蕭湘一聽，寬心大放，喜洋洋的說：「既然身體未受那妖婦毒藥的傷害，眞是謝天謝地了。」一頓又接着說：「你趕快結紮停當。我們也要趕着出去助陣，青姐還正獨力應付强敵哩！」

如玉這才回想起來，在骷髏教江西分壇飲酒中毒的事，但他對面前這位佩劍少女並不相識，他再一深思，忽然想起，她不正是那位端茶給他而在茶杯下留字示警的佩劍姑娘嗎？到此才恍然大悟的「哦」一聲說：「你就是……」

蕭湘先前看他沉入深思，臉上不停變化的神情，現在又如此發問，她以爲如玉巳經認出自己了，心中感到非常的高興，於是不等他把話說畢，就搶着承認：「我正是蕭湘。」

溫如玉一驚，說：「你是蕭湘？」

蕭湘妙目看着他，只默默的點了點頭，如玉想起她對自己不惜千里跟踪，而且一面暗中相助，現在又救了自己的性命，這些高深的情義，眞不知要如何才能報答，於是情不自禁的抓住了蕭湘的一雙柔荑，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跪在她面前顫抖着聲說：「蕭，蕭姐姐，我……」

蕭湘被他抓住雙手，本已玉面飛霞，芳心鹿撞似的不知所措了，又見他竟然曲膝跪了下去，更是慚愧莫名，趕忙用力抽出雙手，俯身去扶他起來，一面着急的說：「哎呀！快別這樣！眞是……」

溫如玉站起身來還要說話，蕭湘就搶着說：「我對你是一片誠心，你知道就是了，快別說這些感激甚麼的話，若讓青姐聽見叫我如何解釋呢？」正說着，就聽柳青青的聲音發自身後說：「用不着解釋，湘姐，你對他的恩情我也感同身受哩。」

原來凌雲燕柳青青和飛天鼠房勉二人，早已站在他們的身後了，這使得溫如玉和蕭湘兩人，心中都感到有些尷尬，蕭湘只叫了一聲「青姐姐」就羞紅雙頰，低首無言了，溫如玉到底心無顧忌，依然是深情欵欵的望着柳青青抱拳說：「青妹已驅退强敵了？」

柳青青含笑說：「並非敵人，是大俠趕來了。」說着替房勉和蕭湘介紹了，然後說：「房大俠最近得到關於『珊瑚八駿』重要消息，這對如玉來說確是大有帮助。」說着又對房勉道：「就請前輩把此事告訴如玉兄可好？」

房勉含笑點頭，就望着溫如玉說：「此物最近確是有了重要的綫索可尋。」

略頓接着說：「因聽柳女俠說及溫少俠奉了師命，正在尋訪此物，故而擬將此事，提供少俠參考並願略效微勞，希望能完成少俠的使命才好！」

溫如玉一聽，滿懷歡喜，趕緊對飛天鼠房勉一揖說：「但願房老前輩賜助晚輩，感激不盡啦！」

房勉搖頭笑道：「少俠太過謙了。」接着說：「此馬一共八隻，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隻，却是藏在西蜀峨嵋山金頂……」

他下面的話尚未說完，突然一個炸雷似的聲音落自衆人頭頂：「哈哈，究竟藏在峨嵋山金頂的甚麼地方呀？」

這一聲巨震突然响起，衆人都給嚇了一跳，只見凌雲燕柳青青秀眉一顰，一聲嬌喝：「該死的東西！」

她罵聲未落就見她把手一揚，只聽「嗤」的一聲，隨着又是「吭」的一哼，緊接着嘩喇喇一陣响，從洞頂上跌下來一大堆鐘乳石塊，只聽見先前那個哈哈之聲迅即飛出了洞外，同時還飄送進來一句：「好厲害的搜魂指啊！」

等到灰塵落定，衆人一看，只見那堆石屑之下，似乎壓着一個黑忽忽的身軀，還在那兒顫動。房勉走過去撥開石灰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受傷垂死的黑衣人，當他看清了死者的面目，不禁驚呼道：「啊！原來是他。」

巧取護身符　獲珊瑚寶馬

原來這死者雖是一身黑衣，但面貌却都不認得。看來似是被一種極强的指力，透穿腦部而死。因見他的眉心處陷下一孔，約有半寸深淺，並未流血。因此衆人對凌雲燕柳青青的玄奇指功，都暗感驚異。

因爲先前飛天鼠房勉，看見死者的面容時，曾經出聲驚叫：「原來是他！」柳青青就問她：「房大俠可是認識他？」

房勉含笑說：「此人就是昔年縱橫大江南北的一名巨盜，黑心鬼判曾統。」略頓又接着說：「十餘年前，在江湖忽然失去了他的蹤跡，最近有人又說他已投身骷髏教……啊！對了……」

房勉想了想又說：「我曾聽玄眞道長曾說，三才劍溫士龍大俠全家突被慘殺，就是這死鬼曾統帶頭去幹的，不想這魔頭今日竟死在姑娘的指下，這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正說到這兒，溫如玉忽然由沉思中回過神來，一把抓着了房勉的雙手，顫抖着聲音說：「老前輩，你說他就是殺害溫……溫士龍全家的兇手？」

房勉見他神情有異，就說：「是的，我記得上清觀的玄眞道長，確曾對我這樣說過。」

溫如玉聽得此言，祇氣得咬牙切齒，熱淚盈眶而下，一時好像閉了氣，全身抖個不停，青青和蕭湘兩女，見他急成這個樣子，慌忙雙雙撲到他的身邊，一左一右的擁着他，一人拍背，一人揉胸，並輕輕在他耳邊低低呼喚着，過了好一陣子，溫如玉這才似緩過一口氣，隨即放聲大哭起來。

溫如玉這種情形，大家心中自然明白，他必是與溫士龍有着很密切的關係，而且這種事，別人也無從勸解，祇有眼睁睁望着他痛哭，更瞧着柳青青和蕭湘兩女在他的身邊，陪着他悄悄的流淚。

又過了一陣，溫如玉的情緒，似已漸趨平靜，柳青青這才在耳邊悄聲的勸解，並說：「玉哥哥，我猜溫大俠必就是令尊，現在這賊子已經死在小妹的指下，血仇已報，你應該寬心才是呀！」

溫如玉抬起淚眼，深深的望了青青一眼，微微的點了點頭，又悽然的說：「謝謝青妹，替我殺了仇人喇！」

青青見他心情已經開朗，趕緊把話岔開，幽幽的輕嘆一口氣說：「唉，當時發話的好像是另外一人，怎麼他能逃出洞去，我們竟都未曾看見他的蹤影呢？」

溫如玉慢慢的接口說道：「我聽那聲音，極可能像是那位故弄玄虛的骷髏教主哩！」

飛天鼠房勉聽了，也一拍手說：「着哇……」

但他下面似還有話要說，忽然又滾動着眼珠子沉吟起來了，柳青青不知道骷髏教主究竟是何許人物，她就對如玉問道：「你是在何處見過這個骷髏教主的？」

溫如玉說：「就在骷髏教江西分壇典禮席上見過他，啊！不！祇是聞其聲而未能見人……」

柳青青又問道：「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溫如玉就那天參加分壇典禮的大略情形，以及骷髏教主趕來，祇聽見他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其人的事，詳細一說，大

家都感到很有興趣。柳青青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語似的說：「奇怪呀！祇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莫非他會隱身之術？」

溫如玉又接一句道：「我總以爲他是故弄玄虛？」

房勉揑着雙手，又不停的擺着腦袋說：「不！不！都不是！」

看他這種神情和連說兩個「不」字的言中之意，似乎是說：「只聞其聲，而不見人的骷髏教主，既不會隱身之術，也並非故弄玄虛了。」

所以青青和如玉都瞧着他又不約而同的齊聲問：「那，他是……」

天飛鼠房勉未等他們把話說完，就張口欲言，但他的目光一掠蕭湘，就變作遲遲疑疑的說：「我看，唔，暫不討論這些，我們還是……」

看他如此欲言又止的神情，都能會知其意，尤其冰雪聰明的辣手紅綫蕭湘，看在眼裏，更是苦在心頭。她想：「哼！這老偷兒把我當成外人喇，機密事怕我聽見了，眞是……」

照她平時的脾氣，今天縱然不大發雌威，也必將起身拂袖而去，才不願忍受這些窩囊氣呢？可是奇怪，自從追踪溫如玉以來，這幾個月之內，也不知暗中爲他做過多少事，担過多少心，而且更不知已爲他流過多少的相思之淚？好不容易碰着這次機會，幸而救下了他的性命，連青姐姐也都對自己另眼相看了呀！難不成眞的就一氣離開嗎？不行。說甚麼也不能任性而爲。唉！爲了他嘛，只好忍讓！

蕭湘雖在心中七上八下的這樣想了又想，可是她臉上的神情，不知不覺的就隨着思潮的起伏而不停的變化，看在飛天鼠房勉的眼裏，倒不覺怎樣，看在如玉和青青兩人眼裏，就起了不同的感受了。

於是溫如玉的目光，才與蕭湘的目光遇上，就趕緊避開，當他把目光再與青青的目光相接時，使得青青的心靈深處，起了特殊的感應。青青想：「我應該同情他們，只要她願意，我更應該成全她！也只有自己才有這種權利啊！」青青想定了，她衝着如玉嫣然一笑，又用她滿懷眞摯熱情的眼神，深深的注視着蕭湘說：「如果你願意。我希望今後你不要離開我們！」

最深的情義，最大的承諾，都在她這句話裏，表示得明明白白了。眞把一個平日任性刁頑的辣手紅綫蕭湘感激得熱淚盈眶，一下撲進了青青的懷內，兩肩不住的抽搐。當然，更加感慰的，還有溫如玉，他只把一雙含淚的俊目，深深的注視着柳青青，同時也引起了兩心的互慰，兩情的共鳴！

飛天鼠房勉，看見這三位青年俊美的英雄兒女的「語妙情深」，頗覺有趣，也不免多所感觸。但他認爲目前倒是先辦正事要緊，於是輕咳一聲，接着打了個哈哈說：「哈哈，但願花長好，月長圓，我這兒更預祝你們有情人都成眷屬，哈……」

經他這樣亦莊亦諧調侃笑鬧之後，使三個年青人聽了，心中都是既感激又欣慰。惟獨溫如玉秉性忠純，他趕緊對着房勉肅容，揖說：「多謝老前輩的金言……」

這一來，情勢可就大變啦！只聽「噗嗤」「噗嗤」兩聲輕笑，凌雲燕柳青青，和辣手紅綫蕭湘兩女都被羞紅了粉頰，忙的擧袖掩面，背轉身去，兩肩不住的抖動。這使得溫如玉有些尷尬，吶吶的不知如何是好……

飛天鼠房勉一看這情形，心中也感到大樂，乾脆敞開喉嚨呵呵大笑起來。他笑了一陣，看三個年青人的神情已漸平靜了。才說：「時間已不早了，我們還有正事要辦，不如大家找個地方商量，如何？」

辣手紅綫蕭湘因爲近月來的奔波勞碌，滿腔的幽怨，今天才能得消解，所以心中特別的高興，也就恢復了她爽朗活潑的性子，一聽房勉如此一說，她便瞅着柳青青說：「如果大家信得過我，我倒有個好地方，不但可讓大家議事和休息，更有飲食供應，而且還有好酒哩！」

說到最後她把雙妙目朝着房勉一瞟，房勉心裏自然明白，也就微笑着接口道：「大家已是自己人了，還有什麼信不過的？」略頓又接着說：「蕭姑娘既有好地方招待咱們，老朽這兒就先謝謝啦！」

蕭湘明白這是他先前對自己的不信任而說的道歉話，所以蕭湘也就對他報以禮貌的一笑，說了聲「不敢當」，又深深的注視如玉和青青一眼。然後說：「那就由小妹帶路，請隨我來呀！」

×　×　×

三叠泉，在五老峯南面的絕壁之下，千尺飛瀑，由五老峯頂排空而下，直瀉迷雲谷。此處奇石插天，松柏遍地，鬱鬱蒼蒼，幽清絕塵，是爲廬山風景最幽之境。

辣手紅綫蕭湘，引着飛天鼠房勉，凌雲燕柳青青和溫如玉三人，繞石穿雲，攀岩渡澗，一路來至了聽泉岩。

蕭湘住足，伸手指着雲樹深處對衆人說：「你們看，那白雲縹緲之間，不是隱約可見一角紅樓嗎？」衆人一看，果見莽莽蒼茫之處，有碧瓦朱簷，時隱時現。

房勉就問：「那是甚麼地方？」

蕭湘說：「那就是我要引你們去的地方呀！」

衆人心中皆覺高興，房勉也捋鬚笑道：「呵呀！那眞像是人間仙境嘛，我們就快走吧！」

於是衆人都展脚程，如飛急趕。盤盤曲曲，上上下下，走了又約盞茶光景，穿出密林，衆人忽覺眼前一亮，遙見一帶粉牆，掩映紅花碧樹之間，只見牆內殿角飛雲，週圍翠柏環繞，白石磴道，直達山門。門首一方匾額，題的是「覺修庵」三個大字。辣手紅綫蕭湘走到門前，伸手要去叩環，房勉搖手阻止她說：「看來係是尼庵，我們是否可以造次呢？」

蕭湘一笑說：「此庵住持，悟能師太，已年逾九十，爲家父的方外至友，而且也是小妹的傅藝恩師，有我引介，她老人家必不見怪哩！」

正說着，就聽那兩扇厚重的大山門「呀」的一聲開了，遙見正殿的石階之上，站着一位老尼，衆人正感一怔，就聽那老尼的聲音說：「湘兒，既然來了，怎不快請客人進來一敍呢？」

蕭湘喜孜孜的恭聲喊了一聲「師尊！」又回頭邀請衆人入內。

房勉三人既見老師太已經表示歡迎，也就不再拘泥了，就隨着蕭湘步入山門。

房勉進門後迅即瞬目左右一瞟，並未見有應門之人，他心內已明白了這位老尼，必是身懷上乘內功的武林高人，等他們向內走了兩三步，忽聽背後又是「呀」的一聲，衆人回頭一看，那兩扇大門又已慢慢閤上啦，這就更證實了衆人心中的猜想，於是對這位世外高人，更增加了幾分敬意。他們走到石階之下站定，蕭湘首先對老尼行了一禮，然後又替房勉三人引見了。房勉對老尼一揖說：「晚輩等冒闖仙居，還請前輩恕過！」

老尼含笑頷首說：「幸會，幸會，三位快請到客堂奉茶！」

大家進入客堂坐定，就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垂髫小女，捧來香茗敬客，然後主賓就敍談起來。

在談話中，每個人的心裏自然增進了感情；尤其對彼此的身世來歷更多了解。於是談話就慢慢進入正題，飛天鼠房勉首先說明了他們此行的願望：「因爲在那古洞之中，被骷髏教主聽去了他們的機密，對於今後助溫如玉尋寶的事，他定會從中作梗，像他這樣藏頭露尾，故作神秘的魔頭，我們對他確感防不勝防，必須設法先揭開他假面具才好。」

悟能師太含笑問道：「要怎樣才能解開他的假面具呢？」

房勉說：「他只是憑着一隻護身神符，障人目光罷了，其實他並非練到了來去無踪的地步，若能『摸』去他的護身符，他就無所遁形啦！」

悟能師太打了個哈哈，說：「哈哈！你眞是三句不離本行嘛！」

莫看這悟能師太，年高德重，寶相莊嚴，她這句笑話，可眞把幾個年青人給逗樂啦！辣手紅綫蕭湘先笑叫道：「嗨！房前輩，我師尊說的不錯，以你之能，要『摸』他的護身符，那還不容易？」

飛天鼠房勉，雖是皮厚心深，經驗老到，但也被他們這一老一少的調侃之詞，窘的他老臉微紅，於是苦笑着嘆道：「咳！話是不錯，可惜我無法走近他之身邊，這，這叫我如何去摸呀？」

悟能師太笑笑說：「這你不必發愁，自有我……」

辣手無綫蕭湘一聽這話，明白師尊已有相助之意嘛！這不太好了嗎？她心中一喜，就搶着問道：「師尊！你老人家肯帮忙他？」

悟能師太含笑轉面對着蕭湘說：「傻孩子，爲了溫少俠尋寶的大事，爲師自然要帮助你們完成心願呀！」

悟能師太本是語意雙關，蕭湘怎會聽不出來，喜得她一跳起身，衝到師尊面前，雙膝一跪，抱住悟能的雙腿叫道：「那太好啦！師尊！師尊！」

悟能師太撫着她的秀髮笑道：「孩子，我知道你心裏很高興，所以要帮助你！」略頓，又接着說：「三十年前，我曾救過公孫無忌的命，所以我去訪他，他必定以眞面目和我相見……」

蕭湘站起身來打斷師尊的話問：「師尊，你說的公孫無忌可就是骷髏教主？」

悟能師太含笑點了點頭，說：「大家這就請到齋堂用餐，餐後好好休息，今晚我陪房施主同去見他，那時，房施主你可相機行事啦！」

× × ×

骷髏教江西分壇後進花園內的一座畫樓密室之中，此時燈火通明，四圍紗窗都放下了錦帘，靠西設了一張象牙雕花大牀，錦被鴛枕，羅帳銀鈎，東面設了一座紅木鏤花大粧台，上面嵌着一面絕大的白銅鏡，牙牀靠右擺了一張紫檀木巨案，案上奇珍美饌羅列滿桌，案後橫陳一張軟榻。一切都顯得非常富麗而豪華。說那粧台的巨大銅鏡中，却映現出一幅絕妙的美景，不！其實那不能算是美景，而只是映現出玉面狐白一翎，赤身露體獨自在那軟榻之上。只見她，左手高高舉起，好似攀着另一人的頸子，右手端着一杯酒，凑在唇邊吸了一口，又仰頭噘起櫻唇在喂向別人的嘴中似的，然後又扭着纖腰，嗲聲嗲氣的自個兒說話啦：「嗯！我說我的教主呀！我跟你這麼多年了，幹嘛還不讓我見見你的眞目面呢？」

正當此時，門外的一聲磬响，白一翎隨即也靜止了她身形，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發自白一翎身邊：「外面有什麼事？」

樓下有人答道：「啓稟教主，悟能師太求見！」

隨聽那個沙啞的聲音吩咐道：「快請師太至密室奉茶，我這就前去見她！」

此時被人一把推開了似的白一翎，一個踉蹌站起嬌軀，嘟起櫻唇，恨恨的走到粧台前，對着銅鏡獨自欣賞了一番，她想：「這老鬼始終不讓我看看他是個什麼長相，只有這位悟能老尼來了，他就趕着出去見她，莫非她就是他娘？哼！」

這間密室之中，一個瘦高子的黑衣人，陪坐在悟能師太對面。只聽那黑衣人恭聲說：「晚輩剛剛到此，因事躭延着，本想明晚前去拜候法駕，不想前輩却已來了，有失迎接，尚請恕罪。」

悟能含笑說：「只因貴屬蕭錚之女蕭湘，是我小徒，聽說她最近與教主的手下發生了糾葛，還望教主你高抬貴手……」

那黑衣人未等老尼把話說完，就站起身拱手說：「請前輩恕罪，無論令高足對本教發生了天大的事，也無人敢冒犯於她。」略頓又接着說：「此事晚輩確尚不知。這樣罷，我這裏奉贈令高足骷髏令符一枚，叫她隨時帶在身上，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是本教任何人，見符如見晚輩本人一般，自可無事了。」說罷起身進入內洞小室去取令符，但他伸手才一揭開門窗，不禁大吃一驚，他猛的喝道：「什麼人？」

語聲一起，他舉掌就要拍出，可是晚了，只聽他「吭」了一聲，身子向後就倒，此時門內閃出一人，一把扶住了他的身子，把他依然送回到原來的椅上落坐，然後轉臉對着悟能師太一笑，迅即閃身出了密室，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不見了。

× × ×

覺修庵的一間靜室之中，幾個青年男女，正圍在飛天鼠房勉的身邊，爭着就燈光之下，觀看一件什麼東西，並唧唧咕咕的談論着一個同樣的問題，聽辣手紅綫蕭湘說：「這東西就是護身符呀！怎麼也看不出它的神奇之處在那兒呢？」

正說着，就聽悟能師太的聲音發自窗外說：「我就猜着房施主準未得手啦！」

話聲一落，室內燈光微微一暗，悟能師太已笑逐顏開的站在了衆人面前。蕭湘拿着個小小黑布包兒，一下就衝到悟能師太面前歡呼道：「師尊！你快看，這就是骷髏教主的護身符哩！」

悟能接過，由包內抽出一方黑黝黝的小牌，寬有一塊長約兩寸厚約三分，質料非金非玉，非木非石，上面穿着絲穗，下面鑲着一粒黑珠子，一面刻有「唵嘛呢巴密吽」幾個梵文字。另一方面也刻得有字，但大家都不認識，蕭湘對於此物倒也極感興趣，她又急急的問：「師尊！這東西的用法，是不是掛在頸上就可隱身呀？」

悟能師太一笑，伸手就把這面小牌往蕭湘的頸上一套，只聽衆人齊聲驚呼：「啊！眞是神奇呀！」

蕭湘心中一樂，就問：「青姐姐，這下你是眞的看不見我了？」

凌雲燕柳青青也驚喜莫名的說：「啊！眞的看不見你啦！」

蕭湘心中還有幾分不信，她躡手躡脚的輕輕走到銅鏡前對鏡一照，鏡中那兒有自己的影子？這下她已確信不疑了，於是她想：「我馬上再做一件最想做的事，試試究竟如何。」她爲人素性爽直而大胆，此時她想做就做，「……」只聽溫如玉忽然「唔」了一聲，紅着臉還用手一摸自己的嘴唇，衆人見他如此，正感奇怪，就見蕭湘忽從門外氣喘喘的跑了進來，手中握着那面小牌說：「哎呀！這東西實在好得很哩！」

溫如玉瞟她一眼，暗自在心中笑道：「當然是好呀，你這大胆的丫頭！」蕭湘也紅着粉臉不敢正視溫如玉，只把那小牌往黑色包裏內一塞，伸手遞給悟能師太，師太不接，只說：「還是把它交給房大俠罷！」

房勉恭應着從蕭湘手中接過小包，收入懷內問悟能道：「晚輩得手後離開，不知那魔頭可會對前輩起疑？」

悟能師太一笑：「你去後，我就解了他的穴道，問他是怎麼回事？」略頓又接着說：「恢復神智後第一件事就是伸手一摸衣襟，就顯得神色大變。但我看得出來，他不是鎭定着反問我，有沒有看見什麼？我說：覺得有物從頭上飛出室外，但未看見什麼。」

房勉不禁拍手讚道：「前輩替我如此掩護，眞可說是天衣無縫啦！」

悟能師太笑着說：「他雖然會對我起疑，但你對他却是當面出手，將來難免要向你尋仇，這倒不可不防哩！」

飛天鼠房勉抱拳一拱說：「前輩慮的極是，只是晚輩當時是用玄巾覆頭，而且他在一聲驚呼之下，已被我制住了穴道，諒可無碍啦！」

悟能師太大喜道：「這就好，只是諸位今後又將如何打算呢？」

飛天鼠房勉說：「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明日天明起身，趕上峨嵋，按圖尋寶。」說着就從懷中抽出一張絹幅，就要遞給悟能觀看，忽聽有一個沙啞聲音發自窗外說：「圖先給我，彼此才好交換！」

說時遲那時快，衆人方自一怔，房勉手中的那張絹就「噓」的一聲，已飛出窗外去了，凌雲燕柳青青第一個警覺，當那聲音才一發出，她就縱身飛起，直射窗外，可是慢了半步，當她飛出窗外時，那兒還有人影呢……

× × ×

飛天鼠房勉，隨同溫如玉、柳青青與蕭湘幾個離開廬山三叠泉的覺修庵之後，當天夜裏，宿在蓮花洞的一小廟中，次日取道沙智舖，十里舖直奔九江府。

因爲那夜在覺修庵被骷髏教主從窗外攝去了珊瑚藏寶圖，當時以悟能師太之意，本欲尋着骷髏教主公孫無忌不惜翻臉一戰，也要索回藏寶圖，而飛天鼠房勉，則主張不必追究，以免悟能師太和骷髏教主因此成仇，但悟能師太認爲，圖是在覺修庵被骷髏教主搶去的，她自應負責追回，至於是否因此結仇亦在所不惜了。

飛天鼠房勉却說：「圖被搶去毫無關係，因爲早已詳記在心了。」

悟能師太仍不肯就此罷手，最後還是同意了溫如玉柳青青和愛徒蕭湘的意見，因爲他們說：「有圖無圖，既然已不妨碍，我們尋寶，那就讓骷髏教主去瞎撞一番也好，縱然他能找到地頭，如今已是原形畢露，正好鬥鬥他，相信我們幾個年青人決不會輸給他。」

尤其溫如玉更因他的殺父仇人黑心鬼判曾統已死在凌雲燕柳青青的搜魂指下，這曾統既是教主的手下之人，則這殺父之仇公孫無忌豈能毫無責任？如果能讓他遇見骷髏教主，必定要當面問個明白，如係由他指使，那正好親手殺他以報父仇，悟能師太覺得他們的做法，也是有理，也就不再堅持了。

同時經大家商定西行路綫，主張溯長江而上四川，這樣既可節省行路的勞苦，沿途更可免去骷髏教的人追踪生事的麻煩，所以在第三天的日落之前，一行趕到了九江。

當他們剛剛住進了一家當地最大的鴻興客店時，大家分住了兩間上房，正在洗漱更衣之際，就聽到店外又來了一批客人，嚷鬧了好半天，才算安頓就緒。這在溫如玉他們三人，自然不會注意這些與自己無關的閒事，但飛天鼠房勉，本是久跑江湖的老行家，對這批跟踪而來的人，怎能逃得過他的眼睛？於是他就凑在溫如玉的耳邊悄悄說了幾句，如玉又去轉告了柳青青，和蕭湘兩人，這一來，大家在表面上雖仍是談笑自如，而暗中却都已提高警覺了。

到了上燈時分，房勉等四人，進入飯堂，點了幾樣酒菜，正在低談慢飲，就見進來了四人，走到他們對面一席坐下，也在要酒要菜，飛天鼠房勉趁機以傳音對三人說：「坐在對面那席上的四個，可能就是骷髏教跟踪我們的人。」

溫如玉他們聽房勉一說，就對那四人打量起來，只見爲首一人，年約四旬，是個瘦高身材，只生得鷹鼻鷂眼，闊口短鬚，神情陰冷。另三個是相貌兇惡，目光陰沉，一律都是黑色勁裝，腰帶兵器。那四人雖在各自吃喝談笑，四對眼光，却不時在向溫如玉他們這一席瞟來瞟去，因爲柳青青依然是一身白衣，仍作書生打扮，而蕭湘却是女裝，所以那些邪惡的眼睛，自然都朝蕭湘身上集中，這使得蕭湘暗暗生

氣，她一對妙目骨溜溜的一轉，心中就有了計較。於是她故意把目光盡朝那些貪婪的眼色去勾引，惹得那個闊口短鬚的老者，心裏暗自癢兮兮的。但他發覺他的手下幾人不時也用色迷迷的眼神直朝蕭湘身上窮溜時，他心裏就很不是味道。

那老者一時性起，就「啪」的一拳擂在桌子上說：「你們看什麼？不懂規矩的東西！」他三個手下吃他如此一罵，弄得非常尷尬，都漲紅了臉，正不知道如何下台之際，辣手紅綫蕭湘却接話啦！她說：「喂！我說那位老頭兒，只許你那對賊眼看你家姑奶奶，姑奶奶我要瞧瞧你是個什麼東西也不行嗎？」

那老者一聽，心想：「糟了！」他趕緊堆起笑臉站起身來，忙對蕭湘一抱雙拳說：「姑娘請別誤會，我只是在教訓我的手下。」

蕭湘鼻子裏一哼說：「哼！猴兒騎在狗背，還不都是畜牲，倒裝什麼人樣！」

那老者眞是被氣得七竅生烟，又不敢發作，只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蕭湘那肯就此饒他，於是她盯着那老者說：「怎麼啦！不懂規矩的東西，姑奶奶教訓你，居然敢發橫，想是你們的狗皮有些發癢！」

她的癢字音還未落，伸手取起一雙竹筷，一折成四，順手就朝那老者席上射出，只聽「呼」的一响，緊接着就是四聲「哎唷」，那四人的頸頰上同時都射中了一枝，入肉兩寸，血流如注。幾個用手捂着頸子，痛得呲牙裂嘴窮哼哼，而辣手紅綫蕭湘似乎眞的發了性子，她起身走到那老者的面前，伸手摑了他兩個大耳光，然後斬釘截鐵的問：「喂！別裝死了，快報上你的名字！」

蕭湘不等他說完，就叱道：「少廢話，你們可是骷髏教派來的跟踪的？」

那老者聞言更抖得厲害了，怯生生的瞧了週圍一眼，然後望了蕭湘一眼，點了一下頭，就順勢埋下腦袋，不作聲了。蕭湘又問道：「一共派來了多少人？」

那老者搖了一下頭，也不說話，蕭湘順勢反手又給了他一個大耳括子，只打得那老者滾出去了三尺，等他慢慢爬起身子，已是口鼻流血，不成人樣了。

於是蕭湘對他說：「趕快夾起尾巴滾得遠遠的，若再讓姑奶奶我撞見了，我就活劈了你們。」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房勉他們一行，就在江邊租好了一艘雙桅大船，言明只到蕪湖，抵埠後再雇別船西上，於是一切辦妥，就解纜啓碇，揚帆出發啦……

他們此行，雖遇風，却是逆水，所以船行頗慢，直到第五天，才抵達蕪湖，但當他們相距蕪湖尚有十里水程之際，已是紅日偏西滿天紅霞了，船家說：「幾位貴客，快要到達吉地了，特爲幾位備點水酒小菜，請用過了，等會上岸就好落店休息，這就請罷！」

於是爲他們擺上了幾樣酒菜，船家又替每人斟上了一杯酒，然後說：「我要照顧行船，恕不奉陪啦！」說着就自退到後艙去了，大家覺得這位船家倒很懂得禮貌，說了一聲「多謝」就開始吃喝起來。

但當他們正要舉杯就唇之際，房勉突然用眼色止住了大家，隨即以傳音對三人說道：「我發覺這酒中有鬼，千萬不可飲用。」

蕭湘也接着用傳音說道：「酒中確實有鬼，我猜敵方在蕪湖必是機關，我們何不裝昏迷，讓他把咱們送到他們的機關裏去，倒好殺他個痛快哩！」

柳青青也以傳音說道：「這辦法不錯，我們這就開始上場如何？」

大家都會意的微微一笑，然後，就相繼的倒了下去……

× × ×

蕪湖北關外十里舖的玄通觀內，此時正殿上燈燭輝煌，十幾名佩刀大漢，在觀內外小心的戒備着，如臨大敵。

正殿上神案前，擺了一張長桌，當中正面坐着一位艷粧少婦，那正是玉面狐白一翎，她左手坐的一位道人，兩旁排列了七八名勁裝大漢，只聽白一翎說：「人旣已擒住了，怎麼還未送到呢？」

就聽有人答道：「啓稟夫人，因爲天黑，抬着四個人，走得很慢，大概也就要到了。」

白一翎又問：「把他們迷翻之後，可曾搜過他們的身上？」

那人說：「啓稟夫人，唐護法交代得清楚，沒有人敢搜查。」

白一翎點頭微微一笑，並未說話，就聽門外有人急急跑進大殿稟道：「啓稟夫人，四個人已經送到了。」

正說着，就見一個黑色勁裝的中年人走進殿來，對着白一翎一抱拳說：「幸未辱命，四個人都已擒來啦！」

白一翎衝他一笑說：「唐護法辛苦了，請坐！」隨即吩咐左右：「快把那四個人抬進來！」

就見一羣人抬着回乘軟轎進殿，那上面躺着的正是飛天鼠房勉，溫如玉、柳青青、蕭湘四人。

白一翎就扭頭對那位道人說：「玄通道友，快去搜查他們的身上。」

因爲躺在地上的四人，橫擺了一排，那玄通道人走下座位，正好走到蕭湘的面前，他一看蕭湘，那樣美貌的面容，婀娜的身材，已是暗起了邪心，他想：「趁這搜查的機會正好摸摸她那些最好的地方，過一過手癮，這眞是太好啦！」他心在如此這般的轉着邪念，却已俯身伸手，正待探進美人的胸懷裏去，弄弄那對要命的大果子。說時遲，那時快，他的手正要觸到蕭湘的胸衣時，忽聽白一翎驚惶的聲音叫道：「快住手！」

玄通道人聽得一驚，心中感到奇怪，手還未收回，同時扭頭去看白夫人時，忽覺自己的手已被鐵箍套住了。他正想用力奪回，可是遲了，他只「哎唷」了半聲，一個身子已被蕭湘摔出一丈之外。「叭」的一响，他就不能動啦！

原來當玄通正要伸手去摸蕭湘時，白一翎忽然發現那頭躺着的飛天鼠房勉失去了身形，她心裏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所以趕緊出聲制止玄通去摸蕭湘，那知她的喊聲未完，大變巳生，那時玄通被蕭湘擒住摔了出去的同時，白一翎也被一隻大手給扼住了頸子啦！

這些事說起來，是話句一大堆，但事

情却是發生在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等大殿上其他的人驚動起來，還想有所行動時，已是無能爲力了。於是跑得慢的人，都被人制住了穴道，一個個都變成泥塑木雕了……

× × ×

半個月過後的月明之夜，飛天鼠房勉他們四人，又悠閒瀟洒的出現在武昌的黃鶴樓。正當他們四人留連在崔顥題詩的巨碑之前，爲那千古絕唱的詩詞陶醉時，却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從凌雲燕柳青青的身後擠到了前面，只聽她琅琅童聲念道：「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她旁若無人似的，用清朗嬌脆的聲响，和抑揚頓挫的音韻讀完了那首古詩，已把房勉等人感動得情懷激盪，尤其柳青青和溫如玉兩人，更是聽得悠然神往。

衆人正在情意低迴，幾乎想唏噓嘆息之際，那小女孩却轉身一扯柳青青衣褲說：「姐姐，你說這首詩作得好是不好？」

衆人這才看清這小女孩，有一張蘋果似的小臉蛋，只生得明目皓齒，神光照人，眞是可愛極了，柳青青雖感一楞，但巳被她一種嬌稚活潑神情所感動，也就欣悅的笑着說：「當然作得很好哇！」

那小女孩又追問道：「究竟好在那兒呀？」

這一問，可把衆人都窘住啦，還是青青有急智，就說：「大家都知道唐朝的詩仙李太白，你可知道？」那小女孩子點了點頭，這自然是知道的表示，可是她又追問：「這和崔顥此詩的好在那兒又有何關呢？」

凌雲燕柳青青也眞算是「才思敏捷」了，她含笑說道：「有次太白遊黃鶴樓見了此詩時，曾說過兩句話。」略頓，繼續說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只見那小女孩聽了正在搖頭擺腦的揣摩那兩句話的含意時，柳青青又接着問那女孩：「你想呀！連詩仙李太白都對此詩那樣的嘆服了，這詩豈不是很好嗎？」

那小女孩白牙咬着紅唇點點頭，又做了個得意的笑容問：「那自然是好啦！但你還是未能說明這詩好在那兒呀！」

衆人正在爲柳青青將要栽在這小女孩的手裏而着急時，只聽青青打了脆哈哈說：「連詩仙李太白都未能說明此詩好在那兒，我怎麼敢隨便批評呢！我想你旣能提出問題，你心裏定巳有了答案了，可肯告訴我們嗎？」

衆人又正在爲青青的機智能够堵住這小女孩出語刁鑽詞鋒逼人的小嘴而感到欣慰時，只聽那小女孩居然說：「我當然有答案啦！」

衆人正感驚怔之時，却聽小女孩接着說道：「我的答案是：別貪閒遊，免誤大事！」

衆人聽她這樣兩句無關議論主題的話，正感莫名其妙時，只見那小女孩一把推開了柳青青，飛快的跑向門外，她跑到門前石階上，還回頭揚起小手向青青揮了揮說：「後會有期，謝謝姐姐的金牌啦！」

凌雲燕柳青青聽到「金牌」二字，不禁一驚，她趕緊伸手一摸襟帶，不禁驚呼道：「哎呀！」

她聲出人動，恰似飛燕穿簾一般。就巳射出了樓門，可是怪，舉目一望，只見夜色茫茫，那兒還有那小女孩的影子呢？如玉、蕭湘兩人見此情形，心知有異，也同時飛身趕到青青身邊問：「怎麼了！」

青青悄聲說：「我身上那面小金牌被她摸去啦！」

溫如玉曾聽青青說過那面取自山魈腹中的金牌，關係他們此行峨嵋尋寶非常重要，一時就發愁無語，不知應該如何才能安慰青青。而蕭湘却是不知那面小金牌的來歷，於是問：「青姐，一面小小金牌，能值幾何，丢了也就算啦！」

柳青青尙未答言，飛天鼠房勉也跟了出來，他聽見丢了小金牌，心中一驚，就急急的說：「那，那怎麼辦呢？」

聽他這樣一說，蕭湘心知這事關係非淺，也就楞住了，到底是不明底蘊，她忍不住又問：「丢了那小金牌究竟有什麼關係嘛？」

柳青青就把前在五台山的一處絕谷之中，擊斃山魈，由牠腹中取得「內丹」，剖出一面金牌的情形，扼要又告訴了蕭湘一遍，並即念出那金牌的四句話：

「珊瑚藏寶，放於寒潭。

金魚之腹，剖之立見！」

蕭湘一聽不禁「哎呀」了一聲說：「這可糟了！」略一沉吟又接着說：「這小女孩臨去時說的那兩句話，似是在警告咱們，不可沿途貪看風景，誤了大事，這箇直是有心和咱們爭先尋寶嘛！」

飛天鼠房勉也嘆口氣說：「可不是？寒潭的位置圖，巳被骷髏教主搶去，現在又被這小孩摸去了小金牌，倘被別人搶先趕到地頭，按圖索驥，一舉可得，那還有咱們的份呢！」

接着又說：「唉！老朽終年打雁，却被雁啄瞎了眼睛，眞想不到我這個賊爺爺在此，偏被賊孫女的摘下我的招牌啦！」

凌雲燕柳青青靦覥的勸慰道：「前輩何必自責呢！這都怪晚輩太大意了啊！」

話雖是這樣說，可是凌雲燕柳青青和溫如玉兩人在心中，始終還是梗着一個疑問，那就是對這小女孩來歷，忐忑於心。溫如玉想了半天，忍不住問青青道：「青妹！我看這小女孩，似在那兒見過哩？」

柳青青到底是精明心細，她想了想，忽然說：「啊！她好像就是在桃林渡船上所見那個盲老人的小孫女環兒呀！」

溫如玉一拍雙手說：「對！果然就是她！」

第一疑問雖然得到了答案，但跟着又發生第二個更不可能的疑問，因爲那盲老人曾兩次突然出現，爲他們有過關係非輕的幫助，似乎是友非敵。那他爲什麼又要令這小女孩前來盜取金牌呢？還是蕭湘性子爽快，她說：「咳！東西旣巳丢了，再研究又有何用？」略頓又繼續說道：「我看還是趕快上路，急急趕到峨嵋尋寶最要緊，千萬別落在別人之後，那一切都算白費了……」

大家自然沒有異議，於是決定立刻起程……

飛天鼠房勉他們一行離了武昌之後，決定不再乘船，專走偏僻小路，晝夜向西急趕。當然這一路下來，是够辛苦的了。

半個月之後，他們已趕到了重慶。雖然都是英雄兒女，但經過這十多天翻山越嶺的長途跋涉，也覺疲倦不堪，爲怕柳青青和蕭湘太過勞累，就在重慶上住幾天，也好讓兩位姑娘好好的養息，以便繼續趕路。

這重慶府，古稱巴陵郡，所以四川古來又稱巴蜀，即是以此而名的。其情在揚子江（又名長江）與嘉陵江合流之處乃係三面環水的山城，故此算是蜀中水陸貨運聚散的總碼頭，商業極爲繁榮。

飛天鼠房勉和溫如玉柳青青蕭湘四人，是住在一家天府客店，這家客店在重慶城邊，要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客棧，不但規模宏大，而且氣派豪華，最以令人欣賞的酒菜精美，可稱全國第一。

房勉他們四人，在休息了兩天之後，已覺疲勞盡去，精神煥發。這天天氣晴朗，早餐後幾人便到大街上去閒逛，只見街上行人如鯽，這本是一個百業繁榮的大城市應有的現象，可是今天的情形，似乎有些特別，因爲大多數的行人，都是朝着一個方向集中，並且從行人口所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快到城隍廟看熱鬧去。房勉就對溫如玉青青蕭湘說：「反正沒事，何不也去湊湊熱鬧？」

三個青年人，自然不會反對，於是，他們就隨着人潮，信步朝城隍廟而去……

所謂城隍廟，全國各地都有，但以設置的普遍而論，要數四川爲最著。因爲道經上所說的酆都，就在四川省的酆都縣（亦即有名的四川榨菜產地之一）所以四川的城隍廟，每個城市都有，亦如人間的府縣一樣，凡是政府所在之地，必有一座城隍廟（府有府城隍，縣有縣城隍，多有官等）而有四川各地的城隍廟，除了酆縣的幽冥山之外，就要算重慶的城隍廟規模最大了。

房勉他們四人來到城隍廟前，只見廣場上黑壓壓的人頭鑽動，一片吵嚷之聲，他們隨着人羣，擠到了場中一看，原來是江湖賣解的在那裏兜售藥丸等，他們略一瀏覽，覺得無甚興趣，正想擠出人羣去另處看看，忽聽場中鑼聲噹噹，就見一個老者高聲喊道：「現在暫停賣藥，再耍一套孫悟空上天盜桃的把戲，若是看得開心，就請多賞賜罷！」

此時那隨行的伙計們，就七手八脚的堆起了五層桌子，離地也有三四丈高，另外一個赤着上身，腰繫紅綢腰帶的彪形大漢，繞着桌子走了一圈，飛身就跳上了桌頂，他在最上那層一站，下面即有人從地上扶起來一根數丈長的大竹桿，桌頂的大漢，一手握住桿梢，往上一抛，那竹桿好像箭射一般，「呼」的一聲就飛上了空中，然後又從空中落下，那大漢伸手接住桿頭，往自己的右肩上一放。那根數丈長的大竹桿，好像生根長在肩上一般，就直立不動啦……

然後那老者又敲了幾下鑼，說了幾句江湖話，就叫出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向觀衆介紹說，這就是他家三代單傳的小孫子，現在就要命他上天盜取仙桃去啦！看那小男孩，可生得白白胖胖，非常可愛，他穿一身紅色短衣褲，赤着雙脚，他等老者介紹完了，對着觀衆作了個羅圈揖，然後發出清脆的童聲說：「各位伯伯叔叔，哥哥姐姐，現在我就要上天去給大家盜取仙桃，恭祝大家長命百歲，如我演得不好，還望多多包涵啦！」

說完了，他俯身取起了一個猴臉面具，往臉上一套，隨即又做了幾個猴兒姿勢，跳蹦蹦的就爬上了桌頂，再爬上那大漢的肩頭，兩手抱住竹桿，就迅快的猱升而上。

因爲他們的身手矯捷，尤其那名小男孩的表演，更是令人叫絕，不但場上所有的觀衆看得暗暗驚奇，就連飛天鼠房勉，和凌雲燕柳青青、辣手紅綫蕭湘、溫如玉都是非常的讚許。

大家正在看得出神，那孩子突然在桿頂上大叫道：「下面快接住，仙桃丟下來啦！」

他的語聲才落，就見他揚手拋下一隻竹籃來，那老者雙手一伸，接住啦！他把竹籃放在地上，伸手揭去上面的蓋布，籃內赫然竟是滿裝着白裏泛紅的大桃子，這下子把在場的人都看得搖頭咋舌，稱奇不已啦！

爲什麼大家都覺驚奇呢？因爲論時節，那正是農曆中秋節的前十天，又那兒有新鮮的大桃子呢？

但是有人說話了，只聽人叢中一個聲音說：「現在那兒來的桃子呀？何不讓我們嚐嚐它是眞是假啊！」

那老者一聽這話，噹噹噹敲了幾聲鑼，場內場外一時都靜下來了，他趁機說道：「桃子是眞是假，到口一吃便知！」略頓又接着道：「這當然不是人間之物，而是才從王母娘娘的果園中新摘下來的仙桃哩！」

一停又說：「這樣罷，我要送給大家去吃，諸位大概絕不會接受。那是念在我們跑江湖人辛苦嘛！」略頓又說：「如果肯出一兩銀子，我願意賣給他一個……」

他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見一個衣履鮮潔的青年人排衆而出，他丟下一錠十兩銀子說：「老頭兒，我出十兩銀子買你一個，拿來。」

說着他伸手就從竹籃內揀了一個起來，送到嘴邊，只聽「卡」的一聲，他咬下一口來，一邊咀嚼，一邊讚好，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立即就有多人掏出大小不等的碎銀塊，爭着買來吃，頃刻之間，一籃桃子就被搶購一空了。

正當那些買桃人吃得高興，那老者手捧一大把銀子笑得合不攏嘴的時候，忽聽那孩子在桿頂上一聲慘叫：「哎呀！」

衆人還未來得及仰頭觀看，就「叭噠」幾聲響，竟然從空中掉下來血淋淋的幾件東西，衆人方一驚視，好像是大卸七塊的人屍，這一下那老者「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哎唷！我的小孫兒被砍成幾塊了呀！」

在場的觀衆，目睹這樣的慘事，人人都在心裏替那老者難過，有位胆小的心慈的人，竟也忍不住陪着老者痛哭失聲啦，登時一陣忙亂，就有人取來一條布單把那孩子的屍體蓋住，有人自動出來帮忙募捐

，忙了一陣，似乎收起的銀子已經不少了，更有人說：「應該向官府報案。」但那老者又打躬作揖的止住了，最後他命令從人收場，等把東西捆紮好了，那老者走到那孩子躺着的地方，一手揭起布單說道：「我的乖孩子，還不起身，謝過這些個善心的伯伯叔叔嘛！」

就見那小孩從地上一躍而起，摇着兩隻小手，隨着他的家人上車而去。

蕭湘越看越出神，但看到後來，心裏就覺得沒趣了，於是，正當衆人在忙着募捐收錢的時候，她一扯柳青青說：「把戲已演完了，我們該走啦！」

他們才從人叢中擠出來，就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在遠遠的廊下站着，似有意似無心的朝他們一笑，柳青青視覺銳敏，她一下就認出那女孩就是在黃鶴樓摸去了她的小金牌的環兒。

她一怔之下縱身就朝那小女孩站着的地方飛去，說時遲那時快，等她飛掠到那廊下時，小女孩早已跑出了廟門啦！當時又正值把戲散場，觀者朝外散開，人似潮水一般湧出廟門，只一眨眼工夫，已經失去那女孩的踪影了，等得房勉溫如玉和蕭湘跟踪趕到時，只見柳青青還站在那兒發楞啦！

溫如玉見她如此，很關切的低問：「青妹？你怎麼啦？」

柳青青尷尬的一笑，說：「我們快回店去罷！」

回到店中，青青才說出她看到了環兒的情況，房勉就說：「這就證明對方也已趕到此地了，咱們還是快走罷！」

× × ×

飛天鼠房勉溫如玉柳青青和蕭湘四人，這次是買了四匹川馬，並僱用兩名本地人做嚮導，沿途照顧。所取的路綫，是由「壁山」、「大足」向西到「資中」，再經「井研」，過「嘉定」，而且直奔峨嵋的。這條路是捷徑，而且川馬體型小而脚程快，他們又是輕裝趕路，再加上有馬夫引導，所以在離開了重慶的六天，已抵達峨嵋山下的伏虎寺。他們到此，已不須再乘騎，就把四匹馬送給了兩名伕子，並另外各人賞給五兩白銀，兩名伕子自然是千恩萬謝的去了，而他們四人，現在已是無累一身輕，就在伏虎寺借宿一晚，次日一早，就悠哉遊哉的上山而去……

「金頂」，爲峨嵋的最高峯，約爲海拔一萬五千尺，其上有「普賢殿」，算是峨嵋山的主廟，因此山乃普賢菩薩跨象東來的駐錫之地，所以普賢爲峨嵋山奉祀的主神（故金頂亦稱普賢頂），其餘全山上下，到處都是廟宇，大大小小，總有一千餘所。

而最特別是，峨嵋山不但是佛寺很多，而道教庵觀，也不在少數。照典籍所載，因爲唐朝的皇帝姓李，而李老子又被尊奉爲道教的始祖，於是在唐玄宗年間，道教的勢力，就打進了峨嵋山，當時曾引起佛道兩教的流血鬥爭，互相砍殺了十年之久，因爲道教有同宗皇帝做靠山，佛教終於未能保持其旣有勢力範圍的「領土之完整」。

年經代遠，佛道的兩教慢慢也就相安無事了，這是歷史的範疇，現在不再深談，只說金頂之上的普賢殿，它建造的宏偉與堅固實在是無法想像。

因爲這座廟的整個圍牆與間壁，都是用五尺長、三尺寬厚的大石條精雕細刻而壘叠起來的。所有的柱子，也都是用整塊巨石雕琢成爲直徑三尺，長逾五丈，外刻盤龍的龐然巨物，它的大小横樑，更是鋼鑄成，殿頂上蓋以巨大的青金銅瓦，只要是晴天，百里之外可望見那殿頂閃閃金光，所以金頂之稱，原因就在於此。

這一座金頂，照殿內鐵碑上的文字記載，初建於西晉年間，至今已歷千餘載，還是嶄新如故，這怎不能被後人視爲奇蹟了。

而最最難解的是，這座巨大的廟宇，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因爲上峨嵋朝金頂，平常人要走三天，當到山腰上有一大段路名爲「攢天坡」，這自然是形容共高而且陡了。

再上去，更有一段險道名爲「閻王爿」，那是一處寬逾百丈，高有千尺一道石壁，它的陡削，約與地平綫成四十五度的直角，在那石壁上，雖然鑿有七八尺寬的一道階梯，但是到此想上去的人，必需先在石階下休息够了，然後正心誠意，目不斜視（不敢亂動），手脚並用慢慢的往上爬，若是胆小的或是婦孺之人，必要僱人揹負而上（那兒有青壯的山民專爲香客服務），其陡險自可想見，那麼，這座大殿的巨重建材又是怎樣搬運上去的呢……

飛天鼠房勉，凌雲燕柳青青，溫如玉和蕭湘四人，在八月十三日的午末之交，就已到達了金頂，當下由知客僧接待着在客室安頓下來，他們洗盥後就各自靜坐調息了一個時辰。

醒來略爲休息片刻，房勉就說：「趁

天還未黑，我們這就先出去踩探路徑，看是否能找到寒潭的位置。」

衆人自然同意，就緩步走出了廟門，此時落日已經偏西，他們在門外大石坪上極目四望，只見朱霞已燒紅了西方的大半邊天，那落日的餘暉，從雲霞罅裏透射出來，成扇骨形似的放出了無數道粗細不等的金綫，眞是好看極了。

再一俯瞰脚下，只見遠遠近近，高高矮矮，萬峯笏列，而那些蒼巒翠嶂之間，雲霧迷濛，經山風一吹，形成海濤似的猶如波翻浪湧，縹渺游移，令人看了疑似寄身天上。那一種心曠神逸，遺世獨立的出塵之感，實非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想像。

飛天鼠房勉就其記憶所及，仔細的環視了一週，然後他說：「那圖上的寒潭位置，應在金頂正面，現在我們四人，就由此地分做四路向正西方下峯去找，無論是否找到，必須在黃昏之前，趕回此地集合，但最要緊的是沿途千萬小心，並牢記所經路途，倘在路中遇險，並即發出一長一短兩聲長嘯，彼此才好聞聲赴援。」

他們四人在日落之前，仍然回到了原處，因爲時間太短，山岩危險難行，不敢遠走，故皆未有結果，只得仍然返回客室，晚飯後早早調息運功之後，各人就安然入睡了。

次日八月十四日，他們四人一早起身，仍照昨天分配的路綫，各自出去踩探，到了午時，大家回來，凌雲燕柳青青說，她已找到了寒潭位置，這一喜，非同小可，於是在寺中草草用過午飯，就由柳青青領着大家，出寺下峯，直奔寒潭而去……

他們四人，由凌雲燕柳青青領頭，攀岩渡洞，跨石穿雲，在那前壁幽壑，密林飛泉之間，盤盤曲曲，高高下下的奔行了約有兩個時辰，大家眼前忽覺一暗，原來已到了一座插天高峯之下，西北東三面，都是列峯千尺，環繞如屏，那當中的低處，却有一泓潭水，周圍約有數百步，潭中之水，色現深碧，可見潭水之深，不可臆測。柳青青就指着潭水對衆人說：「房前輩，且請仔細辨認，是否即爲我們要找的寒潭？」

房勉環視着週圍，沉吟了一陣，又從懷中掏出來一張紙片，攤在石上，仔細的瞧着，蕭湘忍不住就問：「嗨！房大俠，你的藏寶圖不是在廬山覺修庵被骷髏教主搶去了嗎？怎麼你還有這一張呢？」

房勉一笑說：「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當日不是我摹臨了這一張草圖深藏不露，那今天咱們又要如何才能辨出這處潭水，是否即爲咱們千辛萬苦所要找的地方呢？」說罷又招手讓大家圍攏過來共同細看，最後經大家一致認定這地方就是藏寶的寒潭不錯了。

於是大家又在週圍附近詳細的查看了一陣，才返回金頂，決定在次日八月中秋之夜，前來捕魚取寶。

當他們回到廟中，在飲茶時，蕭湘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她說：「那潭中的金魚，究有多少條，誰知道寶藏是在那條魚的腹中，再說潭水那樣深廣，當用何法才能捕捉魚來呢？」

她如此一說，眞還把大家給楞住了，因爲這一路行來，就知道一個勁兒的急趕，根本未曾想到這些，今由蕭湘說出，都覺得眞是爲難了。

好在飛天鼠房勉見識多廣，似乎是已有成竹在胸，他讓大家想了一陣，見無人出聲，心知這問題確已把他們三人給難住了，於是他慢慢的說：「我記得失去的那張圖上曾註明潭中之魚，名爲七星金鯉，共只七條，反正把七條金鯉一起捕捉上來，就無難處了。」

略爲一頓，又接着說：「至於捕魚的方法嗎，老朽倒已早有準備，這就不用多操心啦！」

大家聽他如此一說，心中的高興，眞比六月炎天喝下了一杯冰涼的蜜汁還要舒服哩……

飛天鼠房勉、凌雲燕柳青青、辣手紅綫蕭湘、溫如玉四人，在中秋之夜的三更過後，就在房中結紮停當，輕輕由窗戶內一閃而出，飛越廟牆，展開了輕功，恰似一溜輕烟，直奔寒潭而來。

等他們到了潭邊，不禁都給楞住了，只見那潭邊的石上，此時已橫橫豎豎的擺下了六條三尺多長金甲鯉魚，走前仔細一瞧，大家在心中都暗叫一聲「苦也」，原來每條魚腹都已被剖開了，由此地形看來，他們心中已可想到，那第七條金鯉，必是已爲骷髏教主捷足先得啦！

「咳！這怎麼辦呢？」這是每個人心中共同之歎，更想到大家這幾個月來的跋涉奔波，所吃的苦頭，這一下不都是白費了嗎？就連老於事故的飛天鼠房勉，也在心中自怨自艾感到六神無主了。好在凌雲燕柳青青一向是心思靈巧而且沉默機智，她想了想說：「我看這週圍的情形，石上還是血水淋漓，必是捕魚剖腹留下來的，既未風乾，可見爲時尚短，我料他走未多遠，現在朝下山的路急追下去，或可趕上，只要追到他，決不輕饒，萬一追他不上，那只好另行再作打算，空焦急又有何補呢？」

她這一說，猶如「當頭棒喝」，敲開了大家的智慧之門，事不宜遲，略爲忖度地勢，這裏西北東三面都是絕壁，而東面是金頂的道路，骷髏教主他們決不會登上金頂再趕下山去，必是由南面山腰向東面再行下山無疑。於是大家一提眞氣，就由西而南，抄着山腰間的密林亂石間，繞向東南匆匆的追了下去。

他們從這條路綫追了下去，由南繞向東面，就是「攢六坡」下的「九龍洞」，再趕下去，那就是「洪椿坪」，這洪椿坪之以得名，相傳是由仙人手植了不知幾千萬株的椿樹，這就是道經上所說的：「此樹三千年開花，三千年一果的那種了，年年都長春永茂的「椿樹」。

由洪椿坪再往下趕去，就是「洗象池」了，這「洗象池」的得名，更是神奇了，照峨嵋山誌所載，普賢菩薩，當年曾經在此池洗刷他的象，故而得名，從洗象池，再趕下去，就是最著名的「雙橋兩虹影，萬古一中心」的雙龍溪上的「飛仙橋」了。

柳青青外號凌雲燕，她的飛行絕技，目前可算是宇內第一，所以她這一急趕，其快眞是賽過凌雲飛燕，她才一過洗象池，就已遙遙望見前兩三里地的白石磴道上

，有一個小巧的人影，手中似抱着一個金光閃閃的東西，在那兒冉冉而行，因爲他手中所抱之物，映着月光，所以反射金光，格外的顯眼，她判定那必是盜寶之人無疑。

於是她一面急追，一面回頭用千里傳音之術說道：「前面已發現敵踪，他已快到飛仙橋了，我這就趕到他的前面去攔截，諸位加快脚程，就可以把他堵在飛仙橋上了。」

她這一發現，對於飛天鼠房勉，辣手紅綫蕭湘與溫如玉三人來說，簡直比注射了强心劑還要有效，於是都各提一口眞氣，把飛行術發揮到了極致，眞可說似電閃風飄一般。

眨眼工夫，房勉三人已可看見前面那個小巧身形，正在向飛仙橋急縱，於是更加拚命的向前急追，看看距離已越來越近了，只見前面的凌雲燕柳青青，此時距那小巧的身形，已接近到五七丈光景時，柳青青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清嘯，而她那婀娜的身子，也像是臨風飛燕一般，忽然隨着嘯聲就騰射而起，這一下她那飛射的速度似離弦之箭，在空中幾個飄閃，就從那個小巧身形的頭頂一掠而過，飛落在飛仙橋的彼端了。

此時，那急縱的小巧身形，他才剛剛剛踏上飛仙橋，就已發現有人由頭頂掠過，他也是萬分機警，說時遲那時快，他正欲掉頭退下飛仙橋而回身改由別的方向逃走，可是遲了，他才一掉頭便看見溫如玉已飛臨橋頭，目前的形勢已變成飛仙橋兩頭都已被人堵住，他如要逃，只有跳下滾滾洪流隨波而去的一條路了。於是他乾脆在橋中一站，不走啦！

他這一站定，凌雲燕柳青青，才能够看清了他，不禁氣的跺脚，鼻子裏「哼」了一聲，伸手指住她說道：「哼！原來是你！」

當然，此時溫如玉也已看清了，她正是兩次伴着那盲老人對他們唱曲的小女孩子，一次在黃鶴樓摸去了柳青青身上的小金牌——環兒。

於是柳青青已把早先愛她的一片心變成恨她了。

只見此時的柳青青，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對環兒喝道：「小丫頭，今天可跑不掉了，你死定的啦！」說着她慢慢抬起了纖纖玉手，伸出一隻如春葱般的玉指，對着環兒，就要發出搜魂指力啦。

這一來，溫如玉心中一急，他急得要出聲制止了，但是他的叫聲還未發出，就聽得背後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喝道：「請住手！」

柳青青一聽這是骷髏教主的聲音，她心想：「你既然親自來了，當然還是殺你最是應該啦。」

於是她放下手，抬頭一看，只見在對面一堵絕壁上的虬松六巔，顫巍巍的站立一人，正在那兒衣袂飄飄的隨枝起伏不定哩！

此時房勉和蕭湘兩人已經趕到了橋頭，眼前這些變化的情形，都已看得清楚，正準備傳音與大家商量對策，又聽那個沙啞的聲音在說話了：「你們要找尋的珊瑚馬，就在我手上，大家都到九龍洞中當面作個了斷罷！」

說着，他掉頭就舉步朝那千尺絕壁之上一步一步的好像上階梯一般，步步高升而上啦，這一下，倒把大家看得暗感駭然的。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只聽得環兒那清脆的聲音說道：「溫師兄，師父的話你聽見了，還不快隨我去！」

她說着就從溫如玉的身旁一閃而過，也朝着那千尺絕壁，一步一步的直往上走，頃刻就登上了山頂，她還回頭朝溫如玉他們招手喊道：「喂！溫師兄，你們快來嘛！」

這一下子眞把大家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了，不過此時溫如玉和柳青青兩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同樣的想法，那就是，不管你會變什麼花樣，今天絕不饒你哩，想着溫如玉就朝衆人說：「咱們正要找他算帳哩！這就去罷！」

溫如玉最前，後面跟着凌雲燕柳青青，依次是辣手紅綫蕭湘、飛天鼠房勉，他們四個人剛剛走到九龍洞門口，就見環兒站在洞外，大家走前一看，只見她脚下放着一條三尺多長的金甲鯉魚，那魚鱗映在皎潔的月光之下，發出閃閃的金光，溫如玉正待開口，環兒就說道：「師父就在洞中等你，你們這就進去吧！」

如玉聽她張口叫師父，閉口也叫師父的，心裏大起反感，他想：「他只是你的師父罷了，衝着咱們那樣叫着是何道理？」於是不願多講話，就領先走入洞中，才一踏進洞門，因已無月光的照映，突然感到黑暗，大家心中都已提高了警覺。

尤其柳青青，她怕溫如玉受到骷髏教主的偸襲，她趕緊搶在如玉的前面去，並悄聲對如玉說：「你趕緊閉目調息一下，有我替你警戒。」

溫如玉當然知道她的愛護之意，心中眞是無限的感激，於是伸手握一下她的玉手，就如言閉目調息起來，當然以他們的武功造詣，只要閉目略一凝神提氣，馬上就生效果，很快就感到精神充沛，眼前已不覺黑暗了。

等他們四人走進了洞中，只見正中一個蒲團上，端坐一人，他們正欲說話，那人就先開口了：「如玉，你們不辭萬里跋涉，尋求異寶，爲什麼處處落在人後，今天如此失敗，自是應該啦！」

飛天鼠房勉，聽得他如此說，第一個大起反感，他心想：「哼，骷髏教主，你不過搶得藏寶圖，跑得又快，才讓你佔了先着。居然還來教訓我們了，哼！等會讓你好看！」

他想得出了神，不覺就反駁道：「哼！你這魔頭，也不過是搶到了我們的圖，又跑得快，才讓你捷足先得佔了便宜，居然還教訓……」

他的話尚未說完，就聽到那人接口道：「房施主請勿多言，請聽我說下去。」

略頓又喊道：「環兒，燃起燭光！」

環兒應了一聲，就覺燭光一亮，這下却把衆人楞住啦！原來，那人在房勉的眼中，竟是骷髏教主，而在溫如玉的眼中，他却是臥龍先生哩，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

隨着只聽得溫如玉叫道：「啊！原來

竟是前輩！」

那人一笑，說道：「嗯！不錯！正是老頭！」

飛天鼠房勉一驚，他問溫如玉道：「怎麼，他就是我見過的骷髏教主，你稱他做老前輩？」

溫如玉說：「他是家師的好友，人稱他臥龍先生。」

房勉一聽，更覺莫明其妙了，他訥訥的說道：「那，那……」

只聽那位臥龍先生又是一聲輕笑說：「你們都說對了，如玉在翡翠谷見我時，我是臥龍先生，而今施主在廬山骷髏教分壇密室中見我時，我是骷髏教主。」

溫如玉聽他如此說法，眞是急了。他問道：「咳！老前輩，你這樣做却是爲何呀？」

那人又是一聲輕笑，一招手，燭光忽滅，他叫道：「啊！環兒快快點燃……」

他下面的燭光兩字未出口，燭光就一閃而亮了，只聽溫如玉驚叫了一聲：「師父！」

他這一聲驚叫，却使在場的衆人吃了一驚，再一看時，他已是一位銀鬚飄胸，仙風道骨的全眞子。溫如玉在一聲驚叫之後，就曲膝跪了下去，口中連連說道：「弟子不識師尊的法駕，多有不敬，罪該萬死！」

那道長伸手扶起如玉說：「玉兒不必如此，爲師一再易容相見，你自不認得，那能罪你呢？」

飛天鼠房勉、凌雲燕柳青青、辣手紅綫蕭湘，看見這一幕變化多端的趣劇，心中眞是感慨萬千，直到溫如玉被扶了起來，大家心神方始一寬，這就一齊跪下行禮口稱老前輩不迭，只見玉虛眞人含笑說道：「諸位不必多禮，且聽貧道說明此事的因果。」

接着又說：「因爲小徒初出江湖，爲了要考驗他的心行機智，才故意安排着這許多的變化。其實，在湯陰道上和桃林渡小舟中的盲老人，在翡翠谷的臥龍先生錢通，在骷髏教廬山分壇密室中的骷髏教主，都是貧道易容相試的一種手法吧了。」

溫如玉一聽，已往的事，師父都是爲了衛護自己，才易容相見的，只有一點他不明白，就問：「師父，洛陽飛虎鏢局的事……」

他說不下去了，他原本想問：「你爲什麼要扮成骷髏教主呢？洛陽鏢局被毒害了數十人，難道也是師父之所爲？」但說到嘴邊又覺不妥，所以顯得有些言不由衷了。

只聽玉虛眞人說：「毒殺洛陽鏢局數十人，確是骷髏教主公孫無忌所爲，該教江西分壇典禮席上聞聲而不見人的也是他。只是房施主在分壇密室中點倒的教主，巳是爲師扮的了。」

這下大家才算明白了切一，只是房勉心中尚有疑問，於是他跪下叩頭說：「在那密室之中，晚輩多有冒犯，還望前輩恕罪！」

玉虛眞人笑着伸手扶起了他，並說：「不知者不爲罪，房施主且請釋懷！只是今後江湖上巳無公孫無忌其人了。」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

關趙于·編繪

楊戩除四魔（四）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姜子牙擊敗商紂許多將卒的進攻，西岐聲勢越來越盛，朝歌太師聞仲調遣魔家四將去征伐西岐，魔家四將用法術困住西岐，楊戩立即下山助威，隱身在魔家四將的豹皮囊中，在黃天化迎戰魔家四將時，作爲內應，一起消滅了魔家四將。

91 子牙又道：「魔家四將長於左道之術，你須謹愼提防！」黃天化滿不在乎，答道：「師命指明，何足惧哉！」

92 黃天化跨玉麒麟，拎兩柄錘，衝出城門，向魔家四將挑戰。



93 魔家四將丢失了混元珍珠傘，整日悶悶不樂，忽聽有一小將在轅門外挑戰，連忙披掛出營，迎戰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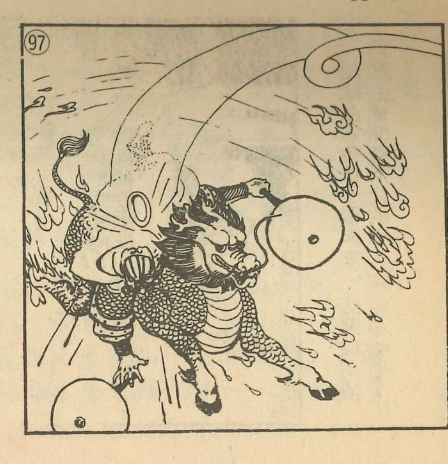
94 兩軍對壘，殺氣騰騰，魔禮青大喝一聲：「來者何人？」黃天化答道：「我是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今奉姜丞相之命，特來擒你！」





95 魔禮青大怒，搖槍直取黃天化。天化舉錘便打，大戰一場。

96 步騎交兵，槍錘並舉，打了二十回合未分勝負，魔禮青忽然拋出白玉金剛鐲。



97 只見一道霞光，直射過來，正中黃天化後心，打得他金冠脫落，跌下騎來。



98 魔禮青冲上前來，欲取黃天化首級。哪吒大叫一聲：「勿傷我道兄！」登開風火輪，殺至陣前，救了黃天化。



99 哪吒大戰魔禮青，雙槍共發，大戰一場，殺得天昏地暗。



100 魔禮青又拋出金剛鐲，哪吒忙祭起乾坤圈。乾坤圈是金的，金剛鐲是玉的，金打玉，打得粉碎。



101 魔禮青、魔禮紅齊聲大呼：「好哪吒！毀我法寶，此恨難消！」一齊衝上前來與哪吒拚命。



102 哪吒見勢不妙，且戰且走。魔禮海剛要拔動四弦琵琶，祭起風火刀刄，哪吒已撤進城門去了。



103 此刻軍士將黃天化搶進城去，停放在相府門前。黃飛虎痛哭道：「指望你下山立功，輔佐周國，誰料你才進西岐，未安枕席，即被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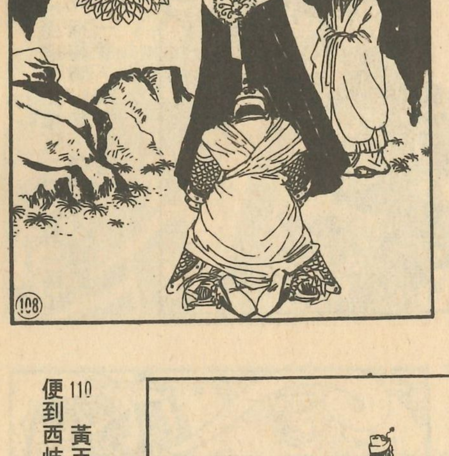


104 忽然有一道童來到相府，拜見姜子牙：「弟子是青峯山紫陽洞道德眞君門下，奉師命特來背師兄黃天化回山。」姜子牙、黃飛虎轉悲爲喜。

105 金霞童子將黃天化背回青峯山，放在紫陽洞前。道德眞君這個不聽話的徒弟仰面朝天，閉目不語。

106 道德眞君命童子取水來，將丹藥化開，用寶劍撬開黃天化的嘴，將葯慢慢灌入。

107 黃天化睜開雙目，見師父在旁，問道：「弟子何躺在這裏？」眞君罵道：「好畜生！下山即開葷，進城便忘本，該當何罪？若不看在子牙面上，决不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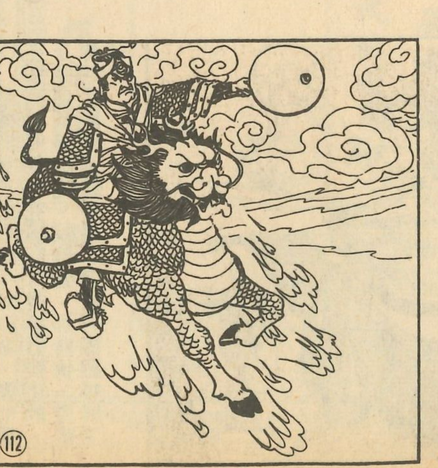
108 黃天化倒身下拜：「弟子愚頑，俗氣未脫，乞師父寬恕。」

109 道德眞君取出一物，遞與天化，說：「你速往西岐，再戰魔家四將，可成大功。我不久也要下山。」

110 黃天化辭別師父，借土遁疾進，頓刻便到西岐相府。



111 黃天化上殿拜見丞相，把師父的話說了一遍，姜子牙、黃飛虎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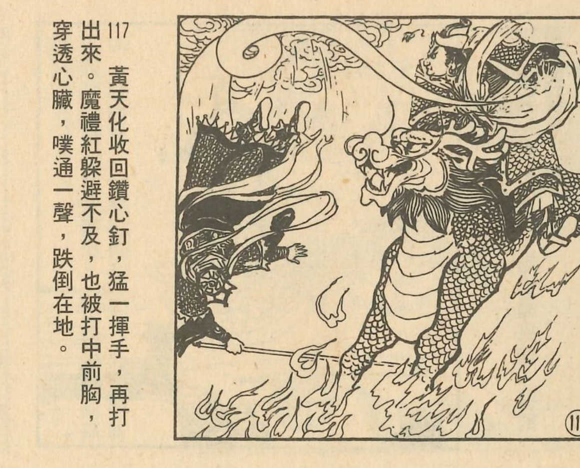




112 次日，黃天化上了玉麒麟，拎着兩柄鍾，衝出城門，指名叫魔家四將出來。魔家兄弟連忙出營迎戰。

113 黃天化精神抖擻，大叫道：「今日定見雌雄！」魔禮青搖槍來刺，黃天化舉錘便打。騎步相交，槍錘並舞，大戰一場。

114 未及三五回合，天化扭頭便走。魔禮青隨後追趕。黃天化掛下雙錘，從錦囊中摸出光華奪目的七寸五分「鑽心釘」，回手發射。



115 只見一道金光出掌，「鑽心釘」疾如流星，正中魔禮青前胸，頓時穿心而過。魔禮青大叫一聲，跌倒在地。



116 魔禮紅見兄長被人打倒，心中大怒，急忙跑出陣來，把方天戟一擺，緊緊追趕上來。

117 黃天化收回鑽心釘，猛一揮手，再打出來。魔禮紅躲避不及，也被打中前胸，穿透心臟，噗通一聲，跌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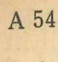
118 魔禮海大聲罵道：「小畜生！用何物傷我二兄？」剛剛衝上前來，也被鑽心釘打中。



119 魔禮壽見三個哥哥死於非命，連忙取花狐貂。不料此花狐貂却是楊戩變化的，正張着嘴等他呢。說時遲，那時快，魔禮壽的手剛伸進豹皮囊，就被花狐貂咬將下來。



120 魔禮壽慘叫一聲，立足未穩，又被黃天化一釘打來，正中前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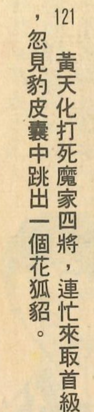




121 黃天化打死魔家四將，連忙來取首級，忽見豹皮囊中跳出一個花狐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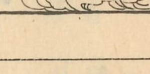
122 一陣旋風吹過，花狐貂不見了，戰場上出現一個道人。黃天化忙問：「你是誰？」道人答道：「我是楊戩。姜師叔命我在此爲內應，協助兄長除四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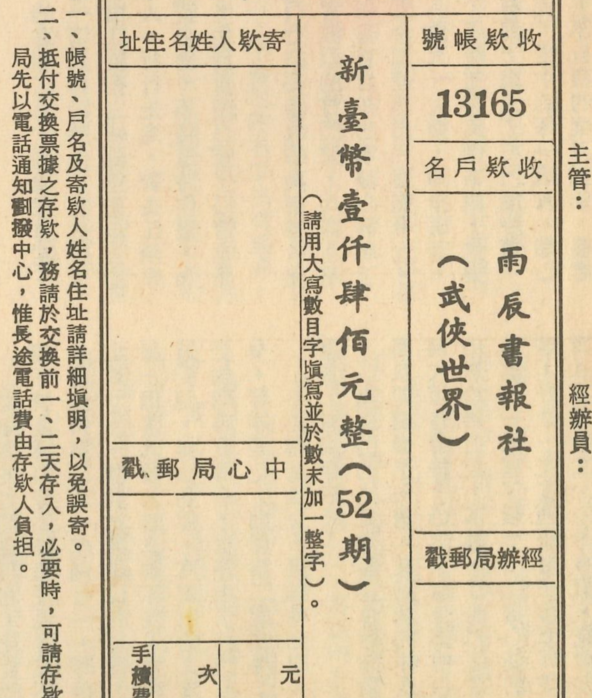


123 說話間，哪吒登風火輪趕到了，對他們說：「二兄今立大功，小弟不勝喜悅！」

124 西岐城裏一片歡騰，楊戩、黃天化及衆將士凱旋而歸。姜子牙走出丞相府，親自迎接爲伐紂興周立了大功的人。

（本段完）





短篇武俠故事／尚青雲・文 可飛・圖

劍聖

劍聖令一現

劍聖雖已八十高齡，仍在爲武林和諧而四處奔走。他的「聖劍令」一到，無論是爲何而引起的拚鬥，總是干戈立息，奉命唯謹。

劍聖姓官名自在，關外人氏，仗義行俠，行道江湖，在他二十五歲便已譽滿武林，五十年前，在少林寺的一場較技，他以劍術技高一籌，戰勝十八位以劍享盛名的一流高手，贏來了劍聖的稱號，並被尊爲武林盟主，負責維持武林的和諧相處，不起紛爭。

數十年的平靜過去了，黑道人物以劍聖年高體弱，小紛爭時起，武林已見紛亂徵象。

正德三年的暮春三月，劍聖官自在，於平息鄂西的一場武林毆鬥後，在劍僮琴僮的伴隨下，由江陵循三峽險徑徒步入蜀。他們一行三人，行行走走，對長江兩岸的峻險，在欣賞之餘，不時爲詩作畫，加以描繪和讚詠，生活自由自在，心情也是十分舒暢。

某日，他們行經瞿塘峽的萬劍峯，突然聽到一陣非常激烈的打鬥聲，兵器互擊，叱咤騰空，劍聖官自在的寧靜心情起了一陣激盪，他立命劍僮傳出「聖劍令」。琴僮照例先奏「鈎天」大樂，彈指成音，雍和煦穆之聲，頓時充滿萬劍峯頭，快樂的音符，穿越林間，飛入了打鬥場中每一兇神惡煞的耳鼓，場中的每一個人，都心中充滿了快樂，不自禁的棄刀棄劍，婆娑

干戈立消弭

起舞，琴聲停後，他們也自歡樂中醒回來，又紛紛各自檢回了刀劍，準備再戰。

一聲尖銳的嘯聲，破空而來，只聽「奪」的一聲，地上出現了一支「聖劍令」，劍僮宣令的聲音，也隨後立至。

「聖劍令到，立息紛爭。立晤劍聖，細說詳情。」

在場拚鬥的雙方，一爲萬劍門的人，他們知道「聖劍令」的威嚴，自願前往晤見劍聖，但一方却是來自塞外的紅花教，對於「聖劍令」所知不多，不僅無意前晤劍聖的意思，反而趁萬劍門徒衆疏於防範之際，展開了一場追殺。

萬劍峯的打鬥聲再起，死前的一種哀痛呼號震撼山野，劍聖發現情況不對，立令劍僮傳第二道「聖劍令」。琴僮樂奏「止武」。一個個充滿殺伐的音符，飛入了每一個蓄意殺人的兇神耳鼓，立時全身穴道受制，無法動彈。萬劍門的人當然知道是劍聖再度傳令，也停止了打鬥，準備接令。琴停樂止，劍僮第二度宣令：

「再傳聖劍令，棄劍朝劍聖。有敢不遵者，萬劍穿胸死！」

萬劍門的徒衆當然遵令朝劍聖去了。而且刀劍棄了一地，紅花教的徒衆，在受制穴道自解後，仍然未能全部明白情況，仍想趁勢追殺，不過，當他們這羣人中，只要有一人起了殺念，就會心痛的十分厲害，好像一支支利箭射在胸上那樣刺痛，而且不過喘二、三十口氣，俺會倒地，先

是七竅流血，最後是兩脚一蹬，便去閻王老兒處報到了。

「剛剛那個小兒哇哇叫了些什麼？」紅花教的副教主上知仁波切，問他身邊的一個僕人，這個僕人就是背叛萬劍門的傳功堂堂主伍其昌。

「回副教主，那是劍聖二度傳令，要拚命雙方棄刀棄劍，前往朝見他，聽候處罰。」

「劍聖是何許人？只不過可以號召中原武林的一個武功高強的人而已，紅花教不接受他的指揮！」

上知仁波切說完這句話後，立即下令他的徒衆追殺赤手空拳的萬劍門徒衆，紅花教的徒衆剛要擧刀，便心痛如絞，一個個倒地流血死亡。

「莫與劍聖爲敵！否則自討苦吃。」劍僮最後宣達了劍聖的口諭。

無奈上知仁波切根本弄不清楚什麼是劍聖？侵犯了「聖劍令」，究竟會受到什麼處罰，所以他仍然在指揮追殺殺萬劍門的人。

劍聖猜到了來人可能是塞外的武林人物，不悉中原武林規矩，爲了避免多造殺孽，立命劍僮佈下了天羅地網劍陣，讓紅花教的人，儘在原地兜圈子！左衝右撞，總出不去那百丈方圓的土地。

萬劍門的門主率衆晤見了劍聖，細說了此次拚鬥的起因，係由於叛徒伍其昌在紅花教挑撥所造成的。

劍聖明瞭情況之後，立即張口一呼，飛出一支晶瑩潔白的短劍，右手携劍僮，左手携琴僮，御劍而飛，凌空直上，再緩緩下降萬劍峯頭，向紅花教副教主說明一切。

「上知仁波切副教主，久仰了。在下官自在，特地來求見，化解今天的一場誤會。」

「你就是中原武林盟主了，劍技果然了得！今天，敝教與萬劍門一決雌雄，大駕不知爲何硬要湊上一手。」

「副教主問得好，在下以職責在身，不得不伸手管此事！冒犯了閣下，還請原諒！」

「你自恃邪術高超，才敢耀威揚武！你能眞正以劍技與我一分高下嗎？」

「副教主認爲有此必要，在下敢不奉陪，不過，冒犯了副教主的話，還請多承担一二！」

「廢話少說，亮劍！」

「在下三十年前便不用劍了，我可隨手折根茅草代替！還請副教主先發招！」

「以茅草代劍，簡直欺人太甚！看劍！」上知仁波切以他的佩劍，攻出了凌厲的一招！在紅花教說來，這是該教最上乘的劍法。一招發出，上下左右前後，都罩在他的劍氣內，叫人防不勝防，躲無可躲！無奈劍聖的劍技太高了，立即以中指當劍，隨着上知仁波切的劍風一轉，只聽得叮噹連聲，清脆悅耳，當上知仁波切收劍發第二招時，劍聖立身在一叢茅草旁，便隨手折了一根茅草。

「劍聖大人，我要發第二招了！」

「副教主，何不看看你的寶劍，是否完好無恙之後，再發第二招也不嫌遲！」

「以肉掌接招，不死就萬幸了，還能把我的劍怎麼樣？」

「看看又何妨？」

上知仁波切不得不看了，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只見劍鋒滿是缺口，好像魚牙一樣，又細又多。

「官自在，你的劍氣夠厲害的，再接一招如何？」

「既然已接一招有何不可？」

上知仁波切大概是氣瘋了，搬出了他壓箱底的功夫，不僅他的右掌右臂盡赤，而且那劍身也好像剛從煉劍爐中抽出來的一樣，劍身通紅，而且散發出一股炙火的熱氣。

「好厲害的一劍，紅花劍中的最高招數『怒劍焚天』！只可惜火候還差一點，不要說焚天了，恐怕連我這根茅草也焚不了啊！」

劍聖口中說得輕鬆，但一根茅草却已晶瑩剔透，白玉生寒了。當上知仁波切一劍飛來，劍花連發時，劍聖却擧着茅草猛一旋身，不僅把他的火劍澆熄了，由紅變黑，而且上知仁波切的右手也變黑了，只能平伸，而不能放下。

「副教主，得罪了。」

「藝不如人，怨不得誰。今日拜君之賜，縱使只有一臂，亦當有所以報。」

上知仁波切話一說完，劍交左手！一揮之下，他的右臂齊肩而下，說也奇怪，掉在地上的那隻斷臉，此時却恢復了正常顏色。

「副教主，此種結果眞出乎在下意料之外！勝敗爲兵家常事，副教主何必如此認眞！早知如此便不會同副教主比了！」

「劍聖，你的話自然有理，不過，在我們紅花教規說來，既然戰敗，自當有所表示，有些人多以一死相殉，在下僅斷一臂以保命，用不着大驚小怪。」

劍聖至此明白，多說無益，伸手一揚，連點了上知仁波切週身要穴，然後令琴僮背走了他，在萬劍門的療傷室內，用他的斷續神膏膠合好了，再以內力爲他療傷，並輸送了他十年功夫。

大約兩個時辰，上知仁波切悠悠醒來，發現身在一間療傷內室，而且斷臂已癒合，再一運功，發現功力亦較前大增，是他再苦練十年，也難達到的境界，他知道是劍聖救了他，非常感激！劍聖恰於此時推門而入。

「副教主斷臂癒好了！對於此事，在下深感歉疚！」劍聖官自在向上知表達了歉意。

「劍聖義胆仁心！上知沒齒不忘！今後如有差遣，刀山油鍋，萬死不辭，現在！先行告辭返回敝教了。」

「副教主請稍留片刻！一則杯酒言歡，聊表心意，再則徹底了解貴教與萬劍門的誤會，以便向貴教教主有所說明。」

上知在飲酒之時，向劍聖把紅花教攻擊萬劍門的原因，從頭作了一次詳細的解釋，使劍聖有了深切的認識。情形大約如下：

伍其昌向紅花教主達欽仁波切進讒，指出萬劍門老門主桑達多巳自某武林異人處，學得一種神妙劍術，不日將率徒衆進攻紅花教，收服該教後，再大擧進剿中原各教派，最後統一武林。

劍聖向上知仁波切解釋，萬劍門老門主桑達多，五年來均在劍聖宮担任輪值護宮重責，從未離開，伍其昌之言，顯與事實不符。

上知在聽到劍聖的解釋，便率衆離去，劍聖自也率琴劍兩僮繼續入川之行，當他們剛離開萬劍門百步左右，突然一鴿飛來，停在琴僮的左肩上。

「聖劍宮飛鴿傳書！」

「把信拿給我看。」

「什麼事情？」

「桑達多偷了我的劍笈，殺傷數位守宮護法，叛離了聖劍宮，正奔回四川途中，看來伍其昌的話有些根據，只是事實稍有出入而已。」

「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先追上上知仁波切後，再作研究。」

劍聖三人一陣御空飛行，不到一盅茶工夫，便趕上了紅花教一行人。

「副教主請留步，有事相商。」

「劍聖有何吩咐？」

「副教主請告訴弟兄們，先行休息，我倆到一僻靜處密談如何？」

「上知遵命。」

上知吩咐徒衆就地休息，並且保持戒備之後，即與劍聖到一株千年古松下盤膝坐定，詳聽劍聖解說新發生的事件。

「桑達多不僅野心勃勃，而且陰險已極。」

「副教主返回貴教後，要嚴加防範。我入川之後，也要多方注意，武林中不能發生流血的慘變。」

「謝謝劍聖的關心，在下率衆返教去了！」

「小心防守，隨機應變。」

劍聖三人在看到他們平安離去後，又御風飛返了萬劍門，並且決定以萬劍門爲劍聖行宮，暫時駐驛其間，三人同住於萬劍門後山的一幢「小竹軒」中，談琴品茗，亦自得其樂，實則心潮起伏，等待桑達多返回萬劍門，看他要耍什麼把戲。

一天深夜，空中傳來一聲長嘯，劍聖熟如此一聲音是桑達多的，立卽要琴劍兩僮去跟踪查探。

「找門主到地下密室見我，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桑達多吩咐跟在他身後的一個跟班。

「小的知道，小的這就去。」

琴僮運用了天眼通的神功，清清楚楚看見桑達多在花園假山旁一隻石獅的口腔一摸，便聽到軋軋響聲，假山分開，中間現出一個入口，桑達多一鑽入，假山又合起來了，不一會兒，他們的門主孟子祥來了，也是在那隻石獅口內摸了一下，假山又開了，人走入後，假山又自動合起來。

琴僮透過傳音入密的方法，將此情形向劍聖說清了，劍聖要他們潛伏暗處監視桑達多，他一出洞，便立即尾隨查探。

劍僮此刻的工作，是監聽桑達多和孟子祥的談話，劍僮的天耳聽的功夫，還沒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因而白忙了一陣，一無所獲。

劍聖此時盤膝入定，萬籟俱寂，却聽到一綫蟻聲自地底傳來，是桑達多和孟子祥計劃除掉劍聖三人的方法。

「劍聖他們三人不除掉，就不能統一武林，這是意料中事，你我二人也難以保住！」

「老門主叛離劍聖，眞是一子錯滿盤輸，要想除掉他們三人，以我看是十分困難！就算能够除掉，又何以面對武林同道呢？」

「除掉了劍聖他們三人，便沒有人是我的敵手了！中原武林盡入彀中，他們又能奈我何？」

「用什麼方法除掉劍聖他們三人？」

「火攻！你出去後，就立即以桐油澆洒那幢小竹軒，趁他們熟睡之後，從四面八方同時點火，叫他們三人插翅難飛。」

「好！這不失爲好主意，屬下遵命辦理。」

劍聖在聽到這一狠毒的計謀後，立即以傳音入密告訴琴劍二僮，同時要劍僮潛往琴僮隱身的地方，千萬不要現露行藏。

他自己則盤坐雲床之上，運功自保，一方面在使萬劍門老門主的陰謀難逞，另一方面也試試冰魄神劍的功夫，究竟能否經得起桑達多的一把無情火。

萬劍門的門主從秘室中出來了，要他火焚劍聖他們，心有未甘，不燒嗎？老門主的命令，又不敢不遵。他在小竹軒通往假山的小徑間來回走了好一陣子，躊躇不決，最後他把嘴唇一咬，決定了澆油再說，他搬來了兩三桶桐油，像澆花一樣很仔細的澆淋在小竹軒的每一根枯竹上，最後桑達多走出了秘室，手持數十枝燃燒着的火把，他與孟子祥各分一半，向小竹軒拋去。一時濃烟四起，火光蔽天，不消多久，小竹軒便被火海吞滅了。

「就算他有通天的本領，也只好到閻王老子處顯威風了！」

「老門主不僅武功第一，而且心[illegible]也高人一等，統一武林，指日可待。」

他倆你一句，我一句聊起來了，小竹軒的火勢正慢慢減弱，不消一兩個時辰，居然燒着的火，不撲自滅，且有習習凉風自小竹軒中飄來，好像此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大火一般。

「奇怪，剛剛火燒得這麼大，怎麼小竹軒未損分毫？」

「可能是劍聖用什麼神功，克制了烈火，剛剛燒的只是桐油，沒有燒及搭蓋小竹軒的枯竹，看來劍聖仍是活着的。」

「那就大事不妙，趕快走！」

就在這時，叮噹琴響，琴音從四面八方飄來，封住了所有的空間，他們兩人根本就無從逃起。

「桑達多，劍聖待你不薄，你居然狼子野心，想燒死劍聖，你說，我能讓你走嗎？」

「琴僮，只要你放我一馬，我會重重謝你。」

「桑達多，你以爲你是劍聖嗎？居然敢叫我爲琴僮，縱然我想放你，就憑這句琴僮，我也不會放了！」

「琴僮，彈一曲羣魔起舞罷！讓我們的準劍聖跳一個够罷。」

「劍聖，我知錯了，求你千萬別彈這一曲散我武功的神曲罷。」

「桑達多，散了你的武功就可保命，雖然你對我不仁，我還不能對你不義，現在不得不請你勉爲其難了！琴僮，你操琴罷！」

「羣魔起舞」是一首內含上乘武功的樂舞，武功未達化境時，彈不成調，琴僮能彈得熟練無比，可見琴僮武功已是高不可測了！

琴音初起，地動山搖，風凄凄而月昏暗，大地鬼影幢幢，桑達多面對此種景象，竟是惶惶然手足無措，繼則琴音大噪，伏在地上的桑達多，竟然一躍而起舞婆娑，終則琴音轉行雲流水，風平了，地靜了，闇月復明，光輝照徹大地，桑達多於虛脫中清醒過來，心平氣和，面容和藹可親，不帶一點暴戾之氣。

「桑達多，現在你已經功力盡廢，與一般村夫無異，遠離萬劍門，自己生活去罷！」

「孟子祥，念你受命焚燒小竹軒後，自秘室出來，心存善念，搬運桐油之初，頗費躊躇，非甘心聽命於桑達多，實逼出此，莫可奈何而已，你可仍任門主職位。如能克盡厥職，造福地方，自當再來萬劍門，向你道賀，爲禍爲福，全憑你自己決定了！」

劍聖交代了萬劍門主孟子祥，要他好自爲之之後，立即運功融化水魄神功所結成的冰鋼。只見一柄晶瑩玉劍自冰蛹中破空昇起，繼則冰蛹一裂爲二，劍聖端坐其中，全身熱氣蒸騰，好像九寒天氣溫泉所散發的晨霧。歷時大約三刻之久，熱氣始消。劍聖自雲床落地，步履輕逸，神態自若。

「琴僮、劍僮，收拾入川去罷。我總算又歷一刧了！眞是人間事頗難逆料。」

「桑達多作惡自誤事小，看來劍聖又要另覓傳人了！」劍僮向琴僮提了一句。

「看來我們東奔西走是無時了了！」

他們一面閒談一面繼續入川的行程，不數日便到達了酆都嶺。大約隔幽冥路人口兩華里行程之處，看見兩個身着彩衣的道童，在古松間奔逐，時而樹下鑽行，時而枝頭飛逐，如履平地不說，且談笑自若。劍聖停步欣賞一會兒，居然鼓掌叫好。

「好俊的輕功！」

「閣下可是劍聖？無心觀童子清風明月，奉命迎駕。」

「在下正是官自在。兩位對任觀主如何稱呼？」

「師祖。」

「你兩個的功夫，由何人傳授？」

「師祖。」

「這就難怪二位小小年紀，輕功已如此好了！」

「我二人加起來已四十有六，不算小了！」

「如何仍身着彩衣？」

「師祖規定，不敢有違。」

當劍聖要進一步追問時，松間傳來了「無量壽佛」的宣號。

「任無心率觀中弟子迎接劍聖。」眨眼間離劍聖三尺處已跪了一地灰衣的女道士，而觀主任無心也正向地上跪下去。劍聖右掌一伸，一股陰柔的勁力，直逼任觀主身前，托住她的雙膝。

「觀主，萬萬使不得！」

「劍聖武林至尊，貧尼遵守武林規定，以至高無上的大禮接駕。」

「觀主乃世外高人，在下担當不起！你就免了吧。」

「貧尼恭敬不如從命，現在請劍聖蒞臨敝觀小憩，同時考較考較清風明月兩劣徒孫的武功，看看可否入目。」

「在下見過二人的輕功，很是不錯！在下此行在物色傳人。觀主適才所提考較二字，已引起了興趣。可能要在貴觀多逗留一、二日。琴劍二僮若對清風明月有何故意爲難之處，還請担待担待。」

「哦！這個嗎？哈哈，哈哈，貧尼省得！」

任無心招待劍聖三人茶罷，即喚來清風明月，囑其引導劍聖三人至客房休息。在途中，劍僮便向清風明月展開了一場無聲無息的比鬥。劍僮單掌上揚，途中立卽多了一堵氣牆，阻住了清風明月前行，同時劍僮高唱：

「留得清風明月在。」

「一琴一劍樂無涯。」

清風順口接下這句話，口中正自唸唸有詞，人却携着明月之手，乘虛蹈隙竄上了廊簷，不撞氣牆，却像一條壁虎沿着廊簷游走了。

「輕功不錯，人也聰明！」琴僮不禁口中暗自稱讚。

劍僮至此，只得去氣牆，縱身飛躍，猛吸了一口氣，不僅阻住了清風明月前行之勢，且把他們向後拉回來了。清風明月這才知道此二人的功夫比他們强多了。但腦中電光火石般一閃，立即從敗中找到扳回劣勢的方法。他們將計就計，乘勢猛退，一下就脫出了劍僮的控制。在劍僮反應得來時，他倆却振臂一飛，又向前滑行數十丈。

「對不起，我們理應在前領路。」劍僮乘清風說話之時，揮出了一掌，點了他週身大穴。清風便倒掛在廊簷下，無法前進。

「清風且住明月去。」劍僮之意，他已留住了清風，只見明月反身後撲，一股勁風襲向劍僮，另一股勁風却撞上了清風被制的穴道，他携着清風仍自向前游去。

「清風明月永相携。」明月在行進中，向劍僮回唱了一句。

劍僮聽到了這一句，不禁童心大起，雙掌並揚，右手把明月送上一株千年古松的枝頭，左手把清風拋向了園中的溪流中，且都點住了數處要穴，動彈不得。

「明月松間掛，清風水上流，悠悠穹蒼下，人生復何求？」劍僮感到自得之至，不禁唱出了他心中寫意的佳句。

「劍僮，你如此作弄人家，不嫌過分些嗎？」劍聖睹此情景，始自回身立定，反詰劍僮，並以目示童，叫他解去清風明月受制的穴道，放他們回來。

「屬下一時興起，別無惡意，只是惡作劇有點過分了。我這就請他們回來。」

劍僮又自雙掌齊揚之後，竟運勁慢慢的將清風明月兩人，一自松間，一自溪中收回。收回速度是緩緩的，明月是頭上脚下直瀉而至，清風是脚上頭下倒飄而來，雙雙同時着地，藉着着地時的微微一頓，倆人的穴道，都同時解開了。

「清風，明月，老朽對不起你們了。」

劍僮快過來賠罪。」

「得罪二位了！適才一時興起，惡作劇過分，務請原諒！」

「別客氣，琴劍兩位大哥，武功超凡入聖，還望多加指點，就受益不淺了！」

「清風，明月，你不怪他們？」

「盡興戲耍，正合我們的胃口。如果要怪，倒是要怪劍聖妨碍了我們繼續玩下去！」

「老夫在此有幾天盤桓，以後你們有的玩，也不急在一時，對與不對？」

「清風明月遵命就是。」

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晨，劍聖靜坐完畢之後，即命琴僮把清風明月兩人找來。

「你們兩人都學了些什麼功夫？等下逐一演練給我瞧。」

「除了松間跳躍之外，師祖沒有教我們什麼功夫。」

「那你師父哩？」

「師父在拾得徒兒二人之後，就奉師祖之命雲遊去了。師祖將我寄養在山下一戶農家，到五歲時才領回來。」

「難道你們師父沒有回來過？」

「次在師祖七十歲壽誕那天的晚上，另一次在我們十歲生日的晚上。」

「令師祖爲甚麼不教你們其他的武功呢？」

「不是不教。師祖說過，『等聖劍來，醫好你們的隱疾之後，劍聖自會教你們的』。」

「你們有何隱疾？」

「我們可以跳躍飛走，却不能振臂、揮拳、踢腿，如果做了，便輕則全身痠痛，重則四肢痙攣，甚至昏厥。」

「好吧，等下要琴僮彈一首曲子給你聽。看看情況再說。」

琴僮立時琴操天仙子，每一個音符均充滿了活潑愉快。約頓飯工夫，曲換我武威揚。曲中雖有殺伐之音，却多祥和之氣。清風明月受到韻律的感染，不禁隨和着曲調振臂、揮拳、踢腿，又約頓飯工夫，就練完一套聖劍奠基的入門功夫。曲調再轉洪鈞大樂，雍熙祥和。清風明月旣昏然入睡。

一覺醒來，已是上燈時分，琴僮劍僮向他倆道賀。

「恭賀清風明月，你們兩人的隱疾巳癒。」

「此話當眞？」

「不信你自己試試。」

清風明月各自運勁振臂、揮拳、踢腿，不僅不痛，而且虎虎生風。確然隱疾巳癒，連他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如何好了？眞叫人莫明奇妙！」

「琴僮用他琴音透入了你的全身大穴，使你穴道暢通，你用力時才不致於感到痠痛，甚至昏厥！」

「那我們要感謝琴僮大哥了！」

「不用多謝。如果要謝的話，還是去謝劍聖好了。」

清風明月兩人，面對琴僮的毫不矜功，感到十二萬分的敬佩。

琴僮進入室內，向劍聖稟告治癒清風明月兩人經脈阻塞的經過，並說明此乃幼年遭受高人以奇異點穴手法所造成，等閒人不僅無法治癒，甚至連病原都查不出。

「這麼說來，他們二人的身世就值得詳細打探了。劍僮，我們去看看任觀主。琴僮你就陪他們聊聊。漫無目的，不露痕跡。」

「這個我會省得。」

琴僮送走劍聖之後，便繼續與清風明月閒談。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哀怨的嘆息。琴僮回頭一看，只見一個身着白衣的女道士站在身後，雙目含淚，正在凝神端詳清風明月。

「尊駕何人？來此何爲？」

「貧道十缺，是清風明月的師父，也是清風明月的母親。我師父留下了清風明月，却趕走了母親。」

「啊！啊！我知道了。」

「箇中詳情，難道閣下也知道了？」

「這個却一無所知。」

「閣下有一聽的雅興否？如果想聽，就請隨貧道至頂峯一石洞中小憩，自會將整個情況奉告。」

十缺女道士說完，立即展臂上昇，像一隻白鳳冉冉飛向了空中。

「好俊的輕功！」琴僮不禁奪口而出大加稱讚，隨後也一躍升空，尾隨十缺飛往酆都嶺的頂峯。當他們快要着地時，洞中突然飛出一道勁力，又將他們逼回了半空。

琴僮遭到了此一暗襲，立即全身蓄勁，俯身一衝，進了石洞。端坐洞中蒲團上的一個老和尙，居然也驚嚇得臉色一變。

「何方高人？竟敢擅入混元洞，接我混元一掌試試。」

和尙右掌微伸，快如閃電，不過琴僮的反應也快，一個大翻身，便站到老和尙身後去了。和尙一掌擊在洞壁上，火光一閃，壁上出現了一個大洞，仍在冒濃烟。

「好深純的混元初創！」

「閣下究竟何人？居然識得混元神功的招數！」

「豈止識得，而且可陪你玩兩招。」

琴僮語停，立即施展了一招旋乾轉坤，把整個石洞都震得晃了好幾下，接着又一招江水滔滔，一波接一波的勁力，撞向洞壁，火光和熱氣，像長江，溪水的波濤，一波接一波向洞的四壁，火星滙織成熊熊烈火，熱氣蒸騰。老和尙睹此奇景，不禁高呼：「神功！貧僧大開眼界！」

「獻醜！獻醜！尙請多多指教。」

「閣下何方神聖，居然把混元神功練就如此境界！老實說，貧僧不是對手。」

「大和尙忒謙了。在下混元神功，是劍聖官自在傳授。在下只是隨侍劍聖的琴僮。」

「強將手下無弱兵，那就難怪了。」

「十缺道士帶在下來此洞，有要事詳談。不知大和尙何以竟駐錫於此？」

「此地本爲貧僧所有，借與十缺已廿三年了。此女的身世巳是夠悲慘的！」

此時，十缺女道士入洞，向老和尙一跪，並且提出哀求：

「爹，你就認了女兒罷！」

「你娘認了你嗎？她不認，光是我一個人認，那就相認爭如不認。認了又有何用？」

「大和尙，你們談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懂，感到十分納悶。」

「不懂最好，懂了有何用？」

「爹，你不認我也就算了！那清風明月如何處置？」

「他們兩人被我點的穴道，現巳經琴僮打通。他們看來自有造化，我們能不管就不管好了。」

「琴僮，我和十缺的談話，你巳全聽到了。細加琢磨，自會懂得。清風明月，情似孤兒。那就交付給你了。」

琴僮有話想問，無奈老和尙自蒲團上竄升，向夜空飄去，就像一片孤雲，不消一刻，自去得無影無踪。

「琴僮，請上坐，受貧道一拜。」

「萬萬使不得！」

「請發慈悲心，照顧風和月，雲山萬里情，來生犬馬報。」

十缺道士的要求，到最後竟是如泣如訴。說完也是一個倒栽葱的來了一個觔斗，翻出了頂峯石洞。在茫茫的夜色中，一奔如瀉，不知飛向了何方？

「睹此慘景，再細味他們父女的對話，像是懂得了什麼，又像一些兒也不懂得。」琴僮自言自語，並且走出洞中，面對蒼茫夜色，心潮起伏，竟似萬馬奔騰。

「回去罷，將這些情況稟告劍聖，由他來定奪。」

琴僮返回無心觀的別院。只見清風明月却純眞的猶如一雙稚子，浮沉在別院中的水池內，追逐嬉戲，情況是如此寧靜美好。琴僮便作了一個決定，不問他們公開所聽到的一切。

曙色剛自東方的山峯背後冉冉昇起，劍聖正偕着劍僮自林間小徑緩步歸來。若有所思，却自摸不着什麼。

琴僮迎上去，將所見情況一五一十告訴了劍聖，劍聖未答一話，但眉目間却似流露了什麼。

「把你的所見所聞，與任觀主的談話，合起來琢磨，我已了然清風明月的身世。我巳決定讓清風明月追侍我身邊。今後就要麻煩兩位了！」

「劍聖不用客氣，我們會竭盡所能照顧清風明月，也會把我們的能耐，傾囊傳授於他們，讓他們以天眞無邪的情懷，爲武林開創一個新的安和境界。」

「是武林之福，但要看上天給他們多大的造化了。」

三人到此便再無言談，均自陷入沉思中行進。進入別院之後，劍聖要二人打坐安息。自己也盤膝入定。不消一刻，即便霎光聚頂，丸室大開。他看見了武林間即將出現的悲劇情況，也看見了清風明月仗持聖劍旗令，爲武林的安危到處奔波。

一宿無話，第二天，劍聖等五人來向任觀主告別，便翻越後山悄悄的走了，去向秦中，他們在奔向華陰山劍聖行宮的途中，却見一隻雪白的鴿子飛撲而下。劍聖一躍升空，伸手接住了飛鴿。打開所携帶的信函一看，方知來自塞外的大魔頭冷風禪，正帶着他的徒衆，圍住了行宮，要不是行宮建築在華陰山的全眞嶺，四週斷壁懸崖，易守難攻，恐怕早被他們攻下了。

「琴僮，劍僮，你們保護清風明月隨後來，我先往行宮解圍。」

劍聖帶着他說話的餘音，飄向全眞嶺，越過一羣攀崖附壁而上的惡煞兇神，飛到行宮的護城河的岸邊。向護宮使交代了一些情況後，又飛越了長約一百多丈的斷崖，氣定神閒地負手立於冷風禪的面前。

「冷風禪，你率衆襲我行宮，意欲何爲？如果你志在劍聖這一頭銜，能勝我十招，我便當着天下羣雄之面，把劍聖旗令，一概交託與你。」

「官自在，我冷風禪勝不了你，便自歸隱，不再涉足江湖。」

「不能這樣便宜你。」

「如何處置，悉聽尊便！」

「廢去武功，在聖劍宮內担任行走之職。」

「冷風禪認了，請發招罷！」

「來者是客，我讓你三招，這樣你巳勝我三招了。」

冷風禪一上來就使出了絕招「漫漫黃沙」。勁力排山倒海，摧折了不少樹木，只可惜在山中，掀不起滾滾沙浪，減弱了不少聲勢，劍聖一看情勢險惡，便一躍飛上冷風禪的頭頂，以他的兩耳墊脚，挺立在冷風禪的頭上。

「冷風禪，我還要讓你兩招啊！」

「算你贏了，我自甘爲奴。不過，我要你露一招給我看看。」

「好！你瞧我這一招聖劍平魔。」

劍聖閉目靜坐，呵氣成劍，口中吐出的雙劍繞空一匝後，又飛回了劍聖口中。這時四周樹葉紛飛，都是自葉尖到葉柄，一分爲二，無一失誤。

「冷風禪，伴我回行宮去罷，你武功不弱，暫任護宮副使好了！」

（摘自海光週報）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表現出學識天才，對不歸谷的事物。從書本中驗證了天荊刺和火龍鼠的互相關係，爲了保存天荊刺和火龍鼠，自己再冒險越過這危險的作物，轉到另一處探險，原來不歸谷沒有盡頭之處，越過天荊刺的地方，又出現一片綠草如茵，繁花似錦的地方。竟是一座水域，水從地下泉眼中湧出。衆人等候于飛虹不見出來，又不能過去，此時谷中又出現杜公子，願意和若華過去，找到于飛虹，再將衆人渡過去，杜公子似對谷中很熟稔，說出自己也是被仇家追殺，來到不歸谷，于飛虹一見如故，同是天涯淪落人，互相了解……

避仇決定渡水域　臨別聲言候兩年

于飛虹道：「杜兄，小妹覺得奇怪！」

杜秋寒道：「奇怪什麼？」

于飛虹道：「能够避開要害，爲什麼不加大一點距離，完全避開刀勢？」

杜秋寒道：「如果我閃避的距離大一些，就沒有辦法發出反擊刀勢。」

于飛虹道：「這中間可能有什麼問題，我想一定有原因。」

杜秋寒道：「在下也有這種感覺……」

「以杜兄的才智，應該很快找出這中間的原因了……」于飛虹說：「加以改正，該不是一件什麼很難的事！」

「很難……」杜秋寒說：「想起來，應該不是難事，但是，眞要改變起來，却又是困難萬分了！」

若華接道：「怎麼會呢？你輕功很好，證明了有很好的武功基礎，改變一下劍勢變化，應該不是難事。」

于飛虹搖頭，道：「天下沒有這樣的武功，沒有人在創出一套劍法時，先讓自己受到傷害……」

杜秋寒、若華都不禁點頭稱是。

于飛虹道：「但這套劍法却又含蘊着很深的人生哲理？」

「這我就聽不懂了，小姐……」若華說：「傷敵之前，先挨一刀，個中還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不成？」

「有……殺人一千，自損八百，……」于飛虹沉吟一陣，說：「這套劍法，隱隱有戒殺的含意，想到先要受傷的痛苦，誰肯拚戰下去，施用這套劍法的人，除非情不得已，絕不肯和人動手。」

杜秋寒點點頭。

若華却接道：「聽小姐這麼一說，果然是

有些道理！」

「如是再深一層去想……」于飛虹說：「這套劍法可能是最深奧，難學的劍法！」

「姑娘可願說出個中道理……」杜秋寒雙目轉注在于飛虹的臉上，雙目中滿是表現敬佩之色。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受傷的重要原因，必是閃避的幅度太小，避不開對方的兵刄，但在極小幅度，要避開要害，避免重傷，分寸拿捏之巧，比起一般的劍法、刀招、變化更爲精妙了。」

若華歎息一聲，接道：「不論何等困難的事，妳總是有辦法解說清楚。」

于飛虹沒有理會若華，繼續說道：「最爲難的是受傷之後，還要反擊，而且要一擊必中，一旦有失，可能會招來……」

突然住口，望着杜秋寒，道：「杜兄，身歷其境，可曾發生過一擊不中的事？」

杜秋寒道：「有！雖未擊中，但也會把對手逼開，但事後思索原因，錯誤出在區區身上，並非是劍法上有了破綻。」

于飛虹道：「可否說的更清楚些？」

杜秋寒道：「每次反擊不中的原因，大都是出在了我受傷後的恐懼，就誤了時機。」

「這就不錯了，」于飛虹說：「可惜杜兄傷勢未癒，否則，可以演練給我們見識一下，天下第一的奇怪劍法。」

「這個，恐怕是很困難了……」

若華接道：「怎麼？你怕我們學呀？你施用出來，讓我們姑娘給你指點指點，包管你會受益無窮。」

「誤會了……」杜秋寒爲難說道：「在下並非是隱技自珍，而是這種劍法的特性，必在受到傷害之後，才能反擊，每一次的情形是不同，……。」

于飛虹接道：「那是說這種劍法，無法演練了？」

杜秋寒道：「可以一人練習，只能假想對手由那裏攻來！如何受傷出劍，這種過程，一個人演練出來，看上去就十分可笑了。」

于飛虹點點頭，道：「這樣的表演之法，只怕也很難看得出劍法的奧妙所在！」

杜秋寒道：「目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渡過前面險關？」

「怎麼？……」若華說：「你已經知道前面的險關是什麼了？」

「是那老人告訴我的……」杜秋寒道：「造物神奇，在天荊刺之後，有了這一片暖谷，花色香艷，綠草如茵，使入谷之人，可以安適的休息一下，但暖谷之後一段水潭，長約四百丈，却又十分凶險了。」

于飛虹說道：「我已看過，但那片水潭，平靜無波，只要有一葉小舟，就可以安然越渡了。」

杜秋寒搖搖頭，道：「水雖平靜，但却潛隱了兩頭水怪，而且深不可測，那兩頭水怪，被困在小水潭中，變的兇殘暴怒，只要有生物在上面游過，立刻出現……」若華吃了一驚，接道：「這世上眞有水怪？」

「那老人告訴我的，大概不會騙我吧？」

于飛虹道：「杜兄，可知那水怪是什麼樣子？」

杜秋寒道：「那老人告訴我的是身有硬甲，刀槍不入，力大無窮，口若巨盆，在下翻閱典籍，也未查出結果，想來可能是巨大的水蛇、怪魚之類。」

若華道：「水中最厲害的，莫過蛟龍，杜公子怎不說它是蛟龍之類？」

杜秋寒道：「龍能行雲佈雨，蛟可翻江倒海，眞是此等神物，他們也該早離此處了！怎

會常困在這小水潭中作怪？」

于飛虹道：「杜兄說的有理，那老人想必已告訴了越渡之法？」

杜秋寒道：「在下是有了準備，但是否可以越渡，倒要靠幾分運氣了。」

這時，瑤華、周杰等，都緩緩圍攏過來。杜秋寒和于飛虹、若華談的十分融洽，也就不再逃避。

若華道：「靠幾分運氣，是什麼意思？」

杜秋寒道：「最好是悄然越渡，不要驚動那兩個怪物。」

「這裏沒有船隻……」若華道：「要如何悄然而渡呢？」

杜秋寒道：「在下倒是準備了越渡之物，」目光一掠瑤華等人，接道：「增加一二人，也許可以，但如此多的人，就無法施用了。」

于飛虹道：「杜兄可否說明白，是什麼東西？」

杜秋寒笑道：「說起來很簡單，只是三張完整的羊皮，但經過藥物浸泡處理，它的韌性增强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它沒有了血腥味，據說，水中兩頭怪物，對血腥味最爲敏感？」

若華道：「是鯊魚……」

「不會吧，鯊魚生於大海之中，這湖中是淡水，」杜秋寒說：「那位老人看到過水怪，有一條其形如巨蟒，口中有密排的利齒，碗口粗的樹身，竟被它一口咬斷。」



于飛虹道：「就小妹所知，有一種鯊蛟，爲水中之霸，其皮可避利刃，這種天地間，寒熱交集，水火融聚之處，才會孕育出各種怪異的動物，想不到，世間眞會有這等所在，竟然讓我們遇上了！」

臉上竟然是泛起了一種興奮的神色。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我那羊皮渡舟，最多能一次渡過三個人。……」

若華接說道：「那容易啊！多渡幾次就行了！」

杜秋寒搖搖頭，道：「那水中的怪物，十分敏感，一次也許有偷偷渡過的機會，但絕對無法，兩次、三次的接下去，而不爲牠發覺，一旦牠們警覺攻擊，我們逃生的機會，十分渺茫。」

「這麼說來，」姜全接口道：「龍總鏢頭的生機不大了。」

「如若他們眞的進入了不歸谷……」杜秋寒說：「很少有生存的機會，渡過這片死潭之後，還有食人樹、毒蝗區等所在，那位老人，就傷在毒蝗區內，被毒蝗叮了一口，雖被藥物尅制了毒性，但不到一年的時間，仍然毒發而亡。」



于飛虹低聲道：「食人樹、毒蝗區，載於九洲誌異錄上，不知還有些什麼怪異事物？」

「不知道了……」杜秋寒說：「那位老人家，只到了毒蝗區，就無法再深入了，我依據他的口述，準備了對付水怪、毒蝗的辦法，以後還會遇上些什麼奇事，怪物能否應付，渡過，只好付諸命運了。」

這時，瑤華突然開口說道：「小姐，看樣子，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大概是不會進入這不歸谷了，咱們是不是要深入谷中去？」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你們不用深入了……」

杜秋寒接道：「在下之見，于姑娘也不用再冒險了！」

于飛虹道：「杜兄的意思是……」

「我準備的醫藥、食物，都是依照我個人所需，如是再加上一個人，未必够用，就拿羊皮渡器說吧，如只有我一個人乘用，縱然驚動水怪，也有逃生的可能，但如多上一個人，那就增强了很多的凶險……」

于飛虹接道：「小妹自信不致累到杜兄，何況，多一人，也可多些主意。」

杜秋寒笑接道：「在下倒是希望能多一位像姑娘這樣的伙伴同行，深入不歸谷凶險太大，除非，姑娘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于飛虹接道：「杜兄，既然明知此行凶多吉少，爲什麼一定要去？」

言詞之間，隱隱流露關懷之心。

杜秋寒道：「在下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姑娘是一定要問，在下就只好奉告了。」

「既有難言之隱，不說也罷！」于飛虹目光轉動回顧了周杰、姜全一眼，道：「兩位保護我們的約定，現在可以終止了。」

周杰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此行前途難卜，兩位似是用不着再冒險了……」于飛虹說道：「就目下所聞所見，看不出龍總鏢頭和南宮慕白公子深入不歸谷的跡象……」

「不錯……」姜全說：「龍鳳大鏢局，有一種連絡的方法，暗記，如是總鏢頭進入了不歸谷，必然會留下暗記連絡。」

周杰道：「照目前的看法，總鏢頭大概是沒有進入此地……」

「所以……」于飛虹說：「兩位也不用冒險了，請帶他們離開此地。」

他們這個稱呼，十分廣泛，瑤華、若華、劉星、茶花，都不禁互相探視。

于飛虹道：「除了我和杜兄之外，你們都要離開？」

瑤華道：「小姐，我不能走！」

于飛虹道：「爲什麼？」

瑤華道：「小姐總需要留一個人在身旁照顧吧？我應該是最適當的人了。」

若華道：「不行，我和杜公子相處最好，應該我留下來。」

「其實，兩位姑娘留下來都不太合適……」劉星說：「我留下來照顧，方便很多。」



于飛虹說道：「都不許留下來，你們都聽杜公子說過了，他那羊皮渡舟，只能乘坐兩個人。」

若華急急接道：「三個人，杜公子，你要說句公平話呀！」

「乘坐三個人，勉强一些。」杜秋寒說：「最安全是乘坐一個人！」

于飛虹笑道：「杜兄如若怕遇凶險，小妹倒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杜兄請帶過去一條絲索，小妹自信可以借那一條絲索越過水潭。」

「你如一定要去，咱們就一起越渡吧！」

于飛虹道：「小妹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杜秋寒道：「請說吧！」

于飛虹道：「把你那越渡天荆刺的氣墊借給他們，帮他出此絕谷。」

「可以，那氣墊已經沒有別的用處了……」杜秋寒取出氣墊，笑道：「于姑娘，要不要他們把火龍鼠也捉回去？」

于飛虹道：「能捉麼？」

「機會很大……」杜秋寒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接道：「若華姑娘。」

若華緩步行近，問道：「杜公子有什麼吩咐？」

杜秋寒道：「這瓶中有一十八粒藥丸，都是火龍鼠最愛吃的東西，子時之後，你把它放在一處平整的地方，人要藏在五十步外，如果我沒有配錯藥方，牠們會聞香偷食，其中有强烈的迷藥，食後要暈迷四個時辰，此物已快絕種，繁殖不易，務請姑娘選擇最健壯的雌雄各一，留作鼠種。」

若華望向于飛虹，于飛虹微微頷首，若華才接過玉瓶。

于飛虹說道：「我相信他們沿途追殺，志在謀我，我如不在，他們應該不會再追殺你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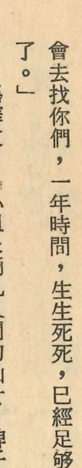
瑤華道：「小姐心意既然堅決，婢子也知多言無益了，但望小姐交代我們一句話，我們在那裏等妳？」

于飛虹略一沉吟，道：「你們到長沙等我們吧！最好會合令尊，我們以一年爲期，如若我一年後，不到長沙去找你們，你們就自作主張，各奔前程吧！」

「不！我們要等小姐一輩子！」若華兩行熱淚，奪眶而出，道：「小姐，如是不肯再見我們，我們將老死長沙，亦不離開。」

于飛虹笑道：「只要我離開不歸谷，一定會去找你們，一年時間，生生死死，已經足够了。」





瑤華道：「小姐是謫凡人間的仙女，婢子相信定會逢凶化吉，我們要等下去！」

「那就兩年吧……」于飛虹說：「兩年內我們還不能見面，妳們就不用等了！劉星、茶花……」

兩人躬身應道：「小姐有何吩咐？」

于飛虹道：「兩年之後，還不見我，你們就可以結爲夫婦……」

劉星接道：「小的會追隨瑤華姑娘，一直等候小姐。」于飛虹心知這件事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回頭說道：「杜兄，咱們走吧！」

杜秋寒皺皺眉頭，道：「如果妳也是被人追殺的無處可去，我倒希望妳跟我去冒險一次。如若咱們能生離不歸谷，就不會再有人追殺咱們了！」

這句話含意很深，但于飛虹沒有追問。

瑤華道：「小姐，婢子們希望目睹小姐和杜公子渡過水潭。」

杜秋寒道：「好啊！如若我們死於水怪之口，你們就不用等候兩年了。」

于飛虹點點頭。

杜秋寒道：「不過，行近水潭之後，諸位不能大聲叫嚷，而且，保持和水潭十步以上的距離，以免驚動水怪。」

瑤華等點頭應是。

杜秋寒由身上取出一個肉色長形之物，放在口中吹了起來。應聲膨脹，片刻之後，現出原形，竟是三隻連在一起的山羊。

經過藥物浸製處理，羊毛早已脫去，皮色也變了顏色，但羊的形狀，仍然保存，三隻羊皮，氣孔相連，中間一隻，特別巨大，兩側較小。

足足化去了半個時辰之久，才吹脹起羊皮渡舟。

杜秋寒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于姑娘會用暗器麼？」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差强人意。」

杜秋寒道：「據那老人說，水怪力大無窮，鱗皮堅厚，刀槍難入，所以，最好是用暗器擊打牠的雙目和巨口。」

于飛虹道：「好！一切遵照杜兄吩咐！」

杜秋寒扛上羊皮渡舟，低聲道：「準備好兵刃，暗器，咱們走吧！」舉步向前行走。

于飛虹摸摸身上的短劍和定穴珠鏢，緊隨杜秋寒的身後。

瑤華、劉星、周杰等一行，默然隨在于飛虹身後而行。這一處山花夾道，遍地綠茵的山谷，足足四百丈長，到一處山彎轉向之後，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一片平整如鏡的碧綠水面，擱住了去路。

于飛虹仔細觀察，發覺水色濃綠，深不可測，而且，平靜的水面上，間有微微的顫動，那說明了這片水潭下有暗流，是一片活水。

水面寬約五丈，長約數百丈，直到山谷折轉所在。

（未完・十八）

俠情倫理短篇　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刀劍 鎮雙環（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熊擎天爲了躲避清廷鷹爪的耳目，迫得改名爲洪一柱，帶着妻兒四處奔逃，本來他們一家人躲在郭子杰家中，忽然有消息說不少陌生人在附近出現，洪一柱爲免連累朋友，決意馬上離開……旅途中，他們遇上三舵主王標的追查，不得已之下，出手相抗，雖然把王標等人打跑了，但也因此而暴露身份，清廷立即發下詔書，要緝拿洪一柱夫婦歸案，這消息很快傳到郭子杰耳中，決定去幫洪一柱的忙，但又無法親自前往，只好派心腹栗彤前去，栗彤在半途中遭一幫人圍攻，却也被他機智的逃脫了……

雙刀寒敵胆　單劍折雙環

「妙呀，又一個！」栗彤話聲來了，又一個敵人給大石撞中腰部，立即折腰倒地狂叫，眼看是活不成了。栗彤郝麼一叫，所餘的四個敵人都心寒腿顫，惴惴顫慄，早先的豪氣全消了！

栗彤見敵人有怯懼心，自然不肯放過機會，一聲長嘯，聲遏行雲，山鳴谷應，果然內力沉雄，非同小可。他已打了許久，力挫數人，居然還有此深厚內力，不但面對的幾個敵人胆寒，山上的朋友也驚異了。

栗彤長嘯過後，餘音未消，他的練子鞭已經探舞天際，傳出怪聲了。他此刻正打出了興頭，把所學發揮得淋漓盡緻，將四個敵人都迫得忙於自保。

山上的人已看出形勢對栗彤有利，停止了滾石，並且向山谷衝下去。

「嗯，你不是栗師父？你怎會來到這裏的？」衝向山谷的一個男子大叫。

「我正是栗彤，你可是洪大俠？」

「我是洪一柱！栗師父，這幾個，雖然爲虎作倀，却是從犯，饒了他們，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他們若肯眞正改過，還有藥救的！」

「洪大俠替你們說情，看在洪大俠面上，我且饒你一遭，若果你們不識好歹，再犯在我手裏，就別想活！走吧！」栗彤放過幾個敵人，過去和洪一柱相見。

洪一柱朝他拱手道：「栗師父，這兒不是談話之所，請到郝邊去！」

「郝裏？是甚麼地方？」

「只有一間破窰！你來，我替你引見兩位朋友！他們是我新交的朋友！」

「啊，郝太好了！太好了！」

「走吧！」

「這些人……」

「由他吧，不必理會！」

「不，我要搜搜他們，或者會找到一點綫索！」

「也好！我們分頭動手，會快點！」

於是兩個人馬上動手搜查，可惜一無所獲，只好作罷！

不一會，兩個人轉到了山後，果然看到一座高窰洞，走近，便聽得有個女人在洞內叫：「大哥，你回來了？」

「回來了，他們呢？出去了？」

「唔，出去了。」

「沒甚麼事吧？可有說甚麼？」

「他們說不用去找，他們很快就回來的！大哥，這位是——嗯，是栗師父！」

「洪大娘，栗彤拜見！」

「栗師父，何必客氣，洪江市發生甚麼事了？郭局主沒事吧？」

「沒事，洪大娘請放心了。」

「郝麼，栗師父……」

「大娘，實不相瞞，我是來向兩位報訊的，消息不好，局主叫我來通報！」

「啊，局主對我們太好了，栗師父，勞累了你啦！」

「栗師父，局主請你來報訊，這當然不會是好消息，再說，我們還有甚麼好消息呢，請說吧，不管是甚麼消息，我們都承担得了。」

「栗師父，請先喝杯茶再說吧？」

栗彤實在有點口渴，他接過茶，喝了一口，然後把消息告知洪一柱。

初時，洪一柱並不怎麼放在心上，直至聽到官方準備派出沈鐵環與甘鐵環協助對付他夫婦倆，這才動容，洪大娘更道：

「怎麼這兩個老賊也當了鷹犬？」

「他們本來就是臭味相投，不當鷹犬才奇怪呢，這一趟可眞有一場好打了。」

「大哥，你知道他們？」

「我想，你不會知得很清楚！」

「起鳳，這麼說，你必然知道。」

「嗯，說起來，沈鐵環可說只得是我半個師父呢！可惜，這老賊不是人，是畜牲，禽獸！」

「怎麼？他想侵犯妳？」

「他還沒有這個胆，郝時候我也還年輕，只有十三歲，但我親眼看到他欺負一個姐姐，我一氣之下，曾打了他一枚小鐵環，但還是救不了那位姐姐，他受傷之後，一掌就把那位姐姐打死了。」

「你呢？他怎肯放過你？」

「我逃了！他一直不知道是我，他懷疑我師父打的，後來他們的感情一直不好，可能與這事件有關，說來，我有點對不起師父，也爲她高興！」

「你師父？你的功夫不是跟你爹練的？怎麼又有一個師父？我也給你鬧胡塗了！」洪一柱說。

「不，我自小就跟爹紮根基，後來，跟我娘練鴛鴦刀，可是，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因爲爹常常外出，娘又體弱多病，不能同行，便把我和我娘送到一個姓甘的朋友處居住，姓甘的是一個普通人家，不會武的，也不知道我娘會武，我娘也不便再教我，於是，就將我拜在沈大娘名下，她便是我師父，說眞的，師父待我眞好，沈鐵環當時待我也不太壞，當師父不在的時候，他就自動教我，而且還是很用心的教呢。

「那時候，我曾叫他師父，但沈大娘不許。只許我叫他叔叔，我不明白爲什麼，但不敢違背，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沈大娘早已看出他這個人心術不正，不願我跟他沾上關係！

「我正式跟沈鐵環反面是在跟你結婚前一年，郝時，我已盡得沈大娘所傳，拜別沈大娘兩年多了。有一次，因爲是順道，便去拜見師父。

「我師父一生只收過我這個正式門人，對我疼愛是不用說了，我也不去通報，就翻過牆頭，直入大屋去找師父，想給他一個意外的喜悅。

「師父家中養有兩隻狗，一隻大黃，一隻小黑！我離開時候，小黑也有兩歲了，因此，雖然隔別了幾年，牠們還記得我，只是吠了兩聲便不再吠，都依偎着我，因此，我悄然而來，師父並不知情。

「不過，我也猜錯了，師父所以不知情，不是因爲大黃與小黑，主要原因是她正和沈鐵環吵架！

「我聽得心頭一陣難過，不知怎樣才好，後來我作出決定，且別出聲，先偷聽一下他們吵些什麼，否則，要想勸架也辦不到。

「我很快就明白了，原來沈鐵環欺負沈大娘病後身子還未完全復原，要汚辱侍候沈大娘的侍女徐芷玲。師父責備他，他不但不知悔悟，反而冷言冷語諷刺師父，還當着師父的面動手動脚，要汚辱徐芷玲，徐芷玲躲到師父身邊，他就追過去，迫得師父要動手。但師父病後，如何打得過他，所以一動上手就十分危急，我到的正是這個時候，聞言，見狀，怒火直燒胸膛，氣得失了理智，也忘了危險，一聲不响，故技重施，又打出兩枚小環，大約是由於太過意外，他只閃過一枚，另一枚則打在他的後心，打得他「哎呀」一聲叫嚷，似乎傷得不輕，踉蹌踏前了兩步，還吐出

一口血。

「我猝然出現，立即對師父說，我與你去拜望她，你在外邊，等我先入來通報！師父大爲高興，叫我去接你，沈鐵環不許，截住我，我一面奮力與他搏鬥，一面揚聲叫你，他一方面可能受傷不輕，另方面也可能怕你我聯手，因此，當外邊的人聽到聲响，應聲走來，還有大黃與小黑的狂吠，似乎確有陌生人出現，他不等你到，也不等勝負判明，匆匆自己走了。

「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不曾見過他，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想不到今天又聽到他做了滿人鷹犬的消息，這一回，眞是寃家路窄了。」

「哦，原來這一段內情，我從未聽你說過，幸而你今天說了，要是我聽得別人說，你和沈鐵環有這樣的關係，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

「洪大娘，你的師父呢？她現在怎樣了？」

「不知道，我曾打聽過，有人說她出了家，做了尼姑，也有人說她沒有剃度，只是不再吃葷，帶髮修行，至於那一個消息可靠，我無法判斷得來！」

「這麼說，沈大娘不會和沈鐵環在一起，該可以肯定吧！」

「這個可以肯定的！」

「這就好辦！我們對付沈鐵環時，可以不用顧忌其他！起鳳，還有酒沒有？暖壺酒給梁師父喝吧！」

「你自己想喝，却推到梁師父頭上去！梁師父，你們先談談，我給你們暖壺酒去！」

「洪大娘，不要客氣！」

「酒倒還有一點，就可惜是沒有下酒物！」

「有的！老二老三都帶了下酒物回來，快到門口了，你小心點兒，別把酒弄潑了！」

洪大娘去了暖酒，栗彤和洪一柱才談了幾句，便聽得有談話聲與足音自外邊傳來。栗彤一愕，道：「這聲音好熟，可是司馬森？」

洪一柱道：「不錯，正是司馬森！你們認識的？」

「認識！」

「那就更好了，我說要給你引見，就是他和東方遠！你們早已認識？啊！太好了！」

「東方遠，這個名我也聽說過，就是未見過面，能見到他們，實在是一件開心的事！」

「嗯，甚麼事這樣開心？大哥，是誰來了？」東方遠說着話，和司馬森返入窰洞。

「是老三的朋友，特地來看老三！」

「嗯？我的朋友？那一位這麼有心，老遠跑到這裏來看我？大哥！你這不是逗着我吧……嗯，你不是栗彤大哥！眞想不到！」

「是呀，我也想不到，你會和洪大俠在一起！」

「那是說來話長，栗彤大哥，你不會很快就走吧？」

「如果你歡迎，我便不走，跟你們在一起！怎樣，你怎不介紹這位朋友給我認識！」

「啊，我太高興了，二哥，來，我介紹你們認識，這就是常對你說起的栗彤大哥。這一位是我的二哥東方遠。」司馬森介紹雙方相識，雙方都是早已慕名的了，自然是一見如故，甚談得來。

洪大娘把東方遠、司馬森兩個帶回來的白兔、果子狸、山鷄、鷓鴣等又燒又炆又焗，香噴噴的自廚中透出味來，各人都食指大動，不但想到喝酒，更是飢腸轆轆，垂涎三尺了。

食的時候，洪一柱把栗彤帶來的消息告訴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都大爲氣忿，恨不得就去找敵人算帳。

栗彤道：「按我個人所見，敵人人多，我們人少，只可智取，不宜力敵！宜跟他們鬥智，不宜跟他們鬥力！」

「怕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他不來便罷，他若敢來，我第一個就不放過他！」東方遠說。

「栗兄，你過去不是這樣子的，怎麼變得這麼沒胆呢？害怕他們人多？」司馬森說。

「常言道，經一事，長一智，現在，釘子碰多了，年紀大了，自然是和過去不同了！歲月不饒人，有甚麼辦法？這是沒辦法的事啊！」

「怎會沒有辦法，你只要不怕，就有胆迎擊任何敵人了！」

「迎擊？我沒有說不迎擊啊！」

「但你說甚麼只可智取，不宜力敵，這不是怕了敵人，要偷偷摸摸，不敢跟他們打硬仗？」

栗彤道：「不錯，我是不主張跟他們打硬仗的。」

「我不怕，即使是死，殺他一個够本，兩個有賺！」

「是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怕甚麼，我甚麼也不怕！」

「不，我不同意你這個想法，我以爲殺十個也不够本，殺二十個也沒有利，至於二十年後，敵人已經穩如磐石了，還由得你做一條好漢？况且，二十年後是一條好漢，還是一條毛蟲，誰知道？」

東方遠與司馬森都聽得變了臉色，洪一柱則臉有笑容，似乎對栗彤這話甚爲欣賞。

「我反對你這說法，一命搏一命，怎不够本？一命搏兩命，怎不有利？」

「搏命不是這樣搏的！他們不過是滿奴的一條狗，一隻鷹，你願意和一隻鷹一隻狗相比？畜牲的生命是不能和人的生命去相比的！」

司馬森聽來愕然。問洪一柱：「大哥，你怎麼說？」

「栗師父說得對！人是不應與畜牲比較的！」

「大哥，你也主張智取？」

「當然！智取可以減少傷亡，有甚麼不好？」

「我不明白！」司馬森惘然說。

「你想想就明白了！獵人上山打獵，有人挖陷阱誘捕虎豹，有人以箭射擊虎豹，有人呢？却用刀斧去與虎豹搏鬥，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獵獲虎豹，但是，方法却各自不同，危險與安全，相差就太大了

，你自己想想，假如你是個獵人，你會選用那一種方法去捕捉？」洪一柱心平氣和地說出，栗彤也微微點頭甚爲欣賞。

洪大娘笑道：「三叔，你怎麼啦？還不明白？敵人是爲清廷賣命，所以性命不值錢，我們是爲天下老百姓賣命，我們的生命不容許輕易犧牲的！要死，伸長脖子，拉刀拔劍一抹就完了，但我們不許這樣！我們要保存生命，爲天下百姓做事，就如我們五個人吧，如果和一百個人厮拚，兩方都犧牲了，論人數，我們是損失五個，敵人損失一百，當然是敵人吃虧，但在老百姓看來，敵人死了一百，再來一百，並不難，再來一千也不難，我們呢？五個死了，要再找五個就難了！你現在明白了？我們是以一當百，當千呢？怎能當一當二？所以栗師父說的對！我們要用智取，以不犧牲自己爲原則，只傷亡敵人！」

司馬森經過洪大娘詳細解釋，總算是明白了，覺得自己過去的想法，實在太過狹隘，應該要改變才對。

五個人談得高興，洪一柱那個小兒子也參加了一份，咭咭格格地笑，舞手蹈足，逗得五個大人都十分開心，話題便轉到了保衞下一代的辯論。

洪一柱在最後道：「栗師父，你來得比他們早，也比他們快，這是必然的，但我們也不能小看敵人，他們的行動，在這方面也是十分迅速的！今天他們必不會到，可是明天，後天，情形便不同了，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在敵人到達之前起程，讓敵人撲個空，也使他們判斷不出我們的去處！」

「洪大俠，我看，快好過慢，與其明天，不如現在！我們故佈疑陣，讓一些人知道去處，實則轉了路，教他們撲一個空，又撲一個空，先弄得他們筋疲力竭，然後再予以痛擊，你看如何？」

「辦法很好，只怕不易！」

「你看，這辦法如何？」栗彤說出辦法。

「辦法是好，但要改一改！你和起鳳先走！我們三個隨後！」

「這個，我以爲……」

「你想一想再說吧！想一想你就會同意了！起鳳，你去收拾東西，和栗師父先走！」

「好！洪大俠，我非常佩服你的心靈敏銳，我和大嫂先走就是！」

「你已經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那很好！一切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是！我們隨後就到！」

栗彤和洪大娘母子先走了，司馬森道：「大哥你怎麼叫栗彤跟大嫂一起走？」

「栗彤與你大嫂年齡相近，又沒有人認識，他們在一起，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我就不同。我的圖形傳遍天下，只要我回復本來面目，必然有人認出，敵人便會給我吸引到一條岔路去，你大嫂他們可以減少許多危險與痲煩了！」

「唔，原來是這樣，我眞想不到！」

「你平時不開動心竅，甚麼事都只憑直覺，不好好去想想，自然是想不出來，以後你若能花點精神去想，再和別人想的比較一下，漸漸，你就會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不對了！」

「大哥，現在，我們該怎樣？」

「準備好一切，先打打盹，等到三更過後，我們也上路，務要使敵人知道我們去處，引他上當！」

「他會上當嗎？」

「這個難說，你把筆墨拿來，我要給你們留幾個字！」

司馬森道：「給我們留字？爲甚麼要給我們留字？」

「等一會就明白了！」洪一柱振筆疾書，留給東方遠司馬森，叫他們見字之後，立即把消息送到一個地方，若過了三天，則送到另一個地方，他在那裏等他們，寫完之後，摺好，壓在一個盆子下面，却露出一小角，似是疏忽所致！一切弄妥之後，已經月過半天，當在三更後了，大家便準備起程，遠處傳來鷄叫聲，確巳過了午夜，是四更時候了。

「我們快走吧，是時候了！」洪一柱說完，便與老二老三一齊離開了窰洞。

洪一柱他們走了不到一個時辰，沈鐵環和范天堡都來了。他們倒十分仔細，找到了窰洞，小心地進入，在裏面查看一切，發覺了盆下露出的極小一角的字條，打開來看，沈鐵環唸出來，范天堡道：「這是假的！不會是眞事！」

「你怎知不是眞事？」

「我跟洪一柱交過手，他十分小心，不會如此大意的，這不是事實！」

「你給他嚇破胆了？這麼捧他？」

「我不是捧他，他實在是個不容易露出馬脚的人，怎會如此疏忽？」

「這不是疏忽，是他留給東方遠與司馬森的，不是留給我們的！」

「你怎會找到的？」

「他把字條壓在盆底，我無意中一推這個盆，便露出來了！」

「眞的？這就可以相信了。」

「當然眞的，誰還騙你不成？」

「你當然不會騙我，我是怕你被他們騙了！」

「什麼？你敢小看我？」

「沈兄，你別誤會，我不是小看你，我是上過洪一柱的當，有感而發的！那一天，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他實在狡猾得很呢！」

「我知道，所以我們要小心，但我們這一次與你那次不同，那一次是晚上，天很黑，你自然看不清楚，現在却是白天，他們又都逃走了！」

「我們等東方遠與司馬森回來。」

「不！我們不能等！我們的目的不是司馬森與東方遠，是洪一柱，我們決不能等，我們要搶在他們前頭，先追上洪一柱。你和甘鐵環是怎樣約定的？他什麼時候可以到？」

「我約定他午前辰未相見的，現在，他應該到了！現在是辰正啦！」

「是啊！他們怎麼還不到？不會在中途出了什麼痲煩吧？嗯！」

「我看不會，他武藝高强，人又精靈，還有，這一帶都是自己人的地方，怎會出什麼問題？」

「這可難說，凡事不能太過篤定！我看，不如叫個人去探……」

「不用了，我已來了多時啦！」一聲定人現，不是甘鐵環還有誰？

「老甘，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會聽說什麼？有沒有關於洪一柱的消息？」

「有！有人看到他們在天亮之前已經跑了！」

「天亮前，那是什麼時候？」

「我問過了，他們也說不清楚，大約是四鼓到五鼓之間！」

「有多少人？」

「一男一女，還有個小子！」

「看得這麼清楚？」

「是啊，他們巡夜，恰巧遇上了，雙方還動上了手，所以看得清楚！」

「結果怎樣？」

「五個巡邏的，傷了兩個，死了兩個，一個泅水逃了！」

「他們有說對方用什麼武器？」

「有！女的用鴛鴦刀，男的沒有用武器，一手抱着個小子，一手應敵，十分了得！」

「對！正是洪一柱！那一晚，我遇上就是這樣！」

「他們還說什麼？」

「他們說，女的還要追殺他們，男的把她叫走了！」

「他怎麼叫？他們有沒有聽清？」

「他們說，只聽得似乎叫什麼鳳，却聽不清！不敢亂說！」

「嗯，這麼說，果然是她！她叫樓起鳳，洪一柱原姓熊，叫擎天，後來，爲了逃避朝廷追緝，掩人耳目，便改爲洪一柱，樓起鳳是他的妻子，她擅用小金環，你們碰上她，小心她的金環！」

「小金環？她也會用小金環？」

「何止會，還打得精呢！」

「你認識她？」

「不瞞你們，她是拙荊的心愛弟子，她年輕時，我還教過她武功呢，想不到今天，唉，世事多變，變得眞大啊！」沈鐵環說時不自覺的撫摸早年被樓起鳳用金環打傷過的地方。

三人都暫時靜了下來，因爲各人都是早年的相識，現在，有的已經作古，有的改了行，有的更成了敵人！仍然是朋友，有來往的已不多了，人屆中年，朋友雖然不少，但稱得上眞正肝胆相照，患難之交的，却一個也沒有，是的只表面親熱，互瞻高帽，暗中則勾心鬥角，你想我死，我想你亡的朋友，就是他們三個吧，相互之間也只是大家利用，說不上眞心朋友，因此大家都感慨滿懷，不知怎說才好！

「范兄，我看，我們該走了！」

「這張字條……」

「仍然放回原處！」

「好！走吧！」

三人於是一齊出了窰洞，並轡疾騎而去。

沿途，他們不斷向人打聽，有人說見過那樣兩個人，有說未見過，回答不一，而且，所見的人，也不一樣，問得多了，反而給弄胡塗了！

「眞是狡猾，比狐狸還狡猾。」范天堡恨恨地說，似要以所見證實他前一次的失敗實在是出於必然，罪不在他！

甘鐵環冷靜地分析了地形與路程之後，斷然說：「沈兄，范兄，這傢伙實在狡猾，我們不能以常理推斷，必須以奇謀對付！」

「什麼奇謀？」

「我已經問過了，去湯盤有小路，是捷徑，由這裏翻過山去，便可縮短一半路程！」

「眞的？」

「我問過好些人，都這麼說！」

「不知附近有我們的人？」

「你找响導？」

「不！我怕敵人不止他們兩個，他們可能已經滙合了！」

「這個，我再去問一下！」

「要快！」

「是！我這就去！」

甘鐵環又離開了好一會，回來之後說：「有五十到八十人可以隨時聽候調用，若要再多，則要預早通知，並且要付錢，五十到七十則不用付錢！」

「那麼，你叫他們派一百人到湯盤聽用，要多少錢，列具清單，送府衙去收就是！」

甘鐵環聽了又去交代一番，然後三個人繼續行程，直趨湯盤。

三個人都未到過湯盤，也沒有响導，就憑途中所問得的資料便向前奔，走了大半天了，還沒有到達，相約的那一百兵個也未見到，三個不禁起疑了。甘鐵環問范天堡：「范兄，你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走了半天還沒到達？」

「我也覺得奇怪，可能是我們走岔了路！」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是便是，不是便不是，怎會可能？」

「沈兄，你知道，我也未曾走過這條路！」

「那你怎不早說？」

「我早就叫找個响導了。」

「爲什麼不找？」

「我見你們沒出聲，以爲你們不同意，所以我不敢找！」

「又是以爲，你的想象力可眞是豐富啊！」

「兩位別爭論了，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我們快回頭找吧，先找到盪盤，再作定奪吧！」

「現在也只好這樣了！走！」沈鐵環一臉不悅地說，馬鞭一抖，兩腿一夾，縱馬先行了。

人有一種怪異的心理，最不喜歡走回頭路，自然，勝利歸來是例外。此刻沈鐵環等三個人就是這樣，他們與冲冲而來，却走岔了路，撲一場空，迫得要回頭走，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三個人對於岔路特別不滿意，看到指向盪盤的路碑，他們都暗罵自己疏忽，早先不曾留意，竟走入岔路，這時看到路碑，知道不會再錯，心情也比較開朗了。

他們依照路碑指引，走了大約三四里路，突然在路中間看到一塊大木板，上面寫了一些字，范天堡走前去一看，叫起來道：「你們快來看，這是誰寫的字？」

「什麼字？」甘鐵環問。

「他說，左前邊山谷有埋伏，叫人不可走近去，却又沒寫上什麼人，也沒有留

名，只是劃了一豎，不知是什麼意思？」

「劃了一豎？那必是一柱擎天的代號，他可能發現前邊有伏兵，通知他的人不可走近，我們過去看看！」甘鐵環說。范、沈表示同意，三個人又急急的向左邊山谷趕過去。

那是一個甚爲陡峭的山路，不易行走，路小而陡，更不能兩轡並進，若有埋伏，實在不易抵擋的。范天堡走在前頭，上了斜坡，突有所悟地把馬勒住，對沈鐵環說：「沈兄，會不會敵人設有埋伏，故意誘我們上當？我們還過去不？」

「這個，難說！」沈鐵環也吃一驚，但一頓之後，又說：「事到如今，只好一搏了！」

「范兄，前邊有塊木板，寫些什麼？」甘鐵環指前方。

「我去看看。」范天堡拍馬向前，因爲木板距離路邊太遠，字又細，看不清，范天堡只好下馬上山，一看之下，便大叫：「又是洪一柱寫的，叫我們留意山谷，千萬要留意！」

「山谷？山谷在那裏？」沈鐵環問。

「那不是？我們快過去！」

山谷中的情形未見，另一塊木牌却已擋住去路了，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大字：「范天堡、沈鐵環、甘鐵環你們都將喪生此地！」

范天堡大驚，甘鐵環大怒，一鞭拋起了木牌，甩出了幾丈，飛下山谷，他們的目光也投向山谷，這一看，駭然了。只見谷中縱橫錯雜的躺了二、三十具屍體，由服色與裝束，可以肯定是官兵。

范天堡與沈鐵環也認爲如此，當下急忙後退，但山上已滾下巨石，截斷了他們的後路，不許他們後退，同時也出現了人，有人在山上叫道：「范天堡，你今天活不成了，自決了吧！」

「你是什麼人，敢對我說這種話？」

「范天堡，睜開你雙狗眼吧！連我你也看不清楚，還配姓范！」

「你是司馬森？你怎麼在這裏？」

「哼！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裏？你以爲我眞去了探聽消息嗎？你上了我大哥的當了！」

「原來你們是存心騙我？你……」

「你是蠢材，不騙你騙誰？別抱怨了，給你塊大石啃啃吧！」司馬森一推，幾塊桌大、盤大的石塊便由山上滾下，其聲隆隆震地，碰到阻攔的山石，便碰出火花，轟然震耳，碎石飛射，聲勢嚇人。范天堡縱有一身武功，也無法與之抗衡，迴避不迭。

山上似乎不止一個人，這不但由滾下的石塊可以看出，由人影也可以證明，至於另外的是些什麼人，却不易知道。

「沈兄，現在怎辦？」甘、范兩個一齊向沈鐵環請示，等他出主意。

「我們衝上山去！」

「衝上山？怎麼行？」

「爲什麼不行？山這麼寬，他才不過幾個人，我們分開三面上去，滾石雖然可怕，只要我們小心，諒亦無妨，搶上山頂就不怕他們了！」

「甘兄，你怎麼說？」

「范兄，事到如今，已無別路可行，不拚也得拚了！除此之外，你有什麼好辦法？」

范天堡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只好同意。

「沈兄，你出點主意吧，我們……」

「范天堡，你由左邊上，甘鐵環，你由右邊上，我居中！你們可要記住，不能和我離得太近，要分散開敵人注意力與力量！」

「好！我們馬上就上。」

「好！現在開始，棄馬！衝呀！」沈鐵環搶先向上衝，走着之字，上得極快，忽然躍起，忽又伏低，陡向左閃，倏向右避，身手靈活，動作敏捷，山上的滾石，竟然奈何不了他！無法阻止他向上的衝動！三個當中，他衝上得最快，次之是甘鐵環，范天堡上得最慢，也最先受傷！

山上的石頭不斷地滾滾而下，山上的人也飛快而退，他們並不和沈鐵環等正面接觸，按照原定計劃，佈置好一切之後就撤退。

沈鐵環第一個跑上到山頂，一看却不見了敵人，不禁大爲震怒，縱聲大笑，潑口大駡，目的是希望能把對方引出來決一勝負。

這時雖是白天，白天亦無法找到敵人，范天堡最後一個上到山去，更看不到敵人了，但事實並不如此，他看到了，恰巧他上到山頂，洪一柱等便繞到了另一個山坳，沈鐵環背向山坳，仍然看不到，范天堡面向山坳，看到了所以急叫：「沈大哥，你看！他們跟什麼人打起來？」他指着遠處說。

沈鐵環急急回望，果然看到有幾個人在對面山坳，四個人在分對打鬥，一個人站在一旁觀鬥。

沈鐵環眼利，看了一會，已認出了其中一個，着急道：「那是過山虎姚亭，另一個大約是他的朋友！快，我們快過去帮他！」

范天堡說：「你兩個跑得快，先走一步吧，我隨後跑上！」他的腿傷了，正在敷藥裹傷，難怪他要這麼說，沈、甘兩個自然不會勉强他！

沈鐵環與甘鐵環在輕功方面是相去不遠的，所以到達時間也差不多。他們已經用盡功力，到得很快了，結果還是遲了，姚亭已死，不能說話，另一個還有一口氣，說了幾句話，但無關痛癢，是說敵人武功厲害，不知姓名的話！

「老甘，現在怎辦？」

「怎辦？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回頭走，等待援兵，一是繼續追，鍥而不捨，你瞧着辦吧，我都依你，水裏火裏，全憑你一句！」

「老甘，你不後悔？」

「後悔？我絕不後悔！」

「不怕？」

「怕什麼？我什麼也不怕。」

「你別太衝動，再想想吧，早先，我們是三個人，他們是三個人，我們自然不怕，現在，他們還是三個人，我們只有兩個，未必能穩操勝劵！」

「我知道！但我絕不怕！」

「那麼，我們要繼續追啦！」

「我一切全聽你的！」

「那好呀，我們就憑這一雙鐵環，去碰碰這條擎天一柱吧！」

兩個向前追了。追了一程，看到路邊有小牌，上面寫着：「沈鐵環，甘鐵環，你們快回頭吧，回頭是岸！再向前，陷得會更深，將無葬身之地了！」

「他媽的！」沈鐵環一掌打碎木牌，繼續向前，半點也無畏縮。

在另一方面，洪一柱和東方遠，司馬森三個也在繼續商量，繼續走。他們有馬代步，可以減少許多氣力，也跑得比對方快！沈甘兩個的輕功本來也甚高明，若是在養精蓄銳之下，開始的一段路程，駿馬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們，可是，作長途賽，還是馬勝的，此刻，甘沈兩個翻山越嶺，已經走了不少路，如何還能與馬相比？所以越距越遠，連塵也吃不到了！

「眞的奇怪，怎麼見不到他們？」沈鐵環追了很遠一段路，終於說話了！

「這樣追，我們永遠追他們不上！」

「爲什麼？」沈鐵環憤然質問，似乎覺得受到了侮辱，面色甚爲難看！

「大哥，你想想，他們騎馬，我們走路，怎追得上？除非我們也有馬！」

「啊，我怎麼沒有想到？」沈鐵環有點赧然：「我應該早就想到呀！」

「你急於追他們，根本沒考慮其他，我初時也不曾想到，但追呀追的總是不見人影，我便覺得奇怪，終於明白了！」

「唉，可惜我們沒馬……」

「別提了，遲早我們替他們報仇！」

「現在怎麼？」

「現在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歇歇，再找兩匹馬，要是這兩樣都能辦到，就不怕他們飛上天去！」

「范天堡呢？等他不？」

「不用等他，他比我們更熟悉這裏，不會餓死他的，問題是，這地方，要找吃喝的都不難，要找兩匹馬，恐怕不易！」

「不會吧，我說，最先找到的可能是馬！」

「最先會找馬？不，不可能！」

「我說可能，不信，你等着吧……」

「咦，是什麼人？你早就聽到了？」

「不，也是剛聽到！」

「你知來的是什麼人？」

「管他是什麼人？識相的，只要馬，不識相的，還要他的命！」

「大哥，在這地方，在這時候，居然敢騎馬經過，總不會是普通老百姓吧？我看，還是小心點好！」

「怎麼？你忽然變得胆小子？」

「不是變得胆小，上一次當，學一次乖！總還是小心點好！」

「你這話也是！値得考慮！」

「我就是這麼意思，要考慮！」

談說間，兩匹馬已經出現在眼前了。連他們的聲音也聽到了，一個說：「他奶奶的，俺就不相信會找不着這兔崽子！他殺了俺的師侄，俺怎也不能放過他！」

「你急什麼？急也沒用！你這性子呀，得要改改才對！」

「改什麼？俺已快到土裏去啦，還改？改他奶奶！俺只要找到那小子，俺可不改！」

甘鐵環聽得一怔，道：「這不是晉北二王？他們要找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人殺了他的師侄！」

「晉北二王？他們……」

「別出聲，聽聽他們再說些什麼？」

不錯，晉北二王正在說話，一個說：「你猜是什麼人幹的？謀財害命？還是尋仇？」

「他奶奶的，俺看不會是尋仇！一定是謀財害命！」

「謀財害命？他們冇什麼財呢？能夠殺得了他的，不是三流貨色！」

「他奶奶，或者動手時，並未知道有無錢呢！」

「不！我不同意！」

「爲什麼？你有發現？」

「注意到沒有？師侄他們的銀子依然未動，怎會是謀財？」

「嗯！對！那是爲什麼？尋仇也不對呀，誰知道咱們會走這條路？」

「這麼說，他是在意外地碰上仇人！」

「唔！有可能！他奶奶的！俺非找到兇手不可！」

「沈大哥，我相信不會看錯，他們眞是晉北二王！」

「晉北二王？王不活和王求生？」

「我看一點不錯，正是他們！」

「你認識他們？」

「不！我只在三年前見過王不活一面，打過一個招呼，因他生相特異，所以留下印象！」

「要是他們，這兩匹馬可不好搶！」

「當然不能搶！他們總不是我們的仇人和敵人，是不是！」

早先，沈鐵環說不管什麼人都搶，說得多滿！現在却不搶了，因爲對方是兩個武力了得的大魔，他們惹不起！

不過，世事就是這麼出奇，沈鐵環不想招惹對方，對方却要招惹他，找他的麻煩。王求生把馬勒停在沈鐵環面前，喝道：「你是什麼人，在這裏幹什麼？」

「你又是什麼人？我在這裏你管得着？」沈鐵環明知對方不好惹，却不能畏縮，有失身份，所以針鋒相對的予以還擊！

「你好大胆，你……」王求生揚起馬鞭就要打下去，却聽到甘鐵環道：「嗯，你不是晉北的王莊主？」

王求生以爲人家說他，揚起了的馬鞭又停住，回望甘鐵環，但甘鐵環注目的却是王不活！

「你是，甘……甘鐵環大哥是不是？我們曾見過面！你最近曾到白柳莊去？」

「非常抱歉，爲口奔馳，從那一次見過你王莊主之後，就不會到過白柳莊！王莊主，你的記性眞好！佩服！佩服！」

「那裏，你還不是一樣！你不說，我還記不起來呢！這一位是……」

「大哥，來，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常常提到的北晉王不活莊主！這是我的義兄沈鐵環大哥！」

沈鐵環果然有點名氣，甘鐵環講出他的名字，王求生心頭也微微一震，收回馬鞭，再經王不活介紹後，便成爲朋友，當然打不成了。

沈鐵環問他們去那裏，怎會經過這地方？王不活說了，他說，王求生本來和師

侄約在這裏相會的，不料師侄被人殺死了，遺屍荒山，死得甚慘，他們要追查兇手，所以來到了這裏！

「令師侄有多大年紀？怎麼稱呼？有什麼特徵不？我早間見到兩個被人殺傷致死的！」

「在什麼地方？可是前邊那山坳？」

「正是！你們也見到了？」

「見到了！」

「我們見到得早些，姚亭已經死了，但另外一個却還有一口氣，他沒有說什麼，只告訴我，敵人非常厲害，叫我小心！聽他口氣，他似乎還未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我對他的警告非常感激，和我義兄都下了決心要替他報仇，因爲，他的仇人，正是我要追殺的人！」

「他叫什麼？」

「他是洪一柱！就是由熊擎天改名換姓的洪一柱，還有他的兩個助手東方遠與司馬森！」

「洪一柱？司馬森，東方遠？好呀，原來他們殺了俺的師侄！她奶奶的！他走了那裏？」

「他們有馬，我們沒有！所以追他們不上！」

「你們沒有馬？」

「我們本來是有馬的，不幸誤中奸計，在湯盤山谷給害死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范天堡也受了傷！我們恨極了，就一直追踪，結果，還是追不上！」

「他們從那裏走了？可知道他們去什麼地方！」

「不能確定！」

「估計會去那裏？」

「可能入黔，也可能入川！」

「有消息？」

「洪一柱是朝廷欽犯，已頒下圖形，張貼天下，他們在中原決難立足，也無人胆敢收留他們，川黔均有朝廷緝捕的惡賊叛逆，他逃到那邊去，就可以生存了！所以，我估計他會逃到那邊去！」

「那好呀，你兩位快找匹馬吧，我們先走一步了。」

晉北二王匆匆追趕，一程又一程，一天又一天，追了三天，已到靠近貴州的立城了。

晉北二王到時已是黃昏時候，正要找地方投宿，忽然有個人向他們走去，道：「兩位可是王爺？有人送你們一封信，請兩位賞我一兩銀子！」

「你送的什麼信？要索一兩銀子！」

「不是我索取！是叫我帶信的說的，如果你們不給，我也不把信給你們！」

「好！好！快拿來！」

王求生以一兩銀子換來一封信，拆開一看，勃然大怒，因爲那封信上寫得十分無禮，王不活接過去看，只見上面寫道：「自誇自詡傳晉北，浪得虛名數二王；無風掀起三尺浪，怕到西城百丈崖！月暗星稀尋常見，等你等到三更天；若怕閻王勾魂使，何妨縮頭學瘋癲！」

字寫得蒼勁有力，潦草不羈！王不活問道：「怎辦？他們約我們今晚到城西百丈崖去，去是不去？」

「別理他，先找個地方歇下來，歇一會再說。」

晉北二王向店家問清楚百丈崖所在，便朝百丈崖而去，路上，王不活道：「早先掌櫃與夥計都說百丈崖十分陡峭危險，又說時有鬼魂出現，勸我們不可去，我想，那實不是什麼好地方，等一會，我們要加倍小心才好！」

「別長他人志氣，我什麼都不怕！」

「這不是怕，這是小心！」

「好吧，我們小心便是！」

他們在三更前來到百丈崖了，却沒有人，王不活道：「奇怪，怎麼沒有人？」

「你們自己瞎了眼睛，瞧不見才眞，怎能說沒有人！」人隨聲現，兩個中年漢子大步走向崖頂去。

「你們是什麼人？約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你們不是要找殺死你師侄的兇手？你們上了沈鐵環的當了！殺死姚亭的是他們，殺死你師侄的也是他們！不過，你要再去找他，已經辦不到了！因爲，殺死你們的是我們！」

「你們是誰？」

「你想不到吧！我們都是沈鐵環的朋友！我叫朱照，他叫宋昭！沈鐵環知道紙包不了火，遲早總會給你們查出來的，所以，叫我們照顧你們，你現在明白啦！別拖時間了，快來納命吧！」

「俺操他奶奶，沈鐵環這賤狗！你，看招！」王求生一抽腰刀，已經砍了三招，快得難以形容，可是他發招快，朱照的身形更快，他一閃一晃，已經避開了，閃到了王求生的背後，喝道：「你也接我一招！」口是這麼說，却未發招，身子向前一晃，飄出了二丈來遠，恰好迎上王求生退避，這才沉勢坐馬，雙手使出陰陽掌，向前一推，王求生竟然站不穩脚，被抛出崖外，跌下崖去了。

王不活此刻正以一招「烏龍綑柱」進攻宋昭，聽得兄弟在崖下慘叫，心神之亂，攻守失措，不到幾招，也被打下崖去。

「朱大哥，眞想不到晉北二王竟是有名無實，如此輕鬆就打發了，這可眞是意外！」

「意外？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知！」

「他一定是住在老大那裏，向老七打聽百丈崖，老七便先做了手脚！」

「哦，原來是這樣！可是，剛才你又說我們是沈鐵環的朋友？爲什麼？」

「當然有作用！假如他們掉下去死不了，僥倖逃了出去，自然會去找沈鐵環算帳！」

「哎呀，這一招眞毒啊！」

「當然，無毒不丈夫！敵人對我們更毒呢，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厲害！」

「這裏的事解決了，我們去看看洪一柱他們怎樣了，他們不會這麼輕鬆便可以獲勝吧？」

「好的，我們去看看也好！」

他們去那裏看呢？第二天午間他們就看到了。他們到的正是時候，沈鐵環與甘鐵環兩個同來那些人，和東方遠、司馬森、栗彤聯手，斃傷了七個敵人，留下了雙環給洪氏夫婦處理。

（以下轉入第74頁）

奇情掌篇

賊鞋

刀戈·譯

不錯，醫生，我也知道我的氣色也越來越煥發了，而我的心情，也越來越平靜了，甚至我的個子，也比以前胖了一倍了。剛才我就是這樣想，我應該馬上到你醫務所去，向你報告的。因爲你一定會覺得奇怪，幹嗎這麼久了，我也沒有再到你那裏，索取我的鎮靜劑。

但這完全是你上次開給我的那種藥丸的效果。那配劑師對我說，那是一種最新上市的抗抑鬱劑。

不過，我並沒有服食，我不會服食這種藥物的，因爲在我母親去世之前，我們兩個單獨相處了這麼多年。

我母親是經常服食鎮靜劑的，但她却永不讓我們兩個任何一方面有服食其他藥物的機會，因爲她害怕其他藥物可能產生副作用。

因此，這是你也可以想像到的，那天晚上，我的情緒低落至無可再低了。我是那麼的抑鬱，下班之後，我完全沒有意思返回家裏，省得面對着那空虛死寂的房子。我在餐室裏吃過那頓晚飯，便四處溜躂，行行復行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

然後，我「砰」的跟一個公園的柵門撞個正着，擋住了我的去路，原來那公園已經關門了，時間快十一點鐘了。

於是我立即有了一個決定，我決定沿着這公園的圍欄走幾個圈子，然後返回家裏，上床睡覺。

問題是雖然有了決定，但你却無法制止腦袋繼續思想。

當我來到公園的另一邊時，我忽然覺得害怕起來。我找不到電話打出去，跟你約個時間，討論一下我的病況。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會問，我服食了那種抗抑鬱劑怎麼樣的，於是我告訴你，我沒有服食那種藥物，然後你一定會說，既然我沒有服食你開給我的藥，跟你見面有什麼用處。

當我想到這裏的時候，我就覺得跌進一個陷阱似的。現在我必須自力更生了。現在我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倚賴的了，然後我又作出另一個決定。我決定不回家去，我逕直走至烟囪街的火車站。

車站的外牆有一塊磚頭脫落了，攀着那個缺口，你就可以把身子騰起，跨過牆頭，跳落月台。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便常常這樣的跨過牆頭去乘搭霸王車，或者把一枚僞幣放進自動售票機裏。

當然，晚上這個時候，那裏是不會有人的。火車也收班了，只有郵車經過，但它們都是來去如飛的。

我首先走到月台的末端去。沿路上的舖板，在我脚下發出了吱吱咯咯的聲音，聽的我毛骨悚然，在較剪口對過去的那列房子，裏面的燈光時明時暗，往往把我嚇個一跳，我覺得到處都有着一對對的眼睛，在監視着我。

這時天空開始下雨了。於是我回到候車間去，在那裏坐下。

我在那裏坐了十分鐘左右，一個彪形大漢像一隻幽靈似地在外邊走過，然後再折回來，在窗子外邊瞧了我一眼，跟着便悄悄地走進來，在背後把門帶上。

「我需要一雙鞋子。」他說。

我望望他的脚，只穿着一雙襪子。

「我是個竊匪，」他說：「已經有過案底的，任何一個警察見到我現在這個樣，一定小題大做的。」

我仍舊沒有出聲。

「瞧！剛才我就摸入那間屋子裏，」他朝窗外指點着向我解釋。「看來裏面不會有人的。不料當我正要把二樓的那間睡房的門扭開時，裏面却同時亮起電燈，一個女人正拿着電話報警，聲音非常響亮，連我躲在門外，也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我就是什麼太太，這裏是達山路六十一號，我是個寡婦，現在我就把自己關在睡房裏，上了鎖，也扣上了防盜鏈。不知道你能否馬上前來。因爲就在睡房門外，有一個竊匪躲在那裏。』

「我聽到了她這麼的說，便立即從後門逃了出來，跳過花園的籬笆，一路落到海邊的石壆那裏。但我忘記了穿回我的鞋子。當我從樓下的窗口跨進去時，我把鞋子脫掉留在外邊……」

就在這個時候，郵車在遠處拉響了汽笛，我站起來。「這是我無法帮你的。」我對他說。

他好像突然的發起狂性來，雙手揪住我的胸口，把我高高的舉起來，然後「篷」的把我摮在地板上。

我立即感覺頭昏眼花，郵車在外邊吼叫着走過，它的燈光從窗口照進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連鞋繩也懶得解開，便把我的鞋子拉了出來……

他走了之後，我覺得很氣。怒火把我燃燒着。好吧，我正想着，他搶走了我的鞋子，那我就到達山路六十一號，問那寡婦要回他的鞋子好了。

跟着我便依計行事。

這時正下着傾盤大雨，但我一點也不介意，我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取得他的鞋子，我只穿着一雙襪子走，也不知走了多久，然後才找到那間屋子。裏面的燈光仍舊亮着。

雅麗——後來我才知道那寡婦叫施太太，以及她這個小字——開門讓我進去。

她以爲我是另外一名警員，再次到她那裏調查剛才那宗案件。當我對她解釋了，她就去拿手電筒。我們一起去找那竊匪的鞋子，果然就在垃圾桶的附近，鞋子裏面已經盛滿雨水。

然後她發現我渾身濕透。「可憐的人兒，」她說：「今天晚上，你用不着穿着這樣的衣服和鞋子回家去了。」

她簡直把我當是一個公侯將相般招待，把我安頓在一間客房裏，還給我一套舊睡衣。然後把我那一身的濕衣服，拿到廚房去烘乾。

在早餐桌上，我問她幹嗎這般勇敢，經過竊匪的驚嚇之後，還留我在屋子裏過一夜？「我知道和你在一起是安全的，」她說：「因爲你有着一雙和我先生的藍眼睛。」

從此我們便常常在一起了。據她說，迄今爲止，我們已經來往了一共兩個月零八日了。在這個星期六，我們要結婚了。

不過，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我有今天的日子，完全是拜你開給我的那一種抗抑鬱劑所賜的。因爲它不是鎮靜劑，所以我沒有服食，否則我不會到火車站去的。

我到火車站去幹嗎呢？

噢，不瞞你說，當時我是準備撲向一列郵車，了此殘生的。（全文完）

刀劍鎮雙環

（本文承自第72頁）

「樓起鳳，你好大胆，居然敢同我作對！」沈鐵環還想以過去的關係威脅樓起鳳。樓起鳳冷冷地說：「你知不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媽了！」

「這又怎樣？」沈鐵環聽得一愣！

「這是說，我已經是熊家婦了！你還不明白？」

「熊家婦又怎樣？這樣就可以反對我嗎？」

「不錯！這就可以反對你了！你該知道，女子有三從四德，我出嫁從夫，你爲天下公敵，我丈夫不放過你，我當然也和丈夫一起！你還不明白？」

「大胆！我若不念在你師父的情份，我……」

「住口！你還有臉提我師父！大哥，我們上！」她催丈夫動手，洪一柱也不推辭，拔出久已未用的長劍，只一抖，寒光直吐出盈尺，寒芒射目，冷氣森森，各人都看出是一柄好劍。

洪一柱在此時此地，也不怕妻子透露他的身份了，靜聽她叫動手，立即才拔劍進攻。

他身形快極，如御劍光行，只見他的一縷劍光在雙環身形前身後飛繞。

此時，樓起鳳的鴛鴦刀也不慢，配合着丈夫的攻勢，矯矢飛馳，刀劍配合，竟使雙環失去了用武之地，緊守原地，不敢稍動！

突然，各人只見樓起鳳刀光一散，疾退幾步，雙環立即衝出缺口追擊。

沈鐵環搶在前頭，已經快要接近樓起鳳了，陡覺勁風襲來，不暇傷敵，急急撤招自救，但這一撤招，寒芒已到眼前，慌不迭點足後退，但伸手一摸，眼眉已小了一半了。

沈鐵環疾退，甘鐵環恰巧補上，洪一柱出一招「花飛雪舞」，但見劍光洒開，恍如狂風捲落花，化作十萬朵，一刹間，把甘鐵環包圍在劍光之內，他鐵環飛舞，也抵擋不住，待得劍光收斂，洪一柱手上已經多了一縷頭髮。

甘鐵環給風一吹，覺得頭頂生涼，本能地伸手一摸，當堂嚇呆。原因是他頭頂已經被剃得光溜溜，沒有頭髮了。剛才，如自己迴避稍慢，或者洪一柱的手，再低一兩分，他也活不到此刻了。這是生死一綫，教他如何不腿軟？

「你們的絕技怎麼捨不得使出來？我提醒你們，今天這一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決不會中途停止，你可不要後悔！」回頭又對妻子說道：「起鳳，你還能打嗎？」

「當然能打，我根本沒受傷！」

「好！我們就動手！上！」

洪一柱似乎有心表演他所學，施展出渾身解數，沈、甘雙環用盡全力還難以應付洪一柱進攻，根本無法分神去對付樓起鳳。

樓起鳳和丈夫似乎練了許久這一套刀劍合璧，熟極如流，一招一式都配合得好，緊湊萬分，以致雙環無法抽出空暇對付樓起鳳的進襲。結果，他們先後都傷在樓起鳳的鴛鴦刀下。

洪一柱催動長劍，精芒更加刺眼，森森劍氣，刮臉發痛，打到幾十招後，沈鐵環的一隻環已被削開兩半，不成爲環了。他一恨之下，擲向洪一柱。

洪一柱回劍一點，斷環轉了方向，去勢更疾，射向甘鐵環。甘鐵環用環去擋，「轟」然一聲，火星四射，甘鐵環的鐵環被震飛，也只留下一隻鐵環了！雙環眼看大勢已去，又怕受辱，竟雙雙自己碰碎腦袋而死！

洪一柱夫婦勝了一仗，各人都鼓掌致賀。

洪一柱說，這只不過是開始，以後必然有更多敵人到來騷擾，這一仗固足使敵人喪胆，但要眞箇得到安靜，要團結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聯起手來才能達到目的，他們埋葬了敵人之後，便回去茶洞朱照的大本營，再謀破敵生息大計。（全文完）

小啓：「易水寒」今期再停一期，下期起恢復如期刊出，敬希垂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聽因偸窺凌天鳳、易長鋒、陸百謙三人關於攫取神鼎眞經的談話，因不知眞經下落，互相猜忌想攫爲己有，發現林祖聽是七星寨海山關的人，故意賣個人情將他放走，暗裏派人跟踪，見林祖聽行入山洞中，衆人尾隨破洞而入，留守七星寨內的人只有李高三寨主，凌天鳳等人懷疑七星寨知道眞經下落，因言語衝突而將李高殺掉。脅持林祖聽到山頂找眞經，林祖聽利用他們的矛盾，使他們內鬨，互相斯殺。結果被另一撥尋經的西域高手魯巴圖將林祖聽搶走，林祖聽帶他到玉泉洞，洞中已被華山、崆峒派、唐門佔據，魯巴圖冒險闖入……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求生存慾望　矛盾互消解

林祖聽驚問道：「那是什麼叫聲？」

魯巴圖聽了一下，也斷定不了，便說道：「小心一點就是，大不了是什麼猛獸吧！」

走到此，岔洞又出現另一條甬道，林祖聽不禁猶疑起來，魯巴圖問道：「林少俠，那一條才是通往藏經之所？」

林祖聽對那嗚嗚之聲十分忌憚，是以向另一條甬道走去，嘴裏含糊地道：「好像是這一邊！」

魯巴圖緊緊跟在他背後，沒想到這玉泉洞裏，主洞之外，尚有十數個岔洞，縱橫交錯，像蜘蛛網一樣。

兩人走了十餘丈，又見兩旁有洞口，就在此時，兩旁都有人沖了出來，林祖聽最不想見到的人，竟然在此出現，左邊是呼延漢，右邊是凌天鳳！

只此兩人猶不可怕，但是背後尚有他們的兒子和徒弟！呼延漢一見有人，長鞭立即「呼」的一聲圈出，幸而林祖聽武功在一日之間，已有長足的進步，及時低頭閃過！

「鞭神」之名豈是僥倖的？呼延漢手腕一提，鞭梢一沉，在林祖聽背上加了一鞭，打得林祖聽後背火辣辣一陣疼痛！

魯巴圖右臂一掠，向鞭梢抓去，凌天鳳長劍已至，魯巴圖手上沒有兵器，在此環境中，難以抵擋，連忙後退！但他一退即進，發出了一股掌風，將凌英武的劍震歪！

林祖聽剛直起身來，冷不防呼延耀的軟鞭，自他父親背後飛出，悄沒聲息地纏住他的左脚，一用力便將他拽倒！

魯巴圖大驚，急忙上前搶救，呼延漢見機不可失，長鞭當頭抽下，魯巴圖在間不容髮之際閃開！可是這一來，他脅下空門大露，凌天鳳是老狐狸，長劍比蛇還毒，一閃便在他脅下劃了一條血槽！

林祖聽一落地，左手一撈，抓住鞭梢，呼延耀連忙幾下子不能動，林祖聽右手去解鞭梢，但凌英傑的劍已自旁刺至，林祖聽卸肩，依然中了一劍，他大吼一聲，右脚倏地飛起，踢在凌英傑的膝蓋上！

「喀嚓」一聲，凌英傑膝頭骨裂開，一跤摔坐地上，這一脚露出了他的身份，凌英傑叫道：「爹，這小子是林早德！」

洞裏的人聳然動容，魯巴圖也害怕林祖聽落在對方手中，一俯腰抓起林祖聽向後一抓，林祖聽在地上一滾而起，道：「快走！」

魯巴圖邊戰邊退，幸而後面那一段甬道較窄，對方雖然人多，却沒辦法發揮優勢，是以魯巴圖與林祖聽安然退回原來那個洞。

「嗚嗚」的响聲，夾着喊殺聲和兵刃破空之聲，懾人心魄！

此處地勢較寬，凌天鳳自呼延漢及魯巴圖身旁一閃而過，他對林祖聽恨之入骨，長劍展開，將他前後左右封住！

林祖聽連番遇險，沒奈何向洞深處走去，「嗚嗚」的响聲，令人心存驚恐，林祖聽每退一步，驚悸之情便增加一分，但凌天鳳長劍縱橫，不讓他有一絲向前逃命的機會！

此刻岔洞裏的人越來越多，凌英傑拐着腿道：「爹，你讓我殺死他！」

凌天鳳道：「傑兒，你受傷給我站開！」說着林祖聽身上又中了一劍。

林祖聽一痛之下，霍然一醒，叫道：「凌天鳳，你不要『神鼎眞經』了麼？」

這句話有極大的功效，凌天鳳劍勢登時一慢，冷冷地道：「只要你將藏經地點說出來，老子便放你一條生路！」

「你說話跟放屁一樣，誰也不敢相信你！」

凌天鳳立即發出了一個毒咒，林祖聽冷笑道：「你只說不殺死我，誰知道你會不會指使別人殺我，我才不上當！」

凌天鳳心中忖道：「怎地這小子突然間聰明起來？」

林祖聽根本不是蠢鈍，只是自小在山中，被師父教得十分淳樸，加上沒有接觸外人，就像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一般，下山之後，連番悲慘的遭遇，便是一道道精細的雕琢，使他露出本來的面目！

當下凌天鳳道：「凌某若指使人殺你的，便死無葬身之地，斷子絕孫，而且永不超生！」

這個咒不可謂不重，但林祖聽仍不上當。「你不殺我，我現在相信了，但說不定你又會使出什麼花招，使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可比死還痛苦！」

凌天鳳正有此意，被他一語揭破，不由惱羞地道：「你左也不信，右也不信，凌某便成全你，讓你早赴陰曹吧！」

他手上長劍加緊施爲，「刷」的一聲，又在林祖聽身上加了一劍！

劍刺裏忽然飛來一道長鞭，向凌天鳳的手臂纏去，凌天鳳聽聲辨位，及時閃開，喝道：「呼延漢你這是什麼意思？」

呼延漢冷笑一聲：「什麼意思你明白得很，林少俠甫出江湖，如一張白紙，誰也不忍見他被殺！」

凌天鳳大笑：「呼延漢，你的鬼心思誰不知道？」

「總之我不許你殺林少俠！」

林祖聽記起魯巴圖剛才對付唐門弟子的辦法，左手找到了機簧，火熠子裏的黑神倏地向凌天鳳噴出！

凌天鳳乍見一股黑黝黝的東西迎面噴至，吃了一驚，急忙後退，却將背後的女兒撞倒在地！

林祖聽見機不可失，便將火熠子向凌天鳳拋去！

凌天鳳雖然不知他剛才噴出的是什麼東西，但他是成精的狐狸，不必細思也料到不會是好東西，是故見火熠子飛出，一邊急閃，一邊發掌掃出！

火熠子正好向呼延漢飛去，呼延漢長鞭一捲，又向凌英傑飛去！

凌天鳳恐怕兒子受傷，閃避不開，急忙飛身過去，用劍將火熠子挑開！

林祖聽趁這凌亂的當兒，向外猛衝，當他經過凌英英身旁時，冷不防坐在地上的凌英英雙脚一抬，將其絆倒！

林祖聽急忙爬上來，凌英英一拳搗出，林祖聽及時退開，就在此刻，凌英傑已解了厄，見機不可失，單脚跳起，蹬在林祖聽的後胯上！

這一脚出盡凌英傑全身之力，林祖聽被踢開二丈多遠，落地之後，竟然收不住勢，身子向下猛滾！

原來山洞深處的地勢傾斜，而且越至後來越是陡直，林祖聽剛才跟凌天鳳惡鬥，站立的地方臨近傾斜處，只是那時候，兵荒馬亂，沒人留意！

林祖聽身子迅速在黑暗中消失，也大出衆人的意料，呼延漢大怒，道：「凌天鳳，這是你兒子幹的好事，你負責把他找來！」

話音剛落，「嗚嗚」的响聲中，夾雜着林祖聽驚心動魄的一聲慘叫，變生肘腋

，衆人都呆若木鷄！

× × ×

林祖聰身子向下滾，起初也有點惘然不知所措，待後來滾動越來越快，他才極力伸手去撈動，可惜旁邊根本沒有可以憑藉的東西，他手指抓泥，亦止不住下墜之勢！

「嗚嗚」的響聲，震耳欲裂，林祖聰下墜之勢更快，一顆心似乎欲從口腔跳了出來，眨眼間，眼前倏地一亮，「嗚嗚」之音已失，下墜之勢則更快了！

林祖聰身子凌空不斷打觔斗，他費了好大的勁才定下神來，向四周瞥了一眼，原來山洞盡處是懸崖，下面烟霧迷漫，深不見底！

山風自出口處吹進山洞，所以發出怪響，這本是很顯淺的道理，但林祖聰事前完全沒想到，這時候他腦海一片空白，根本沒有想到一個「死」字！

眨眼間，林祖聰的身形已被白霧包圍住，他覺得自己到達另一個世界，可以永遠脫離煩惱和痛苦！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說時遲，那時快！林祖聰忽覺下面有股强烈的風吹了上來，不但阻止了他下墜之勢，而且將他身子拋高幾尺，接着他身子又再降下！

但這次下降的速度大大減慢，也不再翻滾，林祖聰長長吸了一口氣，力使身體平衡，頭上脚下畢直墜下。

猛覺一陣劇痛傳至足踝，身子一歪，便已撲倒，眼前一黑，已不醒人事。

× × ×

當林祖聰醒來時，只覺渾身上下骨頭疼痛欲裂，胸膛像讓什麼東西壓住，連呼吸也困難，忍不住猛力吸一口氣，一吸氣，只覺胸膛疼痛難當，幾乎再度暈厥！

良久他才「清醒」過來，抬頭轉睛觀看周圍環境，這才知道自己陷在泥潭裏面，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下意識地抬脚欲爬，但身子一動，又陷了下去，整個人除了頭部之外，都被稀泥所包圍！

林祖聰不敢再動，以免全身陷下，可是長此下去，即使不被稀泥淹死，也會活活餓斃！

他再仔細一瞧，白霧不見了，五丈見方的泥潭之外，綠草如茵，不但如此，還有一叢叢的灌木樹，這裏好像是個山谷！

「張開咀來！」忽然傳來一道沙澀的聲音，林祖聰被嚇了一跳，觀察了一陣，才發現灌木叢中有一顆人頭！

說是人頭，實有點過份，因爲頭面五官全擠在一起，頭上髮長及胸，黏滿泥巴，臉肌硬板板的，若非那對眼睛尚能動，還不容易發覺他的存在！

「張開嘴來！」人頭又發出同樣的一句話！

林祖聰顫聲問道：「你，你是誰？」

「你等着餓死吧！」樹枝一晃，人頭已不見了。

林祖聰輕輕移動一下四肢，身形又陷下一寸，這個教訓使他動也不敢動！他想來想去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更猜不出那人頭是什麼動物！

太陽逐漸偏西，周圍的光綫也黯了許多，林祖聰也飢渴得再難抵擋，忍不住叫道：「喂！我……我要跟你說話！」

樹葉再一晃，那夥人頭又出現了，聲音生硬而冰冷道：「你肚子餓了？張開嘴來！」

林祖聰滿腹疑團，很想能得到答案，但這次他不敢與肚皮過不去，依言張開嘴來，只聽「呼」的一聲響，一個紅影迅速飛近，「格」的一聲響，射進林祖聰的嘴裏！

「慢慢咀嚼，再慢慢嚥下！」

林祖聰依言咀嚼着，只覺咀裏的東西有點苦澀，但咀嚼了一陣，却苦盡甘來，喉底生津，便吐出核來，把渣滓嚥下去。

那人聲音帶着憤怒：「將核吐到岸上來！再張開嘴巴！」

林祖聰吃了那件不知名的「東西」後，飢火更盛，自然不會違背。「呼！」又一個紅影飛過來，這次林祖聰看清楚紅影是由怪人嘴裏吐出來的，一陣噁心，令他自然地合上牙齒。

「篤」的一聲響，那東西射中林祖聰的牙齒，彈落在泥上，慢慢沉下去，林祖聰無暇細看，因爲怪人一吐之力，其大無比，震得他滿嘴都酸痛，連淚水也淌了下來。

怪人怒道：「你爲何不吃？暴殄天物！你知道這是全靠『寶棗』活命麼？」

「你……『寶棗』是什麼？」

「你嫌我嘴髒？」

林祖聰被他看穿心事，臉上發熱，他生性坦率，在此情況下亦不欲諱言。「是……你不會用手麼？」

樹枝再一陣搖晃，怪人自樹叢裏跳了出來。林祖聰目光一及，心頭大爲震驚！原來怪人雙臂齊肘而斷，左脚微跛，四肢只有右脚完好！

林祖聰吶吶地道：「你，你……對不起，我不知道……請你再送幾顆『寶棗』與我！」

怪人跳到樹叢後，接着再出來，林祖聰忙張開嘴巴，怪人以此方法連餵他吃了十多顆「寶棗」，道：「差不多夠啦，這種棗子很能抵飢餓，又能生津！」

林祖聰每吃了一顆棗子，便將核吐上岸，由于用力不當，加上功力未復，倒有一半仍掉在泥潭中。

怪人仍返回樹叢後，林祖聰見他不再出現，大吃一驚，忙呼道：「請……前輩你救我上去！」

怪人的聲音自樹後傳來，道：「你在泥潭中已一天一夜，有沒有事？」

林祖聰聽他的語氣，似不欲救自己，不由大急，道：「但晚輩總不能長期在這裏！」

「這對你大有好處，我沒事也常到裏面去浸一兩天！」

「是何好處？」

「以後你就會知道！只要你不動便沒事！」

林祖聰再求他，但怪人始終不再答話，一直至晚上都不見他再出來。

夜涼如水，但泥潭十分奇妙，本來甚是翳熱，不過每過一段時間，便似有一股寒流經過，泥漿便逐漸轉冷，一冷之下，冰寒透骨，林祖聰只好不斷運功抵禦。

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一直都處于緊張

而又敏銳的境況中，即使林祖聰睡着了，外面氣溫一變化，他體內眞氣也會即時作出反應。

第二天，林祖聰一早便醒來，覺得精神比昨飽滿了許多，那怪人直至近午才再出現，又餵他吃了十多顆棗子，林祖聰見他要走忙道：「前輩，你還要將晚輩浸幾天，才肯拉我上去？」

怪人道：「看情形吧！」

林祖聰心生一計，又道：「但我要小解！」

「這完全沒有問題，你只需小心，不讓身子沉下去就行！」怪人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到傍晚他才再出現，又餵了林祖聰吃了十顆棗子才消失，林祖聰知道再求亦沒用處，只好睡覺。

第三天一醒來，林祖聰便覺得渾身上下痕癢難當，只恨不得伸手去抓個痛快，可是偏偏在這種地方，動也不敢動，生怕沒頂。

痕癢之感越來越厲害，只恨不得一頭撞死，須知最難忍受的事，乃是痕癢而又搔不得，林祖聰身上好像有千萬隻螞蟻在爬行，體內更似有無數小蛇在亂鑽，以前的遭遇雖然悲慘，却不及此刻萬分之一！

最後林祖聰沒辦法之下只好高聲呼叫，可是那怪人好像死了一般，不見踪影，林祖聰只好自救，運起內功，希望能進入忘我境界，減輕痛苦。

平時要進入忘我境界，尚且不容易，何況是此種處境？可是眞氣運行之後，難受之感的確有所減輕，林祖聰便繼續下去。只覺體內的眞氣，越來越强勁，到後來竟有洶湧澎湃之勢。

猛覺身子一震，又下沉了一寸，泥漿已幾及下唇，但體內的眞氣，却似急流冲過了險灘，到達開闊平坦之處，雖然浩瀚，但却暢而不急，流動徐疾有緻，剎那間便進入忘我！

林祖聰對武學的認識有限，不知道此刻也在無意之中已打通了任督兩脈，自此之後，武功已進入另一境界！

良久，怪人再度出現，目光一及，見林祖聰神光湛然，頭頂冒起絲絲白氣，不由一愕，他是武學大行家，一望便知林祖聰此際運功追緊，不但進入忘我，而且三花聚頂，正因爲如此，他才更爲驚詫！

怪人本想來餵食，見狀立時席地坐下，緊緊瞪着林祖聰，心中暗道：「那天他摔下來，老夫輸內力爲他起死回生，他修爲分明甚淺，但幾日之間，便有此成就，到底是老夫看走了眼，還是這小子天生異稟？」

再過了半柱香工夫，林祖聰頭上白烟不見了，雙眼慢慢睜開，怪人忙問：「你今日覺得如何？」

「渾身痕癢，請前輩快拉我上去！」

怪人目光一亮，再問：「如今呢？」

林祖聰過了一下才道：「如今情況好像好了一些！」

「老夫告訴你，你摔下來時，恰爲老夫所見，是以發出內家眞氣，將你下墜速度減慢，而你又恰好摔在『寶棗』樹叢中，得此搶回一條小命，不過內臟受震，渾身上下都是傷，脚骨也折了，所以老夫輸了內功與你，護住你心臟，再將你移入泥潭，心中也只抱着死馬當活馬醫，不料竟然有了奇跡！」

林祖聰只聽不問，怪人喘了一口氣，續道：「這潭泥漿有什麼異常的地方，料你已有所體會？」

林祖聰點點頭，問道：「這對我的傷有何好處？」

「老夫實不相瞞，當時將你放進泥潭，也只有一分希望，只要你心脈不强，在泥漿的壓迫，心房很容易停止跳動，但假如你抵受得住那股壓力，則對你的心脈有增加之效，還有增加內力之功，至於你骨折，處身裏面，更有固定的作用，更能止血生肌，嘿嘿……這些好處夠了沒有？所以老夫稱此爲寶潭！」

他又喘了一口氣才續道：「所以你前天要老夫拉你上來，老夫不答應，原因就在此！如今你覺得痕癢，那是外傷已癒的跡象，恭喜了！」

林祖聰連忙說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再者你如今的情況，似乎內功亦有長足的進步！眞是氣數！你且等等！」怪人言畢走進樹後，過了一陣才再出來，一對斷臂夾着一條山籐，他用力一拋，山籐的一端，便飛落在林祖聰面前三寸。

「快用口咬住它，要不他就要沉下去了！」

林祖聰大急，急忙湊頭過去，不料他此刻內力與以前已不大相同，一急之下，體內眞氣便生，身子不沉，反而升高幾寸，一咬之下，竟然咬了個空。

這情況看在怪人眼中，目光又是一變，道：「你先別動！」他抽出山籐，「如今你慢慢吸氣，使身子升高！」

林祖聰使力不得其法，身子又沉了下去，怪人唸了一般口訣，再仔細解釋，教他運氣輕身之法。林祖聰練了幾次，身子果然再度升高，但升至肩膊，便再也移動不得。

怪人道：「你慢慢將手臂抬起，注意，不能鬆氣，也不能換氣！」

林祖聰對他言聽計從，慢慢抬起右臂，怪人再將山籐拋過去，他一手攫住，輕易離開泥潭。

怪人喜孜孜地道：「你站起來走幾步試試！」

林祖聰依言走了幾步，覺得一切跟未跌下山時一樣，亦喜不自勝，怪人高興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好好！老夫這着棋走對了！你跟我來！」

怪人單足跳動，但速度之疾，更甚于雙足健全者，林祖聰拔足跟在他身後。

轉過那叢灌木叢，林祖聰才知道兩丈之外是一片茂盛的樹林，那些樹甚爲高大，樣子有點像棗樹，樹上掛滿果實。

怪人繞着棗林而行，一忽，林祖聰便聽到一個嘩嘩的水聲。再走過去，便見到山壁前掛着一匹白練似的瀑布，怪人道：「你先去洗個澡吧！」

林祖聰見到水，不待他說，便歡呼一聲，飛奔過去，轉入瀑布！山水很快將他身上的泥漿洗刷掉，可是此際林祖聰才發現一件事，原來他身無寸縷，泥漿一去，赤身露體，無所遁形。

抬頭一望，怪人已不見，林祖聽臉上的紅暈才退去。他張口喝了幾口水，但覺清冽無比，暑氣全消，不由忘形地喝叫起來。

怪人去而復返，原來是將他的衣服帶來，放在地上再度離開。

林祖聽穿上衣褲，回頭去找怪人，原來他已在棗林裏。「小伙子，你過來！」

林祖聽走近樹林，便知此即是近日來所賴以維生的「寶棗」樹。

「今日隨便你吃，不過不能吃得太多！一來此棗不是尋常之物，二來你喝了水，吃得多會發脹！」

林祖聽應了一聲，爬上一棵棗樹，採了幾顆棗子慢慢咀嚼。「前輩，這到底是什麼棗？」

「老夫也不知道，此樹是此谷所長，老夫走遍大江南北從未見過，它除了能止飢解渴之外，久吃尚能輕身益氣，說不定還能延年益壽！」

「前輩就靠這些棗子充飢？難道此谷沒有別的東西？」

怪人哈哈笑道：「這是個絕谷，四周山壁高聳入雲，飛鳥難過，能有這麼好吃的棗子充飢，你還不滿足？」

林祖聽尷尬地一笑，心中卻吃起驚來，急問道：「前輩，你說這裏四壁高聳入雲……這豈不是個絕谷？那你是怎樣下來的？」

「你不相信的話，等下可以到處走走！」怪人傷感地道：「你看老夫四肢不全，就知道是跟你一樣摔下來的！」

「是不小心摔下來的麼？」

怪人忽然仰頭大笑起來，笑聲充滿悲愴憤慨，他內功深厚，縱情大笑，只震得林祖聽耳鼓生痛，甚至連樹上的棗子也紛紛跌下地去！

林祖聽驚恐地道：「對不起前輩……晚輩觸動了你的傷心事！」

怪人笑聲戛然而止，沉聲道：「老夫何曾問過你？你又何必多問？」言畢飛身下樹。

林祖聽忙道：「前輩請等等我！」他跳下樹，快步追前，這一追他才發覺原來自己的輕身功夫，竟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不由呆在當場。

怪人回頭問道：「小伙子你還有什麼話要問？不要一下子全問了，留些以後吧，日子會好過一點！」

林祖聽一時之間未能體會出他話中的含意，問道：「前輩，請問你貴姓大名？以後也好稱呼！」

「此處只有你我兩人，老夫認為你叫我前輩，老夫叫你小伙子，好得很，何必再問姓名？」怪人言畢單足跳動，眨眼間已不見蹤影。

林祖聽碰了一個軟釘子，站立不動，呆呆地望着怪人的去向，他細心再想想怪人剛才說的話，心頭不由一沉，忖道：「難道我今生便要終老此谷？」心念一動，立即展開身法，奔至山壁前，繞圈而跑。

當他跑回原處時，對怪人的看法再無異議，此谷四處峭壁，高不見頂，飛鳥也難渡過，今後只好長住此谷了！

林祖聽頓時像一個洩氣的皮球，跌坐在地上，呆呆的望着蒼天，心中暗恨怪人救了自己的生命！與其活着受罪，倒不如早點死還來得乾脆！

「小伙子，小伙子！」半晌，怪人的聲音，忽由前面傳來。

林祖聽仍坐在地上，像石像一般，一動不動！

「小伙子，快來！聽見沒有！」怪人這次的叫聲已有了怒意，但林祖聽仍然沒有過去的意思。

怪人第三次的叫聲，却使林祖聽意動：「小伙子，有人跌下來，快來！」他心頭一動，立即跑了過去。

到灌木樹叢之前，只見怪人盤膝於地，仰頭不斷吹氣，上面一團的白影隨之起落，這時候林祖聽才發現怪人內功之深厚，實在出乎他的意料！

怪人聞聲，頭也不回地道：「快接住她！」他說話眞氣分散，半空中的白影迅速墜下，林祖聽飛身過去，伸手一抱！

雖然這白衣人經常被怪人幾番用眞氣托起，減輕其下墜之力，但林祖聽接住他時，依然受不住那股衝力，蹬退了幾步！

怪人閉上雙眼運功調息，剛才不斷地吹出眞氣，消耗不少內力，縱然他修爲已臻化境，但亦覺疲倦！

林祖聽低頭一望懷抱中人，不由「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他萬料不到此人竟是自己恨之入骨的凌天鳳的女兒，凌英英！

凌英英爲何會跟自己一樣，從上面跌下來？林祖聽當然急欲知道，可惜凌英英暈迷未醒，林祖聽將她放在地上，用力搖晃，凌英英依然不醒，如今他內功雖然深厚，却不懂推血過宮，急得他抓頭搔腮。

半晌才聽到怪人，說道：「你扶她坐起來了，將手掌放在她背後的『靈台穴』上……」

林祖聽問道：「『靈台穴』的位置在何處？」

怪人嘆了一口氣，心想以他對武學認識之膚淺，竟能打通任督兩脈，實在是異數！當下他仔細爲他解釋，還敎他如何運氣，如何輸氣渡穴。

林祖聽依言施爲，不久凌英英果然慢慢地甦醒過來，低聲叫道：「爹，女兒死了麼？」

林祖聽連忙鬆開手掌，道：「你還未死！」

凌英英下意識地轉過頭來，目光一及，忽然驚呼一聲，同時自地上跳起來：「你……你是人還是鬼？」

林祖聽心中暗覺好笑，道：「凌姑娘你嚇壞了，你認不得我麼？」

凌英英退了兩步，說道：「你，你不要走過來……你到底是誰？我可未曾見過你？」

林祖聽一呆，道：「那天如果我不是被你絆倒，便不會讓你二哥踢下來！」

凌英英想了一下，花容失色，顫聲道：「你，你是林……林早德？」

「是啊！你記起啦？我還以爲你嚇昏了頭！」

凌英英結結巴巴地道：「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林祖聽又是一呆，喃喃地道：「我，我有什麼不對？」

怪人代她答道：「小伙子，你那天跌

在樹叢裏，臉龐被樹枝劃花啦，留下好些疤痕！」

林祖聽心頭一凜，暗想自己一定變成一個醜八怪，但不久他便哈哈笑了起來，凌英英聽見怪人的聲音，轉頭過去，見到她的模樣又吃了一驚，林祖聽笑得很難聽，她惱道：「你變成醜八怪，還有什麼高興？」

林祖聽喃喃地說道：「我變成醜八怪？哈哈，這有什麼打緊，男子漢求才不求貌！」

「哼，大白天見到你，也要被你嚇一跳！以爲白天見鬼！」

雖然林祖聽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但聽了這句話後，也十分傷心，恨不得找潭水照一照，可是他又再發出一道長笑。「就算比鬼還難看，又有什麼打緊，反正今生都要在這裏渡過，最多只有你們兩個看得到！」

凌英英只道他要殺死自己，她驚魂未定，不禁又退了兩步。林祖聽道：「你以爲我騙你麼？這是個絕谷，四周都是峭壁，又沒有別的通道，就算是鳥兒也未必能飛得出去！」

凌英英粉臉雪白，尖叫一聲：「你騙人，我不信！」

林祖聽有點幸災樂禍地道：「想不到還有位大小姐陪我一齊死！」

凌英英嬌軀一抖，轉身向山壁奔走，她越跑越快，可是她返回原處之後，仍未心息，依然跑個不停，要她今生伴着兩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男人，實在比死還難受！

她來回奔突，嘴裏不斷地叫着：「這是一定有路通到外面的，一定有的！」話音未落，又變成驚呼！原來她跌進泥潭去了！

凌英英越驚越是掙扎，下沉的速度就更快，林祖聽哈哈大笑。凌英英驚呼道：「救命，快救我！」

林祖聽慢慢走過去，道：「只要你不掙扎便會沒事！這泥潭好處可多着呢！」

凌英英怎可以冷靜下來，雙脚亂踩，眨眼間只露出頭臉和粉頸，這時候她才不敢動彈，却哭着大叫道：「救命……快救我！」

林祖聽道：「你叫誰救你？」

「你……」

「我沒有名麼？」

「林……」凌英英這時候那還顧得了害羞？嗚咽地道：「林早德……請你救救我……」

林祖聽對她父兄恨意未消，故意搖頭道：「沒禮貌，我爲何要救你？」

「那你要怎麼才肯救我？」

「你尊稱我一聲林大俠吧！」

「呸！你憑什麼配當大俠？」

「你父親可以做大俠，我爲何做不得呢？」

「你……你怎能跟我爹比較？」

「那就算了！」林祖聽轉身欲行。

凌英英心裏一急，脫口呼道：「林大俠！」

「哈，什麼事兒？」

「請你將我拉上去！」

「好，本大俠俠義爲懷，就救你出苦海吧！」林祖聽拾起山藤，用力拋過去，說道：「你先用嘴咬住山藤，再慢慢抬高手臂！」

凌英英怎肯以牙咬山藤？她用力抬臂，不料一動之下，身子又往下沉，她大驚之餘，頭一低，急忙張嘴咬住山藤，再抬臂抓住，林祖聽便將她拉上去，她被林祖聽作弄一番，恨極了他，一上岸，爬了起來，林祖聽還待笑，凌英英已揮掌摑了他一巴！

林祖聽一怔，隨即怒道：「我救你，你還打我？」

凌英英道：「你欺侮弱女，還算是個男人？難怪上天要將你弄成醜八怪！」

林祖聽又呆了一呆，冷冷地道：「我如今要殺你，易如反掌！」

凌英英走到他身前，挺胸道：「你殺吧！動手呀，爲何不敢？」

林祖聽見她咄咄迫人，反而退了一步，一直不作聲的怪人，忽然哈哈笑道：「他要殺你的，還會救你麼？小伙子還不帶她去洗澡！」

林祖聽轉身向瀑布的方向走去。他走了幾步，見凌英英沒跟着來，詫聲問道：「你不洗澡麼？」

「我……我不用你好心！」凌英英紅着臉道。

林祖聽沒好氣地道：「那你以後別來問我！」

凌英英忙道：「你……你……不許偷看！」

林祖聽怒道：「你將我當作什麼？」你自己去吧，由這裏一直走，過了棗林拐左！」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怪人見他回來，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你不乘機去看她出浴？美人出浴，嘿嘿……」

林祖聽一怔，料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怪人說道：「你不是痛恨他父兄的所作所爲麼？現在她送上門來，還不乘機報復？」

「她父兄不好，與她何關？」

怪人桀桀笑道：「假如沒有關係的話，你剛才又爲何故意作弄她？」

林祖聽不由語塞，想起剛才的作爲，自己也頗覺後悔。怪人又道：「這小妮子替咱們帶來了希望，小伙子，今晚老夫便要開始敎你武功！」

林祖聽訝然，問道：「她帶來什麼希望？」

「也許咱們以後可以離開這絕谷！但這還得看你的本領了！」

林祖聽道：「請前輩說清楚！」

「時機到時，老夫自會告訴你！小伙子，恐怕你自己也未必如此，其實你如今已打通了任督兩脈了！」

林祖聽也曾聽過畢耀經談過任督兩脈。只知道打通這兩脈便是武林高手，詳情則不甚了了。當下問道：「前輩，晚輩是幾時打通的？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怪人道：「誰跟你開玩笑？雖然你已經打通了任督兩脈，但如果不懂運氣，也是枉然！」

林祖聽心想自己已從魯巴圖處學會運氣，但他却沒有說出來。不料怪人所授的口訣，跟魯巴圖又有些不同。怪人只敎了

他十句口訣，再詳細解釋，還要他背熟，然後道：「你這幾天便照老夫所教的練習，三日之後，老夫再敎你新的！」

林祖聽唯唯諾諾，怪人說畢單足一跳，又消失在樹叢後面，林祖聽繞過樹去，只見怪人長身而飛，躍越三丈，落在山壁的一個凹處，眨眼間便見不到他！

林祖聽一怔，他想不到那裏還有一個山洞，好奇心一起，便跟着跳起，他本來沒有多大的信心，可以躍上去，但料不到竟然沒有多大的困難！

但雙足剛立在岩石旁，只覺一股勁風湧至，林祖聽冷不提防，竟被怪人吹跌下去！

林祖聽尚未滿足，怪人凌厲的聲音巳自上面傳了下來：「以後不許你再上來，否則老夫便殺了你！」

林祖聽看了上面一眼，因天色將晚，肚子餓了便向棗林走去。到棗林裏他隱隱約約聽到一個飮泣聲，林祖聽這才想起凌英英來，又不知她洗好了澡沒有，便高聲問道：「凌姑娘，你洗好了澡沒有？」

凌英英飮泣聲更响了，林祖聽道：「你不答，我要過去了！」

凌英英忙道：「不許過來！」

林祖聽道：「你肚子餓可以到棗林裏吃棗子！」凌英英沒答他，林祖聽吃飽了肚子，凌英英飮泣聲仍未止，他忍不住又問了一遍，凌英英依然不許他過去。

林祖聽忖道：「她這個澡少說巳洗了一個多時辰，怎有可能未洗好？」當下動了好奇心，慢慢走過去，出了棗林，老遠便見到凌英英坐在一塊大石上，雙肩不斷聳動，一身都是泥巴，原來她還未洗澡！

林祖聽望着她的背影，忽然覺得她十分可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下慢慢走過去，凌英英渾然不覺。

「凌姑娘……我……剛才我……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好，你不要哭了！」

「不害羞！誰爲你哭的？」

「那你是爲了什麼？」

這句話問得十分笨，凌英英怒道：「你給我滾！我不要見你。你這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東西！」

林祖聽心中有怒，他喉頭聳動了兩下，終於忍下來。「我要喝水！」說着向瀑布走去。

凌英英道：「你最好掬一把水，照照自己的臉！」

林祖聽脚步沉重，走到瀑布旁，那裏有一潭水，長四丈，寬約二丈。他蹲下身掬水喝了幾口，心中想起凌英英的話，忍不住走到池邊緣，那裏的水比較平靜，林祖聽低頭望着水中的影子，他一顆心也幾乎停止了跳動！

只見水中人，臉上斑斑駁駁，疤痕縱橫交錯，眉骨長着疤，眉毛一根不生，那模樣的確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凌英英並非故意侮辱自己！

翻騰的山水，自山壁一道裂縫流進去，發出嗚嗚的聲音，聽來十分悲慘，林祖聽想起師妹，更覺得師妹結合的希望十分渺茫，他心潮起伏，就像池中的水，永不平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聽到凌英英的聲音：「天色黑了，我要洗澡，你喝了水還不滾？」

林祖聽失魂落魄地站起來，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慢慢地走着，眞與行屍走肉無疑！

凌英英眼神一動，有點不忍心，可是她平日頤指氣使慣了，加上在絕望中，又怎會向他道歉？

林祖聽重新走至灌木樹叢前的草地躺下，心頭一片悲涼，雖然男人大多不注重外貌，但若像他如今這副模樣，只怕沒人接受得了！

黃昏時，怪人對他說有機會逃出生天，他尚有一陣子的興奮，但如今他却寧願長住此谷不見任何人了！

絕谷靜寂如死，時間飛快地流逝，林祖聽毫無所覺，他忽然想到死，心念一動立即走到泥潭旁，將頭伸進泥漿裏！

泥漿的氣味並沒有想像中的難受，正在氣悶時，忽然一個念頭在他心頭上掠過，他立即抬起頭來，隨即伸手到潭裏掏了一把泥漿敷在臉上！原來他想到此泥漿旣然有生飢止血之功，說不定也可以醫好他臉上的疤痕！

林祖聽躺回草地，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睡着，他在夢中又見到師父和師妹，只是師妹一見到他的容貌，便似遇鬼般尖叫起來，林祖聽一驚而醒，只覺陽光耀眼，忙又合上雙眼，耳畔却聽到怪人的笑聲。

林祖聽怒道：「你笑什麼？」

「老夫想不到你跟娘兒一樣，也是悅己者容！」怪人不斷搖頭道：「可惜！可惜！」

林祖聽一骨碌坐了起來，道：「你可惜什麼？」

「可惜你發覺得太遲，要是一早便以泥敷面，說不定可以痊癒，如今傷口巳開始合縫，只怕最多只能恢復五六成！」

林祖聽怒道：「你爲何不早說？」

「你不問老夫爲何要說？說不定你反會譏笑老夫！男人嘛，臉上多幾道疤痕才夠氣概！」怪人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林祖聽不理他，走到泥潭，抓上臉上的乾泥巴，換上一團新的。怪人道：「老夫不理你，不過你可要記得練功，咱們能否逃出生天，全靠你了！」

「爲何你不依靠你自己！」

怪人臉色大變，尖笑一聲：「你是諷刺老夫四肢不齊麼？」

林祖聽這才醒起，他不敢再說什麼，幸而怪人也不再理他，逕自走了。過了一陣，他的聲音又自遠處傳來：「小伙子，快過來！」

林祖聽稍仰着頭，無精打采地走過去，怪人正在水池畔，他沒好氣地道：「什麼事？」

「那小妮子不知去了那裏，你快找一找！」

林祖聽道：「這是個絕谷，你怕她會插翅飛掉？」

「哼，你懂得什麼？她身上有件寶貝，能不能逃出生天，也得靠她那件寶貝，她人死了倒不打緊，那件寶貝千萬別掉失了！」

「那是件什麼寶貝？」

「你找到她，叫她找老夫！」怪人單足彈跳，很快便投入棗林。

林祖聽在附近找尋，邊找邊叫，忽然草叢中直起一個人來，可不正是凌英英？她身上的泥漿早巳不見，只是衣衫還有點濕，柳眉倒豎，憤怒之中，還帶點警覺。

林祖聽見她雙眼紅腫，心頭一軟，吶吶地道：「凌姑娘你不用傷心，前輩說有辦法逃出去，不過叫你去見她一下！」

凌英英臉上閃過一絲驚喜之色，低聲問道：「你，你是騙我的麼？」

林祖聽道：「我騙你作甚？來吧！」

凌英英忙道：「你先去，我等下再去找他！」

「前輩在等你哩！」

凌英英粉臉一紅，含羞地道：「我……我衣衫還未乾……」

林祖聽「哦」了一聲，連忙轉身走去。「那我跟他說一聲！」

林祖聽剛踏進棗林，便聽見怪人桀桀的笑聲：「小伙子，你眞艷福無邊哪！她肯給你看，却不肯給老夫看！」

林祖聽心如白玉，訝然問道：「她沒給晚輩看什麼東西！前輩要的到底是什麼寶貝？」

「她全身上下都是寶貝！她衣衫未乾，你豈不是大飽眼福！」

林祖聽這才知道他話中之意，不由怒道：「前輩爲老不尊，以後你莫再差我辦事！」

怪人笑道：「小伙子，你跟女人親熱過沒有？」

林祖聽腦海中立即浮上那夜跟師妹親熱的情景，不由臉紅耳赤，怪人只道他害羞，又笑道：「你未親近女人，不知滋味，這也難怪你！你瞪眼幹什麼？大不了以後不提這事。」

林祖聽也不理他，採了幾顆棗子吃下，吐出棗核，挖了幾個坑埋下，到草地上練功。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凌英英才怯生生地向棗林走去，怪人自樹上跳下，將凌英英嚇了一跳，她低着頭輕聲問道：「前輩找晚輩何事？」

怪人望着她，上下仔細打量一番，雙眼神光連閃。「將你腰上的劍給老夫！」

凌英英一驚，右掌一落，緊緊抓住劍柄。怪人冷笑一聲：「老夫若要殺你，一顆棗核巳能成事！把劍拿來，老夫另有作用！」

凌英英思量他的話，覺得頗有道理，便雙手將劍呈上。怪人一低頭，張開嘴巴，咬住劍脊，左臂忽然飛快地抬起，撞在劍脊上，只聽「噹」的一聲，劍刄自中而斷，怪人一張嘴，斷劍落地！

凌英英吃驚地道：「你……你爲何弄斷晚輩的劍？」

「老夫自然有用！」怪人蹲在地上看劍，忽然搖頭嘆息道：「可惜這劍不太好！」他用一對斷臂夾起斷刄，削下一根樹枝，道：「你把那傻子叫來，老夫有事吩咐他做！」

凌英英見林祖聽正在閉眼盤膝運功，沒好氣地將怪人的話交代了一遍。林祖聽散了功，走到棗林。怪人道：「你將這斷刄的斷口磨尖，將另一端纒上樹枝樹皮，知道老夫的用意麼？」

林祖聽想了一下，道：「你想將一柄劍化作兩柄？」

「算你聰明！將來老夫要你用這兩柄劍爬上峭壁，再放下山籐，將老夫拉上去！所以由現在起，你得苦練內功！」

凌英英在樹後偷聽他倆的話，她自信沒發出一絲聲音，但仍被怪人聽出呼吸聲，道：「小妮子，你不必担心，老夫自然也會帶你上去！不過你最好也趁這時候多練功！」

林祖聽問道：「前輩，晚輩要練多久才行？」

「這得看你的進展了！但最快也得在三四個月之後，最慢……咳咳，說不定要十年八年！」

凌英英叫道：「不，要等十年八年，我寧願撞山而死！」

怪人哈哈笑道：「那你只好督促他了！」他笑聲未了，便跳上山壁上的窩裏去了。

凌英英看了林祖聽一眼，小鼻子一皺，冷哼一聲，回頭走了，林祖聽只好獨自拿劍到水池旁，找塊大石慢慢地磨着。

自此之後，林祖聽每日都在練功，怪人果然依諾每隔三天便授林祖聽內功口訣，林祖聽自己也覺得功力一日千里。

眨眼間巳是冬天，谷中寒氣甚重，林祖聽內功大進，並不覺得寒冷，怪人久處此谷，加上內力巳至爐火純青之境，更不覺得寒冷，但却苦了凌英英。

這些日子來，凌英英自己住在一個壁角，極少跟怪人和林祖聽見面。

天上的雲像鉛塊一般，下午竟下起鵝毛雪來。怪人訝然道：「奇怪，這裏很少下雪的！」

林祖聽問道：「爲何不下雪？」

「上面當然下雪，但咱谷裏有暖氣，雪花往往未落下，便融化了，老夫在谷中二十年，前後不過下了三場雪！」

林祖聽道：「下雪對你可沒影响，你山壁上的洞溫暖得很！」

怪人冷哼一聲：「老夫是爲『寶棗』担心！爛掉之後，大家都得餓死！」

林祖聽吃了一驚，忙問：「那咱們怎辦？」

怪人沉吟道：「先摘一些收藏起來！快去！」

林祖聽依言摘了兩樹的棗子，也許是氣溫的關係，這棗樹一年至晚都開花結子，也算是天無絕人之路！

怪人將棗子收藏在山洞裏，林祖聽摘了一些，走去找凌英英。短短三四個月，凌英英臉上的那股嬌艷迫人的神光巳經不見，代之而起的是悲傷和滄桑。林祖聽見她雙頰深深陷下，瑟縮在山壁下，先前對她的恨意，早巳烟消雲散，他輕輕叫道：「凌姑娘！」

凌英英沒有應他，只抬頭斜睨着他。林祖聽將棗兒放在她身前，說道：「下雪了，棗子會爛掉，這些給你收藏，以防萬一！」

凌英英雙眼無神地望着他。「你武功練得如何？幾時可以上去？」

「我……我也不知道，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救你上去！」

「只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林祖聽一怔，問道：「姑娘爲何這樣

說？」

凌英英幽幽地道：「你看我還能活多久？」

「姑娘身上有病？」

凌英英搖搖頭，林祖聰忽然解下上衣，道：「姑娘如果冷的話，就披上吧！就是有點髒……」

凌英英任由他將上衣拋在地上，道：「你爲什麼不試一試？也許你如今已有能力爬上山壁了！」

林祖聰點點頭，道：「待我去問問前輩！」他走了兩步，又回頭問道：「你身上沒有火種麼？」

凌英英冷哼一聲：「假如有火種的話，我還不懂得生火麼？」

林祖聰碰了一個軟釘子灰溜溜地去找怪人，將凌英英的話轉述了一遍，怪人道：「你以爲老夫不心急麼？老夫有十多個仇人，嘿嘿，我怎能讓他們安享晚年！」

林祖聰道：「前輩，不如由晚輩試一試吧！」

怪人冷哼一聲：「咱們只有那一對短劍，你知道山壁有多高麼？萬一功敗垂成，把劍弄折了，以後可就再沒機會了，所以老夫不許你冒險！」

「那要到何時你才肯讓我試試？」

怪人想了一下，道：「來春吧！你還是多費些時間練功吧！」

林祖聰只好到棗林練功，他臉上的疤痕比怪人所預測的稍好，但也只能消除六七成，雖然沒有以前的難看，但終脫不了醜八怪！尤其是雙眉的兩個大疤，光禿禿的，一根眉毛也不見，更是難看。

夜幕低垂，天氣更寒，林祖聰練功不綴，他熱內眞氣流轉不絕，頭上冒起白烟，附近更騰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氣。忽然他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正想抬頭，又聞怪人的聲音：「小妮子，你冷麼？」

只聽一個牙齒碰撞的「格格」聲：「冷……」

怪人道：「老夫的窩讓你住一晚吧，我帶你上去！」脚步聲漸漸消逝，又聞怪人低喝一聲：「上！」衣袂聲响，大概是怪人拉凌英英上去了。

林祖聰雖然閉着眼，但他正在練功，耳目特靈，這一切都聽在他耳中。

忽然山洞那方向傳來凌英英的一道短促的尖叫聲，林祖聰連忙散功，站了起來，向山壁掠去，剛走了一半，心中想道：「前輩在上面，她有什麼危險？」心念及此，又轉身欲行，就在此刻，他又聽到一個充滿邪淫的笑聲，聽得林祖聰毛骨悚然，不由住步。

「嘿嘿，老夫已二十年不知女人的肉味了！」聲音雖輕，但聽在林祖聰的耳中，却如雷打電閃，他忽然標前，喝道：「前輩你在幹什麼？」叫聲一落，身子已拔高而起！

怪人果然是藉機欲凌辱凌英英，他借輸內力與凌英英禦寒，點了她的痲穴，可憐凌英英自小錦衣玉食，在家裏高高在上，怎知人心險惡？她剛發出一道短促的呼聲，又被怪人封住了啞穴！

怪人先解下林祖聰的外衣，再將她本來的外衣解下，露出一件肉色的肚兜來，人的眼睛跟貓一樣，黑暗對他似沒影响，凌英英身上的妙處都看在他眼中！

就在此刻，林祖聰的叫聲自下面傳上來，怪人吃了一驚，一轉頭，林祖聰已躍上山壁！

他喝道：「滾下去！」

「你幹什麼？」

「老夫的事用不着你管！」怪人斷臂一揮，向林祖聰撞去。

林祖聰內力雖强，但招式及經驗均甚差，不過怪人這招只是急勁而已，並沒有什麼花招，林祖聰右臂下意識地舉高一格，怪人右臂跟着撞出！

林祖聰一驚，吸氣閃開，怪人大喝一聲，忽然單足跳起，向林祖聰踢去！

林祖聰一閃未能閃開，仍被踢倒，躺在凌英英身旁，他左臂一圈，將凌英英抱起，怪人怒道：「小子，你吃了豹子胆，竟敢跟老夫爭女人！」

林祖聰道：「我不是跟你爭女人……你……你年紀還可當他父親有餘……這……這是不行的！」

「放屁！六十老翁娶十六歲小姑娘的事，時有發生，有何奇怪？何況老夫今年才五十九歲，這妮子也不止十六歲！」

「那……那是不同的……你又不是要娶她！」

「誰說老夫不想娶她？」怪人桀桀笑道：「老夫還想跟她白頭到老，快放下她，給老夫滾下去！」

林祖聰將凌英英抱得更緊，怪人怒道：「你再不放她，老夫只好殺了你！」

林祖聰退了一步，直至此刻他才醒起，忙道：「你要跟凌姑娘白頭到老，她可有答應？」

「她當然答應了！」

「你……」林祖聰低頭問道：「凌姑娘，你是不是自願的！」

凌英英在他懷內，又羞又氣，心想天下間那有這樣的傻子，只恨不能開口！

「她不開口！」

「傻小子，那位黃花閨女不害羞的？她可有反對麼？」怪人笑道：「她不反對就是默許，你懂了沒有？」

林祖聰隱隱覺得沒有可能，假如凌英英是自願的，剛才爲何會發出驚呼？

怪人見他仍沒放人的意思，眉宇間閃過一絲殺機，陰森地道：「老夫叫三聲，再不放人，老夫便不客氣了！」

林祖聰心想凌英英不開口，一定有什麼原因，當下奮不顧身，抱着凌英英向洞口冲去！怪人喝道：「你想死？」身子一斜，斷臂向林祖聰腰際戮去！

林祖聰腦海裏靈光一閃，忽然空出左掌，接住怪人的斷臂，借那一撞之力，轉身飛下山壁！

怪人反應極快，大喝一聲，身子暴射，緊貼在林祖聰之後躍下，右脚凌空一蹬，正中林祖聰後背！

「蓬」的一聲响，林祖聰向地上俯摔下去！這千鈞一髮之間，他仍不忘護住凌英英，猛地一個扭腰，以背落地！

這一撞之力極大，林祖聰傷上加傷，只覺喉頭一甜，張口噴了一口血來。

此際林祖聰內力之强，以至遇外力即有反應之境界，後背受撞，內力應時而生，把撞力化解了一部份，但却因凌英英貼

在他身上，是以她亦受其害！可是錯有錯着，凌英英只覺體內一震，穴道已自解開來，耳畔聽見怪人的脚步聲，連忙爬了起來。

怪人一呆，隨即笑道：「小妮子，你注定要做老夫的老婆，不用再花心思逃跑了！」

凌英英如小兔遇猛獸，嗚咽道：「林早……林大俠，我不是自願的！他，他是禽獸！」

林祖聰聽她一句林大俠，立即自地上爬了起來，護在她身前，道：「你不要過來！」

「老夫縱橫湖海之時，你這小子還穿開襠褲！」老怪忽然拋了幾顆棗子到嘴裏咀嚼。

凌英英顫聲道：「你小心他會用棗核當武器！」

「小妮子好聰明，這才配做我老婆！」老怪話音一落，嘴巴微微一張，呼的一聲，一顆棗核已飛了出來，直取林祖聰的頭面。

林祖聰及時側身閃開，但老怪早料到他有此一着，第二顆棗子又及時射出，這次林祖聰閃不開，被棗核射中左上臂，只覺疼痛難當！

說時遲，那時快，老怪第三顆棗核又射至，這次林祖聰覷得眞切，擧起右臂，中指一曲一彈，那顆棗核登時反射過去！

老怪大吃一驚，他萬料不到林祖聰內功進展如此神速，他單足一跳，第四顆棗核同時射出！

林祖聰低喝一聲，運氣擧臂，一股罡風自掌心湧出，那顆棗核已不知被捲去何處！

罡風廣及丈餘，直向老怪迫去，老怪雙掌已斷，無法發掌，只好運氣，用口一吹！

這是老怪在絕谷裏爲補償斷掌而苦練的！只聞「波」的一聲，兩股罡風相觸之後，林祖聰竟被震退兩步，老怪單足站立不穩，急忙彈退，但他一退即進，又用嘴發出罡風！

凌英英見狀急忙閃開，林祖聰連忙擧掌發力，又是「波」的一聲响，兩人向後退飛，老怪仍屹立如山，林祖聰已摔倒地上！

原來第一次交鋒，老怪倉猝提氣，只及一半，是以似乎平分秋色，第二次他先下手爲强，情況正好相反，是以林祖聰不敵！不過若非林祖聰剛才受傷，也不會如此不濟。

老怪單足跳前，冷冷地道：「你要想跟老夫頡頏，還差幾年功力！」

凌英英忽然閃身站在林祖聰身前，大聲叫道：「你若殺死他，咱們三個便都得死在谷中！」

老怪臉色一變，道：「老夫已住了二十年，不怕多住二十年，說不定明天又有人掉下來！」

凌英英道：「上面的人早已散了，你別妄想了，而且就算有人摔下來，一來未必會讓你剛巧碰見，得以生存，二來那人的武功如果跟我一樣，二十年後也未必再爬得上去！」

「老夫有你爲伴，就算死在此谷，亦已無憾！」

「林早德一死，我立即自殺！」凌英英說着擧起掌來，按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老怪臉色再一變，道：「好好，老夫不殺他就是！小伙子，你好自爲之，傷勢一好，便準備爬上去！」言畢飛身跳上山洞。

林祖聰掙扎地爬了上來，目光一及，連忙叫道：「老怪！快將凌姑娘和我的衣服拋下來！」他邊叫邊向山壁走去！

剛才凌英英在生死繫於一髮之際，根本忘記自己衣衫不整，此刻聽到林祖聰的叫聲才醒起，連忙躲在樹後，一張臉紅得像柿子，幸好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現。

老怪將凌英英的上衣拋下去，林祖聰拾了衣服到林裏，轉過頭將衣衫遞給凌英英，凌英英穿好衣服，怯生生地走出來，低聲道：「謝謝你……」

「我也要謝謝你剛才救我！」

「你是因爲我才跟……」凌英英說了一半便止住了，半晌才道：「你傷勢要緊麼？」

「沒什麼事，過幾天就好了！」

「你快運功療傷，我替你護法，如果他來了，我便叫醒你！」

林祖聰應了一聲，盤膝在地，他白玉無瑕，甚少雜念，不久便進入忘我境界，凌英英見他赤着上身，身體不斷噴出白烟，心中十分羡慕。「想不到這傻蛋，幾個月間便有此功力，只怕如今我爹也未必能打得贏他！」

她一個人在林中，繞着林祖聰輕輕走動，越來越冷，最後忍不住蹲在林祖聰身邊，只覺他身體有熱氣冒出，直透自己體內，心中忽然盪起一股異樣的感覺。

天亮之後，林祖聰自地上跳了起來，見凌英英雙眼紅絲滿佈，知她一夜未睡，不好意思地說道：「凌姑娘，多謝您……您現在可以睡了，我看着你……不讓他過來！」

凌英英實在够累，便依言坐在樹後，倚着樹根很快便進入夢鄉，林祖聰靜靜地坐望着她，心中忖道：「原來她容貌不輸師妹，難怪老怪會……」其實凌英英比姜玉英美麗得多，林祖聰不過是情人眼中出西施罷了。

這天，凌英英一直跟林祖聰在一起，每逢林祖聰運功療傷，她便替他護法，老怪則一直沒來打擾他們。

過了平安的一天，林祖聰覺得自己內傷已無碍，但第三天凌英英又迫他再療傷，吃「午飯」時，老怪出現了，他堆下笑臉問道：「小伙子，你內傷好了沒有？」

林祖聰道：「相信明天便可以開始嘗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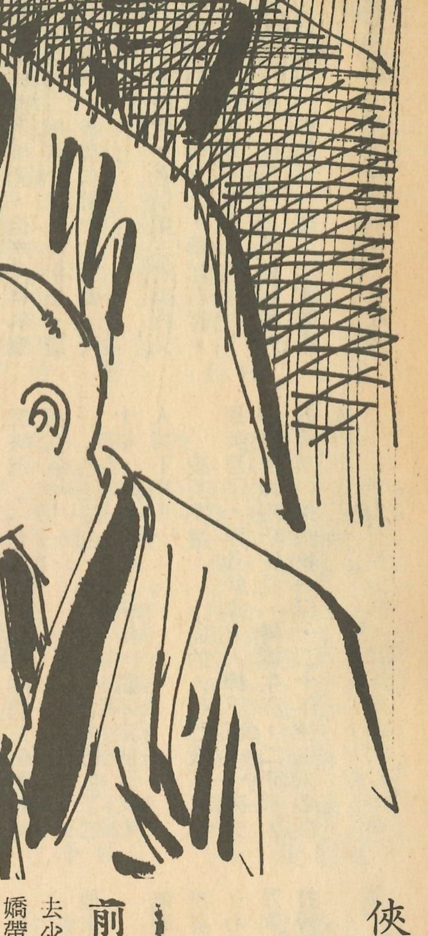
「老夫相信你一定會成功，不過今天你們兩個要先做一件事，老夫才會放你上去！」

林祖聰說道：「你還有什麼好事可以做？」

「你說得不錯，這正是一件好事！」怪人大笑，道：「老夫要你們兩個今日成親！」

凌英英一怔，隨即怒道：「你又弄什麼花樣？」

（未完・五）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抱着水靈求苦大師醫治，苦大師知道她着了鬼迷，因爲水天嬌會來樹屋搗亂，便叫徒弟小苦協助鳳棲梧將水靈送去少林寺，找心鏡主持爲她治療，自己專心對付水天嬌，打發他們離去之後，果然水天嬌帶着羣魔——由魔壁的浮雕人像轉變成活人——來時閃電霹雷不絕，來到樹屋。苦大師早料到，眞的是這個女妖，幸好有準備，不致受害……鳳棲梧和小苦帶着水靈趕到少林寺，已經夜幕低垂，心鏡主持雖然閉關參禪，聞說也出來接見，忙施法術，將水靈救醒，水靈本是浮雕現形的少女，說也奇異，經心鏡施術之後與常人無異……

陰魂能附體　和尚捉妖精

「妖」字出口，鳳棲梧立即發覺，連忙轉口：「你媽媽要控制你，只有將她的陰魂放進你體內，亦因而你禁受不住陽光，再加上十多年都是在陰暗的地方，習慣了，才會這樣子恐懼。」

「我眞的是人？」水靈半信半疑地又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爲什麼要欺騙你？」

「那我媽媽……」

「應該就是那種東西了？」鳳棲梧搖頭。「我本來一直都不相信，但是經過昨夜的事……」

「我可是一直都相信？」水靈担心的突然問：「沒有了陰魂，媽媽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或者會安息，即使不能夠，我們也可以找心鏡大師，看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她安息。」

「我……」水靈欲言又止。

鳳棲梧微喟：「你的心情我很明白，心鏡大師與苦大師好像都很清楚這件事，等苦大師到來，一定會有一個明白的。」

水靈點點頭，鳳棲梧突然問：「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沒有。」水靈奇怪的望着鳳棲梧。

「抬頭看看——」

水靈應聲抬頭，才發現自己暴露在日光下，頭上已沒有傘子，她一陣發慌，一個身子轉到鳳棲梧身後，躲回傘子下。

「已經這麼久了，若是眞的禁受不住日光，你怎會什麼感覺也沒有？」鳳棲梧溫柔地揮手托着水靈的下巴。「抬頭看看，不用害怕。」

水靈畏縮地終於抬頭。

天藍雲白，看來是那麼美麗，水靈看着心裏一陣激動，眼睫亦隨着一陣顫抖，湧出淚來。

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將傘子往後丟去。

水靈看着奇怪。「你怎麼將傘子丟掉？」

「放心，有人拾回去的。」鳳棲梧笑笑。

小苦即時從一堆矮樹中冒出來，一手拿着那頂傘子，一手揉着腦袋嚷着。「你這個小子是要我頭破血流才肯罷休。」

鳳棲梧搖着頭。「偷聽別人說話，當然是要冒出生命危險，考慮清楚才好。」

「我是剛才經過。」小苦打了一個哈哈。

「又是這麼巧我剛好將傘子丟向那邊。」鳳棲梧亦打了一個哈哈。

「既然不歡迎我留在這裏，我只好離開了，」小苦將傘子在肩上一轉，急步離開。

水靈看着小苦，目光偷轉到鳳棲梧面上，發覺鳳棲梧也就在看着自己，一陣羞意襲上心頭，不由偏過臉去。

鳳棲梧越看也就越覺得可愛了。

×　　×　　×

走了一段路，水靈越來越輕鬆，終於忍不住在草地上跳躍起來。

鳳棲梧看着心情亦變得很輕鬆，與水靈追逐起來。

到有些倦意，水靈一個身子便倒在草地上，仰着臉盡情享受陽光。

「我從來都沒有這樣子開心。」水靈輕喘着氣，說出了這句話。

「我也是。」鳳棲梧這也是心裏話，一個身子在水靈旁邊躺下，隨手拾起了一塊石塊，往後拋出去。

石塊不偏不倚正落在數丈外躲在樹叢中的小苦頭上，雖然不太痛，却也不好受，他沒有叫出來，雙手捧着頭，一張臉當然又苦起來了。

×　　×　　×

黃昏，鳳棲梧水靈回到寺院附近，周圍是一些古舊的墓塔，景色荒涼。

水靈經已疲倦，心情却仍然是那麼輕鬆，嬌笑不絕，鳳棲梧看見她這樣也很高興，對小苦的耐性，當然也很佩服。

小苦一直在旁邊監視着他們，或前或後，或左或右，這時候，正在一株樹後張頭探腦。

鳳棲梧出其不意又是一塊石頭拋去，這一次小苦倒是反應敏銳，及時用羅盤擋開，一個身子迅速閃回樹後。

「你以爲你眞的是百發百中？」小苦洋洋得意的從樹幹的另一側探頭出來，隨即一呆。

鳳棲梧水靈正立在他面前，一塊大磚隨即放在他頭上，雖然是輕輕放下，已經嚇了他一大跳。

「我這樣跟着也只是爲了你們設想，有什麼東西要到來傷害你們，我馬上便會發覺，立即通知你們小心防備？」小苦居然還笑得出來，也就會拿着羅盤左向右向，看樣子倒也似模似樣。

羅盤的指尖這時候突然有反應，不住的跳動，鳳棲梧水靈却沒有在意，小苦也沒有隨手將羅盤放在背後。

鳳棲梧漫不經意的接一句：「這是說，我們非獨不要說討厭，而且還要多謝你的了。」

小苦打了一個哈哈。「你懂得這樣說話，我本來要生氣的，現在也生不出來的了。」

水靈聽說不由一笑，她笑起來是那麼漂亮，非獨鳳棲梧，就是連小苦也爲之一呆。

羅盤的指尖這時候又有反應，針指向的方向，一隻黑貓從樹叢中爬出來，頸子上掛着一個袖鈴，叮噹作響。

鳳棲梧小苦水靈一齊發覺，回頭望去，一見那個袖鈴，水靈的面色便變了。

那正是戴在水天嬌手腕上的東西。

鳳棲梧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事實當夜在魔界中亦沒有在意，小苦當然更加不會有，只有有意無意的一句。「聽說黑貓乃是代表邪惡。」

鳳棲梧接一句：「這隻黑貓也只是偶然出現，那像你，什麼地方都會遇上。」

「我可是正義的象徵。」小苦挺起了胸膛。

水靈就在這時候以手加額，鳳棲梧立即發覺。「你怎樣了？」

「很累？」水靈信口一句。

鳳棲梧沒有聽出是藉口，小苦隨即接上口。「當然累的了，整天在山上跑。」跟着瞪鳳棲梧一眼。「都是你這個小子，還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快快送水姑娘回去休息？」

「這還是用你來吩咐？」鳳棲梧扶着水靈，又白了小苦一眼。

「放心好了，這一次我是不會跟在你們後面的，看你們親熱，倒不如追貓快樂。」小苦轉向那隻黑貓。「這隻貓也够趣怪的，頸子上那個鈴子看來還像是金打的，這兒的和尚難道眞的是這樣富有。」

小苦嘟喃着追向那隻黑貓，水靈看在眼內神色更就難看了。

鳳棲梧沒有在意小苦的說話，看見水靈那樣子，又是一陣歉疚。「都是我不好，一下子是很難要你習慣的。」

水靈搖頭。「不要緊，歇一會很快便會沒事的了。」

鳳棲梧看不到她眼中的憂慮。

× × ×

回到水靈的房間門前，鳳棲梧將房推開，輕輕的一聲：「好好的休息一會。」

「你也是。」水靈心不在焉的回答，走進去，轉身緩緩將房門關上。

鳳棲梧這才轉過身子，眉頭隨即皺也來。

小苦應聲從走廊旁的一叢花木後冒出，笑了笑，等到鳳棲梧走近來，以手掌擋着半邊嘴巴。「怎麼你不跟進去，有我在這裏，保管不會有人來騷擾你們。」

「有你在這裏，已經足够了。」鳳棲梧搖頭。

「這一次我可是無意的。」

「的確是無意，只不過有心。」鳳棲梧冷笑。

「這眞是寃枉。」小苦衝着鳳棲梧猛搖手。

「你人在這裏，還說是寃枉？」鳳棲梧一面走出院子。

小苦急急追上去。「你聽我解釋，我只是追着那隻貓追到這裏來的。」

「那隻貓又會這麼跑進花叢裏。」鳳棲梧分明就是不相信的態度。

「事實那隻貓的確是跑向這裏，霎眼間却不知所踪，我剛要到那邊兒找，便看見你們向這邊兒走過來——」話出口小苦才省起說漏了嘴，伸手忙將嘴掩着。

鳳棲梧只是看着他。

「差不多到時候做晚課了。」小苦突然看起來的。「師父吩咐，入鄉隨俗，應該跑去念上一遍經文才是。」

轉身才走了三步，他又回過頭來，壓低嗓子。「別說我不給你機會，做晚課的一段時間除了佛堂，我是絕不會在別的地方出現的。」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方要說什麼，小苦已急着脚步開溜，一縷烟也似的迅速沒了影兒，他也沒有留下來，回頭看看水靈的房間，走向另一個方向。

那隻黑貓也就在這時候從一條柱子後轉出來，雙眼閃發着慘綠色的光芒。

只看這綠芒，已經够邪惡的了。

× × ×

進了房間，水靈便背轉身子靠在門上，眼蓋低垂，彷彿很疲倦，又顯然有些憂鬱。黑貓出現的時候，她並無感覺，那隻黑貓是從窗口爬進來，盯着水靈，頸子上的鈴子突然響起來。

水靈立即驚覺，抬眼望去，那隻黑貓已經不在窗那邊，鈴聲隨即由床那邊傳來，床前的紗帳同時在鈴聲中晃動。

水靈立即奔過去，將紗帳拉開。

床上什麼也沒有，鈴聲已變了由後面傳來，她惶然轉身，還是看不見什麼，鈴聲却變得更響亮，四方八面的不住在響，混亂一片。

到鈴聲停下來的時候，水靈已滿頭汗落淋漓，靠坐在床邊，不住的喘息。

鈴聲隨即又響起，幽幽的只是兩下，水靈應聲望去，這一次她總算看見了那個袖鈴，也同時看見了水天嬌。

袖鈴兩下兩下的響着，水天嬌幽幽的

坐在桌子旁邊，幽幽的看着水靈。

「媽媽——」水靈叫出來。

水天嬌幽幽的一笑，水靈衝前去，抹手，水天嬌突然消失，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只有一隻頸子掛着袖鈴的黑貓。

「媽媽！」水靈轉頭四顧。

房中無人，那隻黑貓又叫了，水靈目光不由轉向黑貓上，黑貓的目光接觸，立時一陣昏眩的感覺。

「我明白——」她失魂落魄地向着那隻黑貓嘟喃着，道：「媽媽叫你帶我去見她。」

那隻黑貓咪嗚一聲跳下椅子，在水靈脚下走了一圈。

水靈隨即走過去，將門拉開，黑貓從門下走出，在前面引路。

× × ×

來到了院子的短牆下，那隻黑貓身子一弓一長，迅速躍上了牆頭，轉過身子，向着水靈又叫了一聲，才往外躍出。

水靈的身子應聲拔起，飄然掠上牆頭，再飄然掠出去緊跟在黑貓後面。

黑貓繼續前行，穿過了一個雜木林子，躍上了一截斷壁上，停止不動。

水靈在斷壁下停下，目注那隻黑貓。

「媽媽到底在那兒？」

黑貓再叫一聲，突然消失，只見套在牠頸子上那隻袖鈴仍然飄浮在半空，叮噹作響。

水靈看着那隻袖鈴，隨着轉身。

那隻袖鈴繞着水靈飛旋，越旋越高，水天嬌終於出現在半空，手戴袖鈴，有如蝙蝠般的水靈頭上旋轉，一個身子看來接近透明。

水靈惶然轉了幾圈，忍不住叫出來：「媽媽，你到底怎樣了？」

水天嬌沒有回答，身子仍然在半空旋轉。

水靈隨着旋轉，一個身子不由得搖搖欲墮，也就在這時候水天嬌霍地停下，迎面向她撲來。

她驚呼，一個身子差一點倒在地上。

水天嬌雙手即時扳着水靈的肩膀，陰森森地一聲。「你還記得我這個媽媽。」

「媽媽——」水靈伸手，一雙手竟然穿過了水天嬌的身子，她一驚，伸手再抓去，却是什麼也抓不到。

水天嬌仍然立在她面前，赫然並非實質。

「你怎會變成這樣的？」她吃驚的叫出來。

水天嬌悽然一笑。「媽媽的陰魂附在你身上，你不好好的保護，還串同外人，由得外人迫出來，以邪術困在銅缽裏，以至變成有形無質，還要受那些妖僧的邪咒摧殘……」

語聲未落，晚鐘聲響，水天嬌突然狂叫起來，道：「你聽到了，他們又在唸咒了。」

水靈搖頭，道：「他們不過是在做晚課。」

「胡說？」水天嬌尖叫。「他們是在咒詛我——」

梵音即時陣陣傳來，水天嬌一再尖叫，越來越淒厲，一個身子梵音中折騰在半空，輾轉掙扎。

水靈手忙腳亂，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看見水天嬌痛苦的神態，越來越甚，眼淚不由得淌下來。

到梵音停下，最後一下鐘聲去遠，水天嬌一個身子才再從半空中掉下來，蜷伏地上。

水靈衝前，帶淚狂叫。「媽媽——」

「這是第一次——」水天嬌抬頭望着水靈，汗落淋漓。「一够七七之數，我的陰魂便會被他們的邪咒煉化，沉淪地獄，萬刦不復。」

「不會的。」水靈搖頭。

「媽媽答應你，以後却不會再傷害任何人，只要你替媽媽將陰魂偷出來。」水天嬌喘着氣。「一定的——」

「你眞的肯這樣做？」水靈又驚又喜的問。

「媽媽什麼時候騙過你，一直以來要你當自己是鬼魂，只因爲媽媽孤零零的就只得你一個親人，不想你離開。」

「我明白……」

「媽媽也想得很清楚，陰陽殊途，人鬼有別，留你在身旁，到頭來還是害了你，這件事之後，你就留在外面，不要回去了。」

「我……」水靈搖頭，還未說話已給水天嬌揮手截住。

「鳳棲梧這小伙實在很不錯，有他照顧你，媽媽很放心。」水天嬌一聲歎息。

「他——」水靈面上露羞意，欲言又止。

「他若是不喜歡你，也不會這麼辛苦將你帶到這裏來。」水天嬌笑笑。

水靈無言頷首，水天嬌又呻吟起來。

「媽媽，你怎樣了？」水靈方待上前，又給水天嬌截住。

「快去快去，媽媽在這裏等你。」水天嬌呻吟着蹲下身子，一面揮手。

水靈一咬嘴唇，點點頭，急掠而去，看着她背影消失，水天嬌才停止呻吟，面上露出了陰險的笑容。

那隻黑貓就在這時候從旁邊的草叢鑽出來，經過水天嬌面前，水天嬌探手霍地抓去，一抓一摔，將那隻黑貓摔飛丈外。

淒厲的貓叫聲驚破夜空，令人聽來毛骨悚然，只可惜水靈聽不到，也看不見，否則她一定會重新考慮。

× × ×

衆僧在念經的時候，小苦在打瞌睡，一個頭隨着木魚聲起起落落，一個身子都有意無意的往後倒退，退到了暗處。

到晚課完畢，衆僧離開，小苦已入睡，但多少似乎仍然有些感覺，水靈進來的時候，他的耳朵便抽動幾下，可是並沒有醒轉，有意無意的伸手，一撥耳朵，繼續睡下去。

水靈沒有發現小苦的存在，悄然走進來，左顧右盼，看見沒有人，走向佛壇。

那個銅缽仍然裹在袈裟內，就放在佛壇上，燈光下彷彿有一股光華在流轉。

水靈雙手落在銅缽上，不由自主仰首望去，只見佛相莊嚴。

她的心不由跳動，雖然有些猶疑，最後還是將銅缽捧起來，倒退着退出去，經過小苦睡覺的地方，小苦的耳朵又一動，背旁的肌肉同時抖幾下。

他終於張開眼睛，往水靈那邊望去，矇矇矓矓地看見水靈捧着銅鉢走過，然後轉頭又再睡，眼蓋才垂下，突然又張開，猛打了一個冷顫，坐起身子，側着腦袋左右望一眼，似有所憶地站起來，脚步仍然虛虛浮浮的，一下子又摔回地上。

這一摔反而令他更清醒。

× × ×

水靈一直將銅鉢捧到水天嬌藏身那兒，才停下來，喘着氣回顧，一面高呼：「媽媽——」

水天嬌應聲在樹叢中出現，飄然飄至，若隱若現的繞着那個銅鉢轉動，一面雙手擋在眼前，顯然是禁受不住銅鉢上的光華照射。

那個銅鉢隔着袈裟也似乎若隱若現的，光華流轉。

水天嬌轉了幾匝，終於停在水靈面前，陰惻惻的一聲，道：「將鉢上的袈裟拿去。」

水靈沒有留意水天嬌的神情變化，應聲將裹着銅鉢的那襲袈裟解開。

那個銅鉢立時冲天飛起來，在空中爆碎。

一團綠光隨即在碎片四射中湧現，半空中越變越大，亦成一個人形的光彩，飛向水天嬌。

水天嬌一探手，光影立時飛進手中，迅速伸展向整個身子，到光影完全進入，她一個身子便亮起來，一聲狂笑，飛舞上半天，再探手，那幅牆壁便離開地面，「霍霍」地旋轉着飛舞起來。

水天嬌飛舞着伸出一指，一股綠光同時從指尖射出，正射在那幅牆壁上，那幅牆壁立時爆碎。

水靈習以爲常，並不覺得是什麼特別，躲在一旁偷看的小苦却被嚇呆了。

一塊碎石正掉在他頭上，雖然不怎樣，但換轉平日他早已嚷出來，現在却那裏還敢作聲。

跟踪水靈到這裏來，他原是還有些睡意，現在當然已一些沒有，一雙眼瞪大，呆望着水天嬌，一個身子悄悄的往後縮。

水天嬌沒有看這邊，半空中落下，一雙眼瞪着水靈，那裏還有方才的慈愛。

水靈不由自主惶然縮到一株樹木後，那株樹木立時斷爲兩截，水天嬌當中穿過，探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媽媽——」水靈驚呼。

水天嬌洋洋得意的隨即道：「你看到的了，媽媽得回陰魂，非獨有形有質，還可以發揮多年修煉下來的威力。」

語聲一落，她鬆開抓着水靈的手，漫不經意的一招，那截斷下來的樹木又飛起來，半空中一轉，撞向另一截斷壁，都片片碎裂。

水靈又是一驚。「媽媽，你——」

「倒要看那些和尙的骨頭有沒有這麼硬。」水天嬌仰天狂笑，再轉向水靈。「媽媽不騙你，你又怎會偷進去，將媽媽的陰魂偷出來？」

水靈一陣失望，失魂落魄的呆在那裏，呆望着狂態畢露的水天嬌。

「媽媽還要借用你的身體進去殺藍田玉！」水天嬌這句話出口，神態更惡毒，咬牙切齒的，眼瞳中殺機畢露。

「藍田玉？」水靈有些奇怪。

「就是心鏡那個老禿顱！」水天嬌狂笑，突然繞着水靈轉動起來。

「媽媽，別這樣——」水靈驚呼。

水天嬌聽若罔聞，一探手，水靈便凌空被吸起來。

水靈的反應，也實在敏銳，掙扎着凌空一翻，倒翻了回去，放開脚步，狂奔向前。

水天嬌狂笑着追在後面。

奔不了多遠，水靈又感覺到那股吸力，一個身子不由自主的倒飛回去，她放聲尖叫，也就在尖叫聲中，飛投進水天嬌的懷中。

水天嬌整個身子同時迎前，進入水靈的身體內消失不見。

水靈一個身子隨即綠光閃射，到綠光消失，一隻貓也似突然躍上了旁邊一株樹木上。

「心鏡，就是你怎樣聰明，相信也不會想得到這個女孩子竟然會殺你！」語聲出自水靈的嘴巴，却是水天嬌的語聲，水靈的面上同時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語聲一落，她的身便飛舞起來，迅速的凌空飛射向寺院的方向。

小苦看着她去遠這才敢從樹叢中冒出來，灰頭土臉，一隻狗也似的，一面伸手往面上亂抹，一面亂搖頭。

「不得了，不得了——」他嚷嚷團團亂進。「那個妖怪進了水靈的體內，心鏡大師又不是神仙，如何得知，當然難逃一死！」

「不成——」他接又一聲大叫。「我一定要去告訴他。」

大叫着他往前衝出，學着水天嬌的樣子要飛上半天，一躍而起，隨即跌了一個滾地葫蘆，連忙又躍起來，連滾帶爬的奔前去。

他的輕功並不好，內功也是，奔到寺院的外牆，經巳氣喘如牛，一衝再衝，終於給他衝上了一截，雙手抓住了牆頭，却一個收勢不住，從牆頭上一個觔斗倒栽下去，重重的摔在地上。

他挺着腰正要爬起來，突然發覺有人站在身旁，一驚之下，驚弓之鳥的一翬而起，狂叫：「有鬼——」隨即轉身，往牆上爬。

那個人却是鳳棲梧，看着奇怪，不由自主的探手搭着他的肩膀。

他嚷得更急，一個身軟下來，陰陽怪氣的接着求饒：「我是無心的，什麼我也沒有聽到看到，你老人家高抬貴手，饒過我這一次。」

鳳棲梧更奇怪，手上再用力，將小苦扳轉身來，小苦緊閉雙目，雙手亂搖。

「是我——」鳳棲梧大喝一聲。

小苦這才靜下來，偷眼一看果然是鳳棲梧，脫口大叫：「是你——」

「你胆子不是這麼小的吧。」鳳棲梧不由失笑。

小苦一個身子這才完全放鬆，不住喘氣。鳳棲梧接問：「夜半更三，爬牆出入，你是要做賊，給人看見了，追回來。」

小苦仍然搖手，不住喘氣。

「那是遇上鬼了？」鳳棲梧笑問。

小苦又驚，左看右看，抖着叫出來：

「那比鬼還要厲害，心……心……」

「是心裏有鬼？虧心事幹得多了，當然會這樣。」

小苦大搖其頭。「我是說心鏡大師，有……有東西……有人要殺他……」

「那一個？」鳳棲梧終於有些相信。

「水靈——」小苦尖叫出來。

「胡說八道。」在鳳棲梧來說，這的確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小苦立時又搖頭，又跳脚的，大叫：「你憑什麼不相信我的話？」

「水靈怎會是這種人？」

「你知道方才發生了什麼事情？」小苦越叫越大聲。

鳳棲梧疑惑的看着小苦，他認識小苦多年，對小苦的性格又怎會不清楚？

× × ×

水靈這時候巳來到心鏡大師的房間外，一面邪裏邪氣的表情，拈手輕抹鬢邊眉毛，露出了陰森恐怖的笑容，將門推開。

門沒有關上，心鏡大師正在雲床上盤膝而坐，一手高抬，三個銅錢正在手中轉動，突然一下子彈起來，叮叮叮的都掉在雲床前面的几子上。

三個銅錢反反正，成陰陰陽之象。

「陰陰陽，震仰盂——」心鏡大師接一聲歎息，從几上的一個竹筒拔出了四短一長五條竹片，在几上排成八卦中的一個卦象。

几上早巳排着五個卦象，六個卦象三三成行，分成了兩行。

水靈就在這時候從門外悄然走進來。

心鏡大師雙目低垂，緩緩抬起了按在卦象上的手，雙手合十，突然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水靈應聲停下來。

「貧僧方才心血來潮，占了兩卦——」心鏡大師抬手指着左面的一行竹片。「一卦是坤六斷，隣仰盂，坤八爲地，震四爲雷，卦名地雷復，有夫妻反目，反面無情之象。」

水靈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心鏡大師手指移向右邊的一行竹片。「另一卦是兌上缺，乾三連，兌二爲澤，乾一爲天，卦名澤天決，乃遊蜂脫網，任意飛騰之象。」

水靈面露冷笑。

「事有先後，卦無先後，孰先孰後，非先非後。」心鏡大師再合什。

「你在胡說什麼？」水靈叫出來，巳是水天嬌的聲音，異常峻冷。

心鏡大師歎息。「我收你妖魂在前，她放你妖魂在後，她一番孝心，我亦無惡意，可憐無辜弱女，何必將她難爲？」

「藍田玉——」水靈尖叫。「你眞的算得出來？」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一聲佛號。「出家人心鏡。」

「你以爲做了出家人，這件事便可以一筆勾銷？」水靈怨毒的瞪着心鏡大師。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又是一聲佛號。

水靈即時撲前去，雙手疾抓向心鏡大師面門，十指的指甲那刹那突然長出了三寸。

心鏡大師偏身讓開，袈裟一角仍然被撕裂，雲床隨即被抓碎。

水靈繼續撲前，心鏡大師一退再退，貼着牆壁遊竄而上，牆壁上他經過的地方迅速被水靈的雙手插出了數百個指洞。

心鏡大師貼着牆壁，遊竄到承塵下，猛一翻，落在碎裂的雲床的左側。

水靈雙手十指上的指甲同時彈射出來，碧光閃耀，飛射向心鏡大師。

心鏡大師一聲歎息，手一拈，占卦用的長短竹片從竹筒與几子上飛起來，迎向射來的指甲。

指甲擊在竹片上，一一爆碎，餘下的長短竹片繼續飛舞向前，逐漸變大，分別組成八卦之象，再成八卦陣勢，竹柵般將水靈困在當中。

水靈面露驚怒之色，身子疾轉，八卦陣亦同時疾轉，休、傷、杜、景等八門從相反的方向轉動。

水靈的目光即時閃亮，一個身子突然一分爲二，那其實是水天嬌從她的體內脫出來，一看見勢色不對，她立即離開水靈的軀體，從八卦上的生門疾穿而出，直撲向房門，又是一穿而過。

八卦緊接進擊，由大而小，變成一個小八卦，原來竹片長短，釘在門板上。

水靈如夢初覺，搖搖欲墜，眼前景物由朦朧而清晰，終於看清楚了心鏡大師。

「我怎會在這裏的？」她很奇怪的望着心鏡大師，突然省起了什麼的，面色大變。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一聲佛號，方要說什麼，一聲慘叫巳傳來。

跟着又一聲慘叫，心鏡大師面色一變，身形急起，疾掠了出去。

水靈不由自主亦追出，才出大門，小苦巳一旁殺出，手中一條大棒當頭便要擊下，水靈及時發覺，一聲驚呼，要閃避的巳來不及。鳳棲梧及時一手將木棒截下。

「別阻止我，讓我當頭棒喝將他驚醒。」小苦接連幾棒，但都被鳳棲梧截下。

水靈看在眼內，脫口驚呼：「小苦，你瘋了？」

「我瘋了？」小苦大喝：「佛門聖地，那由得你橫行，何方妖怪，快快出來送死！」

鳳棲梧在旁邊他的胆子也大起來，一條木棒在手中飛擊，鳳棲梧實在不容易將之按住。

「你冷靜一些。」鳳棲梧連隨大喝。

「我……我冷靜——」小苦大叫。「我看你才要冷靜，一見好看的女孩子便什麼都忘掉了。」

「那個妖怪若是還在她身上，她怎會叫你小苦？」鳳棲梧苦笑。

小苦怔在那裏，水靈隨即靠在鳳棲梧身上，一聲：「鳳大哥——」

小苦只看得目定口呆，道：「怎會這樣的？」

「還用說，心鏡大師道行高深，怎會這樣容易被暗算？」鳳棲梧不難想到其中原因，對心鏡大師也事實充滿信心。

小苦聽說上下打量了水靈一遍。「那是說，那個妖怪，已經被心鏡大師趕出來的了，現在跑到了什麼地方？」

語聲未落，慘叫聲又傳來，三人不由自主一齊向那邊掠去！（未完・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龍山上來了洪澤湖鳳尾帮帮主賀天錫、駱馬湖太極名家杜浩然、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形意門掌門人祝士謂、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都來爲徐天華賀壽，他師弟聞天聲兩天前也趕來了，最遲來的是徐少華，聞天聲覺得奇怪，正想責問，經過徐少華將路途遭遇告知，才知道自己徒兒被黑沙掌所傷，遭掌傷之後又被人送去丁藥師處救治，衆人推測是示警所爲，暫不理會，壽筵之日，淮揚掌門人宋天壽也來爲師弟賀壽、和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選青一道來，衆人賀完壽陸續離去。在賀壽期間徐少華得一異人暗中傳授雲龍十九式，眞是奇遇……

擒縱老道士　報復捉馬陵

徐建章和兩名莊丁要回莊覆命，出了柳泉，就別過馬陵先生師徒，回雲龍山莊而去。

現在只有馬陵先生和徐少華兩匹馬却沿着大路，繼續朝馬陵山進發。

他們因在柳泉躭擱了一回工夫，趕到車幅山，已是旁晚時光，馬陵先生在馬上含笑道：「看來咱們今晚也得在車幅山借宿了。」

徐少華只應了聲是，沒敢多說。兩匹馬緩緩在一片松林前面停住，這裏有一家酒店，是兩老夫婦開的，平日這時候早就不做生意了，今天因爲店堂裏還有一位客人，正在喝着酒，不好上牌門板，沒想到居然又有人來了！

這兩位客人就是馬陵先生和徐少華。師徒兩人在靠近路的一張板桌旁坐下，馬陵先生目光朝坐在裏首的那個酒客望了一眼。

那是一個身穿黑色道袍，頭堆道髻的獨目老道，看年齡當在六旬以上，踞坐上首一張板桌，面向着外面；但自己師徒進來之時，他連瞧也沒瞧上一眼，只是自顧自剝着花生，引壺獨酌，一副旁若無人的模樣！

馬陵先生雖然很少在江湖走動；但眼光還是相當銳利，只朝對方看了一眼，就已看出這獨目老道該是江湖上人，而且並非尋常之輩！

這時正好賣酒的田老爹倒了兩盅茶送上，含笑問道：「客官要些什麼嗎？」

馬陵先生道：「你給我們燙一壺花雕，切一盤鹵味，再下兩碗麵來就好。」

田老爹答應一聲，退了下去。

徐少華記得上次自己在這裏打尖，除了田老爹老夫婦兩人，還有一個布衣荊釵但生得像盛開花朵般的少婦，今天却不見她的蹤影。

不多一回，田老爹送上兩副杯筷，接着端來一盤鹵菜，和一壺花雕。徐少華接過酒壺，給師傅面前斟滿了一杯酒。

馬陵先生含笑道：「少華，天氣寒冷，你也喝上一盅，暖和暖和。」

徐少華道：「師傅喝好了，弟子喝上一盅，就會頭昏，還是不喝的好。」

馬陵先生喝了一口酒，舉筷挾起一塊鹵鷄，一面說道：「那你先吃些鹵菜。」

馬陵先生是徐少華的師叔又兼師父，平日對門人不苟言笑；但今天出門在外，就不像在家裏那樣嚴峻。

徐少華在師傅面前，還是十分拘謹，師父要他吃鹵菜，他挾了一塊鹵豬肝，慢慢的咀嚼着，吃相十分斯文。

好在沒多一回，田老爹已經端着兩碗熱氣騰騰的湯麵送上，徐少華就開始低着頭吃麵。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馬陵先生喝下一壺花雕，吃完麵，已經微有酒意，取出一錠碎銀，正待要田老爹算帳！

坐在上首的獨目老道在此時發出沙啞的笑聲，說道：「貧道爲了恭候大駕，已經在這裏一連喝了一壺酒，這筆酒帳，總該算在你們一起吧？」

馬陵先生進來之時，早已看出這獨目老道不是尋常之輩，此時聽他說出在等候自己的話來，不覺一怔，連忙站起身，拱拱手道：「道長酒資，在下自當一起會了，道長果然是一位高人，在下還未請教道號如何稱呼？」

「高人二字，在馬陵先生面前，貧道可不敢當。」

獨目老道站起身，續道：「貧道俗家姓苗，江湖朋友都叫貧道苗道人，這樣夠了吧？」

「原來是苗道長。」馬陵先生把一錠碎銀放到桌上，回頭朝田老爹道：「這位道長的酒資，和我們一起算，多的就不用找了。」

田老爹取過碎銀，連連稱謝。

馬陵先生這才回身朝苗道人抱抱拳道：「苗道長在此相候，必有見敎了？」

苗道人獨目閃動，陰惻惻一笑，說道：「見敎不敢，貧道是跟馬陵先生討敎來的。」

馬陵先生又是一怔，這話不是說衝着自己來的嗎？自己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也從未和人結過怨，他要在這裏等候自己，究竟有什麼過節呢？心念轉動，還沒開口。

苗道人已經呵呵一笑，朝他搖着手道：「馬陵先生幸勿誤會，貧道並不是衝着賢師徒而來的。」

馬陵先生聽得更覺奇怪，忍不住問道：「苗道長的意思……」

苗道人深沉一笑道：「貧道和你馬陵先生並無過節可言，只是素聞貴派『雲龍十八爪』，是武林中所有擒拏手法之冠，仰慕已久，此次雲遊江淮，難得遇上淮揚名宿馬陵先生，正好討敎幾手，馬陵先生不吝賜敎才好。」

馬陵先生是什麼人？對方明明打聽清楚自己行蹤，才在這裏等候着自己，自非偶然遇上的。那麼此人找上自己，必有目的，他的目的，自然不是僅僅爲了慕名想見識見識淮揚派的「雲龍十八爪」而已！

他目的究竟何在呢？

馬陵先生淡淡一笑道：「苗道長好說，武林各大門派儘多絕藝，敝派擒拿手法並無特別之處，怎敢說是武林擒拿手法之冠？道長幸勿輕信人言。」

苗道人獨目之中冷芒閃爍，臉色更顯得陰沉，口中咯咯笑道：「貧道既然說出來了，馬陵先生總得露上幾手給貧道瞧瞧吧？」

馬陵先生微微攏眉道：「苗道長這不是使人爲難嗎？我們之間毫無過節可言，而且在下已經說過，敝派幾手擒拏手法，並無特別之處，道長看了，也許會大感失望……」

苗道人陰笑道：「馬陵先生那是秘技自珍，不肯見敎了？不過貧道一向言出如山，馬陵先生縱然不肯賜敎，也非賜敎不可，除非……嘿嘿……」

他「除非」之下，就一陣嘿嘿陰笑，沒說出除非什麼來。

馬陵先生一生耿直，聽他口氣不善，心中不覺有氣，微哼道：「苗道長有什麼話，不妨說出來，不知除非什麼？」

苗道人冷森一笑道：「貧道只是想見識見識貴派的『雲龍十八爪』，並無惡意，馬陵先生竟然拒人於千里之外，如果貴派的『雲龍十八爪』，眞要是徒有虛名，見不得人的話，貧道也並不勉强，只要你聞天聲從此取消馬陵先生這個名號，貧道就讓你過去。」

徐少華聽得劍眉一剔，怒聲道：「我師傅只是忍讓爲先，並非怕你……」

馬陵先生聽苗道人說出「雲龍十八爪」徒有虛名，見不得人，又說要自己取消「馬陵先生」這四個字的名號，前者辱及淮揚派聲譽，後者辱沒自己，對方此話，雖是有意激將；但辱及本門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心頭不禁極爲怒惱，沉聲喝道：「少華，你不准多說。」

接着仰首發出一聲清朗長笑，目注苗道人，朗聲說道：「聞某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隱居馬陵山，朋儕遂戲以馬陵先生相呼，這馬陵先生四字，既不是聞某自己取的別號，聞某也從未以馬陵先生自許，取消與否，不是聞某之事，道長要聞某取消馬陵先生名字，無非是想對聞某激將而已，聞某一生從不好名，辱及聞某，聞某並不在乎……」

苗道人獨目烱烱，望着馬陵先生，似有不信之色，當面要他取消馬陵先生名號，他居然並不在乎？

只聽馬陵先生續道：「至於敝派『雲龍十八爪』，創自師祖，雖無特別之處，也從不敢以擒拿手法之冠自詡，但敝派創立迄今，已逾百年，道長這徒有虛名和見不得人，這兩句話，只要是淮揚派的人，誰都無法容忍，聞某不願得罪道長，是和道長毫無樑子可言，但道長出言辱及敝派，聞某豈能再忍讓下去？道長不是要和聞某切磋武功嗎？聞某不才，說不得只好奉陪了，道長要如何見敎，那就請劃下道好了。」

他這番話，說得鏗鏘有力，口氣軟中帶硬，極爲得體。

苗道人聽到這裏，不覺怪笑一聲，道：「貧道說過，只是爲了想見識見識貴派『雲龍十八爪』，並無惡意，馬陵先生不愧是淮揚名宿，豪情勝概，令人心折，貧道就領你幾招擒拿手法，咱們且到外面去

吧！」

馬陵先生抬手說了聲：「請」，率同徐少華，當先退出小酒店。

這小酒店面臨大路，此刻早已沒有車馬行人。

苗道人隨着馬陵先生師徒退出酒店，兩人相距數尺，對面站定。

馬陵先生因對方目的是爲了要領敎本門擒拿手法，可說對自己知之甚稔，但自己除了只知對方叫苗道人之外，就一無所知，兵法上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說法，自己豈非已落了下乘？

因此頗想先看看對方的招式路數，不願先行出手，站定之後，就示意徐少華退後數步，一面朝苗道人抱拳道：「苗道長請賜敎。」

苗道人陰笑一聲道：「貧道那就不客氣了。」

左足倏然跨進，直逼中堂，右手一圈疾發，五指如鈎，朝馬陵先生當胸就抓。

這一招當然是誘敵手法，否則出手第一招那有如此筆直抓來之理？但儘管如此，馬陵先生已可看出對方不但一身功力極爲深厚，而且也精擅擒拿手法，實是罕見的勁敵，當即身形一側，左手翻腕下壓，右手隨着朝對方左肩拿去，避招進招，手法迅疾無儔。

苗道人身形輕輕一轉，就轉到了馬陵先生背後，手爪如風，又朝後心抓來。

兩人進退盤旋，不過數步，避招進招，各出奇招，也各不相讓，瞬息工夫，業已交手了十幾個回合。

馬陵先生在這十招之中，發現對方出手，不論他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出手所取部位，幾乎記記不離前胸、後心、腰肋等處，心中不禁暗暗生疑，仔細觀察，更可發現苗道人使的雖是擒拿手法，但分別是從虎爪手變化而來，並非眞正的擒拿招術，暗自忖道：「此人要以擒拿手法和自己動手，莫非志在覷探本門手法不成？」

一念及此，手法身法突然加快，出手如風，展開一片反擊。

苗道人一身武功，確非等閑，你出手加快了，他雙爪掄飛，也相對的加快，雙方連拿帶打，拆解攻勢，兩條人影在夜色籠罩之下，不僅很難分辨他們的手勢，就是連人影也幾乎分不清了！

徐少華自然看得津津有味，師傅使的「雲龍十八式」，他本已學會，但在師傅的手中使出來，自然變化精微，有許多招式變化，平時幾乎連想都想不到。

苗道人使的雖以虎爪手爲主，但其中雜以擒拿手法，也變化繁複，記記不離胸背，也是他平日所想像不到的招式。

一時自然全神貫注，默默記憶，但時間稍久，他再把新近學會的一招「雲龍十九式」，加以揣摩，漸漸發現師傅和苗道人兩人的攻勢，都有缺點，這一缺點，就是出手雖快，其中卻多了一些花招，明明可以直截了當一把拿住對方的，卻偏偏在擒拿之前，不揚腕作勢，使是在翻起手指之時，先劃上一個弧形，看起來固然姿勢美妙，卻並不實用，以致坐失良機，被對方消解。

他有了這一發現，心中不禁大爲驚奇，再仔細一想，那是因爲自己用新學的一招擒拿手法來和兩人出手比較，所獲得的啓發。

如果自己出手．只要把新學的擒拿手法稍加變化，師傅使出來的「雲龍十八式」和苗道人使出來的虎爪手擒拿手法，幾乎每一招都可以把他們拿住。

心中不由得又驚又喜，暗忖道：「難道矮小老人家敎自己的一招手法，還勝過本門的『雲龍十八式』不成？」

就在此時，突聽苗道人敞笑一聲道：「馬陵先生請住手，貴派『雲龍十八式』原來也不過如此，貧道領敎了。」

倏地住手，縱身後躍，這話當然是說淮揚派徒有虛名，沒有什麼了不起。

馬陵先生聽他出言譏笑本門，心頭雖然怒惱；但自己使出全力，未能贏得人家一招半式，也是事實，他平日淡泊名利，原無爭强好勝之心，聞言淡淡一笑道：「道長高招，閻某佩服得很。」

徐少華究是年輕人，他已經看了半天，苗道人每一招手法，他只要使出「雲龍十九式」來，都能把對方拿住，自然忍耐不住，口中輕哼一聲道：「你少在我師傅面前賣狂，我就可以把你拿下來。」身形一晃而前，右手朝前一探，一把就扣住了苗道人的手腕，再一抬手，把苗道人一個人朝前摔了出去。

苗道人希裏糊塗，連看都沒看清楚，就被摔出去尋丈開外。他究竟是久經大敵之人，身不由己的被人摔了出去，但到了尋丈開外，力道已消卸了大半，雙足還沒落地，身形一挺，翻了一個觔斗，呼的一聲，又倒飛回來，落到徐少華的面前，目芒飛射，沉笑道：「名師出高徒，小施主果然要得！」

五指勾曲如同虎爪，掌根吐力，霍地朝徐少華當胸印來。

馬陵先生看得吃了一驚，沉喝道：「少華速退！」

那知他話聲未落，只見徐少華反手五指一攏，又扣住了苗道人當胸印來的右腕，再一抬手，苗道人一個人居然又呼的一聲，朝前摔了出去。

先前徐少華搶出去，一把扣住苗道人手腕，馬陵先生並沒看清楚，只當苗道人不曾提防，才爲徐少華所乘，這回他眼看苗道人以虎爪印向徐少華胸口，他在出聲之時，自然十分注意，那知徐少華一伸手就扣住苗道人脈腕，一抬手就把人摔了出去，依然沒看清楚徐少華是如何出手的？心中不禁大爲驚異！

知徒莫若師，徐少華是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徒兒有多少能耐，師傅自然最清楚也沒有了，以徐少華的武功，根本連苗道人一招都接不下來。

第一次，也許是苗道人驟不及防，但第二次苗道人應該有了準備，絕不可能會被徐少華擒住。以自己所學，連使十數招「雲龍十八式」，還無法拿得住他，才和他交手三十餘招，還分不出勝負來，如今苗道人居連兩次被徐少華扣住脈門，豈非奇迹？

苗道人兩次被他拿住，摔出，還是弄不清自己怎麼會被人拿住？又怎麼會被人摔出去的？

兩次，他所能感覺到的只是手腕一緊

，隨着有一股大力把他摔了出去，就是如此而已！

這股大力似有制住自己經脈的功能，不等它力道消失，你無法與之抗衡，所以必須摔出去到尋丈光景，你才有掙動的機會。

這是苗道人第二次淩空翻着觔斗，又飛了回來，落到徐少華的面出，獨目精光暴射，盯注着徐少華，怪笑一聲道：「小施主剛才使的是『雲龍十八爪』了？」

徐少華遠：「是又怎樣？」

苗道人回眼一掠馬陵先生，又是一聲怪笑，說道：「馬陵先生果然秘技自珍，不肯賜敎了。」

一面朝徐少華道：「咱們再試一招，你能再把貧道摔出去，貧道就服你了。」

徐少華微哂道：「這個何難之有？你準備了！」

苗道人道：「你只管使來好了。」

「只管使來」，表示他已經準備妥當，雙掌化爪，懸提胸前，獨目烱烱凝注着徐少華一霎不霎，自然要對徐少華的手法，看看清楚。

不僅苗道人如此，連身爲徐少華師傅的馬陵先生，也雙目凝注，緊盯着徐少華，他雖沒看清楚徐少華兩次出手的手法，但他可以斷言徐少華這一記擒拿手法，絕非本門的武功。

少華從小就跟自己學武，他這記怪異手法，是從那裏學來的呢？

徐少華朝苗道人微微一笑道：「事情一不過三，但道長既然說出來了，在下就讓你再見識一下！」

馬陵先生眼看徒兒從容說話，頗有二師兄的風度，心裏着實嘉許，因此也特別注意他如何出手？

徐少華話聲甫出，右手也隨着朝苗道人右手腕抓去，就是這麼簡單。

站在他對面的苗道人這回自然看清楚了，心裏還在暗暗冷笑：「好小子，這算什麼擒拿手法……」

右手一圈，五指勾曲，正待翻起，朝徐少華反扣過去！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突覺脈門一緊，全身力道再也用不出來！不，身不由己的隨着徐少華抬腕揚手，一個人又稀裏糊塗的騰空飛起，被摔出尋丈之外！

馬陵先生這回當然也看清楚了。他精研本門「雲龍十八式」，積數十年經驗，對擒拿手法自是極爲精湛，但這回也看傻了眼，這樣簡單的手法，竟能扣住苗道人脈門，毫無反抗的被直摔出去，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見之事！

但他畢竟不失爲擒拿手法的大行家，依稀之間，只覺徐少華這一記簡單的手法之中，似是含蘊了極爲精微莫測的變化，只是想不出如何變化？也說不出它的玄奧之處來。

苗道人在摔出尋丈光景，便已施展千斤墜，雙脚落到地上，獨目放光，口中發出一聲陰笑，稽首道：「小施主果然絕藝驚人，貧道甘拜下風！」

徐少華還並無所覺，馬陵先生忽然大喝一聲：「苗道長豈可暗箭傷人？」

揮手一掌朝徐少華身前斜劈過去。

苗道人大笑道：「貧道只是試試這位小施主的內力如何而已，貧道失陪了。」

雙足一頓，一道人影騰掠而起，疾如流矢，眨眼之間已在十數丈外，瞬即消失無踪。

馬陵先生一言不發，跨上馬背，循着大路馳去。

徐少華眼看師傅神色有異，不敢作聲，跟着上馬，只是默默的跟在師傅馬後行去。

兩匹馬馳了將近三里來路，徐少華忍不住問道：「師傅，我們不跟附近民家借宿嗎？」

馬陵先生冷然道：「前面有一座山神廟，咱們只要坐息一宵即可，何用去打擾民家？」

徐少華應了聲「是」。

約莫又走了半里多路，一座小山脚下，果然有一座小廟。

馬陵先生一馬當前，馳近廟門，首先一躍下馬，拴好馬匹，就推門而入。徐少華相繼下馬，把馬匹拴在一起，就跟着走入。

山神廟多數是沒有廟祝的，總共只有一進大殿，小天井中，草長沒膝，馬陵先生已在殿前石階上坐了下來，看到徐少華走入，就冷聲喝問道：「少華，你剛才扣拏苗道人的一招擒拿手法，是從那裏學來的？」

馬陵先生平日對門人雖然不假詞色，但也從無疾言厲色，今晚他因徐少華使的手法，不是本門招式，心頭自是十分氣惱，這句話，口氣就問得很重。

徐少華心裏一害怕，慌忙雙膝一屈，跪到地上，囁嚅的道：「弟子使的這一招，是一個矮小老人家敎給弟子的。」

馬陵先生道：「他是什麼人？」

徐少華道：「弟子不知道。」

馬陵先生沉哼一聲，又問道：「他一共敎了你幾手？」

徐少華道：「那位老人家只敎了弟子一招。」

馬陵先生奇怪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徐少華道：「就是爹生日前一天的晚上。」

二師兄生日前一天的晚上，馬陵先生心頭突然一動，不禁想起那晚大家喝酒之時，曾經發生過一件怪事，二師兄的兩個侍女琴兒、劍兒手中捧着的酒壺，接二連三的斟上幾杯就沒有酒，甚至連放在桌上的拼盆和一盤炒鱔背都會不翼而飛，而且還有人在二師兄耳邊說話，莫非敎少華一招擒拿手法的，就是這位高人不成？

因爲徐少華剛才使出來的這招手法，實在太奇妙了，絕非出於普通高手。

心念這一動，就頷首道：「你站起來，把經過說給師傅聽聽。」

徐少華站起身，只好把那晚自己從爹書房走出，聽到有人在牆頭「喂」了一聲，又朝自己招手，自己跟蹤追上山頂說起；矮小老頭如何傳自己一招手法，一字不漏的詳細說了一遍。

這一段話，馬陵先生愈聽愈覺驚奇，他現在證實這位矮小老人就是在二師兄暖壽宴上拿去拼盆和炒鱔背的那位高人。

第二、他（矮小老人）說的：「我老人和你們淮揚派一位掌門人是老朋友。」又說：「我看他練『雲龍十八爪』總嫌它有破綻，才創出一記擒拿手法……送給你們淮揚派，叫它『雲龍第十九式』，你們那個掌門人也同意了，可惜的是他在回家途中溘然長逝，沒把我老人家創的第十九式傳給他的兒子……」

他口中的本派掌門人，該是師傅無疑了。（徐少華的祖父）師祖（少華的曾祖）研創出「雲龍十八式」，傳給師傅，也只有師傅是從黃山回來，在返家途中急病死的。

這麼說，傳少華這招擒拿手法的矮小老人，會是師傅的朋友！

「哦……」馬陵先生幾乎驚叫出聲。

他在這一瞬間，突然想起一個人來。那是他年輕的時候聽師傅說過，他老人家曾和一位風塵異人結為忘年之交，那時師傅才不過三十出頭，而那位異人鬍子已經花白，少說也有六十幾歲，生性嗜酒，自稱黃山不醉翁，難道少華遇上的竟會是這位老人家？

徐少華眼看師傅聽完自己述說，只是口中「哦」了一聲，就沒有開口，好像陷入沉思之中，一時自然也不敢開口。

過了好一回，馬陵先生忽然點着頭道：「一定是這位老人家了！」

徐少華問道：「師傅認識他嗎？」

馬陵先生神色莊重的道：「你遇上的可能是你師祖的忘年之交，這位老人家，如論年齡，還高出你師祖甚多……」

徐少華驚奇的道：「師傅，你說他是祖父的朋友？」

「唔！」馬陵先生頷首，道：「這位老人家自稱黃山不醉翁，是師傅年輕時遊黃山遇上的，當時已經有六七十歲了，據說他嗜酒如命，滑稽突梯，遊戲風塵，和你所說，一模一樣，不是他老人家還會是誰？」

徐少華道：「師傅，弟子把這一式練給你老人家看看……」

「不！」馬陵先生立即手掌一豎，截着說道：「這位老人家既然要你連二師兄都不可告訴他，自然是只傳你一個人的，為師自然更不能看了，記着，你得蒙這位老人家垂青，傳你一招手法，這是天大的福緣，可遇而不可求，你要好好用功，把這招手法研練純熟，據為師看，這記手法雖然只有一招，但其中含蘊着很多精微變化，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盡悟，惟有勤加練習，慢慢的才會領會它的奧妙，不可等閒視之。」

徐少華應了聲「是」。

馬陵先生道：「時間不早了，你也坐下來，咱們就在這裏坐息一宵，等天亮了，就好上路。」

師徒兩人這就在石階上盤膝瞑坐，漸漸入定。

× × ×

馬陵先生一覺醒來，頭腦還有些發脹，但他立時感到不對！

他明明記得自己師徒兩人是在山神廟過夜，如今自己竟然躺臥在一張軟綿綿、香噴噴的錦褥上，繡帳流蘇，嵌貝鑲玉的紅木雕花大床之中！

自己怎會睡在如此豪華的床上？這是什麼地方呢？

他迅速翻身坐起，目光還未轉動，就已聽到一個嬌脆悅耳的女子聲音說道：「馬陵先生醒來了嗎？」

馬陵先生急忙舉目看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雙肩如削，一身薄羅輕紈，曲綫玲瓏隱約可見的女子，俏生生站在床前！

這女子有一雙彎彎的眉毛，靈活得擠得出水來的眼睛，挺直的鼻樑，紅菱般咀唇，和紅馥馥的粉臉，這時正笑靨如花，凝眸睇視着自己！

馬陵先生只目光一注，像這般活色生香的香艷鏡頭，他可不敢多看，趕緊移開，問道：「姑娘是什麼人？這又是什麼地方？」

那女子抿咀一笑，說道：「小女子叫柳飛絮，至於這裏是什麼地方，你見到主人，自會知道，小女子可不敢說。」

馬陵先生舉足跨下木床。

柳飛絮立即柳腰一彎，嬌聲道：「小女子給你穿靴。」

她這一彎腰，就有一股非蘭非麝的甜甜幽香，鑽進馬陵先生的鼻孔，直沁心肺，你就是不想聞，也不可能拒絕。

馬陵先生今年不過五十出頭，看去不過四十許人，一生從未娶妻，平日不苟言笑，是個以君子自命的人。

凡是這樣的人，都會謹守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教條，偏偏這時候竟會有此艷遇！

他說了一句：「不用，聞某自己會穿的。」

迅快的取過薄底軟靴，伸腳套入，站了起來。

柳飛絮嬌聲道：「小女子是奉命伺候先生來的，應該由小女子給你穿才是，怎好讓你自己穿呢？」

隨着嬌滴滴話聲，也直起腰來。

馬陵先生這一站起，就和柳飛絮對了面，雖欲勿看，也不可能躲得開。

這回馬陵先生是穿好靴才直起腰來的，目光正好由下而上，看到的便是她潔白光緻而修長的玉腿，然後是緋紅兜肚，和被包裹得鼓騰騰的胸脯，雖然只是目光一瞥，亦足以令人銷魂蝕骨。

馬陵先生別過臉去，一臉正經的道：「姑娘請出去，請妳貴主人來。」

柳飛絮一怔，幽幽的道：「馬陵先生可是嫌小女子醜陋，不堪侍奉君子嗎？」

馬陵先生沒有看她，只是仰着頭道：「不是，聞某用不着人伺候，所以請姑娘出去。」

柳飛絮道：「馬陵先生大概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了，小女子奉命而來，進來了，不到時間，是出不去的。」

馬陵先生奇道：「這是什麼所在？」

柳飛絮嫣然一笑道：「馬陵先生如果不相信　可以過去看看，房門是不是打得開？」

馬陵先生聽得更奇，暗道：「難道她進來之後，房門外面反鎖了不成？」舉步走近房門，伸手拉去。

這一拉，才發現這扇髹漆光亮的木門，竟然是一道厚重的鐵門。

馬陵先生不禁一呆，凜然道：「會是

鐵的！」

柳飛絮柔聲道：「你不妨再看看四周牆壁？」

馬陵先生沒有作聲，伸手朝附近一堵牆壁上摸了一把，漆着白色的粉牆，果然也是鐵壁！

這回他不再躲避，而作劉楨平視了，目光直注在柳飛絮的臉上，冷然問道：「柳姑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柳飛絮朝他嫣然一笑，說道：「小女子說出來了，只怕馬陵先生也不一定會相信……」

馬陵先生道：「妳不知道？」

柳飛絮點點頭道：「事實如此，小女子只是奉命來伺候你的，主人沒有交代，我怎麼會知道呢？」

馬陵先生道：「柳姑娘的主人到底是誰？」

「其實主人是誰，我也不知道。」柳飛絮怕他不信，接着又補充道：「我是奉師傅之命，到這裏來的。」

馬陵先生道：「那麼柳姑娘的令師又是誰呢？」

柳飛絮眨動水汪汪的美目，偏頭問道：「你一定要我說出來嗎？」

馬陵先生道：「如果令師沒有交代柳姑娘不准說，柳姑娘說出來又有何妨？」

柳飛絮嬌媚一笑道：「馬陵先生，你很會說話，就是因為師傅沒有交代我不准說，我才敢說出是師傅要我來的，不然，你追根究底的問下去，教我怎麼說呢？」

她和他相距不過數尺，說話之時，口脂微聞，芳澤暗度，煞是撩人！

馬陵先生不耐的道：「柳姑娘那就請說吧！」

柳飛絮輕嗯一聲，眼波一抬，說道：「我師傅……就是黑煞神苗飛虎……」

「黑煞神苗飛虎？」馬陵先生從未聽說過，自然不會和自己有什麼樑子。

但此人外號「黑煞神」，會不會就是用「黑沙掌」暗算徐少華的那人呢？尤其姓苗，不由使他想起堅要領教自己「雲龍十八式」的苗道人來。

這就問道：「令師是一位道長？」

柳飛絮喜道：「馬陵先生果然認識師傅，無怪師傅曾說：他和你並不陌生！」

馬陵先生哼道：「這麼說來，果然是令師出的花樣了，他把聞某刦持來此，究竟有何目的？」

柳飛絮道：「不，這不是師傅的主意，我聽師傅說，是這裏的主人要見你。」

說到這裏，不待馬陵先生開口，含笑道：「好了，馬陵先生且請寬坐，小女子給你沏茶去，順便要他們給你準備一些酒菜。」

說完，翩然朝右首靠壁的木櫥走去。

她這一轉身，薄紗如雲，纖腰豐臀，欵段多姿，悉呈眼底，只見她打開櫥門，一手拉開下首一隻抽屜，取出紙筆，很快的寫了幾個字，又把抽屜推上，才回過身來，淺淺一笑道：「我已經要外面的人替你去沏茶了，另外也要他們整治酒菜，大概再過一回，馬上就可以送來了。」

馬陵先生道：「妳既可以傳遞消息出去，就告訴他們，聞某要見此地主人，酒菜不用準備了。」

「唷，那怎麼成？」

柳飛絮嬌聲道：「這抽屜外面，只通廚房，廚房裏的下人，如何能和主人說話？再說，主人要什麼時候接見你，只怕連師傅也無法預料，酒菜已經去準備了，你已有三天沒進飲食了，自然要塡飽肚子再說。」

「什麼」？馬陵先生一怔，問道：「聞某已有三天沒進飲食？難道我昏睡了三天，今天剛醒過來嗎？」

柳飛絮道：「是啊！師傅把你送到這裏來，光是路上，就趕了兩天一晚。」

馬陵先生心中暗道：「趕了兩天一晚的路，這會是什麼地方了？」

心中想着，只聽木櫥中響起叮叮的鈴聲，柳飛絮嬌聲說道：「好了，是茶沏來了！」

她迅疾走近木櫥，拉開抽屜，端起一個茶盞，俏生生的走近几前，把茗碗放到几上，輕啟櫻唇，說道：「馬陵先生請用茶了。」

到了此時，馬陵先生也只好暫時忍耐，依言在一把紅木雕花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目光一抬，說道：「柳姑娘，妳也請坐下來。」

她如果站着，看來豈不更是誘惑？所以才要請她坐下。

柳飛絮嫣然笑道：「小女子是奉命伺候你來的，那有坐下來的道理？」

馬陵先生道：「妳只管坐下來，我想和妳談談。」

柳飛絮看他正襟危坐，連看都不敢多看自己一眼，她自然知道，他坐下來之後，目光如果平視，豈不正好看到自己小腹之上？她粉臉不禁微微一紅，低頭道：「小女子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告坐了。」

側着身子，和他隔了一張茶几坐下，才道：「不知馬陵先生又要問我什麼了？小女子知道的實在不多。」

馬陵先生道：「柳姑娘不知道的事，聞某問了，也是多此一問，某問出來的，自然是柳姑娘知道之事，只不知柳姑娘肯不肯說？」

「馬陵先生請用茶！」

柳飛絮眨着眼睛，淡淡一笑道：「小女子知道的，自然會說的了。」

「好！」馬陵先生隨手取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才道：「姑娘隨令師有多少年了？」

柳飛絮舉手理了一下披肩長髮，說道：「我從小是師傅扶養長大的，好像從七八歲就跟着師傅了。」

馬陵先生道：「令師外號黑煞星，那一定精擅『黑沙掌』一類功夫了？」

柳飛絮水樣眼波神光不禁一動，點着頭道：「是的。」

馬陵先生獲得證實，接着問道：「柳姑娘可知十天前令師以『黑沙掌』擊傷我徒兒的事嗎？」

這話單刀直入，問得柳飛絮張了張口，欲言又止，微微搖頭道：「我沒聽師傅提起過。」

馬陵先生是什麼人？她的神情那會看不出來？頷首說道：「姑娘不知道那就算了。」

口中雖說「算了」，但却接着問道：

「柳姑娘既然跟隨令師多年，平日是否聽令師說過，和什麼人有仇呢？」

柳飛絮道：「我不詳細，師傅不喜門下弟子問東問西，所以誰也不敢多問。」

馬陵先生道：「令師門下有好幾個徒弟嗎？」

柳飛絮道：「兩個，我還有一個小師妹……」

剛說到這裏，木橱中的鈴聲又响了！柳飛絮迅快站起身來，說道：「酒菜來了！」

她走近木橱，拉開抽屜，端出一把銀壺，和一盤盤的菜餚，用一個銀盤托着，走近中間一張小圓桌，一一放到桌上，然後放好杯筷，拉開一張椅子，嬌聲道：「馬陵先生請來這裏坐，小女子給你斟酒啦！」手捧銀壺，在杯中斟滿了酒。

馬陵先生確實感到肚子餓了，也就不再客氣，站起身走近小圓桌，在椅上坐下，柳飛絮手捧銀壺，就伺立在他左邊。

馬陵先生看她霧一般的輕紈中，裹着幾乎全裸的胴體，不覺攢攢眉道：「柳姑娘，我看妳應該是一個好女子，爲什麼要穿上一襲輕紗呢？」

「應該是一個好女子」，這幾個字鑽進柳飛絮的耳朵裏，比重重的摑她一掌還要厲害！

她從沒想到過自己是一個「好女子」，心頭不禁一酸，嬌軀忍不住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一雙擠得出水來的美目之中，也不由起了一層霧水！

不自覺的低下螓首去，幽幽的說道：「小女子是奉師傅之命，伺候你來的，你如果喜歡……小女子……就……就可以侍候你……」

馬陵先生作色道：「聞某不喜女色，令師傅要想用女色來誘惑聞某，那是他打錯算盤了。」

柳飛絮赧然道：「小女子早就看出馬陵先生是一位正人君子，只是師命難違，才……才……」

她說了兩個「才」字，竟然也說不下去。

馬陵先生忿然道：「柳姑娘是令師從小扶養長大的，名雖師徒，情同父女，他怎麼可以如此作賤妳呢？」

「作賤」這兩個字又像針一般刺痛了柳飛絮的心，兩行珠淚忍不住奪眶而出，沿着粉腮流了下來，她急忙別過身去，用衣袖輕輕抹了一把。

馬陵先生目光一注，訝異的道：「柳姑娘，妳哭了？」

柳飛絮嬌軀一顫，輕笑道：「沒有呀，小女子只是敬佩先生而已，哦，你請用酒了，菜快涼了呢！」

馬陵先生心中暗道：「看來此女心地善良，大概只是迫於師命罷了！」

一面舉起酒杯，喝了一口，又舉筷吃着菜餚，問道：「柳姑娘，此時是白天？還是黑夜？」

柳飛絮道：「這時候大概已快近初更了。」

馬陵先生道：「那妳該去休息了。」

柳飛絮螓首微搖，幽幽的道：「方才小女子不是說過嗎？我是奉命來侍候你的，不到時間是不能出去的。」

馬陵先生哦了一聲。

柳飛絮又道：「如果我這時候就要出去，那就是表示你對小女子的姿色並不欣賞，或者是小女子伺候不週，那麼小女子就會受到極嚴厲的處罰了。」

馬陵先生爲難的道：「哦，那……妳就留在這裏好了。」

柳飛絮喜形於色道：「馬陵先生……你……」

馬陵先生正容道：「聞某讓妳留下來，只是免妳受到處罰而已，我並不需要妳侍候。」

柳飛絮粉臉微酡，感激的道：「小女子知道你是一位君子，但……」

她忽然捧起酒壺，給馬陵先生杯中斟酒，斟酒，兩人身子當然會靠近些，她一面壓低聲音說道：「先生目前處境，你大概也可以想得到一點，小女子不便多說，只有一句話，希望先生記着，那就是逆來順受。」

馬陵先生一怔，口中唔了一聲，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柳飛絮又道：「主人幾時接見先生，還不知道，小女子認爲先生應該吃飽睡足，打起精神，才能應付。」

馬陵先生喝了幾杯，就停下筷來，說道：「酒已差不多了，有沒有飯？」

柳飛絮道：「這時候只是給你準備的宵夜，只有點心，大概不會準備飯的，我去看看。」

她轉過身走近木橱，拉開抽屜，捧出一個熱氣騰騰的蒸籠，端了過來，說道：「只有點心，先生不知夠不夠呢？」

掀開蒸籠，裏面是一籠蒸餃。

馬陵先生道：「夠了。」

他把一籠蒸餃吃了。

柳飛絮收拾起蒸籠，杯盤，送回抽屜，又沏了一盞茶送上。

馬陵先生道：「謝謝妳。」

柳飛絮道：「時間不早，先生喝完茶，該可以休息了。」

馬陵先生問道：「妳呢？」

柳飛絮說道：「先生是正人君子，小女子衷心不勝敬佩，我隨便坐息一回就好了。」

說到這裏，又壓低聲音說道：「只是小女子有個不情之請……」

馬陵先生道：「妳說。」

柳飛絮低低的道：「明日一早，小女子出去，就說先生對小女子的侍奉極爲滿意，繼續要小女子侍候你，這樣小女子就可以再來伺候你了。」

馬陵先生爲難的道：「這……」

他是個君子，當然不願意承認根本沒有做的事，如果答應了，豈不有沾他的清名？

柳飛絮俯首道：「小女子知道這樣說會有損先生清名，但如果小女子不這樣說的話，他們就會另外換一個人來伺候你，一定要你滿意爲止，如果先生依然和今晚一樣，無動於中，他們會不擇手段，非讓你就範不可……」

馬陵先生哼道：「如何不擇手段？」

柳飛絮道：「手段當然不止一種，譬如在先生酒菜中暗下催情藥物，使你不知不覺墮入他們彀中。」

馬陵先生怒聲道：「他們竟然如此卑鄙！」

柳飛絮失色道：「你說話小心一點！」接着又道：「小女子說的乃是實情，小女子無力能夠報答先生高誼，只有稍盡小女子的一點心意，把知道的透露給先生罷了。」

馬陵先生遲疑了一下，終於點頭道：「好吧，就照妳方才說的去說吧！」

柳飛絮欣然的道：「謝謝你。」

馬陵先生道：「既蒙姑娘坦誠見告，聞某還想問妳一句話。」

柳飛絮道：「先生只管請說，小女子知無不言，只怕小女子知道的不多，那就無法奉告了。」

馬陵先生問道：「小徒少華，是不是也被你們刧持來了？」

柳飛絮吁了口氣道：「幸虧你問的，小女子還知道一二，我是聽師傅說的，主人邀請的只是先生一人，令徒自然沒請來了。」

馬陵先生放心了，頷首道：「如此就好。」

× × ×

日上三竿，徐少華是被刺眼陽光刺激醒的。

他發現自己竟然躺臥在石階上，自己昨晚明明坐着的人，怎麼會躺下來睡的？要是給師傅看到了，就非挨罵不可！

他趕緊翻身坐起，揉揉了眼睛，覺得昨晚似乎沒有睡好，此刻頭腦還是昏脹欲裂。

噫，師傅呢？徐少華知道師傅一向起身得很早，抬頭看看天色，已是辰巳之交，心中暗暗吃了一驚，該死，自己怎麼睡得這樣熟法？急忙走出山門，到溪邊掬水洗了把臉，回到廟門口，就站停下來，看着兩匹牲口悠閒的在草地上啃着青草，不禁暗自嘀咕：「師傅會到那裏去了呢？」

站了一回，依然沒見師傅回來，重又回入山門，在石階上坐了下來，時間慢慢的溜走，現在已是晌午時光了，師傅還是一點影子也沒有！

徐少華心中暗暗奇怪，忖道：「師傅平時爲人謹愼，如果有事，不可能不告訴自己的，何況馬匹還留在這裏，顯然不會走遠，那麼去了一個上午，怎麼還不回來呢？」

他開始有些坐立不安，而且肚子也越來越餓了，站起身，走出廟外，四處眺望，也望不到師傅的影子。

眼看午牌已過，徐少華有些耐不住，俯身從地上撿起一塊瓦片，在石階上寫了：「弟子到附近村落買些吃的，馬上就回來。」急匆匆奔行而去。

回來的時候，手中拿着一個大紙包，裏面有饅頭，鹵味，準備和師傅一起吃的，跨進山門，目光掄動，師傅依然沒有回來，他只好一個人坐在石階上吃了。

把剩餘的包起來，然後又去溪邊用手掬水，喝了兩口，再回到山神廟，在石階上坐了下來。

這一等，直等到天黑，始終不見師傅回來，心頭更是焦灼不止，但師傅沒有回來，自己自然不能離開，總得在這裏等候才是。

一晚過去，現在天色已經黎明，還是不見師傅回來。

徐少華心頭忽然起了一絲不安的憂慮：「師傅會不會出事呢？以師傅的爲人，不可能不告訴自己就走了。而且師傅連馬匹都沒有騎走，可見事出倉猝，不但來不及通知自己，也來不及騎馬，由此推測，師傅至今未回，一定是出了事了，自己該怎麼辦呢？」

現在他不得不作決定，暗道：「對，自己必須儘快趕回家去，稟報爹才是。」

想到這裏，立即奔出山門，解開馬韁，翻身上馬，牽着另一匹馬，一同上路。

他昨天一整天都在心神不定的盼望着師傅，並未注意及自己，這回坐在馬背上馳行，忽然覺得寒風吹來，身上有些寒颼颼的感覺！

這種感覺，並不是說自己怕冷，而是少穿了一件衣服似的！

心中感到奇怪，忍不住伸手朝懷中摸去。這一摸，不由使得徐少華猛地一驚，爹要自己貼身穿在內衣裏面的金縷衣，竟然不翼而飛！

貼身穿在內衣裏面的金縷衣，怎麼會不見了呢？

不見了，自然是被賊人偷去無疑，但穿在身上的衣服被人偷走，自己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的呢？

師傅大概就是追蹤賊人去的了。

他發現金縷衣失竊，心頭更是惶急，不住的策馬疾馳，朝雲龍山趕去。

雲龍山漸漸接近，天色也漸漸昏暗下來！

此刻該是上燈分了；但雲龍山莊偌大一片莊院，看不見一點燈火，遠望過去，只是黑壓壓的一片！

徐少華騎在馬上，心中不禁暗自納罕：「今晚莊裏怎麼會都不點燈的呢？」

「不點燈火，只有一個可能，莫非是來了強敵？」

這種想法，平常人是不會有的，徐少華出身武林世家，他縱然沒有江湖經驗，但聽也聽得多了。

一念及此，手中韁繩一領，雙腿一夾馬腹，催馬急馳，後面跟着的一匹馬，也隨同加快奔馳！

青石板鋪成的大路，登時响起一陣雜沓而緊密的蹄聲。

這一陣急驟的蹄聲，莊裏的人應該聽到了，但徐少華馳近莊院前面，柵門敞開着，依然不見有人迎出來。

這和平常的情形有異，徐少華已是感到不對，他縱馬馳進柵門，瞥見柵門兩邊地上，依稀躺臥着人影，心頭驀然一動，也不勒住馬韁，身形一側，左手在馬鞍上一按，便自騰身躍起，一個柵斗凌空倒翻出去，落到柵門左首。

凝目看去，只見躺臥地上的人正是兩個身穿青衣勁裝的雲龍山莊莊丁，口鼻流血，業已死去多時，顯然是傷在內家重手法之下。

急忙向右掠去，柵門右首也有兩名莊丁同樣是被內家重手法重斃的。

徐少華自然知道看守柵門，正好是四個人一班，心中暗道：「看來果然來了強敵！」

（未完・三）

虬龍倚馬錄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恨帝有併吞神通教的企圖，爲了中原武林大局着想，岳小玉等人決定要阻止恨帝併吞神通教，首先就得解救萬層樓的危難，而提龍王府中的西府已乘時而起，西府的主腦正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葉大娘在神通教中已掌握一切，把神通教弄得天翻地覆，而萬教主和萬大小姐却察覺不出來……萬教主在大悲谷中，身旁雖有萬大小姐和一批忠心耿耿的手下，但恨帝若要强攻，情況也很危急，小公主急於要去救援，但岳小玉却很爲難，因爲岳小玉的師傅公孫我劍被擄，恨帝正威脅岳小玉去殺萬教主……

丐帮主獻策

岳小玉道：「但要找恨帝的女兒，非要諸葛大叔帮忙帮忙不可。」

諸葛酒尊道：「我也不知道白木頭一塊巾在什麼地方，甚至連見也沒見過。」

岳小玉道：「但小子知道，諸葛大叔一定有辦法的。」

找太乙眞人

諸葛酒尊目光一閃，道：「你當然也知道，太乙眞人已南下江南來了？」

岳小玉抿嘴一笑，道：「太乙眞人是玄門第一高手，據說連武當派掌教遇見了他，也得叫他一聲師叔爺。」

諸葛酒尊說道：「那些牛鼻子的輩份禮節，老叫化既不淸楚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太乙眞人這個老牛鼻子，不但武功高，輩份高，連眼睛也長得比別人高出好幾尺。」

岳小玉道：「這也難怪，他畢竟是玄門第一高手，一般凡夫俗子，這位老道爺又怎會放在眼內？」

歐如神却笑了笑，道：「但據歐某所知，當今武林，最少有兩個凡夫俗子，是太乙眞人萬萬不敢小覷的。」

鐵老鼠道：「這兩人是誰？」

歐如神道：「第一人姓葉，外號『菊痴』，葉上開葉大俠是也。」

鐵老鼠道：「葉大俠乃武林奇葩，識英雄者重英雄，太乙眞人看得起他，實在不足爲奇。」

歐如神道：「除了葉上開之外，太乙眞人最賞識的凡夫俗子，就是咱們眼前這位『江南丐中丐』諸葛酒尊了！」

「言重！言重！」諸葛酒尊拱手彎腰，乾咳連聲，道：「這只是人結人緣，若眞的論斤秤兩，老叫化子在江湖上最少排名在九百名之後……」

「這可不行！」歐如神大搖其頭，道：「甚麼排名九百之後，你肯承認俺也不肯。」

岳小玉笑道：「對了，歐前輩跟諸葛大叔原本就是齊名於江湖的，要漲高一塊兒漲高，要低貶也是雙雙對對一起低貶，誰也擺脫不了誰。」

歐如神道：「還是說回正事，」他一面說，一面目光牢牢地盯着諸葛酒尊的臉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做法是決不會錯的，不過，驟然看來，似乎對恨帝的女兒並不公平，但恨帝之所爲，對天下蒼生許多無辜者又豈曾公平到那裏去？」

諸葛酒尊道：「這個老叫化老而不，也是十分同意的，倒不知道歐兄想我怎樣了？」

歐如神道：「從太乙眞人方面下點功夫，把白木頭一塊巾找出來。」

諸葛酒尊道：「這件事，也許易如反掌，但也許難比登天。」

歐如神道：「事在人爲耳。」

諸葛酒尊緩緩說道：「就只怕天命不可違，說來說去，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歐如神沒話說了，他號稱「江北仙上仙」，對掌相命理、天文星宿之道，道行極深，自然比誰都更明白，什麼叫「天機」，「天命」，「天意」。

天機不可洩漏，天命不可違抗，天意不可逆料……

以是，人生在世，到頭來還是難免大叫一聲：「天哪——」

× × ×

小公主不再執拗了。

她已諒解了岳小玉，完全明白了他的一切苦衷。

她甚至還接受了岳小玉的見解。

岳小玉對神通教的看法是：「恨帝雖遣派部屬圍困大悲谷，却極可能只是虛張聲勢，眞正致命一擊，乃在於借刀殺人的一着棋子。」

而這一着棋子的名字，就是岳小玉！

「公孫我劍身在險境，岳小玉豈敢耍什麼花樣？」這就是恨帝的想法。

但恨帝對岳小玉的瞭解，却還是太膚淺了。

他只知道岳小玉很講義氣，對師父極其孝順，却不知道除此之外，岳小玉還是一個眞眞正正的賭徒。

賭徒有很多種。有些人自以爲是個賭徒，而且幾乎每天都在賭桌上磨菇着，但這些賭徒，說不定一輩子也沒有眞眞正正地大賭過一次。

但有些賭徒，並不一定經常賭，但一賭就不得了，無論賭注有多大，形勢有多凶險，也無論是贏是輸，也決不會眉頭一皺。

這才是眞眞正正的賭徒。

岳小玉就是這種賭徒，當賭局要來的時候，再大的賭注，再凶險的形勢，也嚇不倒他。

這一次，他可說是非賭不可了。

恨帝逼他去殺萬層樓，他不能不答應，但却不一定非殺萬層樓不可。

或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以岳小玉的脾性，又怎肯出乎爾反乎爾？

但岳小玉却也有他另外的一套。

他認爲，這是「城下之盟」，根本就不是自己心甘情願的，只是碍於形勢，不得不暫時敷衍着恨帝而已。

這一套想法，雖然有點跡近乎無賴，但就算是最嚴正的人，只要仔細想一想，也不能說岳小玉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最少，諸葛酒尊、郭冷魂、歐如神、鐵老鼠甚至小公主，都已完全同意岳小玉這樣做。

現在，解決事情的責任，首先就落在諸葛酒尊的身上。

他必須從太乙眞人那裏下手。

所以，到了第二天大清早，諸葛酒尊就獨自走了，他身邊什麼人也沒有帶。

到了黃昏，他才慢吞吞的踱步回來，鐵老鼠很是緊張，立刻問：「怎樣了？」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太乙眞人病了。」

「什麼？病了？」鐵老鼠大爲詫異，「太乙眞人也會害病嗎？」

諸葛酒尊道：「眞人也是人，就算他將來可以得道成仙，現在還是可以病，也可以死的。」

郭冷魂冷冷一笑，道：「諸葛帮主，你相信眞人眞的害病嗎？」

諸葛酒尊苦笑一下，道：「相信又怎樣？不相信却又如何？」

郭冷魂道：「太乙眞人乃世外高人，一身內力修爲早達登峯造極境界，倘若他有什麼不妥，決不會千里迢迢，從長白山來到這裏。」

諸葛酒尊皺了皺眉，道：「但他不肯見我這個老叫化子，那又有什麼辦法？」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你不是跟太乙眞人很談得來的嗎？怎麼這一次他連見你一面也不肯？」

諸葛酒尊苦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諸葛大叔，你明天再去一趟試試。」

諸葛酒尊道：「只怕今天見不着，明天也是見不着的。」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明天可否帶我一起去？」

諸葛酒尊想了想，點頭道：「這樣也好，反正都是碰碰運氣而已。」

翌日清晨，諸葛酒尊果然帶着岳小玉，前往謁見太乙眞人。

太乙眞人南下江南以來，一直都在金丹別院裏，過着悠閒的日子。

金丹別院的主人姓陸，名道如，自幼信奉道教，也練就了兩三套玄門武功及劍法，雖然在江湖上沒有什麼名氣，但在這方圓百里之內，却也沒有什麼人敢到這金丹別院惹是生非。

陸道如的師父是曾道人，而曾道人的師伯，正就是長白山清壑觀主太乙眞人。

所以，這金丹別院，就成爲了太乙眞人這次南下江南歇脚住宿之所。

陸道如祖上三代都是官宦之家，到了他這一代，却無心仕途，正是不求功名，也不求利祿，只是不斷參研玄門道學，武功、劍法，倒也悠然自得，日子過得相當寫意。

這一天，金丹別院的老門房陸祥剛打掃好門庭石階，諸葛酒尊就帶着一個神氣活現的年青人登門。

陸祥是認得諸葛酒尊的，而且也知道這個老叫化就是丐帮帮主。

「帮主，早！」

「陸伯，早！」諸葛酒尊很客氣地說：「今天又來煩擾陸老爺了。」

陸祥道：「老爺子正在後花園裏練劍，老奴現在就去傳報。」

諸葛酒尊道：「陸伯，陸老爺既在練劍，那就不要驚動他老人家了，說句實話，老叫化子今天登門，仍然和昨天一樣，是想見一見眞人。」

「眞人？」陸祥「噢」的一聲，道：「這就來得不巧了。」

諸葛酒尊一凜，道：「怎麼？莫非眞人已離開別院了？」

陸祥點點頭，道：「正是，眞人是在五更時份走的。」

諸葛酒尊忙道：「可知眞人往何處去了？」

陸祥道：「斷腸峽。」

「斷腸峽？」諸葛酒尊一怔，道：「眞人爲什麼要到那個地方？」

岳小玉也是一怔，忍不住插口問：「斷腸峽是何所在？」

諸葛酒尊說道：「斷腸峽是個極之荒蕪之地，那裏寸草不生，連石頭都是黑色的。」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這是一個十分肅殺之地。」

「不錯，」諸葛酒尊頷首道：「斷腸峽確是一個充滿殺氣的地方，不少武林高手，都在這罕無人跡的荒峽裏決戰，以致送掉了性命。」

岳小玉道：「太乙眞人一早就前往斷腸峽，莫非也是約了別人決一死戰？」說到後面一句話，目光灼灼地瞧着陸祥。

陸祥却搖了搖頭，說道：「眞人此次前往斷腸峽，所爲何事，老奴實在毫不知情。」

諸葛酒尊略爲沉吟，道：「從此處前往斷腸峽，路程有多遠？」

陸祥道：「向西北走大約百來里左右，但中間有一座大山，地勢險峻，很不好走。」

諸葛酒尊立刻向陸祥道謝，然後就帶着岳小玉向西北急馳。

兩人的輕功都極上乘，但人畢竟是人，並非四蹄翻飛的健馬，而百餘里路程說遠不遠，說近也不算近，倘若急於全程急趕，必有後勁不繼之虞。

所以，諸葛酒尊只是急馳了五里路程左右，便把脚步放慢下來。

他放慢，岳小玉自然也隨着放慢，但就在兩人脚程相繼放緩之際，背後却有人直追上來。

「等一等！等一等！」從後面直追上來的人，相貌奇特，衣寬袖闊，手裏捧着一隻巨大的算盤。

這算盤不但巨大，而且還是密底的。

「是常老大！」岳小玉一看之下，登時怪叫起來。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江東五傑」之首，人稱「密底算盤」的老大常掛珠！

× × ×

常掛珠是個奇人，怪人，希奇古怪得不可思議的「聰明渾人」。

渾人本來是笨人，常掛珠這位江東老大，他的模樣看來的確很笨。

但這麼一個「渾人」，却也有他聰明的一面，有時候，敵人以爲他其笨無比，結果就會冷不防給他一記反擊，擊至體無完膚，嗚呼哀哉去也。

常掛珠看來絕不是「正氣凜然」的那一類人物，但也有他的法則，也有他的規矩。

他在江湖上已混了二十餘年，有人說他只混出了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帳」！

混帳！

許多武林中人都說：「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此混帳的人物。」

但別人怎樣批評，常掛珠是一點也不在乎的。

他最重視的是朋友。

沒有朋友，就和沒有手脚一樣，活着也是等於白活一場而已。

× × ×

岳小玉在五六年前，就已經是常掛珠的朋友。

這個朋友，年紀雖小，本領却不小，這並不是指他的武功，而是指他的胆氣和機智，都比許多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有過之而無不及。

「小岳子！」常掛珠一看見岳小玉，立刻就高興得差點要掉下眼淚來。

岳小玉也是十分高興，但在高興之餘，却又不免感到奇怪。

「老大，你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唉，一言難盡。」

「什麼意思？」

「背後有人。」

岳小玉一怔：「什麼人？」

常掛珠道：「三個書獃子。」

「書獃子？」岳小玉又是一怔。

他耳力聽敏，就算常掛珠不說，也已

聽出後面的確有三個人正在緊緊跟隨着而來。

由這三個人的步履聲音聽來，他們的輕功都是不相上下的，既不怎樣高明，却也不算得太過劣極。

但無論怎樣，只要是懂得輕功的人，就決不會是只懂得搖頭晃腦唸其「之乎者也」的書獃子。

岳小玉大是奇怪，便問常掛珠：「他們是甚麼人？」

常掛珠道：「阿甲、阿乙、阿丙！」

岳小玉不禁有點生氣，道：「這根本就不是名字。」

常掛珠道：「俺知道，你也可以稱爲阿甲，我可以稱爲阿乙，而諸葛帮主也可以稱爲阿丙。」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麼說，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了？」

常掛珠道：「除了阿甲、阿乙、阿丙這六個字之外，俺對這三個書獃子的一切，都是不怎麼清楚的。」

岳小玉道：「既不清楚，爲什麼一直讓這三人跟着？」

常掛珠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反正他們又不會煩擾着俺。」

岳小玉奇怪地望着他，半晌才道：「老大，你從前可沒有這樣好的忍耐力。」

常掛珠道：「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豈可混爲一談。」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說得很漂亮，很瀟洒，但小岳子知道，其中必定還有別的原因。」

常掛珠聳了聳肩，笑道：「一別五年，你高大了不少，人也聰明了不少。」

岳小玉道：「你呢？」

常掛珠道：「俺？嘿嘿，俺是越來越老，也越來越笨了。」

岳小玉道：「何不請那三位朋友出來相見？」

常掛珠搖搖頭，道：「不必了，他們都很害羞，不想見人。」

岳小玉道：「這豈不是有點詭詭祟祟嗎？」

常掛珠笑道：「不是有點詭詭祟祟，而是大大的詭詭祟祟。」

岳小玉道：「你怎能忍耐得住的？」

常掛珠道：「皆因一個人的說話，使俺無法不貼貼服服，任由這三個書獃子一直追隨在背後。」

岳小玉道：「那人是誰？居然有那麼大的力量，隨隨便便說幾句，你這位江東老大便得乖乖的言計聽從？」

常掛珠嘿嘿一笑，道：「這人的名字，不說猶可，一說出來，就連你也不得不聽命，遵命、從命！」

岳小玉道：「可不是『江東老娘』呂足金呂大姊罷？」

「呸，呂足金算什麼！」常掛珠「哼」一聲，道：「這婆娘的瘋言瘋語，除了白老三之外，還有誰會愛聽？」

他擦了擦鼻子，又接着說：「那人是布公子！」

「布公子！」岳小玉立刻肅然起敬起來，道：「原來這樣，那就怪不得了。」

常掛珠道：「別說布公子派三個書獃子跟着俺，就算是派三十萬大軍從後面跟着走，俺也是萬萬不敢擺脫的。」

岳小玉沉吟半晌，說道：「布公子才智過人，他派這三個人跟着老大，必有用意。」

常掛珠道：「用意自然是有的，但俺却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岳小玉道：「一時弄不清楚，不足爲奇，將來一定可以水落石出的。」

常掛珠道：「但布公子却也給了俺一個命令。」

岳小玉道：「什麼命令？」

常掛珠說道：「他要俺密切注意一個人。」

岳小玉道：「注意誰？」

常掛珠道：「從長白山南下江南的清壑觀主太乙眞人。」

岳小玉「噢」了一聲，道：「原來你也是爲了太乙眞人而來的。」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這差事不怎麼好幹，須知太乙眞人乃天下間所有牛鼻子之中，最難對付也最難伺候的一個。」

岳小玉問道：「你已對付過太乙眞人了？」

常掛珠搖搖頭，道：「沒有。」

岳小玉說道：「你也伺候過太乙眞人了？」

常掛珠道：「也沒有。」

岳小玉道：「既沒有對付過太乙眞人，也沒有伺候過太乙眞人，又怎知道太乙眞人既難對付，又難伺候？」

常掛珠嘻嘻一笑，道：「是陸老爺子說的。」

「陸道如？」

「正是。」常掛珠道：「陸道如是俺的遠房親戚，俺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咱們兩個人都還穿着開襠褲。」

岳小玉笑了笑，道：「誰的褲襠開得大一些？」

常掛珠道：「一般大小，但每次比賽射尿，總是俺大獲全勝。」說到這裏，居然臉上掛着得意洋洋的神情。

岳小玉道：「原來如此，難怪布公子派你來到這裏了。」

常掛珠道：「這差事說艱難不算艱難，說自在也不算自在。」

岳小玉道：「那三個書獃子，你認爲討厭不討厭？」

常掛珠道：「先別說書獃子，倘若跟着自己的只是三塊木頭，你覺得怎樣？」

岳小玉想了想，道：「木頭既不討厭，但也不見得可愛。」

「對了，這三個書獃子就是三塊木頭，甚至比木頭還更像木頭。」

「但木頭是不會走路的，更加不會懂得使用『八步趕蟬』的輕功。」

「什麼『八步趕蟬』？照俺看，說是八步趕鴨還差不多。」

諸葛酒尊立時搖頭，盯着常掛珠道：「眞人不露相，常老弟切莫把這三位兄台小覷了。」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說句眞話，他們既是布公子遣來的，自必有一番了不起的本領，只是三人皆如樹木，毫無趣味可言，俺一看見，就覺得大大的不是味道了。」

岳小玉又問道：「這三人會跟着你多

久？」

常掛珠道：「三兩天不定，三幾十年也是他媽的不足爲奇。」

岳小玉心道：「你又不是西施再生，玉環再世，誰有這份閒情逸緻跟着你幾十年？」

諸葛酒尊沉吟半晌，道：「既是布公子派來的人，不管三人本事高低，總是自己的兄弟，這就一塊兒上路好了。」

常掛珠鞠躬一笑，道：「如此多謝諸葛帮主啦。」

岳小玉心中好奇，很想瞧瞧那三個「書獃子」到底是怎樣的，但那三人始終只是遠遠跟隨着，並未露臉。

岳小玉忖道：「總有一天，老子會知道這三個呆頭鵝是什麼料子。」

想及至此，也就不再着急，反正三人仍然緊緊跟着也不怕他們會飛上天邊去。

× × ×

斷腸峽果然是個十分荒蕪，氣氛更是異常肅殺的地方。

此處是峽谷之地，地勢自是狹狹長長，岳小玉等人還沒有進入峽內，就已看見一個灰袍道人站在路上。

這灰袍道人大概五十五六歲年紀，只見他手執三尺青鋒，口中唸唸有辭，面上的神情肅穆之極。

常掛珠瞧了一會，不禁眉頭一皺道：「這牛鼻子在攪甚麼花樣？是不是在使妖法？」

諸葛酒尊連忙叱喝道：「別胡說，這位是太乙眞人座下十大弟子之一，法號見心。」

岳小玉道：「原來是見心道長。」

常掛珠道：「既有見心，想必有見肺、見胃、以至見腸道長罷？」

諸葛酒尊面色一沉，道：「常老大，你還是少開尊口爲妙。」

常掛珠訕訕地一笑，只好暫時閉嘴不語。

這時候，岳小玉已走了上前，向那道人一揖爲禮，朗聲道：「晚輩岳小玉特來參見眞人，請問這位可是見心道長麼？」

那道人合掌道：「貧道正是見心。」

岳小玉道：「晚輩想進入峽內，拜見眞人。」

見心道長道：「不可。」

岳小玉道：「何以不可？」

見心道長道：「眞人正與另一高手印證武功，以是暫且無法通融。」

岳小玉道：「另一高手？當世之上，又還有甚麼奇人異士，在眞人面前還可稱得上高手二字？」

見心道長說道：「江湖浩瀚，能人異士，不可勝數，雖則眞人的功力修爲極深，但始終並非天下無敵，又怎會沒有對手了？」

岳小玉道：「晚輩愚昧，多謝道長點化。」

「不敢！」見心道長輕輕揮手道：「諸位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岳小玉奇道：「何以要速離此地？」

見心道長道：「皆因此地久留無益，以是不如歸去。」

「歸去？歸去那裏？」岳小玉哈哈一笑，這一笑居然也頗有點蒼涼的意味，「晚輩流浪江湖，正是朝在東海之崖，晚在西邊之大漠，又有甚麼地方可以歸來歸去了？」

見心道長不由面上動容，連忙合掌道：「如此請恕貧道失言。」

常掛珠搖搖頭，道：「失言的不是道長，而是岳小玉。」

見心道長一楞，目光凝視着常掛珠，道：「施主何出此言？」

常掛珠道：「朝在東海之崖，到了晚間怎麼說也跑不到西域的大沙漠去，除非他有孫悟空的本領打一個觔斗就可以跳到十萬八千里之外。」

見心道長眉頭一皺，却也不去反駁，祇是乾咳一下，仍然道：「諸位還是離開此地好了。」

岳小玉正待說話，忽然聽見背後傳來一陣輕微腳步聲。

這腳步聲岳小玉已聽了大半天，知道是那三個「書獃子」同時來了，不由猛然回頭。

只見三個儒士，一穿青袍，一穿紫袍，另一個則穿杏色長衫，分從三個不同方位，直向見心道長一湧而上。

岳小玉心中一怔，暗道：「這三個書獃子怎麼忽然出手了？」

倘若這三個儒士跟布狂風沒有關係，岳小玉此刻可能會出手，助見心道長一臂之力，把這三人抵擋住。

但這三個儒士既是布公子派來的，那麼就算他們把見心道長倒吊在樹上，岳小玉也只會袖手旁觀，決不「多管閒事」。

不但岳小玉這樣想，諸葛酒尊這位丐帮帮主的想法也是一樣。

常掛珠就更不用提了，雖然他心腸不壞，但許多時候，他却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也可以分爲幾種。

居心最壞的，就是希望天下大亂，從而混水摸魚的野心惡魔。

恨帝就是這種人。

另一種人，雖則唯恐天下不亂，但實際上却沒有什麼壞的居心，只是有着一種搗蛋的傾向，常掛珠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其實，岳小玉也是這樣的，但他爲人遠比常掛珠聰明，所做的事雖則頑皮搗蛋，但却還是「正經」得多的。

見心道長雖然在武林中輩份極高，一身玄門武功也練得極具火候，但他遇上了岳小玉這種人，倒霉碰壁撞釘實在不是什麼奇事。

但這一次出手對付見心道長的，却不是岳小玉，而是那三個「書獃子」。

岳小玉早已知道，這三個「書獃子」，其實也是武林中人，而且武功決不會差到什麼地方去，否則，布公子也不會給予三人委以重任。

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認爲布狂風派這三個儒士跟着常掛珠那樣的人，決不會有什麼重大的任務。

但岳小玉的想法却並不如此。

他認爲：常掛珠雖然爲人荒誕不經，甚至可能眞的是個「渾人」，但這一次，他帶着三個儒士，並不是去追查一個無名小卒，而是要跟隨着玄門第一高手太乙眞人！

常掛珠這一號人物，在江湖上也許是微不足道的。

但太乙眞人却不同了，布狂風決不會貿貿然派三個毫不相干的人，去接近這位玄門第一高手！

正因爲岳小玉想到了這一點，他就不敢掉以輕心，輕視這三個「書獃子」了。

這時候，三儒士齊齊出手，岳小玉正好袖手旁觀，瞧瞧這三人有多重的斤兩！

見心道長乃玄門第一高手太乙眞人座下弟子，無論劍法、內力、輕功、養氣等等修爲，都是絕不尋常的。

這一次，太乙眞人南下，就只帶着這個弟子，由此可見，見心道長的份量是何等不凡。

但這時候，他却遇上了一次從來沒有遇上的奇襲。

奇襲來自三個儒士，這三人看來不像是會家子，但身手之高，出手之奇特，却連見心道長那樣的高手也爲之大感奇怪。

這三個儒士，穿青袍的手拈黃花，穿紫袍的指挾枯草。

還有一個杏衫儒士，手裏拿着的居然是一塊肥肉。

黃花、枯草不會是武器，肥肉更加不是。

但在高手手裏，又有什麼東西不是武器？

一想及此，見心道長不敢稍有怠慢，更不敢托大，「唰唰」連聲，手揑劍訣凝神應敵。

太乙眞人擅使劍，不是一種，而是二十七種。

但他傳授給見心的劍法，只有一套，那是「無血柳絮劍」。

「無血柳絮劍」劍招輕靈，但在輕靈之中却也帶着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能化輕靈爲穩重，甚至是氣吞河嶽的氣勢，就絕對不是一般庸手可以爲之了。

至於「無血」二字，也是只有功力已達登峯造極之輩，才可以用鋒利無匹的利劍使用出來的。

——以劍光傷人要穴，傷之無血，殺之也無血。

這是玄門劍法之中，極高深的一門武學，在武當派，只有一人勉强可以練成。在長白山清壑觀，能使這劍法的，也僅得兩人，那就是太乙眞人，及眼前這位見心道長。

由於這劍法威力異常驚人，見心道長絕少使用。

但這一次，他却不能不用，而他使用這套劍法，也不是志在傷人、殺人，而是先求自保。

倘若他在這次南下之前，對清壑觀的同儕說：「余將以此劍法自保。」必然會給同儕嘲罵。

「無血柳絮劍」絕不是用來保命的劍法。

這套劍法一使出，就是尅敵致勝的招數，可不比甚麼「門門刀法」、「天鎖連環斧」之類的武功，十招之中最少有九招半是守勢。

可是，這時候見心道長一出劍，就是三招守勢的劍法。

「無血柳絮劍」全套總共三十六式，攻招三十，守招只佔其六。

當然，在高手手裏，攻招可守，守招也可變成凌厲的殺着，但那也得視對手及情況如何而定。

此際，見心道長不求有功，只先求自保，以是守勢就是守勢，絕不輕易走險冒進。

三招守勢的劍法，果然把三儒士的攻勢一一堵截下來。

見心道長不敢自滿，更不敢稍有得意之想，劍勢一抖一伸，又是三招守勢的劍法鋪展開來。

但就在他變招易勢的短短一刹那間，居然有一塊肥肉已掛在他的劍尖上！

× × ×

見心道長是吃素的出家人，久已不聞肥肉之香，不見肥肉之貌。

他這一把劍，更是天天抹得一塵不染的。

他就算在做夢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劍和一塊肥肉聯想在一起。

但在這刹那間，居然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他差點沒氣得當場吐血。

但他的血還沒有吐出來，一朵黃花已封貼着他的嘴，還有一根枯草，却恍似變成了一支判官筆，閃電般點了他胸腹間八大穴道。

見心道長當場僵住了，完全無法可以動彈。

常掛珠瞧得目瞪口呆起來，不由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喃喃說道：「這是什麼妖法？」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這不是妖法，是武功。」

常掛珠舌頭一伸，道：「書獃子的武功，原來也這般厲害……」

這時，三儒士向斷腸峽疾馳而去。

岳小玉自然不怠慢，急急跟隨，常掛珠也想追上去，但却給諸葛酒尊攔住。

常掛珠臉色一變，道：「爲什麼擋住俺？」

諸葛酒尊道：「我不是故意阻擋，只是這裏也需要人。」

「需要什麼人？」

「你與我這個老叫化子。」

「咱們在這裏幹什麼？」

「守住這斷腸峽，不讓別人闖進去，此其一也。」

「有此其一，必有此其二，請繼續說吧。」

「護住見心道長，此乃其二。」

「還有其三沒有？」

「其三者，就是峽內形勢凶險，你去了只有碍事的份兒，所以倒不如守在峽外，免生枝節。」諸葛酒尊一本正經的說。

常掛珠只得苦笑，道：「好，俺就聽你的，俺在這裏，你又怎樣？」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當然也很想進入峽內看個究竟，但若就此把你丢下，却又於心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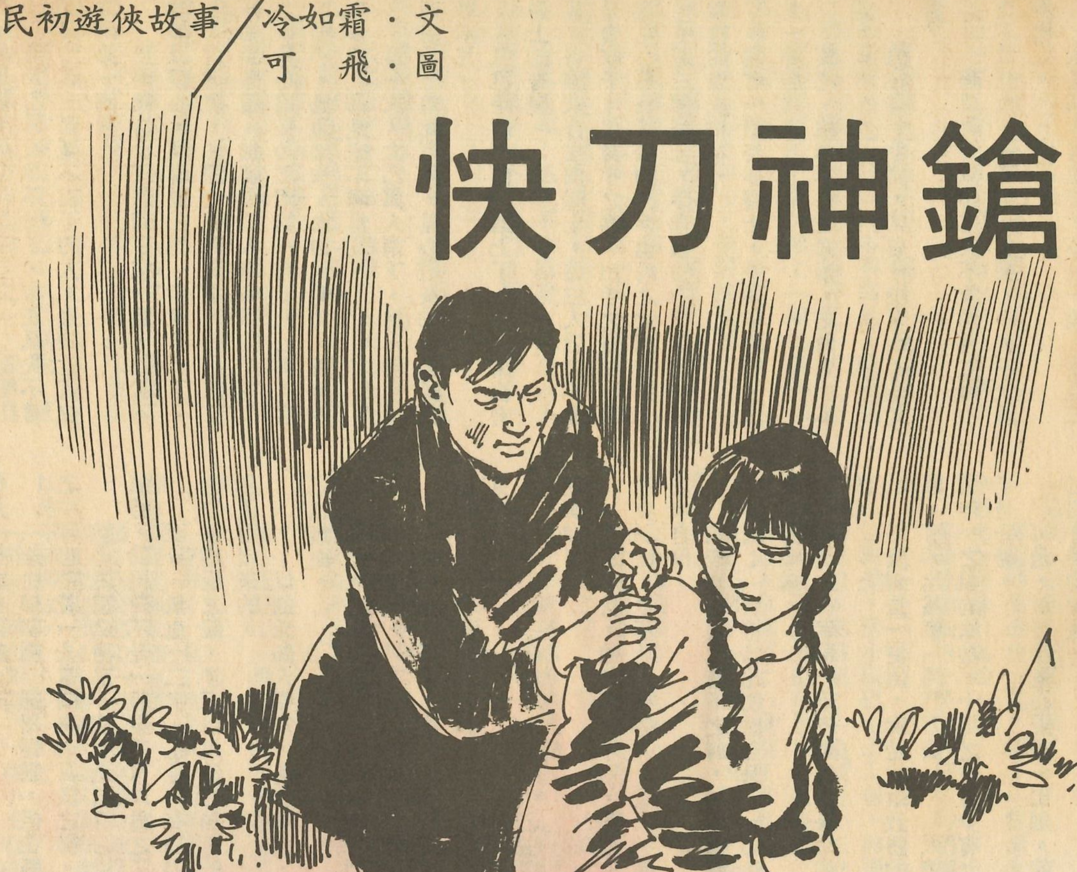
常掛珠道：「既然不忍，陪着俺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諸葛酒尊捋了捋花白的鬍子，索性盤膝坐在地上動也不動……

（未完・四十）

快刀神鎗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尙威決定去救陳剛，小紅自告奮勇要去，怕武尙威不答應，故意在他面前顯露一下飛刀飛箭絕技，武尙威見她身手不凡，答應和她一齊去，她在前引路，輕功也不俗，眨眼間，二人已來到保安大隊門口，先將守衛一人對付一個，然後冲入囚禁陳剛的處所，見保衛森嚴，由小紅用聲東擊西方法引開守衛，武尙威雖然找到了陳剛，由於重枷釘鎖不能拆開，脅持嚴隊長找到王師爺，反被王師爺用計將他和陳剛囚在一起，二人商量逃走……小紅因被羽箭射傷倒在路旁，冷鋒無意中將她救醒，知道武尙威陷在獄中，二人設法拯救……

師爺中計 押走犯人

小紅說：「這怎麼會？他縱然救不出陳剛，自己也不至於陷在裏頭啊！這……可知道他現在被關在什麼地方？」

「我沒敢多聽下去。」冷鋒搖頭說：「姑娘該知道，我不能過於魯莽，不能頭一趟進去就制住一個逼問。」

「我知道。」小紅一點頭道：「其實也用不着多問什麼了，是死是活我總要把他們救出來。」她鬆了抓着冷鋒的手就要動。

「姑娘要幹什麼去？」冷鋒反手一把抓住了她。

「你不要攔我。」她臉兒都發了白。

「妳這樣怎麼能進去救人，豈不等於給他們又送一個去。」

「我不管，我顧不了那麼多了，就是死，我也要跟他們倆死在一塊兒。」

「我不可能讓姑娘送死去。」

「你放開我！」小紅猛地一掙，冷鋒抓得緊，她沒能掙脫。

「姑娘是個聰明人，怎麼能做這種糊塗事。」

「我願意。」

「我却不願意。」

「你憑什麼？」

「就憑我跟姑娘是朋友。」

「你跟武尙威、陳剛他們二位可是朋友？」

「當然也是。」

「那你就不該攔我。」

「我還是要攔姑娘。」

「難道你不想救他們二位？」

「我並沒說不救，而且我心裏比姑娘還急，只是我如果這麼讓姑娘去救他二位，武尙威跟陳剛他二位知道了，一定會怪我。」

「他們會怪你什麼？」

「他二位會怪我枉爲昂藏七尺男子漢，沒攔阻姑娘，任由姑娘帶傷赴險。」

「你要是不讓我去救他們，我也會怪你，會恨你一輩子。」

「但我這是爲姑娘好。」

「你要是眞爲我好，你就放開我。」

冷鋒雙目直直地凝注在小紅的臉上，沒說話。

「你可別想制我穴道。」小紅圓睜着一雙眸珠子。

「好！」冷鋒神色忽然一肅：「冲着姑娘，我也不計後果了，今夜就是把性命擱在保安大隊裏，我也要把他們二位救出來。只是咱們決不能就這麼冒失的闖進去，請姑娘先冷靜冷靜，這種事也急不得，咱們必須先想個法子，能平平安安的把人救出來，那才是上策。」

「你這話雖是不錯。」小紅雙眉緊蹙地說：「可是救人如救火，都已經快兩個小時了，他二位吉凶不卜，生死不明，你叫我怎麼能不急。」

「姑娘！」冷鋒正色地：「我請問，妳是去救人？還是去送死？」

「他們二位還活着，我就是去救人，他們二位要是死了，我就去送死。」她臉色神情上已表露了她的決心。

「姑娘！他們二位還活着。」

小紅雙目一凝：「你怎麼知道他二位還活着？」

冷鋒微微一笑：「姑娘怎麼這麼糊塗，陷害武尙威的是北洋軍『特務隊』的人，這兒的一個小小保安大隊長也有幾個腦袋，敢在『特務隊』的人沒來之前動他們倆一下？」

「你怎麼知道『特務隊』的人還沒來？」小紅怔了怔，神色爲之鬆了不少。

冷鋒淡笑了笑說：「說姑娘糊塗，姑娘可是眞糊塗，難道武尙威跟姑娘提及我的時候他沒有告訴姑娘，那個派來這兒的『特務隊』員已經讓我宰了。」

「啊！我眞是急糊塗了。不錯，武尙威跟我提過，只是這件事保安大隊……」

「他們大概還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要緊，他們必須往上報，等『特務隊』派人來處理這件事，那得要不少時日。」

「聽你這麼一說，我們倒似乎不必急在一時了……」

「所以姑娘盡可放心先冷靜，咱們……」忽然想到什麼似的兩眼一睜說：「有了。姑娘！我有了救人的法子了。」

「什麼法子？」

「姑娘可知道這是什麼？」冷鋒從懷裏摸出一樣東西托在掌心中。

小紅拿過來藉着月光仔細地看了看，滿臉驚奇地：「這是『特務隊員』的身份證明，你從那裏……」

「姑娘的記性可眞差呀！」冷鋒含笑說：「我剛說過，我宰了那個派來這兒的『特務隊員』。」

「呵！我明白了，你留下了你的身份證明。」

冷鋒訕訕一笑說：「我只是一時好玩留下了它，沒想到現在竟派上大用場。」

「你是打算冒充？……」

「我想誆誆他們，唬唬他們，姑娘看怎麼樣？」

小紅圓睜着珠子：「那太危險了…」

冷鋒淡淡一笑說：「這種事本來就是險事兒，不弄險怎麼能救人？」

「萬一他們認出了……」

「認出誰？他們又能認出什麼？這身份證明可是不折不扣的眞貨，他們這些人賤得很，只見了這身份證明，包管他們立正低頭肅立，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小紅開心地笑了，她知道冷鋒說的可是不折不扣的事實。「那麼我……」

「姑娘在這兒等着，我把他二位救出來後自會給姑娘送到眼前來。這種事早一步要比遲一步好，我得趕快去了，姑娘請到胡同的那一頭去靜候佳音吧。」

他從小紅手裏取過那身份證明快步而去。

× × ×

冷鋒沒有走保安大隊的大門，他竟然翻牆直入大院子裏。

「有人醒着麼，給我出來一個。」他可眞會說話，但這語氣也完全適合了他目前的身份。

「什麼人？」

一聲沉喝，幾處暗隅裏奔出五六個人，穿制服的端着槍，穿黑衣褂褲的拿着刀，一出來便圍上了冷鋒。

「認得這個麼？叫你們隊長出來見我。」冷鋒摸出那身分證明在手上揚一揚。

「原來是京裏來的『特務隊員』，您請。」一名穿制服端着長槍的保安隊員立正敬禮。

「不必了，我在這兒等着。」冷鋒收起身份證明。

那名保安隊員應了一聲「是」，剛轉身要往裏跑，東邊亮着燈的一間屋子裏快步奔出了一個人，正是王師爺。

「特務大人，老朽……」王師爺一直奔到冷鋒面前，哈腰鞠躬行禮。

「你就是保安大隊的大隊長？」

「不是，老朽姓王叫王文士，是大隊部的文牘。」王師爺堆上一臉的笑。

「張春榮呢？」

「稟您，我們大隊長睡了。」

冷鋒說：「哦！那我不能吵醒他了，是不是？」

「不！不！老朽這就派人去叫，老朽這就派人去叫。」王師爺轉身就要吩咐。

「不必了，怎麼說他也是個大隊長，我該給他留點兒面子，你既然是大隊部的文牘，這件事你應該負得起責任，我是來提人的，人呢？」

「在牢房裏，您是不是能移駕……」他哈腰陪笑，朝牢房所在的那個院子抬了抬手。

「帶路。」冷鋒冷然說。

王師爺恭應了一聲，轉過臉孔：「你們還不快給特務大人帶路。」

那五六個穿制服跟穿黑衣褂褲的那敢怠慢，連忙應聲快步行去。

「您請。」王師爺再次的躬身哈腰抬手。

冷鋒傲然邁步。

牢房前的那兩盞大燈又點上了，已換上了新的守衛，死在武尙威刀下的那幾名守衛的屍首早就被抬走了。

新換上的四名守衛正在那兒說話呢，一見王師爺陪着個人到來，連忙都住嘴垂手肅立。

冷鋒在牢房前停了步：「把人提出來，另外派人給我準備輛馬車去。」

王師爺連聲應「是」，一面派人去準

備馬車，一面命令那四名守衞跟他身後的幾個穿黑衣褂褲漢子下牢房去提人。

準備馬車的飛步而去，提人的也進了牢房，剛進去，忽聽裏頭傳出兩聲大喝，一陣乒乓暴響，提人的全都跑了上來。

「師爺！您想個法子吧，我們沒法兒接近。」一名黑衣褂褲的漢子滿頭是血，苦着一張臉。

「沒用的酒囊飯桶。」王師爺氣怒的罵了一句，隨即他也苦着臉望向冷鋒。

「你們可眞能辦事，這麼多人連兩個帶着手銬脚鐐的人都對付不了，往後這兒地面上要是出了什麼大事，你們還能派什麼用場，上頭等着，我叫你們再下去。」

他冷冷一笑，昂然邁步進了牢房。

他剛拐過彎，四道帶着怒火殺機的目光立即向他投射了過來。

武尚威跟陳剛站在一處，手銬脚鐐全都好好的。顯然，這一個多鐘頭來，他兩個一樣沒能弄開。

「咦！怎麼是你……」

武尚威看清楚了，陳剛也看清楚了，二人神色全都不由意外地愕然一怔。

冷鋒連忙搖手示意，疾步走到二人面前停住，低聲的說道：「兩位！請輕聲點兒。」

「兄弟！昨兒晚上他們那一箭難道沒傷着你？」陳剛低聲問。

「小弟命大，只是掛了點兒彩。」

「冷兄！你是怎麼進來的？」武尚威望着冷鋒。

「就憑這個，唬得他們一楞一楞的。」冷鋒摸出了那個身份證明。

陳剛一怔：「北洋軍『特務隊員』的身份證明，你那兒來的這玩意兒？」

「武兄知道，小弟宰了個『特務隊員』，順手從他身上把這東西掏了出來，沒想到今兒晚上竟派上了大用場。」他含笑地把那身份證明收入懷裏說：「二位哥哥！有什麼話咱們出去再說，小弟是弄險冒充『特務隊員』來提人的，不能在這兒多躭擱。」

「現在小弟要閉住二位哥哥的穴道，好叫他們下來卸開這兩副撈什子。」

「行了。兄弟！你這份情，我們倆領受了，你出手吧。」陳剛一臉激動感激之色。

冷鋒沒說話，抬手一指點在陳剛的腰眼上，陳剛應指而倒。

武尚威在旁伸手扶住他，把他輕輕放在地上。「閣下！照顧我吧。」

冷鋒淡然一笑說：「這一聲『閣下』可沒陳哥哥的那聲『兄弟』來得親切。」

他一指也點在武尚威的腰眼上。

武尚威也應指往地上倒下，冷鋒沒伸手扶他，「砰」然一聲摔了一個結實。

冷鋒出了牢房，王師爺連忙上前迎了過來。

「好了，叫人進去把他兩個的手銬脚鐐打開，把他們抬上來吧。」冷鋒冷冷地說。

「你們還不快去！」王師爺連忙向那四個守衞的跟那幾個黑衣褂褲漢子叱喝。

七八個人連忙快步奔進牢房，轉眼工夫便抬着巳卸了手銬脚鐐的武尚威跟陳剛出來了。

冷鋒爲人很細心，陳剛的嘴角多了一道血絲，他馬上看見了：「這是誰幹的？」他沉着臉，語氣冰冷。

「小的剛才被他用鐵鍊抽了一下。」是那個滿頭是血的黑衣褂褲漢子，他答的毫不猶豫，似乎是理直氣壯，也似乎這是應該的。

「你這是報復？」

「小的想，反正他巳活不了多久。」

「誰告訴你他活不了多久的？」

「我……」那滿頭是血的漢子一怔，一時沒答上話來。

「你怎麼了？」

那滿頭是血的漢子暗吸了口氣：「小的只是給了他一拳。」

「你過來。」

「您……」

「過來！」

王師爺在旁開了口：「吳昆！特務大人叫你過去，你還不快過去。」

吳昆臉色發白，遲疑着怯怯地走到冷鋒的面前。

「你是用那隻手打他的？」

吳昆白着臉囁嚅地說：「您何必爲個犯人跟小的計較……」

「大胆！那隻手？說！」冷鋒沉聲冷叱。

吳昆沒說話，他似乎豁出去了，突然抬手一拳搗向冷鋒心窩。

「你找死！」冷鋒一聲冷叱，反手揚起，寒光一閃，跟着飛起一脚。

吳昆的身子被踢得轉了個圈，喉間標出一股血箭，往前衝出兩步，砰然倒地，蹬了蹬腿，寂然不動。

這一來，所有的人都白了臉。

「馬車呢？」冷鋒手裏握着一把匕首，目光望向王師爺。

「在後門外邊，在後門外邊。」王師爺的聲音都發了抖。

「把人抬上去。」冷鋒冷冷地說：「我走後馬上放掉陳剛的那些兄弟。」

「是！是！」王師爺恭應着，轉向那幾個黑衣褂褲漢子一揮手說：「你們聽見沒有，快！」

六七個人立刻抬起武尚威跟陳剛往後門方向急急行去。

冷鋒把匕首往袖裏一藏，邁步跟了上去，王師爺抖嗦着雙腿跟在後頭。

一輛平套馬車停在後門外頭，冷鋒出了後門，武尚威跟陳剛巳經被抬上了車；那六七個人垂手站在幾尺外，另外有名黑衣褂褲的漢子拉着套車牲口站在馬車前。

「王師爺！告訴你們大隊長一聲，人我提走了，這件事，你們辦得不差，我回去以後自當上報，上面對你們一定有所奬賞。」

「是！是！謝謝，謝謝。」王師爺連哈腰作着九十度的鞠躬。

冷鋒沒再說話，也沒再看他一眼，抬腿登上了車轅。等得車前那名黑衣短褂褲漢子往旁退開，他立即抖韁揮鞭趕動馬車如飛馳去。

×　×　×

冷鋒停了一下車，拍活了武尚威跟陳剛的穴道。

「咦！我的腮帮子怎麼這麼疼？」陳

剛一醒過來便抬手摸摸腮帮子直皺眉。

冷鋒便把經過告訴了他，同時把命令王師爺放他那些弟兄的事也說了。但他只告訴陳剛懲處了吳昆，並沒說明他殺了吳昆。

陳剛一聽就咧開嘴笑了，拍了冷鋒一巴掌：「兄弟！你眞行，如今咱們……」

「有個朋友還在前頭等着，小弟先帶兩位哥哥跟她會合去。」跨腿又登上了車轅。

「兄弟！是怎樣個朋友？」陳剛問。

「見面就知道了。」冷鋒笑了笑，抖手揮鞭，馬車重又往前飛馳。

拐了幾個彎，繞道到了那條胡同的另一頭，他收韁停車：「冷鋒幸不辱命，姑娘請出來吧。」

「姑娘？……」

陳剛剛一怔，胡同口巳閃出了小紅。

「小紅姑娘。」武尚威也是一怔，脫口喊。

「妹子！是妳……」陳剛躍下馬車，伸手抓住了小紅的一雙玉臂。

「大哥！……」小紅眉鋒一皺，身子往後一縮。

「陳哥哥！小紅姑娘左肩窩有箭傷。」冷鋒在車轅上說。

陳剛一驚，連忙鬆開手說：「妹子！妳……」

小紅淡淡地說：「幸虧碰見了冷鋒，現在巳經不碍事了。」

「姑娘怎麼……」武尚威也跳下車。

「三位，有什麼話上車說吧，別讓人家拆穿了趕了來，那就麻煩了。」

陳剛一聽這話，連忙摻扶着小紅登上馬車。

三人上了馬車，冷鋒立即揮鞭抖韁趕着馬車如飛馳去。在車上，陳剛問小紅怎麼碰見冷鋒的，小紅便把經過概略地說了一遍。

儘管時巳深夜，城門早就關上了，可是憑着那個「特務隊員」的身份證明，冷鋒硬是讓守城的開了城門讓他們出了城。

馬車疾馳，一口氣馳出了四五十里，冷鋒才收韁控馬停住了馬車。

「行了。如今他們就是發覺我是冒充的，把保安大隊那些所有的飯桶都派出來咱們也不在乎了，暫時在這兒歇會兒吧。」他轉過身子笑笑說。

陳剛雙手一抱拳說：「兄弟！小紅雖不是我的親妹妹，可和我的親妹妹沒什麼兩樣，我們兄妹兩個先後受了你的這份大恩……」

「陳哥哥！」冷鋒連忙搖搖手：「你這是幹什麼？這不是太見外麼，咱們一見投緣，跟親兄弟沒什麼兩樣，說什麼誰受了誰的，你這不是讓我難受麼。」

「好吧。兄弟！」陳剛一點頭說：「那我就什麼都不說了。」

「這才是，江湖雖够大，可是想在江湖上結交幾個能過命的血性朋友可不容易，咱們幾個從今後就該像親兄弟一樣，親兄弟是不來這一套的。」目光一瞥武尚威：「武哥哥！你說對不對？」

「對！」武尚威點點頭：「兄弟！你說的完全對，讓人無話可說。」

冷鋒笑了笑，雙目忽然一凝：「陳哥哥！如今你跟小紅姑娘是不能再回濟南城去了，對今後可有什麼打算？」

「兄弟！北洋軍的這碗飯我早就不想吃了，奈何我受過洪處長的恩惠，所以我一直不好意思辭職不幹，如今正好，我正好藉這機會脫離這個蹩扭煞人的差事，回到江湖上去過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舒服日子。」

「好！」冷鋒一拍手，說道：「陳哥哥從此恢復江湖本色，够豪邁。小紅姑娘呢？」

「什麼姑娘？」陳剛接口說：「聽來刺耳，讓人渾身不舒服，最好跟我一樣，從今兒個起叫她一聲妹子。」

「這……」

「這什麼？」陳剛雙眼一瞪：「七尺鬚眉男子漢，別來這些婆婆媽媽經。」

「好吧。」冷鋒窘迫地咧嘴笑笑：「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托大了，妹子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麼？」小紅淡然一笑：「你三位都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跟武尚威說過，只要是有男人的地兒我都能去。」

冷鋒眉鋒一皺剛要說話，陳剛巳先開了口：「妹子！別那麼作賤自己，別說這種話行麼？妳這種話就像拿刀子扎我一樣，讓我心疼，我早就勸說妳脫離那一行，妳偏不聽，這回我這個做哥哥的說什麼也不會再讓妳幹那個了，妳要是願意就先跟着我這個做哥哥的，憑咱們這兩雙手還不至於挨餓沒飯吃。」

「對！」冷鋒點頭接口說：「陳哥哥的話一點不錯，我們三個要是再讓妹子妳再去吃那碗飯，我們三個還算什麼？妹子妳先跟着陳哥哥，我還有點兒事要辦一辦，事兒辦了之後我就來找你們倆。」

「你們對我太好了，我怎麼配？」小紅雙目淚光閃動地低下了頭。

「這是什麼話。」冷鋒皺着眉頭。

「妹子！妳再說這種話，我這個做哥哥的可要拿出做哥哥的架子來打人了。」

陳剛瞪着眼睛。

「好！」小紅抬起了頭，雙目中淚光閃漾：「我不說了，從今兒個起，您幾位走到那兒我跟到那兒就是。」

「這才是我的好妹子。」陳剛咧嘴笑了，伸手過去摟着小紅的肩兒緊了緊，另一隻手掏出條汗巾遞了過去：「把眼淚擦擦，別讓我看着心煩。」

小紅默默地接過了汗巾。

冷鋒一皺眉說：「陳哥哥這條汗巾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沒洗了，好大的汗酸味兒，也不怕小紅妹妹擦瞎了眼睛。」

陳剛咧嘴訕訕地笑了。

「武哥哥你呢？」冷鋒目光忽然轉望向武尚威。

「我？……」冷鋒遲疑了一下，淡然一笑，道：「跟你一樣，也有點兒私事待辦。」

「對了。」冷鋒忽然抬手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武哥哥！你提起私事我倒想起來了，我那位嫂子她如今在……」

陳剛愕然一怔，說：「怎麼？兄弟？你……」

武尚威剛要說話，冷鋒却巳搶先開了口：「陳哥哥！關於武嫂子這檔子事你不

知道我却清楚，我跟你提個人兒你就知道了。」

「誰？」

「雲薄天的掌珠，雲姑娘。」

小紅的臉色微微一變，但馬上又恢復了正常。

陳剛又是一怔，目視武尙威：「雲薄天的閨女，是怎麽回事？兄弟。」

武尙威淡淡地笑了笑，便泰然地把他結識雲中燕跟私下有了婚約的經過說了一遍。當然，他保留了山洞中那旖旎纏綿的一段。

本來也是，這種事他怎麽好說，只好隱瞞了。

聽完了他的敍述後，陳剛不由爲之動容。

「沒想到雲薄天那老小子會有這麽一個識大體、明大義，俠骨柔腸的好女兒。更沒想到那老小子會是那麽個人，他一手掩盡了濟南地方人的耳目，連我都被他瞞過了，要是早知他是幹那種買賣的……唉……說來我眞該慚愧羞煞，別人被他矇過了還有可說，我吃的是偵察隊的飯，幹的是偵察隊長，江湖上也混了那麽久。眞他奶奶的，我可眞是耳朶够聾，雙眼够瞎的了。」

「行了。」冷鋒說：「陳哥哥！別這麽自責了，江湖上這種欺世盜名的東西多的是。表面上道貌岸然，是個安份良民老好人，其實一肚子壞水；殺人越貨，什麽事兒都幹。誰要是防得了這些，一一揭穿他們的假面具，那不成了大羅神仙了。」

「話是不錯，可是……」陳剛苦笑地搖了搖頭，住口不言。

小紅忽然瞟了武尙威一眼：「我在濟南待了不少日子了，對這位雲姑娘是久仰，我却福薄緣淺，從沒見過，武尙威！她一定是位大美人兒吧。」

「以後見着她妳就知道了。」武尙威淺淺一笑。

「我可是巴不得現在就能見着她。」

「奈何現在連我都不知道她在那兒。」武尙威臉上現露起一絲陰沉色。

「這又是怎麽回事兒？兄弟，雲姑娘她……」

武尙威當即又把「鐵公祠」失散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陳剛滿臉關切神色地：「兄弟！你用不着急，也用不着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有道是：虎毒不食子。雲姑娘跟她爹在一起，我相信不會出什麽差錯的，遲早你一定會見着她的。」

「這個我知道。」武尙威點點頭，說：「其實我並不急着找她，我還有別的事兒。」

「哦！你還有別的什麽事兒？」

「提起這件事兒，我就要問問兄弟你了。」武尙威的目光轉向冷鋒。

「問我什麽？」冷鋒神情詫異地。

武尙威吸了口氣緩緩說：「當初殺害我父親跟擄刦梁小姐的，我懷疑這兩件事是同一個『特務隊員』幹的，也就是兄弟你宰的那一個，你宰了他，可算替我報了父仇，只是有關梁小姐的下落，不知你有沒有問過他？」

「呵呀！」冷鋒一聽直了眼：「我宰的那個東西就是殺害伯父跟刦擄梁小姐的混球，那可就糟了，我根本不知道……」

「看來我是沒辦法能够盡快的找到梁小姐了，只不知道『八臂哪吒』是不是有收穫，要是他也沒有收穫，梁小姐若然有個什麽三長兩短，我還有什麽臉見人……」武尙威深皺着一雙眉頭。

「兄弟！」陳剛沉吟了一下：「不管怎麽說，梁小姐是個坤道，是個弱女子，我想他們也許不會拿她怎樣……」

武尙威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片堅毅神色：「我一定要找到梁小姐，如巳遇害我也要找到她的屍首，我這就走，順便找找『八臂哪吒』趙一飛去，諸位請各自珍重，咱們後會有期。」他雙拳一抱要走。

「慢着！兄弟。」陳剛倏然一抬手：「我跟小紅跟你一塊兒去，人多好辦事，反正我們倆眼前也沒有一定的去處。」

「陳剛兄！好意心領，眼下的情勢不同，咱們這幾個人走在一處太惹眼，反而不好辦事，這件事還是讓我一個人去辦的好。」

這話說的全是實情，陳剛沉吟了一下：「好吧！那你就一個人去辦吧。不過，兄弟！在江湖上走動，胆不妨大，但心一定要細，我知道我這囑咐有點多餘，可是我忍不住。」

「尙威含笑說：「我倒不覺得這囑咐是多餘，請放心，我會牢記的。」

武尙威哥！你辦完事情後，是不是要找我們去？」小紅開口問，她目光中充滿着希望。

武尙威神色遲疑了一下說：「梁小姐的事情辦完後，我還得到處跑跑，去找中燕。」

「我知道。」小紅的臉色微變了變：「我就是問你找你找到了雲姑娘之後。」

武尙威沉默了一下，吸口氣說：「到時候再看吧，將來的情形怎麽樣，誰也難以預料，不過只要我能去找諸位，我一定去找諸位，我不多躭誤了，告辭。」

抱拳，轉身躍下馬車行去。

小紅口齒啓動，欲言又止，望着武尙威的背影，她那嬌美的臉兒上浮起一片難以言喩的神色。

「到現在我才發現，武尙威好像有點兒不大合羣。」冷鋒的目光從小紅的臉上掠過，投向武尙威的背影。

小紅的臉色微微一變，心裏立刻升起些微的不悅。

「兄弟！」陳剛搖搖頭說道：「不是這麽回事，別錯怪了他，雖然前後我也只不過跟他見過幾面，在一起的時候不多，可是我自認瞭解他很够，他這個人不善虛僞做作，也不會說好聽的，是什麽就是什麽？」

冷鋒笑笑說：「陳哥哥！這麽說小弟我善虛僞做作，會說好聽的了。」

「好傢伙。」陳剛哈哈一笑，抬手拍了他一巴掌：「一雙筷子吃藕，居然挑起哥哥我的眼兒來了。咱們也別躭誤了，走吧。」

「陳哥哥！小紅妹妹！咱們就在這兒分手吧，我也要走了。」

陳剛一怔：「怎麽？你也要走了。」

冷鋒笑笑說：「陳哥哥別捨不得，小

弟的事兒只有那麽一丁點兒，很快就能辦完了，說不定你們倆還沒出山東境，小弟就趕上來了。咱們是離短聚長，往後在一塊兒的日子多得很，到時候小弟我粘上了你，你想趕都趕不走呢。」

陳剛哈哈大笑了：「對！對！兄弟你說的對，咱們是離短聚長，捨不得也得捨得了，兄弟！那你就快去快來吧。」

「陳哥哥！小紅妹妹！我走了，過兩天我們再見。」目光從陳剛跟小紅臉上掠過，跳下馬車，揚手：「陳哥哥！車轅兒上的差事交給你了。」

「那是當然，還能讓妹子趕車不成。」一笑跨步上了車轅：「兄弟！你保重，我們倆前頭等你了。」

握韁揚鞭，「叭！」地一聲鞭梢脆響，馬車向前飛馳而去。

× × ×

武尙威一人一刀又踏上了往回走的路途。

前些日子往濟南來的時候，他有快馬代步，現在却得靠兩條腿走了。

這條黃土大路除了下雨以外沒有一天不是黃塵飛揚，一陣風過更是捲起滿天黃霧。

武尙威就在這條黃土大路上走着，從天沒亮一直走到如今快中午十一點鐘了，還是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

突然，身後遠處傳來一陣「得得」的蹄聲；蹄聲「得得」雖然並不急促，可是四條腿總比兩條腿快。沒多大工夫蹄聲就趕上了武尙威，而且很快地越過了他。

那是一人兩騎，一個大姑娘，兩匹馬。兩匹馬一白一黑，那位姑娘騎在白馬上，穿着一身藍布緊身衣褲，身材玲瓏小巧，背後還垂着一條長長的大辮子。可惜武尙威沒去注意，沒看到她的臉。

那匹黑馬的韁繩拴在白馬的鞍後，鞍轡齊全，空着沒人騎。

走過沒多遠，那位姑娘忽然扭回頭來看了武尙威一眼。

現在武尙威看見她的臉兒了；那是一張輪廓很美的臉兒，尤其是那一雙明眸，黑白分明，清徹深邃，令人心悸。

武尙威心裏暗跳了一下，連忙挪開了目光。

姑娘隨即扭過頭去繼續前行，可是走沒多遠她又扭回了頭，而且收韁勒馬停了下來。

她停下來幹什麽？武尙威心裏不免暗暗有點詫異，儘管他心裏有點暗暗詫異，但却停也沒停地往前走。

沒幾步，他巳經走到了她的馬前。

「喂！你……要不要買馬？」她忽然開了口。

武尙威一怔停了步，他做夢也沒想到她會有這麽一問，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作答。

「我問你要不要買馬？」

「謝謝姑娘，不要。」武尙威定定神答了一句，邁步要走。

他既說「不要」，她該不好再說什麽了，可是她却又開了口：「你是不願意騎馬，還是身上帶的錢不多，不够買馬？」

武尙威只覺臉上一熱，他自己知道腰包裏不充裕，實在沒幾個；儘管他是個不擅虛假的人，但這種話他有點說不出口。

「我是不願意騎馬。」

「眞的麽？」她目光一凝：「我這匹馬可便宜得很，只要你拿得出一文錢，牠就是你的了。」

「一文錢？」武尙威不禁一怔。

難怪他一怔，一文錢只够買個大餅。

「不錯。」她微一點頭說：「一文錢，你要不要？」

「沒想到世上竟會有這麽便宜的馬。」他臉上不由浮起一片詫異之色，兩眼打量着那匹黑馬。

「你放心。」她臉上含着淺淺地笑：「我這匹馬不瘤不瞎，更不是偷來的，偷來的就絕不會只賣一文錢。只因爲我帶着牠是個累贅，想在路上找個人送出去，走了一早上却只碰見你一個，想送給你又怕你不要，所以我才只賣你一文錢。」

原來如此，武尙威明白了；儘管是這麽一回事，可是他不願佔這個便宜。「姑娘的好意我心領。」他抱了抱拳，轉身要走。

「慢着。」她連忙一抬手：「你聽清楚沒有，我帶着牠是個累贅，你要是花一文錢把牠買了去，那等於是帮我的忙，你一個大男人家，昂藏鬚眉，難道連一個姑娘家的忙都不肯帮麽？」

天下竟有這種奇事兒，而且偏巧居然讓他給碰上了。他心裏不由暗自嘀咕，他猜測這位姑娘別有用心。

可是，她有什麽用心呢？憑他武尙威豈能怕了一個姑娘？他心裏意念飛轉了兩轉。

「姑娘旣這麽說，我倒不好不要了。」他抬手由懷裏掏出了個小布包兒：「我願意傾我所有。」

「不！」她搖搖頭說：「我只要一文錢。」

「傾我所有巳經佔了便宜，我不能佔太大的便宜。」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你這個人很老實，也很正直，可是你這是帮我的忙，我怎麽能讓你爲帮我的忙傾盡所有，囊空如洗，你要是願意帮我這個忙，就給我一文錢，要不然我寧可讓牠這麽累贅着我。」

看來這位姑娘的心腸很不錯，而且也固執得可愛。

「好吧。」武尙威一思忖，毅然點頭：「一文錢就一文錢，姑娘這個忙我帮了，這份好意我也領受了。」他打開小布包兒取出了一枚銅板。

「扔過來吧，我接得住。」

武尙威沒再說話，一揚手，把那枚銅板向她拋了過去。

她一手接住那枚銅板，一手解開那匹黑馬的韁繩扔給武尙威：「牠是你的了，謝謝你帮了我的忙。」她向武尙威擺擺手，策馬走了。

望着那美好的背影；武尙威覺得這位姑娘有意思。他心裏一邊思忖着這位姑娘的用心，一邊翻身上了馬背。

他剛上馬坐好，那匹黑馬居然不等他抖韁踢腿，撥開四蹄小跑着往前馳去。

武尙威不願，也覺得不便跟人家姑娘併轡齊行；但忙收韁控馬，想讓胯下黑馬走慢一點，可是這匹黑馬完全不聽他那一

套，仍然昂首小跑，他居然控制不住牠。

轉眼工夫，黑馬已經追上了白馬，竟跟她來了個雙騎並轡。

她扭回頭來看他，他只好含笑跟她點點頭，算是打招呼。他心裏却在暗想：你既然想跑，索性就讓你大跑一陣。

他不好意思跟她雙騎並轡；萍水相逢，兩匹馬挨得那麼近，兩個人又沒話好說！那多彆扭。

可是，他心裏打的主意雖好，奈何却又出了玄事兒；他抖他的轡，踢他的腿，那匹黑馬硬是不往前竄，不但不往前竄，反而減慢速度緊挨着那匹白馬。

武尚威心裏好窘好急，揚手正待往馬股上拍一掌。她忽然開了口說：「這兩匹馬自小一塊兒長大，也一直跟了我多少年了。」

武尚威聽得不由一怔，也一時爲之哭笑不得。

這情形很明顯；只要你騎着這匹黑馬一刻，一刻就別想遠離這位姑娘。

「別以爲我想詐騙你一文錢，我可沒這個意思。」她又開了口，向他解釋。

「我知道。」武尚威暗暗吁了口氣：「只是……良駒都有靈性，我豈能拆散牠們，姑娘這個忙我愛莫能助，只有這匹馬還給姑娘。」

「這麼說你是想把那一文錢要回去了，別忘了，咱們可是已銀貨兩訖。」

「不！那一個銅板我不要了。」

「那不行。」她搖搖頭：「我不能佔你這個便宜，這樣吧，好在咱們倆是往同一個方向去的，我這匹馬讓你騎一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把牠還給我。」

「不！我還是……」

「你這個人是怎麼了，難道我會吃人不成？」

「姑娘別發生誤會，我可沒有這個意思。」

「既然沒有這個意思，那就甚麼也別說了，我的馬給你騎，你就算給我做個伴兒，這樣總該行了吧。」

武尚威暗暗皺眉，說來說去姑娘是要他做個伴兒。

「既然是這樣，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早這樣不就甚麼事兒都沒有了麼，你要上那兒去？路遠不遠？」她瞟了他一眼。

「沒有一定的目的，我正在想找一個人。」

「你找誰？」

「朋友。」

「你這位朋友現在甚麼地方？」

「不知道，所以我才說沒有一定的目的地。」

「你這位朋友是男是女，姓甚麼叫甚麼？我常在江湖上走動，也許可以帮你一點忙。」

武尚威遲疑了一下：「趙一飛，外號『八臂哪咤』，姑娘聽說過沒有？」

「直隸石家莊的『八臂哪咤』趙一飛？」她雙目微睜。

「不錯！姑娘知道？」

「趙一飛是個名滿大河南北的英雄人物，我怎會不知道，並且我還知道前些日子他保的一趟鏢在半路上出了點事兒，他把鏢交給了幾個副鏢師，他本人現在我雖然不知道，不過三天之內，我可以打聽出他的下落。」

「姑娘在三天之內眞可以打聽出他的下落？」武尚威沒考慮到其他，臉上充溢着欣喜。

「不錯。」她微微點一點頭，徐徐的說：「也就是說要跟我在一塊兒三天，你願意麼？」

「這個……」武尚威沒想到她會有這一着，神情不禁呆了一呆，一時沒能答上話來。

「怎麼，跟我在一塊兒你會吃虧？」她瞟了他一眼。

「姑娘說笑了。」武尚威窘笑道：「逆旅之中能得有姑娘這麼一個伴兒，應該是我的榮寵，也是羨煞人的事兒，我一個大男人怕吃甚麼虧？只要姑娘信得過我這個萍水相逢的人……」

「我信得過你，我這匹馬深具靈性，只要是牠讓騎的人，就一定是一位正人君子。」

武尚威微微一怔：「這麼說我得感謝姑娘這匹馬了。」他嘴裏這麼說着，心裏可却有點啼笑皆非。

「不！」她搖搖頭：「你應該感謝你自己，這正人君子是你自己的心性作爲所換得的。」

「姑娘誇獎了。」

「對了，請恕我冒昧，我還沒向你請教……」

「我姓武，雙名尚威。」

「武尚威？」她雙目微微一睜：「當世之中有幾個武尚威？」

武尚威當然明白她這話的意思，微一搖頭說：「我不知道，世上不乏同名同姓之人，也許有幾個也說不定。」

「江湖上呢？」

「這個……到目前爲止我還沒聽說過有第二個。」

「這麼說，你就是那位有『快刀神槍』之稱的武尚威了。」

「不敢當，『快刀神槍』四字那是江湖朋友們的抬愛。」

「看來得能有你這麼一個伴兒，應該是我的榮寵。對你，我可是仰名已久，沒想到今天會在這條路上見着你。我原以爲『快刀神槍』他是個腰粗膀闊的彪形大漢，沒想到竟是個文質彬彬，白面書生型的俊男子。」

「姑娘取笑了。」武尚威的臉孔有點微微發熱。

「不！我向不輕許，我這話可是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

「那我就謝謝姑娘了。」

「你不問我姓什麼叫甚麼？」

「我正要請教？」

「我姓譚，名字俗得很，玉娟。」

「姑娘客氣。」

譚玉娟雙目忽然一凝：「你找趙一飛有甚麼事？」

「他在帮我找一個人，我要問他找到那個人沒有？」

「哦。那一個是？……」

「也是個朋友。」

「又是江湖上的那位知名之士？」

「她不是江湖上人。」

「哦。眞沒想到『快刀神槍』還會有江湖道以外的朋友……」神色略微猶豫了一下：「聽說濟南梁大善人是你殺害的，是嗎？」

「姑娘相信？」

「這件事，江湖上早就傳開了，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我就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之中的一個。」

「謝謝姑娘。」

「別謝我，我說過這都是你自己以往的作爲換來的。」笑了笑，雙目忽然一凝：「告訴我，趙一飛帮你找的人可是梁大善人的愛女梁姑娘？」

「這個，小姐如何知道……」

「我是根據事理關係猜測的，不知對不對？」

「姑娘高明，不錯，他找的正是梁小姐。」

譚玉娟既然已經猜到了，自是不便再瞞，他只好點頭承認。

「那麼你放心，三天之內我一定把趙一飛的行踪打聽出來。」她說來似乎很有把握。

「我在這裏先謝謝姑娘。」他抱拳一拱。

「你不要客氣，我不敢當，梁大善人是濟南地方人人敬仰的人，我也該爲他盡點心力。」譚玉娟目光忽又一凝：「你以爲可能是誰擄去了梁小姐？」

「北洋軍特務隊的人。」

「那麼殺害梁大善人的人呢？」

「自然也是他們。」

譚玉娟說道：「這我就有點奇怪不懂了。」

「姑娘怎麼奇怪不懂了？」

「梁大善人雖然是濟南地方人人敬仰的，但他只是個普通百姓，梁小姐是個弱女子，北洋軍的人應該沒有理由害他們父女倆。」

「這個……」武尚威遲疑了一下：「我就不清楚了。」

譚玉娟深看了他一眼，沒再說話。

× × ×

譚玉娟去打聽趙一飛的行踪去了；武尚威只有聽她的，在路旁一座茶棚裏喝茶等她的消息。

等人是件最讓人心焦難耐的事，但武尚威無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在茶棚裏等。好不容易譚玉娟回來了，他精神立時不由一振，連忙起身相迎。

「姑娘辛苦了！請坐。」他拿起茶壺替譚玉娟倒了杯茶。

譚玉娟淺淺一笑，緩緩坐下，端起茶杯淺喝了一口。

「姑娘走這一趟有沒有甚麼收穫？」他目光凝視着玉娟問，臉上充滿着希望之色。

「自然有收穫。」譚玉娟含笑地點點頭：「我說過我能爲你找到趙一飛，就一定能爲你找到他。」

「姑娘！那麼他現在……」

「先別問我他現在甚麼地方，先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謝我？」她目光凝視着他，臉兒上含着動人的笑意。

「這好辦。過兩天找個好館子，我好好的請姑娘吃喝一頓就是。」

「這是幹嗎呀！我那麼饞。」她含情瞟了他一眼：「聽你這口氣，好像我帮你跑腿，帮你找趙一飛，圖的就是你一頓吃喝似的，難道我自己不會吃喝，非讓你請不可。」

「姑娘請別誤會，我不是這意思。」武尚威的臉孔微微一紅。

「那你就不能說點兒別的？」

「那麼……姑娘要甚麼只管說，只要我辦得到，無不從命。」

「你這麼一說，倒又好像我是在伸手向你索討酬勞似的，我可沒那種意思。」

「那姑娘是要……」

「我甚麼都不要，只要你心裏記住這個人就行了。」

她忽然一笑，那模樣兒好不嫵媚。

武尚威神情不由一呆。

「趙一飛就在前面不遠地方，走吧，我帶你找他去。」她站起身來丟下十幾個銅板，擰身往外走去。

武尚威別的不懂。「我甚麼都不要，只要你心裏記住我這個人就行了。」這句話他可懂，心頭不由猛地跳動了一下，一時竟沒能站起來。

× × ×

雙騎並轡前馳，武尚威的心情有點異樣；但一直沒說話，而譚玉娟也一直沒開口。兩個人就這麼沉默着，一任胯下馬兒前馳。

頓飯工夫之後，前面出現了一座鎭市，鎭上挺熱鬧，進出的行人車馬也相當的多。

「趙一飛就在這個小村鎭裏。」譚玉娟突然開口說了話。

「哦！姑娘可知道，他在鎭中甚麼地方？」

「跟我來。」催馬當先馳去，武尚威連忙夾馬跟下。

兩人兩騎進了鎭，順着大街往裏走。譚玉娟在前頭帶路，眼角餘光不住地在大街旁看，兩旁房牆上相隔不遠就劃着一個小小的箭頭，譚玉娟就順着箭頭所指的方向往前走。

武尚威跟在後頭，當然看不見譚玉娟的眼角餘光掃動，所以他根本就沒留意，沒覺察。

走大街，穿小胡同，一陣東彎西拐，停在一座破廟似的屋子前；殘破的門頭上橫匾是四個字：李家古祠。

「趙一飛就在這兒？」武尚威打量了一下「李家古祠」。

譚玉娟點了點頭沒說話，下馬把馬兒往門口的石獅子上一拴，邁步就往裏走。

武尚威忙也翻身下馬，拴好馬兒跟了進去。

午後兩點多鐘外頭的太陽仍然很烈，李家古祠裏却是一片透骨陰涼。

譚玉娟停也不停地往裏走，武尚威緊緊地跟她後頭。

「武兄！」

「剛進入那滿地瓦礫，殘破的院子裏，祠堂裏驀地傳出一聲輕叫，接着竄出一個人；正是那位「八臂哪咤」趙一飛。

（未完·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棲鶴潭畔，金長久叫小蛇女把三箱毒蛇放入潭中之後，靜候千年白鱔的出現，在旁的田榮和小蛇女正暗中商量着如何搶走白鱔，忽見金長久抖起手中絲索，直向湖心飛去，接着只見一條長魚，凌空飛去，金長久的絲索沒有擊中白鱔，白鱔已向一棵樹後飛去，此時有兩人倏地出現，已撲向白鱔，金長久雙掌向那兩人拍去，兩大漢同時失去了控制，一個飛落湖中，一個倒在草地上，而白鱔也不知去向……步長青已被金長久發現而不得不現身，金長久要殺步長青，但因步長青見過取走白鱔的姑娘，所以金長久決定和他聯手去找那位姑娘……

查刀訣下落　俏丫頭刁難

金長久道：「不錯，那地方充滿着凶險，但我們仍然要去。」

田榮說道：「好！在下也想去見識一下。」

金長久道：「如此，少俠算一個。」

小蛇女突然地接口，說道：「我也要去。」

金長久道：「這一陣奔行，需要足够的內力，才能應付，妳功夫不够，不用了，回去見着妳師父，就說今日相助之情，我已經心領了，日後，她有需要老夫幫忙之處，老夫決不推辭。」

小蛇女道：「金前輩，你老人家和我師父是多年朋友，總不能攆我回去，我如是腳程跟不上，那是咎由自取，你們用不着管我就是。」

金長久道：「不行，妳這丫頭人小鬼大，說不定會給老夫攪出什麼紕漏來。」

田榮笑一笑，道：「金老，能不能賞給在下一個臉面？」

金長久道：「什麼事，田少俠只管請說，在下能够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田榮道：「小蛇女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何不答應帶她同行？」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好！田少俠的面子，小蛇女妳一起去吧！」

小蛇女說道：「謝謝金老，謝謝田公子。」

金長久道：「小蛇女，妳可以去，不過，話我要先說清楚，這一陣急趕，我們都全力施為，妳如是在途中趕不上時，我們可不會等妳。」

小蛇女道：「是，我如是趕不上他們，你們就把我丢下來讓野狼吃了。」

齊四很快的趕了回來。

金長久又吩咐兩個黑衣人幾句話，和步長青、田榮、齊四、小蛇女，五個人聯袂而起，如飛而去。

兩個黑衣人，熄去手中的燈籠，轉回松林之中。

棲鶴潭又恢復了夜中的寧靜。

伍明珠飛身躍下松樹，直向適才白鱔失踪的草叢中奔去。

井望天緊隨而至，道：「明珠，你找什麼？」

伍明珠道：「二叔，我看那條白鱔，也許還在這草叢之中。」

井望天道：「不會的，一品刀金長久是何等人物，怎會看不清楚？」

伍明珠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二叔，你聽到剛才金長久說的一句話麼？」

井望天道：「他說什麼？」

伍明珠道：「這地方留下天駝叟照顧，如若咱們要替大哥報仇，這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

井望天搖搖頭，道：「明珠，現在還不是時候，再忍耐一段時間如何？」

伍明珠道：「二叔，我……」

只聽步履聲響，有一個人緩緩向前行來。

他似乎是有意驚動兩人，所以落足很重。

井望天轉頭看去，那人已然行到兩人的身前。

看上去，他舉步行來，並不是速度如何快，其實速度快極，只是一眨眼間，人已到了兩人跟前。

正是那日見到的英俊瀟洒的藍衫人。

井望天一抱拳，道：「不久之前，可是少俠指點我們的？……」

藍衫人接道：「稍盡心意，算不得什麼。」

伍明珠道：「哼！你是故意跟着我們呢？還是無意中碰上了？」

藍衫人道：「有意找兩位而來。」

井望天搖手道：「明珠，不可如此無禮……」

目光轉到藍衫人身上，道：「少俠有何見教？」

藍衫人道：「見教不敢當，只是在下有幾句逆耳忠言，奉告前輩。」

井望天道：「在下洗耳恭聽。」

伍明珠冷笑一聲，道：「我記得咱們第一次遇上你時，你穿着一襲青衫，現在又換了一襲藍衫……」

藍衫人道：「不管在下穿青衫或是藍衫，但我還是我。」

井望天一聽，這是明明找麻煩的事，穿藍衫還是青衫，和別人有何干係？

心中念轉，不禁一皺眉頭，道：「明珠，不許插嘴，給我退一邊去。」

伍明珠柳眉輕顰，緩緩倒退一側。

藍衫人相當有氣度，似是未把伍明珠的話放在心上，淡淡一笑，道：「老前輩，在下來此，並非爲了白鱔……」

井望天有些意外的訕訕說道：「少俠是？……」

藍衫人道：「在下來這裏是找一本秘笈……」

井望天道：「秘笈？什麼秘笈？」

藍衫人道：「是一位武林前輩的遺物，叫作陰陽刀訣。」

井望天道：「哦。」

藍衫人說道：「那是一種爲害極烈的武功，它不但招數凌厲慘酷，而且充滿淫邪，武林中會被這種刀法鬧過了一陣子，不少人毀在了這種刀法之下。當年，這一派武功星散江湖時，遺留下三本秘笈，已被毀去了兩本，還有一本留在人間，聽說這一本秘笈，已被一個人帶到棲鶴潭畔，那個人爲了這本秘笈，自己也弄得雙目盡盲……」

伍明珠接道：「什麼人將他弄瞎了眼睛？」

藍衫人笑一笑，說道：「絕情谷中的姑娘，他們立有禁止入內的告示，但那位朋友，因懷揣秘笈，慌不擇路，進入了禁地。」

井望天道：「哦！」

藍衫人道：「如若兩位見到了那本陰陽刀訣，最好能交給在下……」

伍明珠道：「憑什麼？」

藍衫人劍眉微聳，微帶慍意的說道：「就憑我這個人……」

伍明珠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硬吃強搶，氣焰凌人。」

藍衫人道：「聽妳的口氣，似乎是巳經得到了那本陰陽刀訣？」

伍明珠道：「也許有，也許沒有，爲什麼要告訴你！」

這當兒，井望天反而不好插嘴了，他是成名的人物，自然不便和伍明珠一樣的强詞奪理，辯來辯去。

藍衫人神情肅然的說道：「姑娘，陰陽刀訣是一樁貽害武林的大事，在下決沒有收歸己有的打算，如若那東西確然落入了姑娘之手，希望妳能交出來。」

伍明珠道：「交給你？」

藍衫人道：「交給我，在下會當着姑娘之面，把它毀去。」

伍明珠淡淡一笑，道：「如若我告訴你，我們沒有見到那陰陽刀訣，你又信不信？」

藍衫人道：「不信，在下相信，那陰陽刀訣，十之七八落在了你們手中。」

伍明珠道：「就算落在我們手中吧，我們不交出來，你又能如何？」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姑娘，有沒有一個辦法使妳交出來呢？」

伍明珠道：「你威脅我們？」

藍衫人「嗯」了一聲，道：「不論姑娘怎麼說，那陰陽刀訣，在下非要找到不可！」

伍明珠道：「我如若不交出來，你能如何？」

藍衫人目光一掠井望天，說道：「老前輩，我很尊敬武林長者，但如果兩位逼在下非要動手不可，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井望天道：「少俠，關於陰陽刀訣這個傳聞，在下也曾聽過……」

伍明珠接道：「二叔，不要理他，他怎麼能硬說咱們取得了陰陽刀訣，這是無理取鬧的事。」

藍衫人劍眉聳動，俊目放光，臉上泛起了一片濃重的殺機，冷冷說道：「姑娘當眞要逼在下出手麼？」

他這一發怒，自然具有一種威嚴，伍明珠不自覺生出了畏懼之心。呆了一呆，道：「你無憑無據的，怎麼能硬說我們得到了陰陽刀訣？」

藍衫人道：「伍姑娘，妳可以否認，不過，妳可知道否認的後果麼？」

伍明珠道：「什麼後果？」

藍衫人道：「我已經說過，這陰陽刀訣貽害武林，在下相信姑娘，只要妳肯定說一句，沒有見到那陰陽刀訣，在下回頭就走，決不……」

伍明珠接道：「以後呢？」

藍衫人道：「以後，如若被在下查出來這件事情，姑娘付出的代價就大了。」

伍明珠道：「願聞其詳。」

藍衫人道：「我可能出手殺人。」

伍明珠道：「殺我？」

藍衫人道：「凡是和此事有關的人，都可能受到妳謊言的拖累。」

事態很嚴重，井望天不能不說話了，笑了一笑，道：「少俠，能不能把姓名見告？」

藍衫人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有這個需要麼？」

井望天道：「少俠，很需要，至少，我們應該先瞭解你的身份，對麼？」

藍衫人又沉吟了一陣，道：「事實上，在下就算說出了我的姓名，你閣下也不認識。」

井望天道：「江湖上有三個後起人才，閣下是否其中之一。」

藍衫人避開了正題，笑一笑，道：「在下江玉南，老前輩聽人說過麼？」

井望天喃喃自語道：「江玉南，江玉南，沒有聽人說過。」

江玉南笑一笑，道：「這就是了，晚輩初出茅廬，識人不多，自然很少有人識我了。」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徐徐說道：「江少俠，彼此既不相識，江少俠又是居無定址的人，咱們如何能放心把東西交給江少俠？」

江玉南道：「說得也有道理，但在下願以本身一點淺薄成就，作為取得刀訣的保障，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井望天道：「江少俠準備咱們見識一些什麼？」

江玉南笑笑道：「這要老前輩出題目了？」

井望天心中暗道：這年輕人好生狂傲，就算你武功上有些成就，也不能如此的托大，你要我給你出個題目，那自然是要想盡辦法刁難你的題目了。

心中念轉，口中不禁說道：「江少俠的意思，是要老天海闊天空的隨便想個題目？」

江玉南道：「這個麼？還要老前輩成全一二，總要在人力可及的範圍之內。」

井望天心中忖道：怎生想出一個題目，一舉之間，能夠考出來他的輕功、內力和招數上的總成就，才能一目瞭然。

但想出這樣一個題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伍明珠低聲道：「二叔，這人好狂傲，咱們要想個難題窘窘他。」

井望天道：「二叔正在想。」

伍明珠道：「姪女有一個題目，不知當不當用？」

井望天道：「好！妳說說看。」

伍明珠提高了聲音，道：「姓江的，我出的題目算不算？」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算，不過，不能超越常情。」

伍明珠道：「我的題目說難不難，這世上很多人都可能做得到，說容易，可也不算容易。」

江玉南道：「只要有人能做得到，在下自信也能辦到。」

伍明珠伸手拔下了頭上一枚金釵，道：「你看看，把這枚金釵找回來。」

暗中運內勁，金釵出手，破空而去。

良久不聞聲息，夜色中不知金釵飛向何處。

江玉南靜靜的站在原地，臉上帶着微笑。

伍明珠問道：「姓江的，你看到了沒有？」

江玉南道：「看到了。」

伍明珠道：「好！你去把我那枚金釵找來，我們就交出陰陽刀訣。」

江玉南道：「這麼說來，姑娘已經得到那陰陽刀訣了？」

伍明珠道：「這你不用管，反正你找到那枚金釵，我就交出陰陽刀訣。」

江玉南突然把目光轉注到井望天的臉上，道：「前輩，這位伍姑娘說的算不算數？」

伍明珠道：「話出我之口，自然是算數。」

江玉南沒有理會她，甚至沒有回頭望她一眼。

兩道凌厲目光，一直盯注在井望天的身上。

井望天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少俠，她既然把話說出了口，自然不會失信於你。」

江玉南道：「好！有你老前輩這一句話，我就放心了。」

伍明珠撇撇小嘴，道：「那枚金釵，落入湖心之中，你能找回來，我立刻交出陰陽刀訣。」

江玉南淡淡一笑，緩緩伸出了右手，道：「姑娘，看看這是不是妳投入湖中的金釵。」

伍明珠伸手取回，看了一眼，頓時呆住了。

井望天也楞在了當場，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明珠，是不是妳的金釵？」

伍明珠點點頭，道：「是！」

井望天突然一抱拳，問道：「少俠，高明，高明，這枚金釵，你怎麼取到了手中？」

江玉南笑一笑，道：「在下幸未辱命，唯一的不同之處，我沒有跳入湖中，伍姑娘可以交出陰陽刀訣了。」

伍明珠道：「這……這……」

江玉南臉色一變，劍眉微聳，冷冷笑道：「姑娘，可是想變卦麼？」

伍明珠訕訕的道：「沒有，我沒有想變卦。」

江玉南道：「好，那就交出那陰陽刀訣。」

伍明珠道：「我雖是女人，但說話算話，那刀訣不在我的身上，等一會，我帶你去取，不過，我想知道一件事，不知你可否見告？」

江玉南道：「只要我能說的，定當奉告。」

伍明珠道：「我明明把金釵投了出去

，怎會落在你的手中？」

江玉南笑道：「姑娘感覺到妳已投了出去，其實妳手向後揚的時間，金釵已到了區區手中。」

伍明珠道：「那我投出的是什麼？」

江玉南道：「是一截松枝。」

伍明珠道：「你取走了金釵，換了一截松枝在我的手中？」

江玉南道：「不錯。」

伍明珠說道：「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江玉南道：「如果姑娘知道，自然不會和在下賭了。」

伍明珠回顧了井望天一眼，道：「二叔，你常常告訴珠兒一句話，今天我總算是明白了。」

井望天道：「哦！什麼話？」

伍明珠笑笑道：「天外有人，人外有人。」

井望天微微一笑道：「江湖之大，能人高手很多，像江少俠這樣高明的人，倒也少見。」

伍明珠道：「二叔，咱們要交出陰陽刀訣了？」

井望天笑道：「妳答應了人家，自然要履約守信。」

伍明珠道：「可惜，大哥一條命，白白的犧牲了，咱們找到了他用性命保留下來的東西，却被我一句話輸了出去。」

井望天道：「這該給妳一個很大的教訓，以後，千萬不能隨便和人打賭。」

江玉南肅然的，說道：「姑娘，交出陰陽刀訣，不僅是武林之福，也是姑娘之福。」

伍明珠道：「我不明白你的話。」

江玉南道：「那是因為姑娘不瞭解陰陽刀訣。」

仰臉望天，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那是古往今來，刀法中最邪惡的一種，招數冷厲，十分引人，但最重要的是，習練這種刀法的人，會……」

突然有所警覺，住口不言。

伍明珠道：「會怎麼樣？你為什麼不說下去？」

江玉南說道：「回姑娘，這話很難啓齒。」

井望天道：「聽說習練這種刀法，能把一個淑女變成蕩婦，是麼？」

江玉南道：「是！」

伍明珠道：「怎麼會呢？那只不過是一種武功，怎會和一個人的品德有關？」

江玉南道：「絕對有關，一個人，練習一種武功，必須要全力以赴，把全部的精神都投進去，才能登大成之境，陰陽刀訣的邪惡，就在它刀招兇毒，出手狠辣，給人一種冷酷的快感，定力不够的人，一旦學上了頭，就無法把守，他要不停的學下去。」

伍明珠道：「我給你陰陽刀訣可以，不過，我交給你之前，我要閱讀一遍，憑我的記憶，能够記多少，我就記多少。」

江玉南道：「不行，妳一招也不能學，更不能閱讀一遍。」

伍明珠道：「你別忘了，那是我大哥拿他一條性命，保留下來的遺物，如非我大哥不惜一死，這本陰陽刀訣，也許早已落入別人手中了。」

江玉南道：「妳的才慧越高，記憶之能越好，看一遍，就留下毒害越深。」

伍明珠道：「此話怎講？」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姑娘，我沒有看過陰陽刀訣，也沒有練過那種刀法，但我知道它的壞處，我只學其中幾招刀法名稱，姑娘或可明白。」

伍明珠道：「你說說看。」

江玉南道：「陰陽刀訣中，一共有七招最兇殘的手法，我只記得其中兩招的名稱，第一招叫作『顛鸞倒鳳』。」

伍明珠臉一紅，沒有接腔。

不接腔是有些害羞，二是還想聽聽第二招。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接道：「第二招叫作『如膠似漆』。」

伍明珠紅着臉，說道：「你既然沒有看過那陰陽刀訣，怎會知道這些招術的名稱？」

江玉南說道：「這是一位前輩奇人，對在下的指點，也正是在下要找刀訣的原因。」

伍明珠已經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和家人相差得太多，心中那一股傲氣頓然消失。

輕聲說道：「你眞的要當我們之面，毀去那本刀訣？」

江玉南道：「姑娘放心，在下不會留下這樣一個大害於人間。」

伍明珠道：「二叔，那陰陽刀訣，既是邪惡武學，留下它，害人不淺，倒不如把它交出來了。」

井望天微微一笑道：「賢姪女，咱們既然在江湖上走動，就該為江湖同道謀福，二叔很贊成妳交出刀訣的決定。」

伍明珠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公子，我們可交出刀訣，不過，小妹也有一事相求，還望公子玉成。」

江玉南心中忖道：這丫頭刁鑽狡黠，又不知想出什麼新的花樣刁難我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如是能够答應的，決不讓姑娘失望，如是不能答允，那只有請姑娘多多原諒了。」

伍明珠道：「我大哥為了那一本陰陽刀訣，送了性命，可惜，他死得太快了，沒有說出詳細的內情，只知他誤入絕情谷，被人點瞎了雙目，以後，又重傷在天駝叟的掌力之下……」

江玉南接道：「姑娘可是要我替令兄報仇，搏殺天駝叟麼？」

伍明珠道：「搏殺天駝叟，我們伍家堡還有對付他的力量，不敢煩勞。我想進入絕情谷中瞧瞧，希望江兄能引導我們同往一行。」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不過，在下也希望姑娘能答應區區一件事。」

伍明珠道：「什麼事？」

江玉南說道：「第一，進入絕情谷，姑娘要絕對聽從在下的指點，不可擅自行動。」

伍明珠道：「我答應，還有麼？」

江玉南說道：「第二件事，在下只能帶妳進入谷中看了情勢，不能闖入人家廳堂、居室，而且，也不能停留一個時辰以上。」

伍明珠點頭道：「這些條件，我都答應。」

江玉南說道：「好！在下也答允姑娘了。」

井望天沒有插口，一直靜靜的站着，聽兩個年輕人互逞心機。

伍明珠轉身帶路，井望天，江玉南緊隨身後。

她記憶之力過人，雖然在夜色之下，仍然找到了那埋伏陰陽刀訣的地方。

但她挖去了積土，登時面色大變。

「下午埋好的陰陽刀訣，竟然已經不在那裏了。」

井望天一皺眉，道：「糟，咱們埋下這陰陽刀訣時，一定被人瞧到了。」

伍明珠一臉焦急之色，道：「二叔，當時咱們十分小心，回顧無人。」

江玉南看兩個人都不是裝作，不禁歎了聲道：「兩位也許記錯了地方，天色將亮，等天亮之後，咱們再找找就是。」

聽到了這幾句安慰之言，伍明珠更加難過，只急得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他雖然很聰明，但究竟未經歷事故的純潔少女，一旦發覺了自己的計劃，竟然是自作聰明，頓覺難過萬分。

井望天輕輕吁一口氣，道：「明珠，不要哭了，這件事也不能全部怪妳，我走了大半輩子江湖，竟也如此失策，咱們應該把刀訣帶在身上的。」

江玉南道：「其實，這件事，也該怪我。」

伍明珠道：「怪你？怎能怪到你的身上？」

江玉南道：「中州三傑，乃武林中堂堂正正的人物，我如在初見兩位之時，說明內情，也不會有這樣一樁事了。」

井望天道：「江少俠，今夜之人，大部份是爲那條白鱔而來，但我想少俠如能仔細的想一想近日中的見聞，可能會發覺也有爲刀訣而來的人。」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知道此事的人，不會太多……」

伍明珠接道：「天駝叟重傷我哥哥，是不是爲了那陰陽刀訣？」

江玉南道：「照道理，天駝叟不應該知道這件事情，除非令兄洩漏了什麼內情給他。」

伍明珠道：「江公子，你不會感覺到我們在施詐吧？」

江玉南搖搖頭道：「我相信中州三傑，也相信姑娘……。」

神情忽然間變得十分嚴肅，接道：「不過，此事關係重大，如不能及時尋回，三五年後，很可能又替武林中帶來一場刧難。」

井望天道：「想不到我井某人終日打雁，今日竟被雁啄瞎了眼睛。」

江玉南道：「事已如此，急在善後，在下如找不回陰陽刀訣，很難向那位前輩交代，兩位還請再費心找找，兄弟就此別過。」

一抱拳，轉身而去。

伍明珠道：「江公子留步？」

江玉南停下脚步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伍明珠道：「你答應帶我到絕情谷的事……」

江玉南接道：「找不回陰陽刀訣，在下內心焦慮如焚，絕情谷的約定，只有暫時留諸異日了。」

伍明珠道：「江公子，我們找到陰陽刀訣，又如何和你連絡呢？」

江玉南道：「在下此去，居無定址，連我也無法知曉自己會行踪何處，兩位如找到陰陽刀訣，就請先回伍家堡，在三個月之內，定然到貴堡一行。」

井望天一直在凝目沉思，此刻突然接口說道：「江少俠，井某人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不知江少俠的看法如何。」

江玉南道：「井老請說。」

井望天道：「在下覺着，取走那陰陽刀訣的人，不但是一位心機很深，而且，可能又很貪的人，如是他取去刀訣，再行食下通靈白鱔之血，不但可以助他刀法速成，也使他功力猛進……」

江玉南哦了一聲，道：「井老的意思是說，那人也追入絕情谷去？」

井望天道：「至少，就目下的情景而言，那是一條比較接近的綫索。」

江玉南道：「還是井老閱歷豐富，看法深入。」

伍明珠道：「江公子不如到絕情谷中一行，也可以履行你所答允的約定了。」

江玉南道：「好！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動身。」

井望天似是突然想到了什麼，低聲說出了誘敵之法。

江玉南道：「這個，雖然有些碰運氣的成份，但不失一個可行之策。」

江玉南、伍明珠先行離去，直撲東南方。

井望天四顧了一眼，才振袂而起，直撲正東。

井望天的設計沒有落空，就在三個人離去不久，一個穿青衣的少女，緩緩由一塊隱身的大石後面轉了出來。

那青衣少女先在伍明珠挖掘之處看了一陣，冷然一笑，轉身而去。

但見人影一閃，江玉南當先出現，攔住了去路。

井望天、伍明珠，分由兩面包圍了過來。

江玉南神情冷肅，雙目中神光如電，射在那青衣女子身上，却一直未曾開口。

井望天冷笑一聲，道：「姑娘，拿出來吧！」

青衣女子說道：「什麼事？要我拿什麼？」

井望天道：「陰陽刀訣……」

青衣女子道：「什麼陰陽刀訣，我沒有見過。」

井望天道：「至少，姑娘還沒有時間仔細翻閱那本刀訣，它是武林中最邪惡的刀法之一，練成這種刀法的人，連性情也要跟着改變……」

青衣少女道：「有這等事？」

井望天道：「井某人一生不打誑語，說出的話……」

青衣少女淡然接道：「就算你說的句句眞實，但那與我何干？」

井望天冷冷說道：「姑娘，酒有兩種吃法，一種是敬酒，一種是罰酒。」

青衣少女怒道：「怎麼？你們準備搶人？」

伍明珠道：「爲了那本刀訣，咱們只好得罪了。」

青衣少女道：「要打架麼？」

江玉南突然開了口，語氣冷厲的說道：「妳是絕情谷中的人？」

青衣少女怔了一怔，說道：「是又怎樣？」

江玉南道：「絕情谷來了不少的人，既帶走了白鱔，又想帶走刀訣？」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欲言又止。

江玉南道：「妳們閉關自守，立了不少怪規矩，但居於一谷，爲害究屬有限，如若妳們鬧出了絕情谷，那就很難叫人容忍了。」

青衣少女擧手理一理飄拂的長髮，緩緩說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江玉南道：「姑娘，此時此情，妳就算很善裝作，只怕也於事無補了。」

青衣少女大約已看出來情形不對，態度忽然一變，微微一笑，道：「諸位就肯定我是絕情谷中人，又肯定我拿了陰陽刀訣麼？」

井望天心中一動，道：「姑娘的意思是？……」

青衣少女接住說道：「我已經告訴了你們，我沒有拿陰陽刀訣，你們爲什麼不信？」

井望天道：「姑娘來得很奇怪，所以很難叫人相信和姑娘無關。」

青衣少女道：「怎麼樣才能使你們相信我的話？」

伍明珠道：「姑娘如若願意自表清白，何不讓我們搜查一下？」

青衣少女道：「可以，如東搜查不出來，那將如何？」

伍明珠怔了一怔，道：「妳願意叫我們搜查？」

青衣少女道：「搜查出來，不但東西由你們取走，我也願意聽憑你們的吩咐，如是你們搜不出來，對我如何交代？」

伍明珠怔住了，回顧井望天一眼，道：「二叔，咱們怎麼辦？」

她究竟是未經世故的人，心地仍然很純潔，那青衣少女一唬，竟然把她給唬住了。

井望天說道：「姑娘眞願叫咱們搜查麼？」

青衣少女道：「如果我不許你們搜查一番，不但你們心中有未甘，只怕我也很難離開此地了。」

井望天道：「好，姑娘既有此意，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明珠，去，仔細的搜查一下。」

青衣少女道：「慢着，咱們還未說淸楚，你們如果搜不出來，該當如何？」

井望天道：「如是搜不出來，咱們就恭送姑娘離此。」

青衣少女一皺眉頭，道：「這算什麼賭約，我不是太吃虧了？」

井望天道：「除此之外，在下就想不出好辦法了。」

江玉南一直沒有說話，只用一對星目凝注着那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被那兩道目光，看的心中十分不安，輕輕嘆息一聲，道：「好吧！看來，我如果不讓你們搜，你們決不會放過我！」

緩緩閉上雙目。

伍明珠快步行了過去，道：「咱們都是女兒之身，想來，也沒有什麼忌諱。」

伸手在那青衣少女身上摸了起來。

井望天感覺到情形有些不對，急急叫道：「明珠，小心一些……」

但已經晚了一步，那青衣少女已在伍明珠搜身之時，突然右手一翻，抓住了伍明珠的右腕，左手迅快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把明亮的七首，抵在伍明珠的咽喉之上，冷冷說道：「你們動一動，我就割斷她的喉管。」

井望天呆住了。

江玉南也有着意外的感覺。

伍明珠輕輕歎息一聲，道：「二叔，江湖上竟是這樣陰險！她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一來，暴露出了她的陰謀，你們不用担心我，只管出手，那陰陽刀訣，關係着武林刧運，我一個人的生死，算得了什麼呢？」

井望天心中暗道：「這丫頭，雖然落入了敵人之手，但她這份聰慧、沉着，却是叫人佩服，日後如若稍加歷練，定可担當大任。」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明珠，這話很有道理，妳的死，不但對江少俠有了交代，而且對整個武林同道，也立了一件大功，這件事，可以傳揚武林。」

伍明珠道：「所以，姪女兒覺着死的很值得。」

江玉南突然接口說道：「不，妳不能死？」

伍明珠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一個人的生命很寶貴，怎能輕易言死？」

伍明珠道：「江兄，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難道小妹這樣的死法，還不値得麼？」

江玉南道：「至少，姑娘還未到必死之時。」

目光轉到那青衣少女的身上，緩緩說道：「姑娘，咱們可以談談吧！」

青衣少女的年紀不大，但却狡黠得很，一直靜靜的站着，聽幾人談話。

直到江玉南問到她，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妹目下環境，十分微弱，實不足與諸位談條件，不過，你這位兄台說的不錯，生命很可貴，小妹不得不用些手段了。」

江玉南道：「這不過使絕情谷中人更加深認識而已。」

青衣少女道：「兄台姓江麼？」

江玉南道：「用不着通名報姓，在下只想知道姑娘的條件。」

青衣少女道：「放我離開此地，我放了這位姑娘。」

江玉南說道：「妳是不是留下陰陽刀訣？」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如肯留下陰陽刀訣，也不用擄這位姑娘了，你們一個個五官端正，一臉正氣，不像是邪惡之人，我如交出了陰陽刀訣，想來也不會殺我了……」

江玉南接着道：「對！咱們會放了姑娘。」

青衣少女又道：「問題發生在我的身上。」

江玉南道：「哦！妳有什麼問題？」

青衣少女道：「因爲我不願意交出陰陽刀訣，所以，才抓了這位姑娘，當作人質。」

江玉南道：「姑娘似乎是有一點自鳴得意？」

青衣少女道：「我當然會有一種快樂的感覺，我救了自己，把自己由一種極端惡劣的形勢中，解脫出來。」

江玉南道：「咱們時間寶貴，不願和姑娘多費唇舌，妳放開了伍姑娘，可以去了？」

青衣少女笑道：「這位兄弟，就憑這兩句話，就能叫我相信麼？」

江玉南道：「不相信，妳自己說個辦法出來。」

青衣少女道：「讓這位姑娘跟着我走……你們不會跟踪，兩三里後，我就放了她，自然，我會點了她的穴道，讓她無法追我，也無法動手。」

伍明珠大叫，道：「這個條件千萬不能答應，這丫頭狡猾的很，她可能會殺了我。」

語聲一頓，接道：「二叔，你出手！你有追魂秀才之稱，出手快如閃電，她未必來得及殺我。」

青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一個人的性命，只有死一次的機會，姑娘最好不要冒險。」

伍明珠道：「我不怕死，別想用死亡來威脅我。」

青衣少女冷笑一聲道：「我知道妳不怕，因爲就算妳心中害怕，也不會說出來，但他們兩位不能賭，尤其是妳那位二叔，妳如死了，他如何向妳爹交代，令尊正懷喪子之痛，再丟了一個女兒，我看他那條老命也差不多了。」

伍明珠道：「妳怎麼對我家的事如此瞭解？」

青衣少女道：「這事何足爲奇，咱們知道的事，比妳想像中要多十倍。」

江玉南道：「姑娘，我們答應，不過，不是兩三里外，而是我們目力能看到的地方。」

青衣少女道：「可以，你們不准跟過去，跟過去我就立刻殺了她！」

伍明珠急急說道：「這個不准……」

江玉南不再理會伍明珠，一揮手，道：「妳請吧！」

青衣少女伸手點了伍明珠的啞穴，尖刀逼在伍明珠的後心之處，向前行去。

伍明珠確實已把生死置到度外，雖然在尖刀逼迫之下，仍然不肯舉步。

井望天歎息一聲，道：「孩子，好好的去吧！陰陽刀訣，我們可以再找回來，人死了却不能復生。」

伍明珠口不能言，但臉上却是一片激忿之色，雙目中流下來兩行淚水。

那青衣少女把伍明珠帶上一座峯頂，扶着伍明珠坐在一塊大岩石上，高聲說道：「你們聽着，一頓飯工夫之後，你們再上來，我藏在她的身後，你們如不守約定，我就出刀殺了她，我不出警告，你們自己去算這筆賬吧！」

江玉南緩緩坐了下去，道：「咱們坐着等。」

但聞那青衣少女高聲說道：「別坐下去，站起來，我要看到你們。」

江玉南人已坐了下去，聽得那青衣少女喝叫之聲，只好又站了起來。

井望天道：「這丫頭的年紀不大，但却像是多年在江湖上走動的很久。」

江玉南道：「這絕情谷看來咱們非得去一趟了。」

井望天搖搖頭，嘆一口氣。他是老江湖，閱歷豐富，但這一個年紀輕輕的小丫頭，行事老練、周密，使他竟有着自歎弗如之感。

青衣少女隱在伍明珠的身後，藏身之前，還故意舉一舉手中的尖刀。

面對着一個如此刁猾的敵人，井望天已失去了冒險的勇氣。

江玉南原本想坐下身子，借叢草掩護，繞一個方向過去，以他快速的身法，相信可以追上那青衣少女。

但被那青衣少女揭穿之後，他竟然也失去了冒險的勇氣。

兩個人就站在原地等。

直等到將近一頓飯的時光，才緩緩行了過去。

伍明珠呆呆的坐在大岩石上，那青衣少女却早已走得不見影兒。

井望天右掌連揮，拍活了伍明珠的穴道。

伍明珠突然雙手蒙面，哭了起來。

井望天道：「明珠別哭了，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那丫頭只不過十七八歲吧，想不到竟然那樣狡猾，連我也沒有想到，何況妳是初入江湖。」

伍明珠道：「都是我，處處自作聰明，明知這地方聚集了不少武林人物，我竟要把陰陽刀訣埋起來，唉！本來這已經錯了，却又因爲我受人所制，使你們白白放過了取走刀訣的人。」

江玉南道：「姑娘，她走的那個方向？我去追她。」

伍明珠搖搖頭，說道：「她點了我的穴道，使我口不能言，身不能動，悄然退走。」

井望天道：「這丫頭的狡猾，不輸江湖上積年的老賊，看來，她已經走了一陣工夫，追之無及，好在咱們已經知道了她來自絕情谷。」

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言。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兩位，要查的事，已經查明了，是否準備到伍家堡去吧？」

他措詞委婉，但含意却很明顯，不願帶兩人同到絕情谷去。

井望天還未想出該如何回答，伍明珠已搶先說道：「你已經答應過了帶我們到絕情谷去。」

江玉南有些爲難的說道：「不錯，我答應過兩位，不過，絕情谷是江湖上著名的凶險之地，兩位如無非去不可的原因，似乎用不着冒險了。」

伍明珠道：「絕情谷都有些什麼凶險，竟使江湖上人人視爲畏途？」

江玉南道：「令叔久年在江湖上走動，對此事想必早已聽聞甚多……」

望了井望天一眼，發覺井望天並無回答之意，只得接口說道：「據說那絕情谷主，憤世嫉俗，才立下了很多奇怪的俗規，第一是不准男子入谷，凡是進入谷中的男人，最輕的發落是點瞎雙目。」

伍明珠道：「這一點，小妹除外，我是女兒之身，不犯此條。」

江玉南道：「女孩子進入絕情谷，也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投入絕情門下，一條服下她們的無憂神丹。」

伍明珠道：「什麼是無憂神丹？」

江玉南道：「聽說那是一種可使人失去記憶的藥物，明白點說，服下此藥，人就變成了一個白痴，渾渾噩噩不知道過去未來。」

伍明珠道：「絕情谷主也是女人，爲什麼對女人立下這麼嚴苛的規戒？」

江玉南道：「姑娘，絕情谷三個字，已經說明了她們的爲人：斷情、滅性、斷義、絕親，老實說，絕情門下弟子，已不能稱之謂人了。」

井望天突然接了口，道：「江少俠，絕情谷的傳說，井某人倒也略有所聞，不過，她們這一切作爲，只限於一谷之中，從不和江湖中人來往，所以，武林同道，也沒有問過她們，此刻，她們活動的範圍，似乎是已經離了絕情谷，這就有些嚴重了。」

伍明珠道：「無論絕情谷中的規戒如何嚴苛，但絕情門下弟子，只限於冷酷、無情，但那位姑娘滑得很像泥鰍，毒得像條蛇，遇事的冷靜、沉着、陰險、狡詐，絕不像在絕情谷長大的，倒像是一個多年在江湖上闖蕩的女賊。」

江玉南點點頭，道：「多謝姑娘提醒，在下就此別過。」

一抱拳，轉身而去，伍明珠開口急叫，却被井望天示意阻止，說道：「明珠，他不帶咱們去絕情谷，難道咱們自己就不會去麼？」

輕輕吁了一口氣，伍明珠低聲道：「二叔，珠兒好慚愧，如果那江玉南追不回陰陽刀訣，日後這江湖上的一場災難，咱們也是罪魁禍首。」

井望天道：「孩子，妳想的太多了，咱們已盡了最大的心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說起來，可眞也是一個奇怪的事，當時，我看得十分仔細，但仍然把她忽略了。」

伍明珠四顧了一眼，接道：「二叔，你看了這裏的形勢麼？」

井望天道：「哦……」

伍明珠道：「只有兩個地方，可以瞞過咱們的耳目。」

井望天道：「那兩個地方？」

伍明珠道：「一個是咱們身邊的樹，另一個，就是她們存身的大石之後，那巨石下面，有一個可以藏身的土坑，坑口爲叢草所掩。」

對伍明珠的精密觀察，井望天不能不心生佩服，點點頭，道：「妳的精微觀察，和胆大論斷，證明了妳的機敏才智，妳如再增加一些江湖閱歷，實是一個很傑出的人才。」

伍明珠苦笑一下，道：「我現在明白了經驗的重要，不經過這一場變化，我絕對想不到一個和我年齡相若的小姑娘，竟是那樣的陰沉。」

井望天道：「明珠，英侄的死因大概已查清楚了，咱們先回伍家堡一趟……」

伍明珠接道：「二叔，咱們不去絕情谷了？」

井望天道：「去！但不能就這樣無聲無息的去，回去和妳爹和三叔商量一下，再去不遲。」

伍明珠道：「不！那就來不及了，要去咱們現在去，一品刀金長久帶人追入了絕情谷，江玉南去找她要追查陰陽刀訣，江湖上三秀之一的金劍銀衫客，也被金長久拖了去，這些人都不是易與之輩，絕情谷只大費手脚，咱們現在去，正趕上這場混亂。」

井望天略一沉吟，道：「不錯，咱們這就趕去。」

伍明珠道：「二叔，你知道那有個地方麼？」

井望天道：「只聽人說過一個大概的地方，不過，那絕情谷，乃是極爲有名的地方，咱們只要去找，就不難找到。」

伍明珠點點頭，道：「以二叔豐富的江湖閱歷，姪女相信可以找到。」

事實上，尋找絕情谷並不是太難的事，因爲，一品刀金長久的追踪絕情谷，表面上，只帶着金劍銀衫客田榮、魔手齊四，和小蛇女及兩個抬轎的從僕同行，事實上，金長久趕往絕情谷的事，已經由他派人通知了七刀塘。

七刀塘在江湖上雖然很少活動，但他們的實力，一直使江湖上爲之側目，至少，沒有人願意去招惹他們。

絕情谷是江湖上很有名的地方，那地方奇怪的規矩，和傳說中的奇幻風情，無一不充滿着誘惑。

但進入絕情谷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逃過那規律制裁，都被弄瞎了雙目。

奇怪的是，每一個受傷害的人，談起了絕情谷中事，似是仍有着無限的神往、回味。

他沒有說出絕情谷有什麼動人之處，但他臉上的神色，却告訴了別人，雖然被弄瞎了一對眼睛，但是，却頗有不虛一行之感。

這就造成了絕情谷的神秘。

聽起江湖上的傳說，絕情谷中，似乎是有不少隱密洩漏出來，但如是眞的追究起來，却又是那點皮毛。

綜合江湖上這些傳說，絕情谷是一個叫男人嚮往，但又心中害怕的地方。

那裏面有無數美女，那裏有無數的凶險。

伍明珠一路上，只要有機會，就不停的問絕情谷中的事。

井望天多年在江湖上走動，有關絕情谷的傳說，可說是無所不聞，但他能夠說出來的，表面上聽起來有很多的事情。

但經伍明珠歸納一起，却就是那幾件，三五句就可以說完的事。

這原本是一條淒淸小路，但此刻却有不少的武林人物在行走。

（未完・五）

珠緣佛劫龍鳳配

各派齊聯手 追查幕後人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一龍帶住蘋兒到甘家堡找堡主甘嵩，冒充是鎮遠將軍麾下的侍衛，鎮遠將軍是邊塞元戎，是鎮北侯的副帥，此次重兵圍困番酋，番酋想利用五行院梁丘皇在中原江湖作亂，騷擾朝廷，使鎮北侯撤兵，怕梁丘皇不肯就範，特派親信追風十六傑來甘家堡脅持梁丘皇妻兒，甘嵩雖然抵抗，終被擄去。葉一龍見計得售，便向甘嵩了解與梁丘皇的關係，另方面叫甘嵩追踪追風十六傑等人，說明自己去截回梁丘皇妻兒，免落入番酋之手，隨即告辭而去……追風十六傑爲首的錢震南見老七、老九擄走梁丘皇妻兒，便跟踪追來，却不見他們踪影，只見一老叟攔住去路，嗅到蘭香，衆人倒地不起……

只見戚信右目已爲暗器打瞎，一綫血絲緩緩溢流，胸腹等穴亦爲暗器所中，似不勝痛苦，混身顫抖，面孔扭曲，喉間呃呃出聲。

桓齊簡直不相信自己耳朶，平日忠誠不二的老僕戚信，居然喪心病狂向自己小主人下此毒手，目露駭異之色，乾咳一聲道：「老朽有句不當之言，不知可說不可說？不過先生請勿動怒。」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山主根本不信此人胆敢下毒，而且心疑在下怎麼知道這般清楚，不知是也不是？」

九指雷神桓齊不禁老臉一紅，訕訕答道：「先生委實料事如神。」

中年文士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玄秘之處，容在下詳細稟明山主。」說着虛空出指一點，戚信立時昏睡過去。

桓愛珍禁不住奪口讚道：「先生功夫委實高不可測！」

桓齊、楊繁亦大感驚奇。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令媛罹患怪疾之事，山主至交好友是否知情。」

桓齊不禁一呆，答道：「均知情。因老朽訪求名醫靈藥，當然是重託至交同道多方訪覓，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

「丐帮天地二老拜山之前，曾與在下提及令媛罹患疑難怪症之事，因此，在下聯想到雙燕堡少主葉一龍及擁翠山莊少莊主丘象賢之事。心疑令媛中了慢性不解奇毒，更是由近身之人以食物中放下少量毒藥所致，故而請天地二老留心察視山主及令媛身旁有無神情可疑之人……」

桓齊、楊繁不覺聽得出神。

只見中年文士咽了一口香茗後，接說道：「天地二老在貴山作客三日，便發覺戚信最爲可疑。於診視令媛及與山主交談時，戚信必藏在隱處窺聽。」說着微微一笑，說道：「他自以爲藏匿隱秘，神不知、鬼不覺！殊不料怎可逃過天地二老耳目之下！」

桓齊大驚道：「當時天地二老爲何不向老朽言明？」

桓愛珍却接口嗔道：「爹眞是老悖昏庸，天地二老說破其事，爹會相信麼？何況戚信力辯其無，沒有證據，怎可妄入人罪？看來先生並非今日來到敝山。」

桓齊哈哈大笑，說道：「爲父眞是老了。」

中年文士望了桓愛珍一眼，點了點頭，道：「小姐玉雪聰明，料事如神。不錯，在下來到貴山已有三天了，請山主勿見罪，三天內在下已十四度出入，暗中觀察戚信舉動，果然不出在下所料，三天內戚信曾進入廚房在送與令媛飲食中下了兩次毒。」

桓齊、楊繁相顧失色，駭異中年文士出入十四次，如入無人之境，更極感痛心戚信竟然喪心病狂若此。

中年文士嘆息道：「戚信亦是被迫，並非心甘情願，適才在下拜山時便發現戚信藏在花叢中，是以在下料定戚信必藏在窗外窺聽。」

桓齊搖首嘆息道：「肘腋之變，始料不及，但老朽想不透戚信爲何聽從他人脅迫？難道老朽便無能爲力嗎？」

中年文士道：「山主請不要激忿難受，稍時從戚信口中得知眞情，此中癥結端在那不解奇毒，梁丘皇始終未找出解救之策，是以梁丘皇先擇葉一龍，丘象賢及令媛下微量之毒，俾便查出武林中是否有人解此奇毒，再也可藉此挾制聽命於他。」說時，目注了桓齊一眼，接又道：「令媛不是昨晚毒性發作了麼？山主一定憂心如焚，是以今天才有梁丘皇下書索贈霹靂雷珠。」

九指雷神桓齊不由大驚失色。

中年文士忽戟指向戚信虛空點下。

戚信悠悠醒轉，强忍着椎心奇痛，哀喊道：「老奴只是偶經路過，並非有意窺聽，誣指老奴下毒，老奴縱死九泉也不甘瞑目。」

中年文士朗笑道：「戚信，你認識一個汪元興的人麼？已被我所擒，要否與你對證？」

戚信聞言不禁亡魂喪胆，知事機敗露，猶爭辯說道：「老奴不識什麼汪元興的人。」

中年文士太息，道：「你因何執迷不悟？如果實言稟知山主，不但山主可饒恕你不死，而且我還可與你妻兒老小診治復元。」

戚信不語。

中年文士知戚信意動，示意桓齊向他問話。

桓齊問道：「戚信，汪元興是何人？你是如何認識的？」

從戚信口中得知汪元興乃梁丘皇屬下高手，因戚信深受桓愛珍信任，舉凡買辦物事均由戚信去辦，是以每月戚信都要下山兩三趟。

戚信性嗜杯中物，每次下山都要去一家相識的酒樓飲上兩盅。

汪元興也是酒樓中的常客，每次必見，一回生，二回熟，汪元興借故親近，嘴巴又能說會道，因此竟成了酒友中莫逆之交。

一次，戚信帶同妻兒全家下山遊玩，又至酒樓用食，汪元興適好不在，飲食中途全家忽感體內不適，抽搐顫抖，其時汪元興正進入酒樓，見狀大驚，忙喚備車送去醫治，那時汪元興竟將他們帶入一幢無人廢宅。

這時汪元興才現出猙獰面目，直承他乃梁丘皇屬下，喂服了戚信一包藥，戚信痛苦顫抖全失，但綿軟無力。

然而戚信的家小却不曾解救，戚信哀求汪元興，並言往日無怨，近日無仇，爲何如此對待他？汪元興命戚信獨自返山，密帶一包藥粉放入桓愛珍的飲食內，否則他的家小性命難保。

這時九指雷神怒喝一聲道：「戚信，這是什麼時候事？」

戚信道：「就在山主離山前往雙燕堡第三天！」

中年文士道：「以後的事山主也不要問了，眼前山主仍然佯裝不知，修書回覆梁丘皇，就說隨後趕往五行院，並答稱沒有什麼霹靂雷珠！」

桓齊長嘆一聲道：「也只好如此了，不知梁丘皇從何處得知老朽有霹靂雷火珠之事？」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揚掌虛空一拂，戚信立時昏睡過去，然後說道：「在下說話算話，且將戚信移至屋外，稍時再爲施治。」

說着由懷中取出一隻細小朱紅葫蘆，傾出三粒菀豆大小，碧綠色藥丸，遞向桓齊，道：「請用無根水喂服令媛！」

桓齊接過，謝了一聲。

桓愛珍服下丹藥，中年文士忽指出如電，虛空在桓愛珍身上點了三處穴道，桓愛珍只輕嗯了聲，倒向榻上。

九指雷神桓齊不禁面色一變，道：「先生這是何意？」

中年文士知桓齊誤會對其女不利，不由微微一笑道：「山主認爲在下有何異圖麼？」

九指雷神不禁老臉一紅，忙道：「不敢，老朽只是不明用意，關心太過，請問先生而已。」

中年文士道：「令媛自幼深受山主喜愛，一身武功盡得山主眞傳，自罹遭奸人暗害後，以本身眞氣內力與毒性搏鬥，毒性原已岔入旁經，鬱結凝聚，換在旁人早就纏綿床榻，苟延殘喘，日漸油盡燈滅，幸爲靈藥所護。但有一害處，把毒性逼住在旁經內，發作時毒性激撞，是以倍感痛苦，在下之藥，乃以毒攻毒，其痛苦更是難禁，是以在下封了令媛數處穴道，使痛苦減弱，本來只須兩時辰可以痊癒，如此一來非須一個對時不可。」

九指雷神桓齊恍然大悟，長施一揖連聲致歉。

中年文士忙稱不敢，道：「楊老師請去穩住五行院來人，山主速修書回覆梁丘皇。」

楊繁應命走去。

桓齊與中年文士相偕退出，逕望一間密室走入。

中年文士與桓齊密語良久。

桓齊不禁軒眉笑道：「原來天地二老索贈霹靂雷火珠，就是先生需用，本來老朽研製霹靂雷火珠極爲隱秘，僅天地二老知情，當年煉製時，不能分心旁騖，必須全神貫注，小心翼翼，若一不愼，不但粉身碎骨，而且數十丈方圓內頓成焦灰，又恐凶邪覬覦搶奪，是以懇請天地二老守護，只不知梁丘皇爲何知之？」

中年文士微笑道：「此乃天地二老故意漏出風聲，使梁丘皇警惕，不敢對山主輕舉妄動，虛虛實實，山主回信堅稱沒有霹靂雷火珠，梁丘皇定然疑信參半，更心神不寧，舉止失措。」

桓齊哈哈大笑道：「老朽昏庸，見事不明，究竟是老了。」說着濡筆揮毫，修書回覆梁丘皇。

這一天一夜，桓齊、楊繁與中年文士談得異常投機，相見恨晚。

不過中年文士的姓名，來歷一直避而不言，桓齊也不問，在天地二老來函上已言明日後必知，不可窮詰中年文士來歷等語。

第二天將近午刻，中年文士與桓齊、楊繁在前廳聚飲時，女婢來報小姐已回醒，神清氣爽，病容全無，只不過小姐忽覺腹痛如絞，令婢子來此相問。

中年文士笑道：「不妨事，腹中之毒下盡便可痊癒。」

桓齊大喜，離座而起同往探視。

中年文士走在最後，到達桓愛珍所居精舍之外。

桓齊轉面忽發現中年文士身形已杳，不禁一呆。

楊繁更感震驚，原來他雖在前中年文士在後，只不過一肩之距而已，相互尚在談話，倏忽之間竟形影消失無踪，不禁相顧駭然。

桓齊先是一怔，繼又慨嘆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賢弟，你我都老了。」

九指雷神桓齊與無影太極手楊繁坐在外面客室，片刻，桓愛珍已獨自不用由婢女摻扶，蓮步姍姍走入，清瘦雙靨呈泛一

層薄薄的紅暈。

桓愛珍不待其父出言，道：「女兒腹中餘毒下盡，已經痊癒了。」頓時發現中年文士不在座，眸露幽怨之色道：「那位救命恩公已不辭而別麼？」

桓齊詫道：「珍兒爲何知道恩公不辭而別？」

桓愛珍道：「女兒不止知道恩公會不辭而別。而且，這位恩公不是中年文士，是個丰神倜儻，翩翩不羣的美少年。」

九指雷神桓齊不禁哈哈大笑道：「珍兒說話竟是越來越奇了！」

桓愛珍嗔道：「虧爹還是一山之主，武林名宿，竟連他姓名，來歷，年歲絲毫不知情。」

桓齊道：「這怪得了爹麼？爲父遵天地二老之囑也錯了不成。」

忽見一短裝漢子捧着一封書信進入。

楊繁道：「此是何人下來書信？」

壯漢搖言答道：「恕小的不知，信由樵夫送來，說是一位中年先生託交，山主一閱就知。」

桓齊接過拆閱，便是面現愉悅笑容，漸面生嚴肅，目泛怒光。

楊繁投以桓愛珍驚詫的目光，道：「山主是這老弟所寫的麼？」

桓齊點了點頭，在函中傾出一粒朱紅清香撲鼻丹藥，轉顏笑道：「珍兒，妳恩公賜服一粒丹藥，命妳清晨勤習吐納，三月之內武功全復，而且大爲增進。」

桓愛珍喜不自勝，展靨嬌笑道：「眞的麼？」接過一口服下。

楊繁問道：「山主閱信時爲何面有怒色。」

桓齊霍地立起，道：「本山尙有五行院奸細臥底，這位老弟從惡賊汪元興口中得知均書於函內，賢弟，你我速去議事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網打盡！」相偕急步如飛走去。

桓愛珍喃喃自語道：「我非要找到不可。」

× × ×

五行院主梁丘皇接獲甘家堡堡主摩天鵬甘嵩密訊，謂夷氏夫人及二子由四位殺手洪泰祺，西門虎，虞仲雄、麥雷費盡艱辛安然救出抵達甘家堡，但番酋呼延罕被大軍圍困，猶命追風十六傑追殺夫人夷氏及二子，已追踪至甘家堡外。

梁丘皇看到此處，不禁目露殺機，切齒罵道：「番狗，只待此間事了，如不殺你誓不爲人。」繼轉念呼延罕已被大軍圍住，困獸之門，終將不免，遂接着看下去，不禁大驚失色。

原來甘嵩敍說，鎭遠將軍亦命甚多高手追踪而至，不知是否擒捕追風十六傑，抑或對夷氏夫人兩位公子意圖不利，到發信之前猶未查明，是以密商之下遷地爲良，洪泰祺等將梁丘皇夫人及二位公子遷出堡外。

但——

並未說明遷往何處。

另又將于冰飛訊，說杜剛誤事，金塔寺未竟全功，天象賊禿及精銳高手無意撤出，似向五行院奔來尋仇，不禁頓時大驚失色。

不如意事凡八九，想不到禍患竟接踵而來，梁丘皇憂心如焚——

少林奇行大師音信杳無。

六合門主及三才院狄洛亦不知何往。

他命人探聽雙燕堡、擁翠山莊、長沙金府、桂林澄波鄧府及各地分支黨羽舉動，均照自己之令行事，但舉動迂緩，畏首畏尾，因各大門派戒備森嚴，應付有方，故直至目前爲止，無尺寸之功。

梁丘皇引以爲憾的有三件事，第一是禪門三寶，玉佛秘笈返魂珠，北天山爲山九仞，竟功虧一簣，僅得手一座玉佛，十數年來明查暗訪，秘笈返魂珠似爲雙燕堡主葉楚雄得去，却無確證。明向索取，又恐葉楚雄習成秘笈武功，弄不好落得灰頭土臉不說，昔年北天山惡毒伎倆隱秘宣洩無遺。

這本是拿不準葉楚雄是否眞有秘笈返魂珠，故而命燕雲三梟持玉佛作爲餌獻作壽禮，依計行事，那玉佛天眼以苗疆毒珠代替返魂珠，葉楚雄見毒珠必然大感意外，觸摸之下定沾染奇毒，只有返魂珠可解，殊不知燕雲三梟弄巧成拙，平白引起偌大風波，而葉楚雄應召來到五行院，查出確未取得秘笈返魂珠，不得已令其返回雙燕堡，如此說來一番心機白費，得不償失，委實始料不及。

其次，毒珠之謀取可說是費盡心機才到手，而且不解奇毒亦取來，但未知解救之藥，雖可殺人於無形，却自身也難免，是以在未找出解救藥方不敢妄自施毒。

他爲何要如此做，自然是霸尊武林慾念作祟，最重要的莫過於救出他妻兒出險，但他妻兒囚處一直未查明，明向呼延罕要人，自己一切罪證也落在呼延罕手中，恐弄巧成拙，只有暗中施救，但人算不如天算，僥倖救出，仍未脫離險境，情何以堪？

最後他念念不忘那册秘笈，習成册笈到曠絕奇學，便可雄霸天下，武林稱尊，然而這事俱是夢想，現在已成爲衆矢之的，倘須應付日後艱危，非身具蓋世武功不可。

梁丘皇數年前到手一卷邪魔奇學，習成後威力無匹，不過有一缺點，每一施展眞元耗損甚鉅，恢復不易，只損無補，自促壽年，爲智者所不取。

此刻，梁丘皇已無選擇餘地，如今已是騎虎難下，知道他自己要選擇的是那一條路，不管是對是錯。

他慶幸常鴻年按兵不動，自己可以練習那邪魔奇學。

正在他習練時，五行院外有着不平常的事故發生，一處暗樁，外表是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家，竟在一晚之間不明不白的死去，一家五口，遍身找不出一絲傷痕。

梁丘皇大感震驚，知困守五行院並非良策，命翟羽予以守護五行院重任，自己則率毒叟及數十名高手星夜潛出山外不知何往……

× × ×

白水湖。

狄洛與狄雲鳳父女二人正在談話，忽聞婢女稟道：「于堂主到！」

狄雲鳳忙道：「有請！」

于冰進入趨前行禮，道：「屬下兩三

天前飛書梁丘皇，但飛鴿竟原書帶回，顯然梁丘皇業已離山外出。」

狄洛大感驚訝，道：「此時此際，梁丘皇絕不能離開，棄五行院於不顧，除非五行院已生劇變。」

于冰道：「圍困五行院强敵雖多，但距之甚遠，只是虛張聲勢，相互觀望，並無兵臨城下之危。」

狄洛父女及于冰百思莫得其解。

這時，巧手翻天衞童及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獼霍元揆與鐵筆震九州田非吾相偕到來。

羣雄聽得于冰之言，紛紛猜測梁丘皇是何詭計，只有巧手翻天衞童默然沉思不語。半晌，巧手翻天衞童才長嘆一聲道：「梁丘皇眞個狡猾多智！眼前衞某雖無法猜出梁丘皇眞正意向，但必有異謀！」

這些江湖奇人，武林名宿無不見多識廣，才智極高，都無法猜測出梁丘皇有何異謀。忽聞報知葉一龍一行到來，羣雄不禁大喜，紛紛出迎。尤其是狄雲鳳聞得此訊，不由心花怒放，立時率領七婢、唐嬤嬤、李如霜搶先而出。

× × ×

時已嚴冬，戶外大雪紛飛，狂風怒嘯，奇寒刺骨，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那是天那是地，湖面亦封凍覆蓋在積雪盈寸之下，刺眼眩目。大廳內門窗緊閉，爐火熊熊，溫暖如春。

葉一龍恢復了本來面目，玉樹丰神外更添了奕奕英氣。他們聚商梁丘皇因何匆促離開五行院之故？

葉一龍道：「于堂主，飛鴿傳書一共傳了幾次？」

于冰道：「四次。每隔七日一次，然而都是原書帶返，是以老朽才斷定梁丘皇已離開五行院了。」語聲略略一頓，又道：「少俠知道那是一隻異種奇鴿。其實非是，由梁丘皇親自豢養，此鳥非發現是梁丘皇本人，決不飛下。由是可見梁丘皇如爲避免爲人追踪找出其藏身之處，絕無可能出此一策。」

葉一龍點點頭，飛鴿四次，四七廿八天，計算日期共有一月有餘了。

在此期間，他去過九指雷神桓齊後再趕往嶺南自己讀書之所南華寺內尋獲母親所說的返魂珠及無字秘笈。

他前往莫潛棲身之處並拜見恩師無名叟，起出了翠玉古佛，師徒兩人潛心推究玉佛珠笈之秘，兩次深夜返回雙燕堡秘晤其母，不讓葉玉蓉、程映雪知情，玉佛珠笈之秘非短短時日可悟徹奧秘，其師催促葉一龍趕回白水湖，一有眉目，無名叟自己亦須趕來。

葉一龍此刻沉思良久，目中忽泛出湛然神光。

狄雲鳳見狀，問道：「龍弟你猜出來了？」

葉一龍點點頭道：「小弟臆測之詞，恐不足爲憑，無法宣諸於口。」

狄雲鳳嫣然笑道：「龍弟，你且說說看。」

只聽葉一龍慢條斯理說出一番話來。羣雄均凝耳傾聽。

自北天山之役，梁丘皇因功虧一簣，佛門之寶僅三得其一，忖念本身武功不足以曠絕天下，獨霸武林。是以暫且隱忍，居心積慮探覓其他三寶下落，此其一。

梁丘皇因妻兒陷身在番酋呼延罕下，不得已虛與委蛇，其實同床異夢，他知即使番酋進了中原，得了天下，未必讓他自己武林稱霸，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梁丘皇深明斯理，不願眞心相助呼延罕，此其二。

因是之故，梁丘皇只覺武功不足以獨霸天下，乃退而求其次。謀取苗疆不解奇毒，雖僥倖事成，但未能尋出解救之藥，不得已留下苗疆少主郝南鴻性命，在郝南鴻身上或能找出解救之法，種種之故，那知燕雲三梟誤事反引起軒然大波。

梁丘皇此次匆匆離開五行院秘不爲人知。決非逃離，從而料出兩點理由，首先梁丘皇身後必有一幕後主使人，此人雖無人得知，但可猜出必是朝中居心不軌的亂臣賊子。

其次，梁丘皇離開五行院藏身隱秘之處習練一宗怪異武功。

無論如何，此乃猜測之詞，但必須找到梁丘皇眞正下落知其意向。

巧手翻天衞童哈哈大笑道：「龍侄猜測與老朽盡同。」

羣雄計議之後，定出雙管齊下之策，一面慫恿金塔寺天象活佛改以常鴻年爲首羣邪，不宜觀望，全力攻擊五行院以防梁丘皇逃遁，另外命于冰散佈謠諑，謂梁丘皇勢窮力拙，意欲逃走，携同妻兒隱跡天涯，使幕後主使人對梁丘皇信心動搖。

鐵筆震九州田非吾道：「此計甚好，但雙燕堡、擁翠山莊、長沙金府、桂林澄波鄧府奉梁丘皇之命無事生非，與各大門派借故尋釁，必須謀取對策。」

衞童道：「羣龍無首，必各個擊破，衞某已請九指雷神桓齊相助定可無事。」

戶外大雪紛飛，冰天雪地，屋內溫暖如春，酒宴盛開，猜拳行令，豪笑盈耳。

正酒酣耳熱之際，丐帮天地二老老大辛鐵涵忽按杯面色微變。

薛海濤見狀詫道：「老大，你是怎麼樣了？」

辛鐵涵道：「愚兄似聽見戶外傳來一聲長嘯，恐係本帮弟子。」說着，倏地長身一躍，翻身飛出，一掌震開廳門，疾逾飛鳥，由天井穿起。

薛海濤如影隨形般而去。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羣雄不禁怔住。

轉瞬之間，天地二老如狂風般前後掠入，辛鐵涵脅下挾着一人，似受重傷，正是丐帮高手勝太乙。

薛海濤疾掠在葉一龍身前，急附耳密語幾句。

葉一龍面色微變，點了點頭，快步走出屋外而去，距屋外十餘丈外負手凝立，任憑鵝毛般雪片湧襲恍如無覺。

遠處忽現出豆大黑影，身法不疾不徐走來，漸見那是一個長髮披肩老叟，目光慘綠陰森，貌像獰惡，一襲寬大黑影在狂風中瑟瑟飛舞，肩頭插着一束卷摺錦旗，另一邊披帶一柄惡鬼手。

老叟察覺葉一龍負手巍立在雪地，用湛藍眼神凝注在自己一瞬不瞬，不禁冷笑道：「小娃兒，你瞧什麼？」

葉一龍微笑道：「在下這棲鳳洲上從無陌生人來訪，老丈爲何冒着偌大風雪駕臨敝處？」

老叟眼中碧光大盛，陰惻惻冷笑道：「老夫一向眼中不揉砂子，小娃兒你這是明知故問？」

葉一龍故作一怔，訝問道：「這是何意？」

老叟厲聲道：「你明知老夫來到，不然你因何在雪地負手竚候？」

葉一龍正色說道：「老丈說話未免太奇了，在下在此等候拙荊回還，於老丈何干？」

老叟此刻才發現了巴掌大小的雪片尚未近得葉一龍身上，便化爲烏有，葉一龍全身上下不見一絲水跡，心頭不禁大感駭異，目露驚容，說道：「老夫幾乎失眼了，想不到小小年歲竟有如此精湛的內家武功！」

「不敢，請問老丈來意？」

「老夫追踪一人來此。」

「誰？」

「勝太乙。」

葉一龍故作茫然，搖首答道：「未曾見過，在下從未涉足江湖，勝太乙是何來歷？與老丈何怨何仇？」

老叟似已不耐，厲聲道：「老夫明明瞧見勝太乙由此方向逃來，怎說未見，老夫要搜！」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老丈遠來是客，在下自當竭誠招待，如果說搜，惱了在下，必有來無回。」

老叟聞言不禁放聲狂笑道：「小娃兒，你知否老夫是什麼人？」

「不知！」

老叟眼中逼射懾人心神慘綠光芒，反腕取下肩頭束卷錦旗，迎風一展。

葉一龍眼中一亮，這才瞧眞了那是一面巧奪天工，五采繽紛繡織錦旗，白繡一具鬼王下跨風虎，虎身金黃，獰牙張目，粉紅雲霧襯以黑底，鬼王肩頭以下只是骷髏，兩隻鬼手，各掉得一掉，只有「搜魂」「追命」二字，鬼王二眼泛出碧綠光芒，虎眼晶藍，並非繡織，敢情那是眞的珍珠，尤其是珠色藍碧，堪稱稀世珍品。

這面旗幟，老叟隨身多年，色澤鮮明，並無一絲陳舊，可見亦非一般的絲綫繡織。

葉一龍讚道：「好精巧的繡工，的確不是凡品！」

「你眞的不識此旗？」老叟兩隻碧眼睜得又圓又大，沉聲接道：「此旗叫做……」說至此，獰惡的面色上泛出一絲異樣的笑容，搖搖首道：「這也難怪，你能有多大年紀？此旗有四十年未在江湖上顯露過。」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看來，老丈也有四十年未在江湖上露過面。」

老叟面色一寒，厲聲道：「這旗名喚鬼王令！」

「在下還是頭一回聽過，孤陋寡聞，請勿見怪；老丈何妨見告來歷姓名！」

「老夫搜魂閻羅匡散。」

「好，在下現在知道老丈的姓名了，請問來意？」

「老夫不是方才說過了麼？」

「追踪勝太乙？」

「在下也曾說過不識勝太乙其人，他是否與老丈有仇？」

「無仇！」

「有怨？」

「無怨！」

「追踪則甚？」

搜魂閻羅匡散厲聲道：「小娃兒你問的太多了，你知否老夫禁忌？」

「不知。」

「目睹鬼王令者必死無疑。」

「未必！」

匡散不待葉一龍話落，他右掌疾出如風。

瞬眼之間，葉一龍四周現出一片密集如潮的掌影，挾着刺首陰氣逼來，端的快極奇極。

那搜魂閻羅匡散掌法委實奇絕無比。漫天掌影挾着銀龍飛舞的雪花罩沒了葉一龍的身形。

驀然——

只聽一連串叭叭雙掌撞擊脆響，搜魂閻羅匡散怪叫一聲，葉一龍身形冲霄而起，飄落在七八丈外。

匡散目泛驚惶之色道：「小娃兒眞有你的，但你中了老夫的陰寒掌罡，一個時辰後必然血凝髓凍而死。」

葉一龍搖首道：「這也未必。」

「眞的？」

「故作大言於在下無益有害，何必拿性命當作兒戲，老丈不信，在下可在此站立一個時辰！」

搜魂閻羅匡散目光烱烱凝視了葉一龍一眼，道：「這話老夫相信，老夫方才動了憐才之念，未竟全力，不過老夫一擊不中，絕不再擊，但你必須說實話。」

「說何實話？」

「老夫追踪勝太乙之故，風聞佛門三寶由燕雲三梟獲得，潛來這白水湖卅七處洲渚，勝太乙乃丐帮高手，奉兩個老不死之命偵出燕雲三梟藏匿之處，是以老夫追踪其後。」

「那兩個老不死的？」葉一龍明知匡散指何人，但故作不知。詫道：「佛門三寶在下略有耳聞，但老丈爲謠諑所誤。」

「兩個老不死的乃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匡散嘿嘿冷笑道：「老夫生平行事決不捕風捉影，盲目從事。怎會爲謠諑所惑。」

葉一龍朗笑道：「據在下所知，佛門三寶實落在五行院梁丘皇手中，現黑白兩道羣雄無不聞風趕往五行院山外謀奪三寶，一場血腥浩刼一觸即發，老丈來此莫非中了他人移花接木之計？」

搜魂閻羅匡散聞言不禁一怔，喃喃自語，道：「這不太可能吧，老夫在旅邸親耳聽得隣座一雙丐帮弟子之言，老夫自這兩人身上一路追踪，連傷十三名丐帮門下，他們臨死之前之言，絲毫不差，怎會有假？」

葉一龍聞得搜魂閻羅匡散傷害十三名丐帮弟子，不禁心頭暗暗怒火上湧，但仍故作平靜，淡淡一笑道：「如此說來，受愚者不僅老丈一人了，他們如此做法，恐意在引開老丈等人，以免難阻！」

狂風大雪中忽傳來一聲銀鈴語聲道：

「相公！」

一條嬌俏身影疾掠在葉一龍身前落下，正是蘋兒。

蘋兒絨帛紮首，身穿一套翠綠襖褲，肩披一柄長劍，手提着一花布包袱，晶澈雙眸望了搜魂閻羅匡散一眼，道：「相公，賤妾發現甚多江湖人物似向水湖奔來，無意聽見了佛門三寶追覓燕雲三梟藏跡之處。什麼佛門三寶，你知道麼？」

葉一龍搖首答道：「不知。」說着目注搜魂閻羅匡散，抱拳一拱，笑道：「在下夫婦不願涉身武林是非，暫且告辭。暇時老丈如不棄請光臨舍下，自當掃榻相迎。」轉身與蘋兒掠向住處而去。

這時，搜魂閻羅匡散倒眞個沒了主意，看來此年輕人從未涉身江湖之言不假。自己偌大名望，四十年前閻王令一現，羣雄懾伏，神鬼皆愁。這年輕人竟漠然無知，毫不動容，尤其一身武功已臻化境，不禁生起英雄老去，無限滄桑之感。

匡散卓立在强風狂雪中慢慢束卷閻王令插回肩頭，碧綠懾人眼神漸歛，轉入一片沉思中。

驀地——

隱隱聽得四面八方隨風傳來振吭長嘯之聲，此起彼落，移時更見清晰，不言而知似向棲鳳洲而來。

果然茫茫風雪中掠來數十條身影，原來撲向葉一龍所居的莊屋大院而去，却發現搜魂閻羅匡散屹立在雪地中，不約而同的，大半均紛紛撲向匡散而來，僅有寥寥數人奔望莊宅。

來人似發出一聲驚噫。

其中敢情有人識得搜魂閻羅匡散。

來者數十人多半均是卓卓著盛名的黑白兩道雄傑巨擘。

搜魂閻羅匡散冷冷一笑，眼中逼吐慘綠懾人神光，令人不寒而慄。

× × ×

室中羣雄俱已撤出一空，僅剩下葉一龍、蘋兒兩人，尚有稚齡婢童四人。

葉一龍兩人返轉宅中，蘋兒便告知葉一龍爲何勝太乙逃來之由。

丐帮已分爲兩派，由於風塵三惡丐無故失踪，自然疑心到勝太乙及天地二老身上。

更因佛門三寶盛傳江湖，幾乎無人不知，如果獲得三寶便可霸尊武林，自燕雲三梟謠諑已說逃隱雲夢沼澤，貪婪者無不在追踪三梟藏身之處。

天下事往往無巧不成書，勝太乙偵知黑白兩道羣雄不知從何聽說燕雲三梟藏身在白水湖，不禁大驚，急急趕來。一面授意心腹親信如有萬一，不妨實說燕雲三梟似確藏身在白水湖周近，一面却兼程趕來，不料竟遇上搜魂閻羅匡散。

匡散故意放勝太乙一條生路，暗暗尾隨，勝太乙居然無覺，竟無辜連累了十數名丐帮門下，待驚覺已屬過遲，但僥倖身負重傷繞途迷惑匡散心意，才得搶先一步趕至。

當然事機匆迫，蘋兒僅寥寥數語，葉一龍無法明白詳情究竟。

忽聞一聲陰森澈骨冷笑傳來，數條身影，如狂風捲了入來，現出六個裝束怪異黑道凶邪。

其中一人是一狐媚淫蕩少婦，高髻攏雲，雪膚凝脂，瑤鼻櫻唇，水汪汪雙眸凝視在葉一龍面上，勾魂奪魄，唇角含笑，身着一襲白襖黑褲，外披粉紅大氅，垂腰似柳，俏生生地明艷動人。

其餘五人老少不一，面像陰沉。

蘋兒見此少婦眼神淫蕩，暗叱道：「無恥賤婢該死！」

只見一頭梳羊角髮髻的老道，冷哼一聲道：「燕雲三梟何在？」

葉一龍道：「死了！」

「死在何人之手？」

「此人尚站在門外雪地中，難道道長有目無睹？」

「佛門三寶呢？」

「也爲此人取得！」

「兩位因何讓此人安然離去？」

葉一龍冷笑道：「道長盡問些無關痛癢之事則甚？時機稍縱即逝。若此人鴻飛杳杳，道長等豈非徒勞跋涉。」說時一牽蘋兒皓腕，不待話落，身形電閃望屋外掠去。

屋內羣邪料不到葉一龍、蘋兒兩人身法如此之快，不禁相視了一眼，同時追出去。

葉一龍、蘋兒形影已杳，風雪茫茫中但見搜魂閻羅匡散仍屹立在雪地上，黑白兩道羣雄散立周圍，却不敢近前。

匡散目光瞪視在一禿頂長鬚、面如火棗的老者面上，陰陰一笑道：「老夫只道昔年相識俱已凋零，不料你赤面祝融廉化仍在人世，你是否仍需向老夫索回昔年過節？」

赤面祝融廉化早發現搜魂閻羅匡散，不禁驚噫出聲，此刻抽身已是不及，强顏嘿嘿冷笑道：「匡老兒，有道是卅年風水輪流轉，你我一別至今四十寒暑，那鬼王令恐難再威震武林，號令江湖了。」

黑白兩道羣雄聽得鬼王令不由心神一震，至少他們都耳聞流傳。

那羊角道人六人先後電疾風飄掠至黑白兩道羣雄中，問出面對赤面祝融的老叟即搜魂閻羅匡散，妖冶媚蕩少婦狐媚一笑道：「諸位均畏懼匡散麼？」

有人立時應聲道：「不是畏懼，而是無意樹此强敵。」

少婦道：「匡散已將燕雲三梟誅戮，攫得佛門三寶。」

她乃江湖著名的淫邪，桃花娘子齊曉春。

「齊姑娘，此言可是眞話？」

「信與不信，只要聽匡散說話便知眞假。」

只聽搜魂閻羅哈哈狂笑道：「廉化，你胆子委實不小，老夫照樣可使你在掌下斷魂。」說時一掌抓出。

廉化面色一變，倏地飄閃開去。

豈料搜魂閻羅匡散掌勢如影隨形而至，一把扣在廉化肩胛上五指深嵌入骨。

廉化禁不住厲叫一聲，轟的周身冒出一蓬烈焰，他知道在匡散手下絕無倖存之人，倘非如此難以死中求生。

要知廉化火器在武林中稱尊，威力强大無匹，烈焰一閃，頓時搜魂閻羅鬚袍燃燒起來，匡散慌不迭地鬆開五指在雪地中一滾，壓熄躍身立起，不料廉化在此一瞬

眼功夫穿空疾射而去。

只見一團火球疾如流星遠隱入茫茫風雪中不見。

忽聞一個白眉老僧高喧了一聲佛號，合掌走前道：「匡檀越偌大年歲依然改不了當年好殺習氣，請問檀越也是爲了佛門三寶而來麼？」

「老夫好殺，但絕不妄殺，不錯。」

匡散冷冷一笑，目注白眉老僧道：「老夫是爲了佛門三寶而來，却非意圖爭霸武林，無敵天下。」說時潛龍升天拔起，身形奇快御風而去。

白眉老僧面色一變，大聲喝道：「快追！」

羣雄紛紛騰身追下。

僅有桃花娘子齊曉春留在原處不動。

羊角道人道：「齊賢妹，妳眞相信這一對少年男女的話麼？」

齊曉春道：「不相信也得相信。」

「噫，齊姑娘，妳向來抱着眼見猶恐是僞，耳聞豈可當眞，這次妳倒是堅信不疑，莫非妳看上了年輕美貌郎君了麼？」

話說的是一五旬上下怪人，頂上疏疏落落幾根頭髮，却紮着一根冲天辮子，面膚紅裏透白，下頷潔淨無鬚，生就一副童顏，且五官不勻，兩眼瞇成一條縫，怎麼看也不順眼。

桃花娘子齊曉春粉靨一紅，嗔道：「胡說，那搜魂閻羅匡散先我等而來，佛門三實如未得手，他豈可就此離去。」

「不錯，齊姑娘之言是極，但三寶中有一翠玉古佛，携帶不易，瞧不出匡散放置何處？」羊角道人目露詫容道：「這一點貪道心內尚疑惑難解。」

齊曉春道：「所以小妹留下想問個清楚明白。」

「問誰？」

「那一雙年輕男女。」

六人同時掠向莊宅而去。

大廳內僅有葉一龍一人在負手踱步，發現齊曉春等六人掠入廳內，不禁一怔，道：「六位爲何去而復返？」

齊曉春媚笑道：「公子方才說的此人誅斃燕雲三梟，得去佛門三寶，究竟是何來歷？」

葉一龍雙眉微微一皺道：「姑娘明知故問，此人就是昔年威懾江湖的搜魂閻羅匡散。」

齊曉春手撩雲鬢，笑道：「公子說得一點不錯，他就是搜魂閻羅匡老兒；但我等未曾察覺匡散携有翠玉古佛！」

葉一龍軒眉哈哈朗笑道：「難道姑娘六位未曾聽說過燕雲三梟奉命去雙燕堡前後經過情形麼？」

六人互望了一眼，齊曉春道：「我等均聽說過。」

「這就是了。」葉一龍道：「燕雲三梟奉命帶去雙燕堡的是尊翠玉古佛贋品，天眼內紅珠亦非返魂珠，而是毒珠。眞正的翠玉古佛仍在五行院主梁丘皇手中，三梟誤了大事，自知有性命之危，所以逃來棲鳳洲隱藏，匡散因未到手眞品，一怒將三梟誅殺，意欲向梁丘皇當面索取。」

「這麼說來，翠玉古佛仍在梁丘皇手中，那其他二寶呢？」

「亦爲梁丘皇所取得。」

六人不禁一呆，頭紮冲天辮子怪人尖聲尖氣道：「我不信，當時梁丘皇又是爲何命燕雲三梟去雙燕堡？」

葉一龍朗笑道：「此一時彼一時耳。雙燕堡少主罹了不解之毒，無法可解，燕堡主自知無法隱瞞，親自趕往五行院請罪，並獻出返魂珠及一册秘笈，乞求賜藥解救其子。」

「公子爲何知道如此清楚？」

「那是燕雲三梟臨死之前，告知在下的！」

齊曉春詫問道：「公子不是匡老鬼同路？」

「在下與他風馬牛漠不相關，他早來一步，在下晚來一步罷了。」

齊曉春望了五邪一眼，道：「那匡散爲何站在宅外雪地沉思不走？小妹至今仍猜測不透。」

葉一龍道：「這個在下知道。」

「公子知道？」

「匡散恐懼梁丘皇無形不解奇毒，是以舉棋不定，首鼠兩端。」

「哦，原來如此！」齊曉春道：「公子同行少女呢？」

「在下胞姐巳先一步去夏口了，爲了守候一位同道好友在下仍留此稍候。」

頭紮冲天辮子怪人道：「那燕雲三梟屍體何在？」

葉一龍面色一沉，道：「放在宅後牆角。」

怪人一雙瞇眼，倏地睜開，兇芒如電，冷冷笑道：「尊駛請帶路。」手出如風，五指疾如電閃扣向葉一龍左手腕脈。

那知葉一龍左腕疾翻，五指反先扣住怪人腕脈要穴。

怪人只覺逆血攻心，右臂酥痲，不禁面色轉變。

齊曉春怒目向怪人喝道：「陶兄豈可如此無禮！」尚未轉向葉一龍求情，葉一龍哈哈大笑道：「你這凶邪早就該死了。」右腕一鬆。

叭的一聲，怪人頰上挨了一記重掌，葉一龍身形疾晃出得廳外掠去。

這一掌挨得眞重，怪人皮青臉腫，牙齒迸落，唇角溢出腥紅鮮血。

齊曉春頓足罵道：「打得好，眞是誤事的蔣幹。」

怪人眼冒金星，氣血逆湧，半晌方才定神，氣極尖聲叫道：「齊賢妹，愚兄一番好意，擒住他任賢妹爲所欲爲，想不到好心却沒好報。」

齊曉春冷笑道：「小妹的事一向自有主張，不容越俎代庖。」

羊角道人忙道：「事過境遷，無須妄動意氣，此人年歲雖輕，身手之高並不在我等之下，日後若有見面之日，一掌之仇恐難索償。」

陶姓怪人咬牙尖叫道：「陶某如不將這小輩碟屍寸裂，誓不爲人。」

齊曉春花容一變，手指戳在怪人鼻尖上，冷笑道：「你敢！陶龍，他若有損一根毫髮，小妹唯你是問！」

陶龍伸了伸舌，不敢再言，深知這位齊大妹子習性，惹翻了她，準吃不完兜着走。

羊角道人咳了一聲，道：「眼前我等何去何從？」

齊曉春道：「去五行院。」

× × ×

雪密風狂中，漸現出一雙人影，只見葉一龍與蘋兒並肩走來。

蘋兒格格嬌笑道：「這隻騷狐狸看上了公子，她不到手永難罷休……」

葉一龍玉面一紅道：「別胡說，別讓鳳姐知道。」

風中送來一陣悅耳銀鈴笑聲道：「我早瞧見了，齊曉春貌美若花，心如蛇蝎，她早就遭受報應了！」

聲未落，狄雲鳳巳率同七婢紛紛現身掠至。

葉一龍聽出狄雲鳳語含深意，不禁一呆，道：「鳳姐，妳莫非有殺她之心？」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龍弟放心就是，愚姐怎會破壞你的計劃，但齊曉春非死不可！」

葉一龍知少女習性，眼中絕不容半點砂子，不願再提，道：「勝老英雄傷勢如何？」

「勝老英雄傷勢無碍，他帶來番酋呼延罕業巳請降好消息，但有項壞消息。」

「什麼壞消息？」

「往昔呼延罕勾結梁丘皇，固然梁丘皇妻兒如呼延罕所制，不得不虛與委蛇，但梁丘皇絕無偌大胆量借外番之力，圖霸武林，此無異與虎謀皮，定有朝中奸人倚爲奧援。」

「但不知查出了沒有？」

「尚未，」狄雲鳳道：「番酋請降，鎮北侯必奉旨出關撫番押解呼延罕晉京，那時君上必有被弒之危，鎮北侯如留下護身四異，他自身難免途中遭狙殺之禍。」

葉一龍雙眉微皺道：「何必鎮北侯親身出關，副帥可一切權宜行事。」

「番酋請降條件，非要親自瞧瞧鎮北侯是何英雄人物，不然四十萬大軍猶可作困獸之鬥，非傷盡一兵一卒才可罷休，所以鎮北侯巳受命出京。」

「隨身四異呢？」

「留了下來，日夜不離左右。」狄雲鳳道：「所以天地二老及川東兩矮均巳趕去，暗護鎮北侯，衞前輩猜測，搜魂閻羅匡散何以在四十年後再出，必受奸人慫恿，務必查出他身後奸人不可。」

蘋兒忽面色一變，低喝道：「又有人來了！」

葉一龍及諸女身影倏地隱入風雪茫茫中……

× × ×

大雪紛飛，漫天銀龍飛舞，寒風肅掠，砭人如割，一望無際，白雪皚皚，竟無法分辨那是天，那是地。

宅外門前飛落停身三個灰衣老僧。七個老道無異接踵落在三僧身後。最後是一痲面老尼，身着一襲寬大黑袍，烱烱雙睛，懾人心神，身後遙遙緊隨着甚多江湖中人，老少不一，男女混雜，均都身戴兵刃，裝束怪異。

中立老僧顧示左右，道：「那位齊女施主所說的就是此處了？」

左右老僧合掌道：「不錯！」

只聽痲面老尼陰惻惻冷笑道：「一個騷狐狸說的話，虧你三個老禿驢居然也會相信。」

中立老僧轉回目光注視痲面老尼道：「別忘了妳也與貧僧無一樣地禿驢，徒逞口舌之利，於事無補，貧僧担憂的她言說搜魂閻羅匡散竟在此處現踪。」

痲面老尼冷笑道：「貧尼斷言匡老鬼早就死去，骨枯成灰，墓木巳拱了。」

「無憑無據，焉能見信，是否親目所睹，抑或聽自傳聞？」

驀地——

一聲嘯聲傳來，嘯音如狂風所攪，悶澀滯瘖。

只見一個葛衫老人宛如飛鳥般在風雪中現身落下，一躍落在三個老僧之前，道：「看來是不會錯了，途中傳言紛岐，委實是搜魂閻羅匡老鬼再度現身，獨自一人落在鄉村小屋內。」

中立老僧道：「這是傳聞？」

「不！」葛衫老人宏聲道：「老朽門下弟子在百里外鄉野小店內親目所睹，一點不錯，還是當年形貌，老朽命門下在後暗暗躡踪。」

「他離開了鄉野小店？」

「匡散匆匆裹腹後，立即獨自一人上道。」

痲面老尼道：「四十年前貧尼與諸位見鬼王令唯命是從，但不知如今諸位仍聽從鬼王令否？」

諸人聞言却面色漠然，都不置一詞。

痲面老尼冷笑道：「往事均隨流水去，誓約巳成過眼烟雲，貧尼決不受命。」

忽見風雪茫茫現出一面目森冷，肩披鋼刀裘衫少年，足下未曾停步，只朝痲面老尼望了一眼，逕向宅門走去。

痲面老尼喝道：「站住！」

裘衫少年身形頓住，轉面冷冷笑道：「橋歸橋，路歸路，妳我素不相識，最好不要無事生非。」

痲面老尼瞧出少年精芒內蘊，神態威重，知非易與之輩，問道：「請問施主何往？」

「這還用得着問，在下查明燕雲三梟是否眞爲搜魂閻羅匡散殺害。」裘衫少年冷冷答道：「匡散四十年後再出，眞正意圖雖待猜測，但依然仗恃鬼王令號令昔年舊屬，到時諸位恐身不由主呢。」言罷放聲朗笑，身形似箭掠入宅院中。

葛衫老人如影隨形追去，只見那少年逕向宅後空院牆角翻入。

磚牆角隅倒着三具屍體，身上堆着積雪，頭面雙足露出，仍結有冰鬆雪屑。

少年驚吁了一聲道：「果然喪在匡老鬼搜魂爪下。」虛掌一拂，屍體臉上積雪紛紛散飛。

只見燕雲三梟面上均有五爪裂痕，從額門至下頷，皮開肉綻，當時必然血流滿面，骨裂奇痛，此刻血凝成紫，莫辨面目，目瞪口張，死有餘悸。

葛衫老人巳落在另側，雙眉皺了皺，道：「死者確是燕雲三梟麼？」

「不知道！」少年頭也不抬，只凝視三梟屍體，似若有所思，口中喃喃作答道：「在下不識燕雲三梟其人，閣下難道也不識了？」

這時痲面老尼等人亦紛紛掠至。

葛衫老人道：「方才你言說老朽等恐

身不由主，定有緣故，可否請道其詳。」

少年抬面望了葛衫老人一眼，道：「老丈弄巧成拙，在下於鄉野小店用飯之際，正巧搜魂閻羅匡散追入店內，他四十年未在江湖露面，小店食客均不知他是何人物，在下也不例外，唯老丈門下……」說着微微一笑道：「在下也無須說得太清楚了，搜魂閻羅是何等樣人那有不察覺之理，老丈門下盡遭毒手。」

葛衫老人聞言面色大變，急道：「是你親眼目睹麼？」

「非但目睹，而且從老丈一名受傷沉重弟子臨死之前告在下一切詳情。」少年沉聲道：「匡散片刻之後定折返此處，老丈豈非弄巧成拙。」

說時，一隻玉雪白鴿從空急瀉而下，撲撲落在少年肩頭，袭衫少年面色一變，忙道：「匡散已至，在下避之大吉。」身形疾晃隱入厚密飛雪內不見。

葛衫老人一聽搜魂閻羅匡散已來，忙道：「我等暫避爲宜！」

驀聞風中送來陰冷笑聲道：「來不及了！」

話落人現。

搜魂閻羅匡散碧綠懾人目光巡視了一瞥，沉聲道：「昔年誓約，言猶在耳，怎麼小別四十年，竟心存叛離，難道四十年後老夫就殺不了你們。」

葛衫老人道：「令主，四十年來不曾聞得令主任何信息，可否相告？」

匡散道：「此乃老夫私事。」說時倏地拔出肩頭那支鬼王令，擲插在雪地上，厲聲接道：「有誰抗拒鬼王令者，速即言明！」

麻面老尼合掌道：「貧尼業已悔悟前非，恕難從鬼王令約束。」

匡散宏聲狂笑道：「不結屠主，看來四十年歲月，妳業已習成小金剛禪功，自問可與老夫一較短長了？」

麻面老尼道：「這倒未必，令主實用不着貧尼再聽命於鬼王令下。」

匡散不禁一怔，道：「爲什麼？」

麻面老尼道：「因爲令主如欲稱尊江湖，領袖武林，四十年前早就做了，何必要在四十年後今天，如果貧尼說錯，又爲了什麼？」

匡散冷笑道：「老夫意圖用不着你多問？」說着後步逼向麻面老尼身前而去。

麻面老尼面現緊張神色，暗聚眞力待發。

三老僧頓生同仇敵愾之心，相望了一眼，亦蓄勢準備相助麻面老尼一臂之力。

只聽麻面老尼一聲大喝出口，雙掌疾推而出。

一股暗勁猶若奔濤，排空洶湧襲向匡散。

三老僧同地騰空拔起，身如火鵬展翅般六掌飛花飄落震出沒空掌影罩襲壓下。

搜魂閻羅匡散心中暗驚，身形暴退，倏忽之間落在葛衫老人之前，道：「你委實該死！」

話音未出，五隻尖銳手指已抓實葛衫老人前胸。

葛衫老人不防搜魂閻羅匡散有此一舉，待他警覺，匡散五指已抓入胸骨，不禁痛極神昏，張嘴狂叫之際，身形已被搜魂閻羅匡散擲向一尼三僧的雄厚掌力襲擊之下。

但聞葛衫老人發出一聲淒厲慘嗥，爲一尼三僧掌力擊成內腑碎糜摔跌在地，張嘴噴出一股黑血。

三僧一尼不禁一呆，耳聞匡散如雷大笑傳來，胸後各各挨了一記重手，身形不禁踉蹌衝出兩步，面色慘變。

匡散一進又退，道：「汝等已罹受老夫搜魂鬼手，活不過一個時辰。」疾又轉向黑白兩道衆人沉聲道：「不服鬼王令者請速見告！」

黑白兩道皆噤若寒蟬，不則一聲。

麻面老尼苦笑，說道：「貧尼死不足惜，有道是殺人者必爲人殺；眼下武林人才輩出，令主如欲爭霸武林，愼防身敗名裂。」

搜魂閻羅匡散冷冷一笑道：「老夫自有主張，用不着妳代老夫憂煩，不過老夫尚不要你們四人就死，還有大用！」言畢伸手入懷；取出藥瓶傾出四粒丹藥，走至麻面老尼身前，左手一托卸下老尼下顎，一粒丹藥已擲向嘴內順喉咽下腹中。

如法泡製，三老僧每人各服下一粒丹藥。

只見搜魂閻羅匡散用傳聲之法，吩咐三僧一尼。

三僧一尼面色微微一變，合掌躬身一禮，率衆快步走出宅院而去。

搜魂閻羅匡散忽雙目一瞪，逼射慘綠懾人神光凝視一扇木窗內，張口欲言，但倏又隱忍，轉身雙肩一振，潛龍升天拔起六七丈高下，軀身已掠，身如箭射，迅疾沒空飛雪茫茫中不見。

× × ×

搜魂閻羅匡散一走，葉一龍狄雲鳳蘋兒諸人紛紛現身。

蘋兒驚道：「不愧閻羅威名，方才出手一擊，一死四傷，倘婢子猜測不錯，那一俗一尼三僧必是多年不出的魔頭。」

葉一龍笑說道：「不錯，委實曠絕奇奧！」

狄雲鳳嫣然微笑道：「匡散與龍弟交手，他所說的應該是實話，動了憐才之念未盡全力！」

蘋兒面色微變，道：「匡散必去而復回。」

狄雲鳳詫道：「爲什麼？」

蘋兒道：「他動了憐才之念，必先收公子作爲衣鉢傳人，所以婢子斷言匡散定去復回。」

葉一龍忽率着兩女身形一閃即隱。

牆外一條龐大身影走着，漫天風雪急捲而入，正是那搜魂閻羅匡散。目光凝視葉一龍三人原立之處，森冷如冰，面色上綻展一絲微笑道：「少年人，你可以出來了？」

只聽葉一龍朗聲應道：「在下不願過問江湖是非，業已向老丈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丈不可樹敵結怨。」

匡散哈哈狂笑道：「少年人，你還不配與老夫爲敵，方才老夫不過是動了憐才之念。」

葉一龍道：「請問老丈來意，閒話休提。」

（未完・廿七）



武俠世界 第27年第22期
武林世界出版社

武俠世界,

1985 6月